

武俠世界

滅　門（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著

蕭、黃、趙、白四家有一段極其密切複雜的關係。

一日，趙公子赴約到殺虎坡，斯時才知被萬公子誤會與其妻子有染，決鬥後，趙幸不死回家，甫到家門才知家人已被殺絕。趙認爲兇手必是萬家，但當他到萬家時，竟發現萬家也遭滅門之禍，接着白家也遭到同樣情況，只有黃家有別……但最後黃家主人也慘遭殺害！

兇手到底是誰？請看沈鷹及管一見如何再顯神通破案！

由本期起增加篇幅十六大頁
內容全面革新・名家助陣加盟

$4.00

第24年
32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起開始，本刊已增刋篇幅十六大頁，不但內容全面大革新，而且多篇巨著，亦在今期連載刋出，務求一切迎合讀者所需。在今後的期間裡，我們還繼續不懈搜羅名作，貢獻各位，敬請留意每期特別預告，切勿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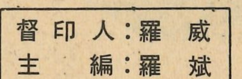
**　　**　　**

西門丁的「雙鷹」故事今期特別巨型，長達十萬餘言，故事內容詭秘懸疑，情節變化萬千——

「滅門」是叙述四個家族的一段極其密切而複雜之隱秘，由於蕭家公子誤會其妻與趙家公子有染而起，兩人決鬥後，相繼連續發生滅門大禍，事有蹺蹊，難明眞相……雙鷹神捕沈鷹、管一見適逢其遇，携手辦案，窮時數月，終於揭發一個驚人大陰謀！欲知故事經過詳情，敬請先睹爲快。

**　　**　　**

顧其名而思其義，「一笑鬼神驚」是下期龍乘風君特別爲各位撰寫的一部巨著。故事中的人物不但刻劃精采，而且行徑突出，一言一笑，驚心動魄，風聲鶴唳。是一篇奇峯迭出，絕無冷場，保証令你手不釋卷的超級鉅著，希望各位滿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2.1.12.

第24年
第32期
（總號121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鷹雙捕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滅門

兄弟二人 翻面成仇

五月上旬，天氣巳十分炎熱，樹上的蟬兒知知地叫着，叫得有氣無力，彷彿在炎熱的夏日下，也厭厭欲眠。

可是樹下一個二十三四歲、身裁頎長的青年倚樹而立，却毫無睡意，還不斷踮脚眺望。

這是豫西熊耳山南峯的殺虎坳，坡上稀疏地長着幾棵不大不小的樹，嶙峋的怪石星羅棋佈，風景絕不幽美，這青年却流連不去。

他身後一匹白馬，蹦着蹄子，跑到一棵樹下，低頭去啃石縫中的野草。

那青年頻頻擧頭觀望天色，喃喃地道：「午時巳過，怎地志英兄還不來？莫非他在路上遇上了什麽事？」只覺心頭煩燥，走到馬兒旁邊，伸手在鞍上摘下一隻羊皮水囊，拔開木塞，仰頭喝了幾口，飢渴稍止。

一會，他又喃喃地道：「志英兄爲何約我在此相會？當眞奇怪，信中也不寫個明白，現在未時都巳過了一半，他還不來，再等他半個時辰，若還不來，只得去他家內找他了！」

一頓又道：「信上寫明不見不散的，那麽他終還是會來的，我若去找他，只怕半路上相左，反而不美了！但他爲何逾時仍不至？好不讓人焦慮也。」

說罷青年又躍上一坔大石上，向遠處眺望，過了半炷香工夫，只見遠處一騎如飛而來，黑衣黑馬，在烈日下格外顯眼，



那青年歡呼一聲，跳下大石 跑到樹下去解韁，輕輕在馬頭上一拍，道：「白馬白馬，志英兄來了，我帶你去一個好地方吃草吧！」

青年拉馬，馬兒不知爲何竟然不肯移動，青年有點詫異：「我都餓了，難道你不餓？」手腕上微一用力，那白馬才輕輕邁着步子走動。

剛走了幾步，那騎人馬巳至山坡下，馬上的乘客看來比山坡上這青年年紀約大一兩歲。

青年笑道：「吾兄年餘不行，似乎發了不少福，聽說大嫂替你生下一個兒子，小弟因俗務纏身，還未去道賀哩。」

那黑衣青年臉色甚爲難看，翻身下鞍，快步上坡。

山坡上那青年詫異地道：「志英兄，山坡上光禿禿什麽都沒有，你上來做什麽？小弟等了兩個時辰，早巳餓了」

黑衣青年臉上閃過一絲難查的狡笑，冷冷地道：「這山坡果是個好地方。」

那青年一怔，又見對方臉色甚爲難看，不由訝然問道：「志英兄，你約小弟來此到底有何用意？又爲何逾時赴約？可是路上發生什麽意外？」

這黑衣青年姓蕭，雙名志英，雙手各持着一杆短槍，聞言搖頭道：「路上平安得很！」

青年又是一怔，「那麽吾兄臉色爲何這麽難看？」

蕭志英臉色一沉，聲調略高：「趙守道，你當眞要我說出來？」

那個在山坡上等候的青年，姓趙名守道，與蕭志英是好朋友，兩人自小便認識了，後來趙家雖然搬到別處居住，但兩人不時都有來往。

當下趙守道心頭詫異，怔怔地道：「吾兄不明言，小弟又如何能知乎？」

「當眞是個善於造作的卑鄙小人，」蕭志英厲聲道：「趙守道，我蕭志英眼睛瞎了才會看錯了你。」

趙守道大吃一驚。「志英兄，小弟到底做出了什麽令人不齒的事，你要用這種字眼來罵我？」

蕭志英忽然狂笑一聲：「裝得眞像呀，你不上戲台去客串一下，當眞是一個損失！」

趙守道急道：「志英兄，小弟看咱們之間一定有什麽誤會了……」

蕭志英截口道：「誤會？你知道我爲何約你在此相會？」

「正想請教吾兄。」

「我且問你，此坡何名？」

趙守道一怔：「吾兄何必明知故問？你信中寫得明白，此是殺虎坡。」

蕭志英道：「閣下外號又是什麽？」

趙守道臉色一變，半晌都說不出話來，原來他有一個外號喚作「玉面虎」！落鳳坡死了個鳳雛先生；殺虎坡莫非要埋隻「玉面虎」？

只聽蕭志英喝道：「不必多說，今日不殺你，蕭某誓不爲人！」

趙守道大叫：「即使小弟有該殺之道，但你也該把話說個明白，免得小弟做個寃死鬼！」

蕭志英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喝道：「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以爲行事之時臉上幪着黑布，便沒人知道麽？……」聲音忽然發顫：「我當眞是瞎了眼才會當你是朋友，想不到你是個狼心狗肺……」

趙守道大聲叫道：「你說什麽，小弟全然不明白！」

「趙守道，你名不符實，須知朋友妻不可欺，你我以前既然兄弟相稱，你怎能……怎能汚辱了我的妻子！」

趙守道尖叫一聲，滿臉難以置信之色，氣道：「小弟一直視你如兄長，你怎可如此侮辱我？小弟縱使不肖也絕不會做出這種事來，當日你被『兇煞三刀』圍困，小弟捨命相救，我爲人如何，心想你也知道個大概……想不到……我竟然看錯了你，當眞令人傷心！」

蕭志英一怔，半晌才道：「在此之前，我何嘗不把你當作兄弟？只要知道你有

危難，也甘心為你賣命，但你重色輕友，做出這種天人共怒的事來……以前你我的交情早已斷絕！」一頓又道：「趙守道，你還不拔刀更待何時，今日你我兩人只能有一人下去！」

趙守道驚怒交集，喝道：「且慢，假如小弟眞的做出對不起你的事，不用你動手，小弟也會在你面前自殺。」

蕭志英雙手一擺，一對短槍遙指趙守道：「饒你今日舌粲蓮花，我也不會信你了！」

「想不到你還是個糊塗虫，」趙守道怒道：「你既然知道那人幪着臉，又怎能證明是小弟幹的？」

「證據確鑿，不容你狡辯。」

「證據何在？」

蕭志英忽然尖聲叫道：「秀雲生的孩子便是證據，那小子跟你長得一模一樣，就像是模子印出來的般，連兆基弟及雙河弟都認為長得與你一般……你還有何話可說！」

白兆基及黃雙河跟蕭志英，趙守道都是好朋友，以前蕭志英未曾成家立室之前，經常出雙入對。

趙守道凄然一笑：「你就憑此而定小弟之罪？既然連兆基弟及雙河兄都如此說，小弟也不想再分辯了！」

蕭志英聽他這樣說，妒火更盛，只道他因自己指出證據，便無言以對，是以手中短槍一擺，標前幾步，一招「雙龍出海」，一取頭部，一取小腹。

趙守道愴然一笑，也不拔刀，閃身一退，道：「你對我雖有誤會，但我對你仍有兄弟之情，今日且讓你三招，三招之後，你我之間便再無交情了！」

蕭志英更怒，喝道：「誰要你讓？你讓與不讓，我都把你當作仇人了！」腕一翻，左臂微收，標前一步，右槍筆直向對方胸膛刺出！

趙守道雙脚一錯，斜閃一步，不料蕭志英以前跟他不知切磋過多少武藝了，對趙守道武功的路子，十分熟悉，是以趙守道身子剛一動，左槍立時斜刺而出。

這一槍才是蕭志英的殺着。只見其快如電光石火，勢如滄龍歸海。

趙守道武功本與他在伯仲之間，空手讓招有點冒險，不過他生性比較冷靜沉着，雖在驚怒之中，仍能鎭定從事，目光一掠，右脚硬生生挪開半尺，在一塊石頭上一蹬，身子向後飄飛，堪堪避過這一槍。

蕭志英脚尖一點，如箭離弦，急掠追前，左槍刺空，右槍又出！

趙守道身在半空，喝道：「三招已過，趙某也不客氣啦！」右手一翻，寶刀已際出手上！「噹」的一聲，刀刄砍在槍尖上，趙守道藉力向上飄飛，凌空打了個沒頭跟斗，落在一棵樹上！

蕭志英大喝一聲，身子也如大鳥般飛掠起來，手臂暴長，尖銳的槍尖直指趙守道的胸膛。

趙守道居高臨下，夷然不懼，寶刀一格，把槍盪開。但蕭志英左手槍忽然一掄一掃，槍杆擊在守道立足的樹枝上！

這一槍蘊上八分眞力，樹枝立時一沉，趙守道立足不穩，登時向下跌落！

蕭志英這一槍是有備而發，自然料到趙守道有此一着，是以右手槍立時一沉，凌空刺向對方的肩頭。

趙守道身子一弓，寶刀反手一揮，把槍架開，冷不防蕭志英左槍又至，「嗤」的一聲，槍尖在趙守道左肩上劃下一道血槽！

這一槍若非趙守道急使「千斤墜」，傷勢將更重，但落地時，因距離太近，一曲腰，肩膊已落地，只得擰腰一滾，滾開一丈，左掌在地上一撐，如豹子般彈跳起來，面對蕭志英，寶刀斜橫在胸前，冷冷地道：「年餘不曾與你切磋，想不到你武功又更進一步了。」

蕭志英喝道：「你少賣口乖，蕭某不吃這一套！」一踏前幾步，雙槍奇招再發，但見使到急處，如雙龍戲浪般，只見槍影，不見人身！

趙守道喝道：「饒你比前進步，趙某又豈會怕你？」寶刀揮動，使出單刀破雙槍的招數，見招破招，與對方殺得難分難解。雙方以快鬥快，眨眼之間，已互換了七八十招，仍是不分勝負之局。

激鬥中，趙守道忖道：「他對我誤會已深，我若是逃走，只怕更無洗雪寃情之日；但再拚下去，又難免兩敗俱傷……除非，我能把他制服了，然後再放了他，也許他在氣平之後，會聽我的解釋。」話雖如此，但雙方實力相若，要想擒下蕭志英，談何容易？

他心念轉動間，不由稍為分神，蕭志英乘機急刺幾槍，搶佔上風！

俗語道：「刀如猛虎，劍如飛鳳，槍如游龍。」刀是以沉、狠、快見長，槍法以靈活、招式連綿不絕，專事尋隙抵縫為主，刀走中路，槍走偏門，趙守道一口刀讓蕭志英雙槍壓住，不能發揮所長，立時陷於危機！

蕭志英叱喝連聲，左右雙槍如風車般刺出，他步步進迫，把趙守道迫至斜坡邊沿！

趙守道見後無退路，鬥志陡長，喝道：「你我兄弟之情既絕，小弟便跟你拚了！」身子一擰，避過對方的右手上手槍，手腕一沉，斜劈蕭志英的下盤！

蕭志英急忙躍跳五尺避過，不料趙守道這一刀藏有後着，手腕一翻，刀刄翻上，向上急撩！

這下假如蕭志英讓他劈實，就算能逃得過下腹加刀之厄，雙脚也得殘廢！

幸而他右手槍雖然來不及廻護，仍有一杆左手槍！

只聽「噹」的一聲，槍尖及時挑開寶刀！與此同時，由於他身處半空，沒處着力，這一挑，身子登時向後斜飛！

趙守道冒險攻其下盤，正是要他如此，只聽他尖喝一聲，身子如葫蘆般在地一滾，白光一閃，再一刀劈向蕭志英雙脚。

此刻兩人苦鬥二三百回合，加上太陽猛烈，都已是汗流浹背，衣褲都因汗水的關係而緊緊貼着肌肉，蕭志英雙脚落地太急，早已站立不穩，加上褲管黏着大腿，行動不便，不由一個踉蹌，險些跌倒！

說時遲，那時快，陽光下，但見趙守道寶刀挾着一溜耀目的光芒，閃電般貼地劈至！

蕭志英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切間無

暇多想，倉猝又是一跳！

只聽趙守道大喝一聲，手腕一翻一提，「刷」地一聲，刀光過後，一抹鮮血應聲洒出！原來蕭志英的小腿已讓他劈掉一大塊皮肉！

趙守道正欲翻身彈起，蕭志英左手槍一落，插在地上，整個人便掛在半空，右手槍也及時刺下！

「噗！」趙守道一招得手，心頭大喜，鬥志立時一懈，料不到蕭志英的槍來得如此快，加上他正向上彈起，無疑把身子向對方的槍尖湊上去。

日光映槍尖，寒芒一閃，趙守道這才驚覺危險之極，急忙向旁一閃，雖如此，仍已不及，槍尖自趙守道左肩靠臂之處刺入，鮮血立即迸出。

這一槍刺得極深，幾乎傷及筋骨，痛得趙守道大叫一聲，下意識向下一縮，只見槍尖離肉時，曳起一串串似琥珀珠兒的血珠。

趙守道身子落地，觸及傷處，更是疼痛難當，忍不住在地上一滾。

不料倉猝間未曾看清楚，身子撞及一塊石頭，立時被拋起。

剎那間，只聽「颼」的一聲，蕭志英第二槍又至，却因他這一拋，而僥倖避過了。

千鈞一髮之間，趙守道的冷靜早已烟消雲散，落地之後，又忙向旁一滾，只望及早遠離對方，豈料，他已滾至斜坡旁，剎那間立時如擂木般向下滾落。

待得他心知危險經已來不及了，眨眼間已滾落二十餘丈，前面是塊巨大的岩石，只要讓其撞及，立即腦袋迸裂而亡。

山坡上的蕭志英把這一切看得分明，眼看仇人即亡，心頭却沒來由地泛上一股惆悵落寞之感，全沒勝利之喜悅。

「錚！」火星飛濺，原來千鈞一髮之際，趙守道及時振腕劈出一刀，刀刄砍在石頭上，饒得手中寶刀是百煉精鋼所製，刀口也自翻捲了，但身子下落之勢立卬一遏，再一挪動，以背抵住大石止住去勢。

趙守道雖然由死而生，但全身的氣力都似已被磨淨，倚在石旁，如離水的魚兒，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額上的汗水似山溪般汨汨流下，汗珠淌過傷口，但覺火辣辣地疼痛，連心房也灼熱起來。

蕭志英見狀大感意外，連忙提步追下來，可惜他自己腿上之傷也極重，只走了幾步，讓地上的石頭一絆，也應聲跌倒了，幸而他身仍在坡上，沒有滾下去。

兩人睜開雙眼瞪着對方，粗濁沉重的呼吸聲，盈塞岩石縫隙，半晌，趙守道才掙扎地爬了上來，撮唇一嘯。

山坡那匹白馬聞嘯，立時奔下來，蕭志英轉一轉身子，脫手把右手槍向白馬拋去，可惜此刻他拚殺過後，氣力不繼，短槍還差一尺才能及物。

白馬希聿聿一聲長鳴，停身在趙守道身邊，拿嘴咬扯他衣角。趙守道吸了一口氣，掙扎着爬上馬鞍，輕輕叫道：「白馬白馬，不要太快。」

那白馬似乎十分通靈，知道主人身負重傷，未能策韁，踏着小花蹄，慢慢走下山坡。趙守道抬頭向上一望，雙眼充滿怨毒憤恨之色。

蕭志英急促地喘着氣，五內均為妒火所焚，睚眥欲裂，嘶聲叫道：「趙守道，今日之事情猶未了結，咱們走着瞧！」

叫聲一落，忽覺自己既不能保妻子的貞節，又不能手刄親仇，心頭一酸，不由撲簌簌流下幾滴英雄淚，但覺天地間，除了仇恨之外，再無他物。

過了良久，他重新燃起復仇之火：「我一定要替秀雲報仇……我一定要報仇！」復仇之火，使他產生極大的意志力，以槍作杖，掙扎着站了起來，拾起另一條槍，蹣跚走落山坡。

到得山下，趙守道一人一馬，早已不知去向，自己的坐騎却停在遠處吃草，他不由暗罵一聲：「畜生，你就不會過來，難道黑馬不如白馬乎？」只得走前，爬上馬背，由原路囘去。

半死老人

金烏西墜，紅霞如火如血，大地景物在夕陽的渲染下，全失却本來的顏色，只見一片彤紅。

趙守道左肩的傷口仍在滴血，他在上了馬之後不久，便已暈死過去了，所幸他在昏迷中仍能緊緊抱着馬頸，是以才沒跌下。大量的失血，以及飢渴交迫下，使他一張臉在殘陽映照下看來仍然殊無血色。

那白馬雖然不敢快馳，但二個時辰的慢跑，仍馳去數十里之遙，眼見路旁有座小村落。白馬忽然向旁一拐，走向村落，村口豎着一塊石碑，上面刻着樂山村三個字。

白馬走至一所土房前，用前蹄輕踢木門。

「咯咯咯……」木門終於打開，開門的是個頷下蓄着三綹長鬚的老者，目光一及，他雖然吃了一驚，心頭甚覺詫異。

那馬要往內走，老者踮脚一望，微噫一聲，道：「原來馬上有個傷者。」走過一旁，抱下趙守道，只見他臉白如紙，雙眼緊閉，伸手一探鼻息，若有似無，暗吃一驚：「這是誰下的毒手？幸虧這馬通靈，找上了老夫。」

他一邊抱着趙守道向內走進，一邊叫道：「鳳丫頭，快拿我的藥箱過來。」

白馬十分通靈，欷嘶一聲，倒退而出，在外面吃青草。

老者把趙守道放在床上，伸手把了一下脈，搖頭道：「好險，再拖一時三刻便沒救了。」

正在沉吟間，只見內堂走出一個黃衫少女，明眸皓齒，雖不施脂粉，但雙頰紅撲撲，逗人喜愛。少女目光一及，問道：「爹，這人是誰，傷得這般重？」忙把手上的藥箱打開。

老者默不作聲，取出一把剪刀把趙守道上臂的衣衫剪開，道：「鳳丫頭，拿一盆清水來，再倒一杯溫水來。」

這兩父女便開始忙碌起來了，直至華燈初上，老者才喘了一口氣，道：「總算撿囘他一條小命了，怕還得將養十天八天才下得床。」

少女捧出兩碟小菜　又拿出一鍋稀飯。老者道：「他還吃不得東西。」

少女笑道：「爹，他吃不得，難道你

也吃不得？」

老者呵呵一笑，道：「爲父竟然忘記現在天色早晚了。」忽地心頭一動：「那白馬如此通靈 必甚引人注目，這青年受傷又如此沉重，料是被仇家所傷，萬一讓他仇家追上門來，可就麻煩了。」

心念一動，連忙出門，只見那白馬在遠處，見他出去立即跑了過來，老者顯然亦十分鍾愛牠，伸手撫撫牠的鬃毛，隨即把牠牽入柴房，又拿了一盆清水給牠喝。

弄好這一切，老者才進食，剛吃了一半，忽聞一道呻吟聲傳來，忙放下碗走了過去，原來趙守道已醒了，聲如蚊吶地道：「水，水……」

老者把他扶坐起來：「丫頭，拿燈拿水過來。」

黃衣少女應了一聲，一手掌燈，一手捧杯走了過來，剛才老者只顧着替他療傷，沒有仔細打量過他的樣貌，此刻在燈光下才把他瞧了個仔細，目光一及，心頭驀地一跳：「咦，這青年怎地如此面熟？我是何處見過他？」細心一想，自己隱居於此已逾廿載，又怎能見過他，可是那念頭始終未能釋懷，忖道：「莫非他是那位故人之後？」

一邊又接過水，慢慢灌落趙守道嘴裏，趙守道喝了水之後，精神稍振，肚子登時咕咕亂响起來。老者笑道：「小哥，你大概餓了吧？丫頭，拿碗稀飯來 」

趙守道臉上微微一熱，沙着聲道：「多謝老丈相救之情……」

老者笑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小哥何必客氣。」又餵趙守道吃稀飯。

俗語云：人是鐵，飯是鋼，這碗稀飯下肚，趙守道精神又恢復了不少，老者轉頭道：「丫頭，你把碗箸收拾起來吧！」待他女兒走開才問道：「小哥是否可把姓名相告？」

「老丈自鬼門關口救下小輩，恩同再造，既然見問，敢不將實相答乎？晚輩姓趙，賤名守道……」

老者輕輕唸道：「趙守道……嗯，令尊是誰？家居何處？」

「家父趙立早，本居嵩縣，後來遷往南陽居住！」趙守道囁嚅問道：「老丈認識家父？」

老者一怔，隨即笑道：「老夫乃山野村人，長年蟄居鄉曲，那裏認得令尊？隨口問問而已，小哥不必多疑！」心中却不斷叨念着趙立早三個字。

趙守道喘了一口氣，道：「老丈乃晚輩之救命恩人，晚輩却如此糊塗，還未請教您的大名！」

「山野村夫有什麽好名字？老朽有個外號叫半死老人，小哥若不嫌棄，以此相稱又如何？」

趙守道心中一怔，忖道：「半死老人？這外號好怪！咦，看來他是不想讓我知悉他的眞姓名！」口上却道：「老丈施恩不望報，高風亮節，果眞令人欽佩！」

「老朽是個草藥郎中，救死扶傷乃本份應爲之事，小哥不必記在心上！」半死老人微笑道：「你失血過多，身體甚弱，不宜多言，早點休息吧！」說着把趙守道扶臥落床，又替他蓋了張薄，然後離開。

趙守道看到他的背影，心中也浮上一種熟悉的感覺，但迅即搖頭：「這位老前輩我的確未曾見過，爲何……」心念只稍動一下，便迷迷糊糊進入夢鄉。

待他醒來時，已是紅日滿窗，房子內靜得落針可聞。趙守道掙扎坐了起來，探頭一望，不見半死老人兩父女的人影。正想下床，忽聽「呀」的一聲房門打開了，那黃衣少女叫道：「你醒來啦？我爹爹吩咐，叫你不可下床，傷口還未合縫哩！」

趙守道輕咳一聲。「多謝姑娘關懷，嗯，令尊何處去了？」

「我爹爹去替人看病，順便上山採些草藥，他要到日落黃昏時才回來。」

黃衣少女說畢拿了一張几子進來，把它放在床前，然後又拿了兩碟小菜，一鍋稀飯來，她替趙守道盛了一碗，放在几上，趙守道忙道：「不敢勞煩姑娘，讓在下自個來！」

黃衣少女抿嘴一笑。「你左肩傷口極深，只要那槍再刺進一分，手筋便斷了，這一隻手也就廢定了，你還能操勞？」

趙守道道：「姑娘怎會知道在下是被槍刺傷？」

黃衣少女笑道：「一看傷口也就知道啦，刀槍劍戟，形狀不同，它所造成的傷口自然也不同！」

「姑娘當眞聰明！」

黃衣少女粉臉忽然浮上一層紅暈，長睫低垂，櫻桃小口似笑非笑，露出一排白玉般貝齒來，趙守道看得心頭一蕩，忍不住問道：「請問姑娘貴姓大名？」

黃衣少女粉臉更紅，趙守道忙又道：「在下絕無冒瀆之意，只因在下傷勢沉重，看來非在住此上幾天不可，姑娘如肯見告，日後也好稱呼。」

黃衣少女道：「我，我姓朱，單名一個鳳字……」

「朱鳳……好名字，姑娘果然是人中鳳凰！」趙守道話一出口才覺得有點不妥，初次見面，便順口讚譽，只怕要讓人誤會自己輕薄，是以燒紅了臉，也說不下去了。」

朱鳳更是羞得臉紅如霞，垂着蠔首，一雙玉手不斷在玩弄衣角。半晌她才醒起一事，捧起那碗稀飯，怯生生地道：「稀飯快冷啦，趁熱吃吧！」說着勺了一羹來喂趙守道。

趙守道頗覺難爲情，閉着眼，張開咀，目光不敢看她，朱鳳也是一聲不吭，一口氣餵他吃了三大碗。朱鳳一看，鍋內已空，叫道：「我再去煮。」

趙守道臉上一熱，忙道：「朱姑娘，在下已飽，不必再煮了……你煮的小菜眞好吃，在下不知不覺吃了三碗。」

朱鳳嫣然一笑，把碗收去，屋內只留下一陣花香，趙守道不知爲何心頭忽然泛上一股甜滋滋的感覺。發了一會怔，才瞿然一醒：「原來半死老人姓朱，看他的樣子絕不像是個普通人，脚步起落十分沉穩，九成是個練家子，只不知他爲何隱居于此？」

正在沉思間，忽覺香風盈室，只見朱鳳翩翩地走了進來道：「你……你那匹白馬……」

趙守道道：「在下那匹白馬十分通靈，請姑娘割些青草給牠吃。」

「我家有些生虫的舊豆，不知牠吃不吃？」

「吃，小白什麽都吃。」

朱鳳笑道：「原來牠還有個名字。」說罷又跑了出去。

過了一陣，趙守道忽聽一陣鷄鴨的驚叫聲，心中暗道：「這個朱姑娘還喜歡養鷄？」

午飯又是朱鳳餵他 兩人交談了一陣，朱鳳少女心性好奇心重，難免問起趙守道是被誰殺傷的？

趙守道臉上神光一黯，嘆了一口氣：「在下是讓一個好朋友殺傷的。」

朱鳳一怔，脫口道：「他既然是你的好朋友，又怎會傷你？」

趙守道說道：「因爲他對在下有了誤會。」

「那人行事一定十分魯莽，否則又怎會冤枉你？」朱鳳說罷臉上又是一紅，須知此言無疑暗讚趙守道是個行爲端正的君子，話說出口，才感到自己如此讚譽一個陌生人，有失姑娘家的矜持，登時羞得說不下去。

趙守道見她羞態撩人，一時之間竟然看痴了，心中暗道：「想不到山野之中，也有這等漂亮的姑娘？」

朱鳳斜乜一望，見趙守道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連忙長身道：「我剛才宰了一隻鷄，準備燉湯給你喝，爹爹該快回來了，我也要先生火了。」說着轉身而去，不敢再看他一眼。

× × ×

半死老人在日落之前回來，他不但鋤了不少草藥回來，還捕了一隻山鷄，興沖沖地叫朱鳳下鍋，又調了一些藥材，不一陣房內便盈塞着一股藥味及香味。

趙守道見他能活捉一頭山鷄，心中對他更加生疑：「這老丈一定是個異人，大概遇上什麽傷心事，是以才隱居於此，又自號半死老人！」

半死老人替趙守道換了藥，又跟他閑談一陣，兩人雖都不談自身的經歷，但仍談得頗爲投契。

一連幾天，半死老人每日都上山狩獵，或是野兎或是山鷄，佐以補藥熬湯，給趙守道飲用，第五天，趙守道傷口已合縫了，也能下床走動。

半死老人父女都甚高興，趙守道表面上十分高興，但心中每次想及蕭志英，眉頭便深鎖起來，他因此而與多年的好朋友反目成仇，只是其中之一，重要的是自己從此揹上這個黑鍋，傳之出去，將到處爲人唾棄。

七天後，傷口已漸結焦，舉動已不太疼痛，他便向半死老人告辭。

不想半死老人臉色一沉，喝道：「你眞是不怕死呀，早知老朽也不救你了。」

趙守道一怔，囁嚅地道：「老丈，晚輩實有急事需要去處理 請老丈見諒 老丈救命之情，晚輩自後必謀圖報！」

「老朽救你是要你報答乎？不過你既有仇家，現在身子未曾復原便要出去，萬一在半路碰上，你說你還能有命麽？這不但浪費了老朽的一番心血，也浪費了一條性命，」半死老人臉色忽然沉重起來：「小哥，性命是最美好的，健康也是最重要的，你年紀還小自然難以理解，唉……」

半死老人似有無限的感慨，趙守道心中忽然升起一絲同情之心，只覺那老人眼尾的皺紋，每一條都包含着無限的辛酸，一時之間竟然無言以對、

良久，半死老人又一聲長嘆：「孩子，你明白老朽的意思麽？」

一句孩子，使趙守道心頭一熱，隨即點頭表示明白，半死老人露出一個微笑：「現在你該可以告訴老朽了，你是因何受傷的。」

趙守道臉上立即升起了一股痛苦的神色，吸了一口氣才把經過說了一遍。

半死老人沉吟不語，旁邊的朱鳳忽然插嘴道：「你眞的是冤枉的麽？」

趙守道臉色一正，大聲道：「姑娘怎地也懷疑在下？難道在下的人格眞的如此低賤麽？」

朱鳳粉臉一紅，半死老人輕責了女兒幾句，轉頭道：「老朽相信你是冤枉的，因爲假如眞有其事，你必然羞於啓齒，也不會把實情相告了。」

趙守道心頭一暖，大覺受用，須知身負冤情之人，最希望能得到別人的同情及諒解。

隔了半晌，半死老人問道：「小哥是否另有兄弟？」

趙守道搖搖頭：「在下是獨子，既無兄弟亦無姐妹。」

半死老人道：「這就有點奇怪了，嗯，恕老朽大胆問你一句，你與蕭志英的妻子是否經常見面？」

「蕭志英的妻子周秀雲是蕭志英的表妹，晚輩等幾個人自小便認識，對她絕不陌生，時有同桌飲酒取樂，但每一次都有蕭志英在場，晚輩未與伊單獨相處過！」

半死老人抓抓頭皮，良久才道：「依老朽看，你還是去問問白兆基及黃雙河，看看是否如蕭志英所言般。」

「晚正輩有此意。」

「老朽相信天下間任何冤情必有大白天下之一日，小哥千萬不要灰心。」

「是的，有的冤情是在受屈者死後才能大白於天下！」趙守道懔然一笑：「而且今後晚輩如何在江湖上行走？」

半死老人臉色一沉：「小哥文武雙全，資質上乘，前途錦綉，千萬不可因一時之挫折而失却信心，現在你唯一要做的事是先把身子養好，以後的事，等痊癒後再說。」

自此趙守道果然隻字不提離開之事，養病期間，日夕蟄居房內，幸而有個朱鳳陪他解悶，兩人不知不覺間已暗生情愫。

不知不覺已在土房內住了半個多月，趙守道傷口在半死老人的悉心照料之下，已長出新肉，他一邊感激半死老人父女的照料，一邊又驚詫他醫術的高明，須知那天趙守道已是奄奄一息，如今不但傷口癒合，尚且體力也已恢復了大半，却不知半死老人見他好得這般快，也暗暗驚奇：「看來這小伙子內功的根基已頗扎實，否則不克臻此。」

他猜測得不錯，趙守道的內功的確已頗具火候，但有一點是他不知道的，趙守道日夕與朱鳳相對，情懷暗開，心情大佳，傷勢自然也好得特別快。

這天趙守道再度向半死老人告辭，半死老人知道是次再也不能挽留住他 便道：「請小哥稍待一下。」返身走入他的煉丹藥房。

不久，他拿了三個小紙包出來 一包色作黃，一包紅色，另一包白色。「老朽沒什麽好東西相贈 但這幾包東西對小哥大概還有用處。」

趙守道詫異地道：「老丈，這是什麽東西？」

半死老人取起那包紅紙包道．「這裏面有兩顆老朽自製的強身健體丹 你此去很可能也會與仇人碰上，高手斯殺搏鬥，體力最爲重要，你現在體力只恢復了八分，這兩顆丹藥吃下，對你大有好處。」

趙守道感激道：「多謝老丈無微不至的愛護，晚輩沒齒難忘，必粉身圖報。」

半死老人又打開另外兩包紙包，道：「這是老朽精製的易容粉，以水和之，塗在手臉上，肌膚顏色便變了，人也會顯得醜陋一些，行走江湖很多時候用得着，尤其你現在要去暗作調查，更爲方便。」

趙守道心中一股熱流向上一湧，雙眼模糊，霍地跪在地上恭敬向地他叩了三個响頭：「老丈大恩大德不敢言謝，老丈若有所需，一紙相告，晚輩上刀山，下火海，却在所不辭！」

半死老人哈哈一笑，伸手把他扶起：「老朽幾時要你報答，你若認爲愚父女還能交個朋友的話，有空便請來住幾天。」

「一定一定！」趙守道暗中忖道．「老丈手勁奇大，看來他必是個隱居山野的武林高手無疑了，只不知他到底是誰？」心念一動，脫口問道：「請老丈把眞姓名相告，日後晚輩回家也好禀告父母，好讓他陪晚輩來，親向老丈致謝！」

半死老人臉色微微一變，揮手道：「老朽的名字早已忘記，而且我也不想見到陌生人，天色已不早，快去吧！丫頭，送趙公子一程。」

朱鳳粉臉一紅，倒也落落大方，替趙守道牽馬出門，兩人默默走了一段，朱鳳幽幽地道：「你，你還會來麽？」

趙守道心頭一熱，忍不住伸手抓住朱鳳的一雙玉掌，道：「待我洗脫了冤情，就來看你！」

朱鳳臉如紅霞，低着頭，雙睫垂眼，輕聲道：「假如你不能洗脫冤情了？」

趙守道目光一黯，低頭長嘆一聲：「假如洗不脫冤情，你……你只怕再也見不到我了。」

朱鳳玉手一掙，道：「別人寃枉你，難道我也會懷疑你麽？江湖風險，那及得山村的平靜恬淡？一個人但求能無愧於天地，無愧於良心，又何必斤斤計較名與利？我……我不計較……」

趙守道心頭激動，把朱鳳握得更緊：「鳳妹，你，你眞好，我……無論如何，一年之內，我必再來看望你！」

朱鳳粉臉更紅，胸膛不斷地起伏着，趙守道只覺她噴出來的氣，如蘭似麝，令人心胸爲之一蕩，一時之間竟似着了迷般，怔怔地望着她。

良久，朱鳳才霍然一醒，用力掙脫趙守道的掌握，嬌聲道：「天色不早了，你早去……早回吧，保重！」

趙守道定過神來，也是頗有窘態，半响才道：「你也請保重……我，我去了！」依依不捨地跳上馬鞍。

朱鳳忽然走近一步，道：「你到了落脚處，先把易容粉塗上才可再前進，若要洗掉藥粉，只須在清水中加一點熱油，用毛巾抹之便可！」

趙守道喉頭梗塞，說不出話來，半响才提韁催馬前進，那白馬似對朱鳳亦有無限的依戀般，轉首向她長嘶一聲，然後才緩緩前進。

走了一停，趙守道回頭一望，只見朱鳳仍立在樹下，踮脚眺望．就像是多情的妻子去送丈夫上征途似的。

趙守道心頭一沉，不敢再望，忙拍馬馳出樂山村。

午時到了一座小鎭，趙守道開了一個小房，先付了帳，然後把易容藥塗上，拿銅鏡一望，只覺自己臉色焦黃，眉毛稀疏，好一副病容，與往昔的翩翩風度大不相同，心中暗暗讚嘆半死老人易容藥的神妙：「不知那包白色的藥粉塗之，又會變成什麽模樣的人。」

吃過午飯，趙守道便策馬上途了，那店小二年紀頗大，見多識廣，見他變了個模樣，也沒過於驚訝。

趙守道決定先至黃雙河及白兆基家查詢一下，白兆基跟黃雙河都住在嵩縣東北二十里處的田湖鄉，趙守道連夜趕路，天剛亮便已到了田湖。

田湖在伊河河畔，頗爲富庶，鄉人都是務農，以前趙守道來過幾次，自然駕輕就熟。

白家在南，黃家在北，兩家在當地都有點名氣，家財雖不太大，只因兩家人都能善待鄉人，更兼白兆基及黃雙河學得一身武技，好打不平，甚得鄉中青年尊重。

趙守道決定先去白家，因爲白兆基爲人心直口快，心中藏不得一件事，剛走到附近，老遠便聽見一陣強勁的吆喝聲。

百詞莫辯

趙守道跳下馬來，輕輕走前一看，只見一個青年赤着上身，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正在打拳，他每打一拳，踢一腿，都開聲吐氣，大喊一聲以助拳勢，果然拳風呼呼，氣勢勇猛！

這個青年，不正是白兆基？趙守道見他一套拳還未使完，便自樹後走了出來，也不驚動他，一邊看一邊道：「四弟的功夫是益發兇狠了，看來他練得很勤。」

趙守道雖然沒敢驚動他．但白兆基剛好一拳自這方打出，目光一抬，便看到他了，喝道：「那來的病鬼，竟敢偷瞧少爺練拳！」雙脚一錯，如猿猴般跳了過來，叫道：「且先吃我一拳。」

「砰」的一聲，斗大的拳頭，奔向趙守道臉前。趙守道知他對外家拳力道兇猛，不敢硬接，斜閃一步，叫道：「四弟，是我！」

白兆基有點愕然，聞言瞪了他一眼，罵道：「你這病鬼竟敢佔我便宜，誰是你四弟！」再一記勾拳，斜砸向趙守道的後頸。

趙守道右手一格喝道：「老四，你怎

地如此魯莽，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

白兆基收拳指着趙守道，道：「你，你莫非是趙三哥？」

「正是愚兄！」

白兆基叫道：「你怎地變成一個病癆鬼？」

趙守道長嘆一聲：「此事說來話長，愚兄正有事來找你！」

白兆基甩手彈掉身上的汗珠，道：「既然說來話長，三哥跟我進去再慢慢說吧！」順手取起夾在樹枝縫中的上衣，熱情地拉着趙守道的手，笑道：「三哥，一年不見，你做些什麽？也不派人捎個信來，教小弟好生不樂，雙河哥酒量又淺，志英哥生了兒子又少來往，這一年來小弟十分沒趣。」

趙守道聽他提及往時的兄弟，觸動心頭隱痛，登時不言。白兆基毫無所覺，仍然問長問短。入了莊，便大聲呼叫家丁備酒！

「三哥，小弟今日跟你喝個痛快！」

原來蕭志英、黃雙河、趙守道及白兆基四人，自小便是好朋友，四家家長都有通家之好，所以他們雖無結義之實，却有兄弟之情。由於白兆基跟趙守道年紀較接近，是故兩人的感情最好。

白兆基把趙守道引入內廳，兩人坐下，家丁便送上美酒，另外還有兩盤下酒物，無非是些醬牛肉，鹵水蛋之類的冷盤。

白兆基斟了酒，舉杯道：「來，三哥咱們先乾一杯！」

趙守道心情煩悶，舉杯一口喝乾，白兆基也是酒到杯乾，噓了一聲道：「一年不見，三哥酒量依然如舊，再來一杯！」

兩人一口氣喝了三杯，才挾了幾片肉放在咀裏咀嚼，白兆基連呼痛快，轉頭一望，道：「三哥，你生小弟的氣麽？小弟去歲臘月曾去府上找你，令堂說你出門遠去了！」

趙守道道：「去年春愚兄已告訴你不必去找我，愚兄又怎會怪你？」

白兆基把牛肉嚥下，問道：「三哥，這一年你到底去了那裏，這次來，非得在小弟家內住上一兩個月不可，三哥，你不知道，自你去了之後，小弟好生寂寞，大哥最近不知怎樣，整天愁眉苦臉的，問他又不說，令人氣悶，二哥最近也陰陽怪氣起來，只小弟一人每天在家內打拳解悶，想來想去還是三哥待小弟好！」

趙守道熱血一湧，忖道：「四弟性子始終沒變，他這種性格將來定要闖禍。」

白兆基一怔：「三哥，你又有什麽心事？倒像跟大哥一樣啦！」

趙守道吸了一口氣，問道：「四弟，愚兄問你一件事，你要照實答覆，而且我今日來此，也不可告訴別人，你能否答應愚兄？」

白兆基又是一怔，抓起酒杯一口喝乾，叫道：「變了變了，連三哥你也變了，小弟幾時不老實？你幾時問小弟的話，我却沒照實答復你？你今日樣樣透着古怪，眞讓人以爲認錯了人！」

趙守道臉上微微一熱，道：「是愚兄的不是，四弟莫怪。」一頓問道：「大哥做了父親之後，你有去看他麽？」

「有哇，彌月去一次，做四個月時又去一趟！」

趙守道又吸了一口氣，不知如何問起，半响才囁嚅地道：「大哥的兒子長得如何？」

「很好哇，白白胖胖的，不過奇怪的是大嫂並不很高興，大哥也好像不大高興，彌月及四月都只請幾個好朋友而已。」

他看了趙守道一眼：「你沒去找大哥麽？」

趙守道呻吟似的一嘆：「我沒去找他，但他來找我！」

白兆基一怔。「這還不是一樣！」

趙守道臉色一沉，道：「你是不是對大哥說，他兒子跟愚兄長得一模一樣？」

白兆基奇道：「你怎會知道的？啊，一定是大哥告訴你的，說來也是奇怪，那小子跟你長得眞是相像，連二哥也認爲是哩。」

他見趙守道臉色越來越難看 又道：「不過後來大哥不高興，二哥還罵了我一頓呢，其實這是事實嘛，小弟又不是有其他意思。」

趙守道怒道：「你就是魯莽，說話之前就不會先想一想。」

白兆基不服地道：「自家兄弟，若連說話也這麽拘謹，還有什麽意思？三哥，這到底有什麽不對？」

趙守道舉杯把餘酒喝乾，道：「跟我去見老二。」

白兆基自然興緻勃勃地道：「把這壺酒喝乾再去吧。」

「不，現在就去！」

白兆基無可奈何披上外衣，陪着趙守道出門。黃家離白家不遠，只一忽，兩人已立足黃家門外，守門的認得白兆基 也不經禀告便把他倆引了入去。

不久，黃雙河聞報而來，見到趙守道不由一怔，把眼瞥向白兆基。白兆基笑道：「二哥，你且猜他是誰？」

黃雙河心頭一動，仔細看了趙守道幾眼，問道：「你，你莫非是守道弟？」

趙守道道：「正是小弟！」

黃雙河忙道：「請兩位賢弟到小弟書房內一坐。」

三人入了書房，黃雙河問道：「守道弟，別來無恙乎？」

「託福……」

黃雙河嘆了一口氣：「賢弟身體復原，小弟十分高興！」

趙守道一怔，脫口問道：「雙河兄你……你爲何知道的？」

黃雙河長嘆一聲：「志英兄那天扶傷來小弟家，還是小弟替他裹傷的，他住了兩夜才回去。」

白兆基叫道：「到底是怎麽回事，怎地小弟什麽都不知道？三哥，你跟大哥怎會受傷的？」

黃雙河斥道：「四弟，你輕聲一點好麽？」

趙守道澀地聲問道：「志……志英他如何說？」

「他把與你拚鬥的經過告訴小弟。」

趙守道吸了一口氣，道：「如今小弟來此，只想問你幾句話，蕭志英的兒子樣貌是否長得跟小弟一樣？」

黃雙河沉吟了一下才道：「賢弟不要

生氣，這的確是事實，四弟也看過了，不過，天下間樣貌相像的也大不乏人，賢弟又何必介意？」

趙守道倒抽一口冷氣，須知黃雙河在他們四兄弟中，城府最深，他表面上說得不偏不倚，但趙守道便知道他也認爲自己甚有可疑，當下勃然變色，道：「想不到連你也不相信我？」

白兆基叫道：「你們到底打什麽啞謎？怎地我一句都聽不懂！」

黃雙河沒理他，仍冷靜地道：「守道弟，你我兄弟一場，愚兄怎敢懷疑你的人格，問題是這件事的確怪不得志英兄！」

趙守道聽他如此說，臉色稍霽，問道：「小弟但聞其詳！」

「志英兄成親已有多久？」

白兆基插腔道：「四年有多！」

「對，爲何到今春才產下一子？」

趙守道一怔，問道：「難道還有什麽內情不成？」

「正是！因爲志英兄不能生育，這是『賽扁鵲』盧三帖斷的症！」

「賽扁鵲」盧三帖的醫術與江南的「洞庭醫聖」程子務齊名，他斷的症，自然沒人敢懷疑。

黃雙河吸了一口氣，續道：「而去年初夏大嫂被一個幪臉人沾污了身體，之後便懷孕了，如今產下的孩子，樣貌跟你一般，你說志英兄懷疑是你所爲，有否道理在內？」

趙守道道：「有道理，不過，我跟他的感情非同一般，他不應懷疑我，而應該去作仔細的調查！」

黃雙河道：「換作你我位置互換，愚兄也會這樣子回答，可惜志英身罹奇疾，這種事又如何啓齒？」

趙守道道：「若是小弟，仍會先去調查，正如你所說天下雖大，無奇不有，人有相像，物有相似，本就不太奇怪！」

黃雙河長嘆一聲：「可惜你沒有見過那孩子，他跟你簡直如一個模印出來般！若是讓外人看見，十之八九必言你是孩子的父親！」

趙守道大叫一聲：「但小弟確未做出這種豬狗不如的事！」

「這只有天、地以及你三個知道！」

趙守道臉色大變，冷冷地道：「原來連你也不相信我，你我往昔的交情，自今日起，一刀兩斷，今後再度相逢，便是陌路人。」

說罷跳了起來，一陣風般衝出書房，黃雙河忙叫道：「守道弟，你先聽愚兄一言。」

趙守道雙脚一慢，頭也不回地道：「你還有什麽話可說？」

「那天愚兄聽志英兄之話意，他好像要請人去對付你，請賢弟小心，讓愚兄說句老實話，我既不偏袒你，也不偏袒志英兄，最好是能相安無事。」

趙守道一聲長笑：「我肯不與他計較，但他肯放過我麽？多謝關懷，告辭。」

「守道弟，再聽我一言！」黃雙河奔前幾步，道：「愚兄已替你想過，現在只有一個辦法能證明你是否清白！」

趙守道本已想離開，聞言立即轉身問道：「請說。」

「只要賢弟能找人證明去年初夏你跟他一直在一起，這樣便可證明那個幪臉採花賊不是賢弟你。」

趙守道道：「去年小弟整年都跟着家父。」

「可惜！」黃雙河道：「除了世伯之外，難道再無別人？」

趙守道搖搖頭：「只怕單只家父一人，難令志英兄一家信服。」

白兆基忽道：「小弟替三哥證明。」

黃雙河白了他一眼。「你去年跟他在一起？」

「小弟雖沒跟三哥在一道，但我相信他，我才替三哥作證。」

趙守道感激地握一握白兆基的手，道：「四弟，咱們走吧。」

黃雙河聲音自後傳來，「守道弟，最好不要用武力解決！」

趙守道回頭問道：「假如要動武，你站在何方？」

黃雙河一怔，說道：「愚兄只好袖手旁觀。」

白兆基道：「小弟帮你。」

趙守道雙眼一紅，嗚咽地道：「愚兄十分感激，不過你也應該袖手旁觀，免得得罪了蕭家。」

兩人出了蕭家直赴白家，一路上白兆基不斷替趙守道抱不平，趙守道却默不作聲。

到了白家，趙守道取了馬便道：「愚兄走了，四弟保重。」

白兆基道：「三哥準備去那裏？」

趙守道道：「愚兄尚未有去向，待此事解決，愚兄再來找你，屆時才跟你痛飲一番。」

白兆基道：「三哥，若用得着小弟的話，請派人送一封信來，小弟……」

「不必了……」

「不！」白兆基叫道：「這件事若不是小弟多言惹禍，大哥也不會誤會你。」

趙守道哈哈一笑。「即使你不當場說出來，他遲早也會來找愚兄，呀！」一挾馬腹向村口處急馳而去。

出了官道，才剛交午時，日頭已十分猛烈，趙守道狂馳了一陣，情緒逐漸冷却，忖道：「我該如何調查，剛才魯莽忘記問雙河兄，看當時那個採花賊是否有留下什麽綫索！」

回心一想，還是先回家，把這件事告訴父親，以免蕭家上門理論，無詞以對。

反興問罪之師

「玉面虎」趙守道返回南陽家內已是五月底，樹上的蟬聲令人心頭煩燥。他策馬自北城門馳入，一路上遇到的熟人，臉上神色都十分奇怪，趙守道心情欠佳，也沒留意。

到了家外，隔遠見到大門上貼了一張封條，心頭一怔，急忙縱馬竄前。只見兩個官兵把長槍一攔，道：「趙公子，府上已被府台大人封了，若無繆大人的同意，恕小的不能徇私！」

這兩個官兵跟趙守道都不陌生，是以語氣頗爲客氣。趙守道急問道：「兩位大哥請了，請問繆大人何事封了寒舍？」

一個官兵嘆了一口氣，道：「原來公子還不知道，府上六十四口，不知爲何中了厲害的瘟疫，一個不漏，全部……是以繆大人嚴禁生人牲口進去，免得……」

趙守道大叫一聲：「家父家母呢？」

官兵神色黯然，搖搖頭道：「其實令尊及令堂死得有點蹊蹺……」

趙守道又是一聲大叫，身子忽然自馬鞍上飛起，意欲越牆入內，不料那兩個官兵素知他有飛簷走壁之能，一直都防備着，趙守道身子剛一動，兩桿長槍都同時向上一舉，把趙守道前路攔住！

趙守道飛落地上，怒道：「兩位大哥，小弟往昔跟你們多少還有一點交情，你們不相讓，難道小弟眞的沒辦法進去麽？」隨即把寶刀抽出。

一個官兵着急道：「小的怎敢與公子您爲敵，只是大人有命在先，不敢知法犯法。趙公子若是進去，小的兩個可担當不起！」

另一個道：「公子，鐵捕頭曾經吩咐下來，叫公子回來先去見他！」

趙守道略一沉吟，問道：「鐵捕頭如今在何處？」

「大概在他家內！」

趙守道重新躍上馬背，用力撥轉馬首，「呀」地叫了一聲，催馬前進。

白馬十分通靈，立即洒開四蹄飛去，路人見馬來得快，都紛紛閃開，趙守道很快便已到了鐵捕頭家門口。

鐵捕頭今年已四十八歲，是本城人氏，家內還有妻子兒女，他大兒子鐵小虎也是衙門内當捕快，跟趙守道還是好朋友，他家內趙守道也不知來過多少次，是以也不叩門，便自馬上飛起，翻過圍牆躍了進去。

趙守道身子落在院子內，鐵捕頭的女兒正在洗衣裳，抬頭一望，粉臉先是一紅，繼而輕聲道：「你回來啦？」

「妞兒，你爹呢？」

鐵妞道：「爹跟大哥去衙門内聽候差遣，還未回來……」

話音一落，趙守道已轉身欲去，鐵妞忙叫道：「趙大哥，爹叫你回來後先在此等他！」

趙守道心急如焚，聞聲回身問道：「妞兒，你知道我爹爹是怎樣死的麽？」

鐵妞小心翼翼地道：「小妹也不大清楚，你還是等爹回來再問他吧！」

「誰來啦？妞丫頭！」內屋傳來一個中年婦人的聲音。

「娘，是趙大哥來了。」

「那快請他進來喝杯茶，你爹就快回來了！」

鐵妞飄了趙守道一眼。「趙大哥，我娘的話你該聽到了吧？」

趙守道自從知道鐵妞暗戀自己之後，便盡量減少跟她單獨見面，只是如今情況特別，只好隨鐵妞入廳，也不知鐵妞她娘有意讓他們單獨相處，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她一直在裏面沒有出來。

鐵妞面對心上人顯得十分拘束，趙守道更是不想說話，由於心情激動，胸膛起伏急促。

鐵妞輕聲道：「趙大哥，你先喝杯茶吧，不可弄壞了身體！」

趙守道低頭謝了一聲，提起茶杯，一喝而盡。就在此刻，門外忽然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咦，這白馬可不是趙大哥的坐騎麽？」

一個比較蒼老的聲音說道：「你趙大哥一定已在裏面！虎兒，你先把他的馬拉着……」

趙守道聽見聲音，搶在鐵妞之前，奔落院子把大門拉開，門外站立的是鐵捕頭父子。「鐵叔叔，家父家母到底……」話至一半已說不下去了。

鐵捕頭露出一絲笑意，道：「有話慢說！道侄兒，事情既然已發生，心急氣躁便更加不能細心求證了！」

「細心求證？」趙守道道：「我爹不是死於瘟疫？」

「當然不是，咱們上廳說吧！妞兒，去弄些酒來吧！」鐵捕頭衣襟敞開。「令尊及令堂的屍體，我叫人用藥水浸洗過，還未安葬，你們趙家的家丁丫環，則全部葬了！」

鐵小虎剛栓好馬匹，走入大廳，接道：「他們都是中毒而死的！因爲這是本城有史以來，最大的一件下毒案，繆大人唯恐人心驚惶，是以對外宣稱是中瘟疫而死的！」

趙守道急問：「家父及家母也是中毒而死的！」

鐵捕頭道：「依我估計，令尊及令堂是先中毒，然後再被人殺死的！你家內的一切，鐵某已下令不得移動，專等你回來仔細觀察推敲！」

「多謝鐵叔叔！」趙守道長身道：「請您帶小侄去看看先父母的遺體！」

鐵捕頭道：「不急，午時已過，先吃了飯再去！」

「小侄實在無心進食……」

「不行！你不吃，咱們也得吃！」鐵捕頭寒着臉道：「再說，屍體放了這麽多天，可能已腐爛了，這個時候空着肚子去看不適合！賢侄，說句不客氣的話，一個人對父母是否有孝心，該在父母生前有所表現，而非在死後，你認爲鐵某這句話如何？」

趙守道神情逐漸平復，吃過飯，鐵捕頭仍然好整以暇，直至交了申牌，才領着趙守道及兒子出門。

趙守道父母的屍體停在衙門殮房，鐵捕頭先叫兒子在裏面點了一束薰香，然後才進去。

鐵捕頭走至最裏面的一張石床之前，把白布揚起，石床上橫放着一具屍體，趙守道一見，奔前哭道：「爹，你死得好慘呀！」

鐵捕頭忙伸手抓住他的後衣，不肯讓他觸及屍體。「令尊屍體上有毒，不要沾及！」

只見趙立早雙眼圓睜，額上有一個傷口，却非致命之處，使趙立早致命的是咽喉上的那個傷口！除此之外，身上再無傷痕，只是皮下有層淡淡的藍氣。

趙守道的娘親施氏，情況也是大同小異。

鐵捕頭道：「看清楚了沒有？」

趙守道點點頭，鐵捕頭問道：「令尊被什麽兵器刺傷的？」

趙守道再仔細看了幾眼，半晌才顫着聲道：「好像是槍傷？」

「鐵某也認爲是槍傷！」

趙守道神情忽然一呆，接着身子便顫抖起來。

鐵捕頭不愧是個仔細的捕頭，見狀忙道：「道侄有話請到外面再說！」

不料趙守道出了殮房却一言不發，鐵小虎焦急地問：「趙大哥，你想出是誰下的手否？」

趙守道道：「天下間使槍的人頗多，小弟一時還未能想出下手的人是誰！」

鐵捕頭道：「如此咱們再到府上勘察一下吧！」

三人帶着兩個衙差直奔趙家，那兩個官兵打開大門，趙守道首先奔入，院子內一切井井有條，只有幾盆花因久乏人照料而乾枯。

大廳上的桌、椅、几東歪西倒，連牆上的一幅中堂畫也被刀切成兩爿。

趙守道知道那是自己的父親造成的，除此之外，寢室之內也有打鬥的跡象，看來打鬥是由寢室開始，而在大廳終結的。

鐵捕頭說道：「可惜事故發生之後，過了幾天，因隣居聞到屍臭才報官的，由於屍體有毒，加上天氣炎熱，很快腐爛，是以連老朱也沒法鑑定令尊確實的死亡時間！」

老朱是個極有經驗的仵工，也是處理屍體的高手。

趙守道睹物思情，坐在地上痛哭起來，鐵捕頭及小虎任得他哭，趙守道哭了一陣，心情比較開朗，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使自己頭腦清醒一點，頓了一頓，問道：「請問鐵叔叔，對方把毒下在那裏？」

「鐵某經已查驗過，毒是下在井水中。據說五月十七日，曾有一個磨刀的老頭入府上工作，只可惜沒人對他有深刻的印象！」

鐵小虎問道：「趙大哥，你準備如何查辦？」

趙守道抬頭望向鐵捕頭，鐵捕頭道：「按說這案子該由鐵某合力負責緝拿兇手，但對方手段如此毒辣，計劃如斯周詳，武功如斯高強，連令堂令尊都不是其對手，鐵某可沒有把握，官府的辦事速度道侄你也知道！」

他頓了一頓才續道：「假如你家的財帛仍未失，鐵某建議你聘請江北總捕頭沈鷹沈神捕來調查，鐵某相信沒有什麽案件可以難倒他！」

趙守道道：「寒舍的財帛倒沒有失去，不過這報仇的事，還是由小侄親自來進行，若是請人代辦，便沒意思了！」

鐵小虎還想再說，鐵捕頭向他搖搖頭，道：「既然如此，還是先替令尊及令堂準備後事吧！」

× × ×

趙立早夫婦的後事三日後便辦好了，趙守道立即動身北上。他早行夜宿，催馬急進，不一日便到了嵩縣。

他認爲到自己家內下毒的人必是蕭志英派來的，蕭志英因爲誤會自己汚辱他妻子，又殺不了自己，是以才下此毒手！

而殺死自己父母的人，必是蕭志英的父親「奪命槍」蕭日生！

趙守道雖然明知憑自己二人之力，絕對報不了父母之大仇，但他仍抱着拚死之心，準備反向蕭府興問罪之師。

趙守道並非魯莽粗心之輩，他先易了容在蕭府外面走了一匝，發現蕭家並沒有加派人手在外面防備，然後再回客棧吃飯歇息，務求盡速恢復體力。

三更時分，趙守道離開客棧。街道上行人稀疏，趙守道一身黑衣與黑暗融爲一體。他十幾個起落便來至蕭府外面，抬眼一望，四週靜悄悄，不見一人。

趙守道輕吸一口氣，飛身躍入圍牆，牆內似乎是另一個世界，黑得如九幽地獄，靜得如同荒山野境般。

趙守道「嗆啷」一聲，抽出寶刀，慢慢向前進。一陣夜風吹過，趙守道忽然聞到一股血腥味道，他心頭剛一怔，不知如何雙脚絆得一物，幾乎跌倒地上。

這刹那，趙守道心頭一震，覺得事有可疑，轉頭一望，整座蕭府就像除他之外，再無別人似的。趙守道摸出火摺子，迎風一幌把其點亮。

火光一起，趙守道目光一落，幾乎失聲叫了出來。只見地上倒着一個家丁，腦袋被人用硬物砸破，鮮血腦漿洒滿一地。

趙守道心生寒意，隨即轉頭四望，但周圍並無別人，此人到底是被誰殺死的？其他人呢？他把火摺子高舉，隱約見到前面地上似乎還倒臥着一個女人，趙守道快步向前，地上那人是個丫環，同樣是腦袋迸裂，死於非命。

趙守道一顆心怦怦亂跳，心想莫非蕭府的遭遇跟自己家內的情況一樣？霎時間，一股寒意自他脚跟直冒上頭頂。

蕭家對他雖然是莫大的誤會，但兩家的關係非比尋常，此刻趙守道早已忘了自己此行來的目的，見蕭府發生意外，非但沒有喜悅之心，而且深爲蕭家父子安危而担心。

夜風漸烈，庭院中充滿血腥味，趙守道打了個寒噤，硬起頭皮向內屋進去，剛走了幾步，一排花樹叢又發現了幾個家丁的屍體，死因一模一樣。

大廳上椅桌東歪西側，屍體佈滿石階，趙守道用火摺子點亮燈燭，大廳內的情景更加一覽無遺。他目光一及，立即奔前，只見地上倒着一個中年漢子，可不正是蕭志英的父親——蕭日生？

只見蕭日生也是腦袋破碎而死，一對銀槍飛出老遠，靜靜地躺在地上。

這刹那，趙守道心頭泛起二個疑問：有誰能夠如此輕易殺得了蕭日生？對方來了多少人？

殺死蕭府一家的兇手，是否也即是殺死自己父母的兇手？

趙守道當然沒法知道，他一手提刀，一手提着蠟燭向內堂走進，暗廊上躺着蕭日生妻子的屍身，再進去又看見蕭志英的屍體。看來蕭家是全軍盡墨了，比自己家更加悲！

趙守道蹲在蕭志英的屍前，瞪着眼望着，只見蕭志英雙眼圓睜，牙齦緊咬，一看便知他臨死前心情之激憤，實在無以復加。

趙守道心頭悲哀，蕭志英在上個月還與自己在殺虎坡拚命，如今却已命喪黃泉

！在此之前他們還是一對好朋友！

趙守道忍不住伸手在蕭志英眼蓋上揉動了幾下，然後把其眼皮拉下。此刻趙守道又發現一件事！蕭志英的屍體，竟然尚有微溫，分明慘案的發生絕不太久！

同時他又想到另一個問題：「蕭家這麽多人，而且附近也有隣居，爲何拚殺聲沒有驚動別人——若果驚動了隣居，一定已有人報了官！

「只有一個原因，蕭府的人也是先中了一種毒，有異於本家所中之毒，這種毒不能致命，只能使其全身酥痲，使不出氣力，而任由人魚肉！

「殺人不過頭點地，這人是誰，爲何如此殘忍？」

想到此，趙守道又打了個寒噤，緩緩站立起來，心想還是早點離開這是非之地吧！正想吹熄蠟燭，驀地一個念頭升起：爲何不見蕭志英的妻子周秀雲？

刹那間，他心頭忽然升起一股探究的衝動，很想看看這個懷疑自己汚辱她清白的女人的下落。但此念一起，隨即爲自己的理智所控制，覺得事已至此，看與不看都已沒有關係，是以連忙吹熄蠟燭，自來路退了出去。

街道上依然靜悄悄，看來蕭府的意外還沒人知道，趙守道踏着沉重的脚步返回客棧。

當他正在寬衣之時，心中那股衝動越來越盛，今日之一切莫非都由周秀雲的事引起的？殺人者是否便是汚辱周秀雲的那個採花賊？還有，周秀雲的兒子呢？

趙守道覺得無論如何都得再去蕭府查探一次。心頭有了決定，連忙重新插好寶刀，推窗躍了出去。

由於他已知道蕭府的人已全部死絕，是以行動便不太過謹愼，仗着路熟，又剛來過，大踏步直接走向大廳。

趙守道依稀記得蠟燭的位置，正想伸手去摸索，猛覺後腰一股冷氣襲來，心知廳內有人，不由吃了一驚，所幸他如今傷勢已痊癒，行動絲毫不碍，急切間擰腰一閃，接翻轉身，抽刀急斬，三個動作一氣呵成。

「噹！」寶刀觸及一件兵器，濺起幾顆火星子來，可惜看不清那人的臉，以及兵器的式樣，不過憑感覺，趙守道知道對方使的是重兵器！

心念未了，黑暗中那人又再攻至，而且勢子極猛，趙守道略退半步舉刀相迎。

趙守道跟對方啞鬥了十多招，覺得對方雖然攻得急，但武功顯然不在自己之上，心頭略定，一邊抵擋，一邊問道：「閣下到底是誰？」

「老子把你劈成兩爿！」那人喉頭似被什麽東西梗住，聲音又沙又重。

趙守道冷笑一聲：「閣下殺了蕭府一家，還嫌不夠？」

「老子什麽人也不殺，只想殺你！」那人猛一聲大叫，攻勢更急，迫得趙守道連退兩步。

趙守道心頭火起，喝道：「你道少爺怕你不成？你也吃我一刀試試滋味！」身子一讓，閃過對方的攻勢，聽聲辨位，寶刀立即斜劈過去，斬向對方的手臂！

那人喝道：「老子跟你拚了！」也不避閃，揮動兵器盡力一格！「噹！」又是一蓬火星子飛起，趙守道忽然驚呼一聲：「你，你，你是……」一話未了，身子突然向後飛去。

那人喝道：「小賊，你還想逃？」洒開大步追來。

但趙守道身法極快，加上地形熟悉，佔了不少便宜，那人始終追不及他。兩人在大廳內團團亂轉起來，一追一趕，趙守道默不作聲，那人却叱喝連天，趙守道心中暗道：「對，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轉了幾個圈，趙守道腦海中靈光一閃，心生一計，抓起地上的椅子，不斷向那人拋去，當他拋出四張椅子之後，脚尖一點，飛上橫樑，隨即向承塵後一伏，由於那人不斷揮動那兵器砸毁椅子，發出乒乒乓乓的聲音，是以把趙守道的衣袂聲掩去，故此並不知道趙守道已伏在樑上。

「小賊，有種的便跟老子見個眞章，躲躲藏藏的算是什麽好漢？」

趙守道自然不應他，那人嚷了一陣，大概因爲找不着趙守道便亮起火摺子來，火光一起，趙守道將頭望下去，目光一及，心中大叫一聲：「果然是他！」

只見那人是個二十出頭的青年，濃眉大眼，滿臉怒氣，一手提着銅鐧，一手提着火摺子，赫然正是白兆基！

趙守道心中暗道：「蕭家之人全是腦袋迸裂而死，分明是被銅鐧擊碎，好個白永壽（白兆基的父親），竟然違背當年誓約而來此行兇，白四弟，這回我眞是看錯了你。」

白兆基十分粗心，一直沒有抬頭望向橫樑，他隨便看了一陣，便吹熄蠟燭向外走去。

趙守道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淌下兩行淚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趙守道才瞿然一醒，立即躍落地上，奔向內堂。

內堂既沒其他生人，也找不到周秀雲及她兒子的屍體，他心頭忖道：「莫非周秀雲還未死？」

刹那間，白永壽父子、周秀雲以及一個幪面男子（汚辱周秀雲的採花賊）如走馬花燈似的在趙守道腦海中轉來轉去，他忽然覺得這件事可能比自己的想像更加複雜，也更神秘。

天還未亮，趙守道終於返回客棧，雖然他一夜未睡，但此刻那裏還有睡意？

假如殺死蕭家的人是白永壽父子，那麽自己是否該上白家理論，爲蕭日生父子討回公道，而自己家的仇恨是否因蕭家的人突然死亡，而已經了結！

趙守道心頭一片惘然，坐在床上呆呆地過了一個上午，午飯也沒心出去進食，只叫店小二替他買一碗麵。

吃了麵條，腦袋似乎稍爲清醒，趙守道忽然想到一個問題：「蕭家既然找不到周秀雲的屍體，她是否還未死？那麽她會不會返回娘家？」

一想至此，趙守道如豹子般自床上跳了下來，連忙結賬出店，由於他的馬匹十分引人注目，是以向店小二討了一些鍋灰，把其塗在馬身上，乍眼望去，白馬已變成灰白相雜的劣馬。

周秀雲娘家在城南三里，以前趙守道

也曾陪蕭志英去過，是以知道下落。出了城，趙守道立即催馬馳去，不一刻便到了周秀雲娘家居所的那座村子。

不料，一到村口，便見到白兆基自村內走了出來，還騎着一匹良駒，白兆基的神色似乎有點兒沮喪，低着頭任由馬匹輕馳，喃喃地道：「大嫂不在娘家，又去了那裏？」

趙守道心頭一跳，忖道：「這小子原來並不傻，還比我早一步去了周家，咦，周秀雲既然沒返回娘守，她去了那裏？」

正在想着心事，忽見白兆基「呀」的一聲怪叫，策馬向南急馳而去，趙守道決心暗中跟着他，看他要去那裏，是以立即跟了下去，他不敢過於接近白兆基，一直保持相當的距離，幸而官道筆直，視野極佳，也不虞會追失了人。

白兆基似乎十分焦急，沿途若遇城鎮必入內換馬，而且日夕趕路，像有十萬火急的大事要辦般。

趙守道心頭疑雲更盛，更加不肯改變跟踪他的念頭。

白兆基一路南下，竟然馳向南陽城，趙守道冷笑一聲：「你們白家殺了蕭家尚不心息，還要去殺我趙家？可惜已慢了一步！」

心念至此，忽又是一動：「咦，莫非爹跟娘也是白家下的毒手？那天我上白家把蕭家對我的誤會告訴白兆基，他們故意立下此計，殺了爹娘却把一切嫁禍於蕭家？好毒的心思！」

心念未了，白兆基已自北城門馳入去了，趙守道怒火暗生，忙也催馬馳前！

心懷鬼胎

入了南陽城，白兆基果然是望着趙家的方向馳去，趙守道暗暗冷笑：「你想不到少爺反在你後面吧！」

趙府仍被官府封閉，門外那兩個官兵一見白兆基來至便把長槍一攔，喝道：「幹什麼的？」

白兆基道：「老子要找趙守道。」

官兵不答反問：「你跟趙公子是什麼關係？」

白兆基喝道：「呔！你們到底讓不讓開？」

官兵自然不肯，並且大聲叫嚷起來，趙守道心頭一動，撥馬馳向鐵捕頭家，鐵捕頭不在家，趙守道把馬交給鐵妞，又用清水把臉上的易容藥洗掉，最後換了一套鐵小虎的衣褲，然後出去。

一出小巷便見到白兆基垂頭喪氣地走了過來，趙守道裝出一副驚喜的神色，叫道：「白四弟，你幾時來的？」

白兆基見到趙守道，也是歡呼一聲，奔了過來，可是兩人一至跟前，又雙雙停步了，臉上的表情却十分生硬。趙守道輕咳一聲：「四弟爲何趕來此城？」

「小弟是特地來找你的！」

「哦？不知四弟有何急事？」

白兆基一怔。「難道我有急事才能來看你？」

趙守道一笑：「愚兄只是有點奇怪，咱們上個月才見過面！」

白兆基道：「三哥，你家門外爲何有官兵把守？」

「寒舍被官府封了。」

「啊？這是什麼原因呢？伯父及伯母呢？」

趙守道暗自冷笑一聲：「你裝得倒像！」咀角上却淡然道：「寒舍因受了一場瘟疫侵襲，家父家母及家人都已過世……」

白兆基臉上的神色顯然因大吃一驚而變化起來，怪叫一聲道：「怎會有這種事的？」

趙守道眉頭一掀，問道：「四弟認爲不是這樣，那會是什麼原因？」

白兆基一怔，無言以對，趙守道心頭暗暗冷笑，又問：「四弟，你是直接由家裏來的麼？」

白兆基臉色微微一變，結結巴巴地道：「是的……三哥，你現在住在那裏？」

「愚兄四處爲家，不過現時住在客棧內，嗯，你吃過飯沒有？」

「小弟還未吃，三哥你呢，對啦，你不是說要去找蕭大哥麼？見到他沒有？」

「愚兄根本沒有去！」趙守道一邊領着白兆基去酒樓，一邊冷冷地道：「愚兄不想再見到他！」

白兆基心中也是暗暗冷笑：「他人都讓你們趙家殺光了，還能見得到麼，我以前一直以爲三哥爲人最爽快，想不到他心機比蕭二哥還奸詐，殺死了蕭大哥，搶走大嫂及兒子，却假裝什麼中了瘟疫……哼，瘟疫會只發生在你們趙家麼？」

須知白兆基雖然粗豪，但却非呆子，他認爲蕭家之死一定與趙家有關係。

原來他跟趙守道幾乎同時進入蕭府，不過趙守道是由前頭進入，而他却由後面進入，到趙守道再次入蕭府時，他剛好自內而至大廳，雙方才發生誤會，不過白兆基却不知道那個人便是趙守道。

但趙守道有更充份的理由認爲蕭府之滅門必與他們白家有關係，這兩人都是暗懷鬼胎，一頓飯吃得毫無味道。

飯後，趙守道才問道：「四弟，白叔叔呢？」

「家父在家內！」

「你是何時離家的？」

「三哥離開了三日，小弟便出來看你了！」

「可惜寒舍已被官府所封，未能欵待你，實是遺憾！」

白兆基哈哈的笑，斟了一杯酒，道：「小弟敬三哥一杯，祝三哥大功告成！」

趙守道住杯問道：「四弟，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白兆基又是一陣哈哈大笑。「誰不希望大功告成？」

趙守道也冷冷地道：「愚兄也祝你大功告成！」

白兆基一怔，但並沒有再問，仰脖把酒乾盡，趙守道陪他喝了一杯，又問：「四弟準備何時回家？」

白兆基心頭泛起一陣悲哀：「想不到他是個如此無情無義的人！」當下拋杯道：「小弟現在便立即回家！」說罷長身而立。

趙守道道：「恕愚兄有孝在身，不便陪你回去！」

白兆基沉聲道：「不必。」邁開大步出店，飛身躍上馬，淡淡地道：「後會有期！」左掌在馬脅上一拍，縱馬而去。

趙守道望着他的背影，忖道：「這小子分明不懷好意，否則爲何不到爹爹墳前上一炷香？哼，待少爺跟你回去看看！」

想至此，趙守道立即返回鐵捕頭家，取了馬匹匆匆上道，去追白兆基。

× ×

原來蕭志英的父親蕭子星，黃雙河的父親黃恒安，趙守道的父親趙彥章，白兆基的父親白濤，原爲結義兄弟。二十多年前還是「五行盟」的五行堂堂主，後來因一件事，使得「五行盟」烟消雲散，四人便相約化名隱居，並約定不得把這件秘密洩露出去，包括兒子也得瞞住。

二十多年來，趙守道都不知道這件事，更不知道四家原來有這種複雜的關係，事緣去年趙彥章帶了兒子到深山裏練武，才把這件事告訴他。

原來趙彥章在「五行盟」大亂之時，偷偷取了五行盟主「龍虎大師」龔熊的一本練功秘笈「五行眞經」。這本秘笈文字深奧，趙彥章名字雖好聽，其實讀書甚少，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把口訣弄通，並練得六七成火候。

趙彥章偷取秘笈的事，蕭子星（化名蕭日生），黃恒安（化名黃行）、白濤（化名白永壽）都不知道，所以趙彥章特地把兒子帶到深山，然後才把自己自經上所學到的傳授與他，並嚴令在時機未成熟之前，不得顯露「五行眞經」上面所記載的武功。

原來趙彥章心懷大志，一直想東山復出，重興「五行盟」，並由自己登上盟主的寶座，但勢單力薄，恐被其他三個舊同僚聯合反對，所以才提前把「五行眞經」所記載的武功傳與自己的兒子，望子成龍，希望復興之時，兒子能成爲自己的最佳助手。

那個青年不想自己能出人頭地？是以趙守道也沒例外，並嚴遵父命，在蕭志英對他產生誤會時，也不肯把眞相托出，以求誤會冰釋。

趙彥章中毒被殺，大概是秘笈外洩，所以才引來殺機，由於趙彥章是中槍而亡，而蕭家却以槍法馳譽江湖，是以趙守道自然懷疑這是蕭家所爲，偏生蕭家亦全家皆亡，而且都是中了銅鐧而死，他自然又懷疑這是白濤父子所幹的！

現在他去跟踪白兆基，並非要爲蕭家報仇，而是要取回那本「五行眞經」！因爲趙家的財帛一絲未失，唯獨不見了那本被趙彥章視爲命根子的練功秘笈！

× × ×

趙彥章雖然比白兆基慢了一個時辰出發，但他馬快，很快便追上了他。白兆基果然是向回家的路途進發，沿途並沒有去別處。

趙彥章不徐不疾地跟在白兆基之後，第三天便到了田湖。

趙守道隔遠見白兆基躍下馬，便也落馬悄悄掩過去，只聽白兆基把大門擂得震天價响，大聲叫道：「開門開門，都死了麽？」

過了一忽，大門猶未開，白兆基怒罵一聲，脚跟一蹬，躍上屋簷，接着便翻入圍牆。

趙守道尚未拿得定主意，該不該隨後入內探查，猛聽屋內白兆基大叫一聲，那聲音說不出的驚恐憤怒！

趙守道心頭一跳，隱生一股不妙之感，再也顧不得其他，把馬繫在樹後，竄前幾步，也躍上牆頭，目光一落，只見院子中倒着幾個家丁的屍體，都是喉頭染血，死得極其猙獰可怖。

趙守道心頭大震，當眞是又驚又恐，又是詫異，又是失望！他一直認爲殺人的是「神鐧」白濤父子，但看這情況，白家顯然亦已遭不測，那麽殺死蕭家一門的兇手到底是不是白濤？

他只略爲沉吟一下，便毅然跳下去，走向大廳，只聽白兆基大喝一聲：「誰？」接着持鐧奔了出來！

白兆基眼光觸及趙守道，虎吼一聲：「好賊子！那天我去南陽府看你遠遠跟在後面，還以爲是同道而行，原來你是跟着老子回家殺人的！」

趙守道尚未及得解釋，白兆基已一鐧砸至，他沒可奈何，只得拔刀相迎！

「噹」的一聲過後，白兆基又連攻七鐧，形同瘋虎，招招都是拚盡吃奶之力，勢不可當。趙守道見他心存拚命，不敢攖其鋒，寶刀避重就輕，邊戰邊退。

鬥了十餘招，白兆基忽然大叫一聲：「原來就是你！原來蕭大哥一家也是被你所殺的！」原來他由趙守道的刀法認出當夜自己在蕭府跟人啞鬥的人，便是眼前此人，更是雙眼噴火，恨不得一口把趙守道吞下肚去！

趙守道心中對白家的懷疑，已因白濤之死而減輕了不少，連忙退後一步，摘下臉上的人皮面具：「四弟，是我！」

白兆基目光一及，更是暴跳如雷：「趙守道，枉我把你當作兄長，你害死了蕭大哥一家猶不滿足，還來行兇！我且問你，我們白家跟你趙家有何仇怨，你要下此毒手！」一句話未說畢，已攻了七八鐧。

趙守道未學「五行眞經」，武功便已在白兆基之上，自然不會怕他，問題是白兆基每一招全是兩敗俱傷的打法，異常兇猛。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擋，趙守道也不敢怠慢，把寶刀舞得潑水難入！

一片金鐵交鳴過後，兩人由廳上打至庭院，白兆基似有使不盡的氣力般，鐧上傳來的力道越來越大，招數越來越狠辣。

趙守道看看再打下去實在不是辦法，便大聲喝道：「四弟！假如愚兄是兇手的話，還有只守不攻的麽？」

白兆基怒笑一聲：「你有種的便攻過來吧，拚命死守算得了什麽！」

「混帳！因爲我不是兇手，是以才不攻你！老實對你說，先父母也是讓人殺死的！」

「我不信你的鬼話，你父母若被人殺死，蕭大哥一家又是讓誰殺死的？」白兆基揮鐧再打，一招「鐵鍊鎖江」攔腰望趙守道砸去！

趙守道沉腕一格，虎口一麻，寶刀幾乎脫手飛出，心頭一凜：「看不出這傻小子氣力竟然如此悠長！」忙又喝道：「你何不看看地上這些屍體是死於什麽兵器之下的？」

「死於什麼兵器之下，還不是一樣，有什麼好看的！」

趙守道大聲叫道：「都是死於劍下的！而且都是咽喉中劍，你想想這是誰下手的？」

白兆基稍爲一慢，反問：「是誰下手的？」

趙守道一字一頓道：「『一劍鎖喉』黃恒安！」

「黃恒安？」白兆基怪叫一聲：「黃恒安是誰？」

「黃恒安便是黃行！」

「黃行？」白兆基身子一退，嘶聲叫道：「你胡說什麼？黃伯伯跟家父感情最好，他爲何會來殺死家父母？」

「你眞的不知道？」

白兆基呸了一聲，「我知道什麼？我正想問你！」

「我且問你！四弟，我們四家既非住在一地，又非同行同業，爲何會成爲通家之好？而且既然有通家之好，咱們的父母爲何很少來往，却叫咱們多多親近？」趙守道誠懇地說道：「這裏面的秘密你可知道？」

白兆基一怔，道：「我就是不知道，是以才要問你！」

趙守道說道：「我不想立即答覆你，你不妨再想一想，這件事情爲何會這般奇怪？」

白兆基抓抓頭皮，道：「莫非咱四家是親戚？」

趙守道哈哈一笑。「假如是親戚，家父跟令尊爲何如此少來往，却任由咱們交往？」

白兆基怒道：「你不要再花言巧語，你若是眞的知道，快把事情說清楚，否則我可不再等了！」說着又舉起銅鐧，虛幌一下。

「好，我告訴你，因爲咱們上一代是同僚，只是因爲他們所投效的組織，在江湖上名聲不大好，是以他們退隱之後，都不敢密切來往，免得讓別人識破！」

「你說什麼？」白兆基奔前幾步，「我爹爹會是那種人？他一生光明正大，會參加什麼不光采的組織？我不相信！」

「你若不相信，我也沒辦法！」

白兆基沉吟了一陣，又問：「你剛才爲什麼會認爲家父是黃伯伯殺死的？就憑喉上的劍傷？」

「先是家父被殺，再是蕭伯伯，現在又是你父親，你說下手的是誰？因爲這中間還有一件寶貝牽涉在其中！」

白兆基拋下銅鐧，雙手抓住趙守道的肩頭，一陣亂搖：「這是件什麼寶貝？」

趙守道臉色一沉。「在我未曾說出這件秘密之前，我還要先問你一句話，蕭伯伯是不是你爹爹殺死的？」

「放屁！趙守道，我念你我往日一場兄弟，才極力忍讓你！我父子是响噹噹的漢子，會做出這種令人齒冷的事麽？哼，你以爲姓白的跟姓趙的，都是一樣的貨色嗎？」

趙守道臉色一變，沉聲道：「信不信由你，我也沒空跟你閑磨！」

白兆基銅鐧一攔，道：「你今日若不把話說清楚，別想離開白家半步！」

「好，我可以告訴你，但在我還未把話說畢之前，不准你打岔！」

白兆基點點頭，趙守道於是把蕭、黃、趙、白四家的來歷說了一遍。「你信不信？」

白兆基道：「你還未說出，那一件寶貝的事！」

趙守道吸了一口氣，道：「我爹在『五行盟』大亂之時，順手牽羊拿了盟主的那本『五行眞經』，實不相瞞，家父有意東山復出，重興『五行盟』，後來家父被人殺死之後，那本『五行眞經』便不翼而飛了！」

他頓了一頓，續道：「由於家父是受槍傷而亡的，是以我認爲下手的是蕭子星父子！但當我到蕭家時他們都巳死了，却見到了你！而且蕭伯伯是死於腦袋被銅鐧砸碎的，我又認爲是你們父子下手的，不料到此之後，又見你們……」

白兆基臉色一變再變。「所以你一直懷疑我？」

「不錯！誰叫你恰好在現場，而且蕭家都是死於銅鐧之下，換作是你，你又會有何想法？」

白兆基道：「我却認爲是你下手的！因爲蕭大哥上個月跟你發生了一場拚鬥，何況他一直認爲你是汚辱他妻子的那個採花賊，所以你們趙家先下手爲強，殺了男人，再搶走女人！」

趙守道正容地道：「我可以發誓，我離開你之後便筆直回家，蕭家的事，絕非趙家所爲！」

白兆基沉吟了一下，道：「我也希望你不是那種人！」

趙守道臉色稍霽。「現在昔年的同僚四去其三，兇手是誰，巳再無疑問了！」

白兆基臉色又是一變，道：「不錯，家父一向認爲黃家父子城府最爲深沉，必是他們幹的好事，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去黃家！」說着彎腰拾起銅鐧，他見趙守道毫無離開的意思，不由一呆：「三哥，你不想報仇？」

「愚兄豈有不想報仇之理？只是憑咱們兩個人，能殺得了黃家父子，報得大仇麽？何況他們人多勢衆，黃恒安又是頭老狐狸！」

白兆基怒道：「想不到你是個儒夫，我眞的有眼無珠！你不去，我自己去！」

趙守道躍前伸刀一攔：「不行！」

白兆基更怒。「你想跟我再戰一場麽？你不去，我不勉強你，你反來阻攔我，憑什麽？」

「憑你剛才叫我一聲三哥，」趙守道沉聲道：「無論如何，這筆仇咱們一定要報，但像你這般魯莽，只能白白送命，別說報仇，恐怕連自己性命也得賠上。」

「哼！我姓白的，沒有一個是貪生怕死之徒。」

「好，有志氣，但你有否想過，你死了之後，還有誰來替令尊報仇？」

白兆基一呆，怔怔地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問道：「依你說又如何？」

趙守道道：「仇一定要報，但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咱們千萬不可魯莽，首先咱們先探清楚黃家的動靜，然後才慢慢定計報仇。」

白兆基想了一下，道：「好，我再依你一次。」

「現在先把屍體堆在一起，今夜跟你悄悄潛入黃家探個究竟。」

白兆基拋下銅鐧，抱起父親的屍體，痛哭起來，趙守道見景傷情，牽動心事，也撲簌簌陪他流了不少眼淚。

勢不兩立

天色黑了之後，趙守道出去找了些乾糧回來，兩人胡亂吃了一些，塡飽肚子，坐在大廳內相對無言。

也不知過了多久，白兆基才道：「還要等到什麽時候？」

趙守道語氣堅定地道：「三更！」一頓又道：「我希望去到黃家時，黃家仍一切如舊。」

白兆基一怔，脫口問道：「三哥，你這是什麽意思？」

「假如黃家跟咱們家一樣，你說這筆仇咱們去找誰報？」

白兆基又是一怔，道：「這是絕無可能的事，除了他還有誰跟咱們過不去？」

趙守道默然，一顆心異常煩惱，再也靜不下來，好不容易才聽到三更的梆子聲，白兆基跳了起來：「走吧！」

趙守道忙道：「且慢，到了黃府沒愚兄的命令，千萬不可動手，你明白咱們的任務麽？」

白兆基點了點頭，道：「總之我今日不找他們動手就是，除非讓他們發覺，而他又不放過我。」

趙守道大爲放心，伸手握一握白兆基的手掌：「咱們今後共進退，同心合力，共報大仇！」

白兆基手上也用力一握表示同意，兩人聯袂離開白家，直奔黃家，白家跟黃家不過一里之遙，兩人一陣急馳便巳到達。

趙守道心頭一動，輕聲道：「咱們兩個若是一起行動，萬一有什麼意外，可沒個人留下來報仇……」

白兆基道：「三哥的意思是咱們分開潛入黃家？」

趙守道見他開竅，心頭大喜，道：「正是如此，嗯，你由後端入去，我由前頭進去，咱們在中院會面。」

「好，一言爲定！」

「記着，千萬小心，不可魯莽，若非萬不得巳絕不可動手，以免打草驚蛇。」

白兆基應了一聲，立即借着莊外樹木的遮掩，向後面飛去，趙守道亦立即行動起來，向前掠去。

莊外有幾個黃家的家丁在門口附近巡邏，趙守道輕易避過耳目，躍入圍牆。

庭院的幾棵老樹，都各掛着幾盞氣死風燈，兩三個莊丁倚在樹下打瞌睡，鼻鼾聲如春雷般响亮。

趙守道先是放心了，再而又升起一團怒火：「黃家既然沒事，這些事必是他們幹的無疑。」

他輕輕躍落地上，借着樹木的遮掩向內竄去，廳堂簷前一串鐵馬叮叮噹噹的在夜風中响着，兩盞風燈把廳內廳外的景物照亮，廳內無人，一切陳設仍井井有條。

趙守道怕廳堂跟圍牆間的甬道另有埋伏，是以迅如貍貓地竄入廳內，幾個起落巳射入暗廊。

暗廊的兩排是廂房，住的是莊內的武士，趙守道不但行動盡量小心，而且連呼吸聲也不敢露出一聲。

暗廊終於平安通過，看來黃府並無埋伏，外面又是一座院子，院子左角有一座六角形的井，院子中間放着兩排以石鼓爲座的花盆，鮮花在夜風中傳出一股股的芬芳，令人心曠神怡。

院子內尚有兩個家丁一個持燈，一個提刀慢吞吞地來回巡視着，看樣子好像在夢遊太虛。

趙守道待他倆轉身過去的時候，才竄了出去，匿在一個石鼓之後，他不斷找尋機會，小心翼翼不讓發出一絲聲音，終於竄入中院。

中院是黃家父子的書房，小客廳，後面還有一排是丫頭住宿的寢室。

客廳內無燈，靜得沒一絲聲响，趙守道斷定再無別人，才向書房的位置走去。

黃恒安及黃雙河父子的兩間書房都不見燈光，趙守道輕輕推開了一絲窻子，向內一望，黑暗中看不到什麽，但不聞呼吸聲，自亦無人，料黃家父子都巳到內堂就寢了。

趙守道在中院輕輕走了一匝，見丫頭的房內都响着輕微的鼻鼾聲，沒有絲毫異狀，估計白兆基亦沒有驚醒黃家之人！

過了一陣，白兆基仍然未過來，趙守道心頭焦急：「莫非四弟去探黃恒安的寢室？」想至此，更形焦慮，却又不敢去內堂找他，生怕與白兆基相左，白兆基找不到他，可能在心浮氣燥底下驚動他人。

可是，四更的梆子聲經巳傳來兩次，白兆基仍未依約前來相會，任趙守道如何鎮靜，此刻也忍耐不住，懷着一顆忐忑的心向內堂走去。

穿過了層層障碍，終於到達黃恒安的寢室外面，趙守道拭去額角的汗珠，吸了一口氣，然後閉住呼吸，把耳朶伏在窻上凝神靜聽。

寢室之內，毫無聲息，屋內似沒有人，趙守道暗呼不妙，不敢再久留，忙向後花園竄去。

後花園的一棵榆樹掛着兩盞風燈，樹下坐着幾個打瞌睡的家丁，一切都不似有何異狀，趙守道心頭稍定，心想白兆基也許在中院找不到自己巳經退了出去，是以忙望圍牆奔去。

倏地，趙守道心底泛起一股難言的感受，急忙回頭一望，只見樹後蜷縮着一人，他心頭一動，大着胆子走前一探，那人早巳沒了呼吸。

趙守道把他抱出樹外，借着燈光一望，登時如陷冰窖，手足一陣痲木，幾乎連知覺也失去，過了半晌，一顆心才逐漸平復，低頭一望，那人果然是白兆基！

只見他雙眼圓睜，滿臉憤怒，喉頭上多了一抹鮮血，有點像嚴冬的臘梅，却說不出的詭異。

趙守道極力定下神來，伸手抹去白兆基喉上的鮮血，清楚地看出那是一道劍痕，下劍之人，目光及手法極準，劍刃剛好割掉白兆基的氣管，這一劍簡直妙至巔毫，不但一劍畢命，而且白兆基臨死前連聲

音也發不出來！

趙守道身子如篩米般抖動起來，心底逐漸升起一股怒火：「黃恒安，少爺跟你九怨十仇，今生若不把你碎屍萬段，絕不爲人，爹！娘！諸位伯伯兄弟，你們安息吧！只要趙守道有一口氣在，便不放過黃家父子！」

發了誓，趙守道如一頭豹子般自樹後竄了出來，那幾個莊丁恰好醒來，一個老頭睡眼惺忪地問道：「你是誰？」

趙守道知道時機危急，更加不敢怠慢，再一個起落，已至那人跟前，左手一落，抓住那老頭的胸襟，右手寶刀立即架在他頸上，喝道：「少爺是閻王老子派來的奪命使者，要命的便不可張聲！」

可是他忘了除此老頭之外，尚有兩個家丁，那兩人見來了個煞星，忙不迭向外讓開，都高聲叫道：「來人啊！有賊！」

趙守道雙眼通紅，寶刀微向前一送，喝問道：「黃行父子在何處？」

老頭幾乎是語不成句地道：「小的……老爺……公子爺……晚飯後……晚飯後……不是不是……二三更的時候……說有事……出莊……出莊啦……」

趙守道滿臉殺氣問：「可是眞的？」

「眞的……小的上還有八十歲的老娘，下面還有……小的不敢騙大王您……」

趙守道大喝一聲，飛起一脚把他踢翻，正想去抱走白兆基的屍體，不料經已來不及了，黃府的家丁已自內衝了出來，把趙守道圍住。

趙守道怒從心起，惡向胆邊生，大喝一聲：「擋我者死！」揮起寶刀望一個莊丁砍去。

那莊丁持刀來格，只聽「噹」的一聲，虎口迸裂，鋼刀落地，忙不迭後退！

趙守道喝道：「往那裏逃！」踏前一步，寶刀一閃，「喀嘶」一聲，那莊丁的一條手臂經已跌落地上！

他雖然兩刀便解決了一個，但其他人却生了同仇敵愾之心，一齊揮動兵器砍殺過來！

趙守道大聲叱喝，寶刀如猛虎般來同飛舞，只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好幾個莊丁的兵器都脫手落地！

可是黃家的家丁越來越多，有的隔遠發出暗器偷襲，趙守道武藝雖然高出對方頗多，但仍有幾次幾乎着了道兒！

忽然，人羣中有人叫道：「他便是趙家公子趙守道，他這柄刀咱們認得，錯不了。」

原來趙守道戴着人皮面具，他們一時之間認不出來，可是那柄寶刀仍叫一個細心的莊丁認了出來。

這句話也提醒了趙守道，連忙急劈幾刀，緩緩後退，心頭忖道：「我以寶貴的生命跟這些人拚搏，豈是上策？」心念一動，立時動了脫身之念，寶刀一口氣攻了十七刀，衝開一道缺口，奔前幾步，躍上圍牆，回頭叫道：「告訴黃行及黃雙河，趙守道跟他們父子勢不兩立。」

話音一落，身子立即消逝在黑暗中，他匆匆趕回白家，取了坐騎，漫無目的衝出田湖。

一陣狂馳，已遠離田湖，火輪般的太陽，自東邊升起，大地金光閃閃，好一個美麗的早上，但趙守道還有心情細賞麽？

他在馬上沉思了一陣，決定先到半死老人家走一趟。半死老人對他雖然有救命之恩，但令他思念的却是他女兒朱鳳！一個樸實勤快而又嫻淑美麗的姑娘！

× × ×

半死老人屋外一羣小鷄正在石縫中覓食，一切顯得那麽寧靜，與世無爭。

趙守道心頭忽生情意，放馬慢行，到了門外，正想翻身下馬，木門忽然「呀」一聲打開，走出一個滿臉驚詫的少女來。

那少女抬頭一望，四道目光在半空中相觸，兩人都先是一怔，繼而大喜！

趙守道飛身下馬，叫道：「朱姑娘，在下來了。」

朱鳳「噗嗤」一笑：「你人都到了，誰還不知道你來了？」

趙守道有點忸怩，慢慢地道：「是的，是的……你爹在家麽？」

朱鳳道：「他正在替個病人把脈，趙大哥，我先把你的馬拴好吧！」

趙守道依言把馬韁交給朱鳳，那馬匹輕嘶一聲，馬首在朱鳳身上挨挨碰碰，好像是老朋友相見般，一片歡悅，朱鳳童心未泯，見狀大喜，連聲叫乖。

趙守道輕輕走了上房，果見半死老人在廳內給一個村夫把脈，臉上神情十分肅穆！

趙守道向他點點頭，拉着一張板櫈坐在一邊，過了一陣，半死老人才道：「你這病本不嚴重，只因你病未癒又再生了風寒，是以使病情惡化，如今老夫開個藥方給你，你依時煎藥服食，最好不要再出門，過得十天八天，病便能好了。」

半死老人說罷提起毛筆在一張白紙上，龍飛鳳舞地寫了一些藥名，然後交給村夫，村夫千恩萬謝，放下幾文錢才蹣跚地離開。

趙守道待那村夫去遠，才走前問道：「老夫最近可好？」

半死老人笑道：「老夫與世無爭，淡泊名利，安於清貧，怎會不好！」他雙目却目光炯炯地看了趙守道幾眼，道：「看你的口氣，似乎不大好！」

趙守道苦笑一聲。「小可連逢慘變，氣色怎麽會好！」正想說下去，不料半死老人道：「你別說，先把手放去桌上！」

趙守道這一怔，却又不敢違抗，乖乖把手放在桌上，半死老人五指一落，替他把起脈來。

趙守道忙道：「小可並沒有病！」

半死老人鬆了手，道：「你憂急、憤怒、驚恐交集，加上心中必有一事未決，是以五內紊亂，再下去便要生病了！」說着又提起筆來，寫了一張方子。

「趙小哥今夜在寒舍歇息一會吧？老夫先替你煎藥！」半死老人含笑起身：「你有話不必急着對老夫說！嗯，去帮鳳丫頭餵小鷄吧，這對你病情大有帮助！」說着哈哈大笑，走入丹房。

趙守道煩燥的心情似乎因這個郎中的幾句話，而有所改變，彷彿輕鬆了不少，他依言走到外面，帮朱鳳餵着小鷄。

朱鳳不敢望他，輕聲道：「你跟你大哥的事解決了麽？」

趙守道讓他牽動心事，腦袋「嗡」的一响，不知身處何地。朱鳳見他久久沒有回答，芳心怪異，半側着臉一望，見趙守道如着了魔般，雙眼直勾勾的望着遠處的青山，不由吃了一驚：「大哥，你生我的氣？」

趙守道依然不言不動，朱鳳忍不住輕輕推了他一把，趙守道才如夢初醒，「啊」的叫了一聲：「朱姑娘，什麽事？」

朱鳳白了他一眼：「你傻兮兮的，到底有什麽心事？莫非你那蕭大哥，仍不相信你的解釋？」

趙守道不想弄壞氣氛，忙強顏笑道：「蕭大哥已用不着在下向他解釋了！」

朱鳳喜道：「他相信你了？」

「是……是的！」趙守道忽然聞到一陣沁人臟腑的香，心頭一蕩，輕聲問道：「我這般快便來，你有沒有感到意外？」

朱鳳粉臉一紅，把頭別開，道：「你幾時來，幾時不來，全在於你，我有什麽意外不意外的！」

趙守道一怔，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來，半晌朱鳳才咬着唇道：「是有點意外，嗯，我看你臉上神色極差，一定有什麽心事瞞着我……啊，對了，你蕭大哥一定還不相信你，所以你才會如此失魂落魄！」

趙守道突然長長一嘆：「鳳，鳳妹，你……你眞快樂，無憂無慮的，我眞羨慕你！」

朱鳳粉臉比天上的彩霞還紅，澀聲道：「爹常說一個人假如能放下名利之心，便一定能找到快樂之源！你不能放下名利麽？」

趙守道忽然長身而起，快步衝前，地上那一羣小鷄被他此一擧動，嚇得咯咯亂叫亂跑。趙守道奔到一棵大樹前，右拳沉沉地擊在樹幹上，叫道：「我能放得下名利，但我忘不了仇恨！」

朱鳳也被他這突如其來的擧止，嚇了一跳：「你……你說什麽？那算是什麽仇恨！」

趙守道霍地轉過身來，抱着拳道：「近二百條人命的仇，比天還高，比地還大！你叫我怎能忘得了！」

「誰說不能？」半死老人忽然從房內走了出來：「只要四大皆空，六根清靜，什麽都可以放得下！」

趙守道走前叫道：「父母、叔伯、兄弟的仇，你能放得下？四大皆空，六根清靜？假如人人如此，惡人豈非更加肆無忌憚？假如換作是你，你眞的能做到麽？任由父母兄弟慘死，自己躺在深山中享清福？你做得到，我做不到！」

半死老人臉上的那些皺紋，忽然如海水遇着烈風般，起伏不定，難以靜止，他目光在此刻也似乎變了，嘴角的肌肉猛一陣牽動，神色十分恐怖。

朱鳳尖聲叫道：「大哥，你怎能如此對我爹爹說話！」

趙守道雙眼仍瞪着半死老人，好像半死老人就是他的仇家般，良久半死老人才轉身慢慢入屋，道：「丫頭，天快黑了，還不煮飯？嗯，宰一頭鷄請你大哥吃吧！」他聲音柔軟無力，空空洞洞，似是自遠方飄來般。

趙守道望着他那蹣跚的背影，心頭忽生不忍，低聲道：「對不起老丈，小可實在該死，不該衝撞您！」

半死老人頭也不同地揮揮手，表示他不在意，推開廚房木門，閃了進去。

這刹那，趙守道忽然覺得半死老人並非一個快樂的人，最多只能算是一個拚命尋求快樂的人！

他心靈若不是有極大的創傷又怎會以半死老人爲名？一個心靈有了創傷的人，還能快樂麽？

趙守道覺得在這瞬間，他與半死老人的距離，突然拉近了！

× × ×

菜香酒醇，美人在側，壁上的油燈散發着柔和的光綫，這是令人胃口大開，心情大佳的氣氛，但席間氣氛却十分沉悶，半死老人及趙守道都悶聲不响，慢慢地用着飯。

儘管朱鳳不停逗他們說話，兩人都如石頭般，不苟言笑。

朱鳳生氣了：「爹，您今日怎樣啦？人家趙大哥是客人，您這副模樣，好像不大歡迎人家似的！」

半死老人輕輕嘆了一口氣，斟了一杯酒，擧杯道：「趙小哥，丫頭有怨言了，咱們乾一杯吧！」

趙守道擧杯與他一碰，一口把杯中酒喝乾，半死老人哈哈一笑：「老夫老矣，酒量不及你們年輕人！」一頓又道：「趙小哥，恕老夫多嘴問你一句，你父母到底怎樣死的？嗯，你若不方便說的，便不必勉強！」

趙守道又斟了一杯酒，一飲而盡，略爲整理一下思緒，這才把自己離開之後的事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如何同家發現家庭慘變，如何懷疑下手的是蕭家；自己兩入蕭家，發現蕭家全家盡斃，只不見周秀雲母子的屍體，接着又如何誤會是白家所爲，可是白家又死剩一個白兆基！因此認爲兇手必是黃家！

他喘了一口氣，再把自己如何跟白兆基夜探黃家，結果白兆基死於後花園的事說了一遍！

連番慘事，聽得半死老人父女目呆口瞪，久久都作不得聲來。

過了好一陣，半死老人才問道：「趙小哥，老夫有一件事覺得奇怪，你爲何會認定兇手便是黃家父子？雖說白家是死在劍下，但令尊及蕭家的死相却不一樣！」

趙守道略一沉吟，吸了一口氣，道：「這個老夫便有所不知了！」

半死老人一怔：「難道你們四家人過去有什麽仇隙不成？」

趙守道考慮了一陣，才道：「實不相瞞，我們四家過去不但沒有仇隙，而且，而且還是同僚！嗯，不知老丈知否二十多年前，江湖上有個大帮會叫做『五行盟』的否？」

半死老人臉色大變，身子忽然顫抖起來，朱鳳十分詫異，問道：「爹，您怎樣啦？」

趙守道也十分奇怪：「老丈，你聽過麽？」

半死老人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令尊竟會參加一個那樣邪惡的組織！老夫怎會沒有聽聞？實不相瞞，拙荊也是因那個『五行盟』才離我而去的！」

趙守道心頭一震，又是驚異又是慚愧，頓了一頓才道：「小可實在不知『五行盟』是個那麽不法的組織……」

朱鳳却忖道：「原來娘是這樣死的，難怪爹之神色大變！」

半死老人擠出一個微笑，問道：「小哥可以說下去了，令尊等人跟『五行盟』有什麽關係？」

趙守道便把眞相告知半死老人，半死老人臉上神色更加難看，雙眼不時閃着凌厲的殺機，可惜趙守道看不到，他說畢之後，又飲了一杯酒。

朱鳳忙道：「趙大哥，你別喝了！」

半死老人忽然長身而起，道：「鳳丫頭說得不錯，趙小哥，夜深了，你早點休息吧！」說着走向內室，走了幾步又回頭道：「鳳丫頭快把碗收起來，不要妨碍趙小哥休息！」

朱鳳粉臉微微一紅，連忙把桌上的冷菜殘飯收起。

× × ×

這一夜也不知是趙守道因爲酒喝得多，還是因爲找到了一個傾訴的對象，竟然出奇地好睡，直至陽光洒滿窗台才醒來。

雙眼一睜房內沒人，他披了外衣下床，在屋內走了一遍，不見半死老人父女，開門出外一望，外面也不見有人，趙守道十分奇怪，不知半死老人父女爲何會一早出門，他提了水盥洗之後，把小鷄放了出來，又到附近割了一束草餵飼白馬。

他無聊之下，便在附近走了一圈，都不見半死老人父女，只以爲他們去替人看病，也沒放在心上。可是過了午時，半死老人不同來，趙守道還不大奇怪，朱鳳也不見踪影，趙守道一顆心便不由自主地砰砰亂跳起來。萬般無奈之下，只得入內準備燒飯。

他無意中經過自己的睡床，忽見被窩露出一片紙角來，連忙揭起被子一看，下面果然是一張白紙，紙上寫着幾行字。

「趙大哥，小妹跟爹要到遠處採山藥，大約要一兩個月才同來，禮數不周之處，恕請原諒！又者，家父謂你若不怕寂寞者，大可以在蝸居暫住。朱鳳留字。」

趙守道一怔，隱隱覺得此事有點蹺蹊，却拿不定半死老人是否因他妻子被「五行盟」處死而不喜自己。不過無論如何，朱家父女既然要一兩個月才同來，他亦無心住下去，匆匆弄了點半生不熟的飯，炒了兩隻鷄蛋，胡亂塞飽肚子便牽馬出村。

寃家路窄

趙守道策馬出了山村，心頭一陣惘然，不知該去何處找尋黃家父子。此刻他心情比較冷靜，仔細一想，又覺自己即使能找到黃家父子，也沒有力量報得了大仇，一時之間，胸腹間充滿失望。

俗語謂孤掌難鳴，何況黃恒安的武功又在自己之上，這仇如何報？最簡單的辦法便是邀請好友來助拳，但蕭、黃、趙、白四家由於以前有一段不光采的歷史，又怕讓人認出眞面目來，是以二十多年來，幾乎與江湖人士斷絕來往，既然如此，趙守道自亦沒有其他朋友了！

趙守道十分苦惱，偶爾想起鐵捕頭的話來，有點意動：「不如去請沈神捕來解决吧！」

此念雖生，但仍拿不定主意，馬匹隨意馳行之下，竟然不知不覺往田湖方向馳去。

太陽逐漸偏西，頭上不時有歸巢的宿鳥在盤旋，趙守道忽覺旁邊有兩道凌厲的目光如刀刄般在自己身上的掃射，他轉頭一望，心頭立即狂跳起來！

原來官道上立着一騎，馬上一個青年正拿眼瞪着自己，最後目光落在自己的刀上！眞是寃家路窄，這人竟是黃恒安的兒子黃雙河。

趙守道哈哈一笑，摘下臉上的人皮面具，冷冷地道：「姓黃的，不必再看了，拔劍吧！」

黃雙河眼皮一跳，冷森森地道：「果然是你！」說畢，「錚」的一聲，拔出佩劍來：「趙守道，下馬入林吧！」

趙守道哈哈大笑：「我正要找你，你既然自己送上門來，難道少爺還會放過你麽？」縱馬入林，抽刀躍落地上。

如血的夕陽自樹葉間漏了入來，射在趙守道的刀上及黃雙河的劍上，發出耀眼的紅光。

趙守道眉頭一掀，說道：「你父親不在你身邊，眞是皇天有眼，叫我先殺你報仇！」

黃雙河怪笑一聲：「趙守道，想不到你還眞會裝模作樣，可惜證據確鑿，今日我就是要來取你的性命！」話音一落，標前半丈，長劍「颼」的一聲急刺趙守道的咽喉。

黃家的一劍鎖喉絕技果然名不虛傳。

趙守道跟他砌磋過好幾次武藝，對黃家的劍法早已耳熟能詳，豈會被其所乘。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趙守道手腕一翻，寶刀迎了上去，「噹！」刀劍相觸之後，黃雙河手腕一抖，寶劍一沉，斜刺趙守道大腿！

趙守道橫跨一步，閃過長劍，手腕一翻，寶刀急劈過去。

不料，黃家的劍法以快著稱，趙守道刀未至，黃雙河已換招橫擋！

「噹！」刀劍互撞，飛出幾顆火星子來，兩人一刀一劍，立即以快鬥快起來，眨眼之間，已互換了百招！

這期間，兩人有攻有守，互歷驚險，但始終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這一百招，雙方拚盡全力，互爭先機，雖只是幾盞茶的工夫，但兩人的後衣都已爲汗水濕透了！

激戰中，只見趙守道一刀直斬下來，黃雙河長劍斜刺一架！這一劍的力道用得恰到好處，只把長劍蕩開半尺，手腕一翻，劍刄沿着刀脊削向趙守道的手臂！

這一招連消帶打，妙到巔毫，但趙守道也不弱，冷笑一聲，左掌忽然自刀底穿上，向對方發出一掌，同時把刀一拖，堪堪把劍格開！

黃雙河忙於應付趙守道的左掌攻勢，右手長劍稍爲一慢，立即被趙守道爭得先機，一口氣連攻六六三十六刀，把黃雙河迫退三步！

黃雙河一退再退之下，後背已貼近一棵大樹！趙守道見狀，精神一振，攻勢更

盛！

黃雙河也知道自己危機迫在眉睫，連番欲閃出樹幹，但都被趙守道封死！

只聽趙守道猛一聲暴喝，左手使出「五行眞經」上所記載的斷金手，五指如戟，對黃雙河右脅插去！

這一抓使得極爲突然，迫得黃雙河迴劍一削！但趙守道早已蓄勢待發，黃雙河劍一動，露出空門時，他寶刀立即閃電般劈過去！

黃雙河身子急忙一蹲，不料趙守道右脚一抬，望其胸膛踢去！

黃雙河大喝一聲，長劍一沉，插在地上，身子藉這一插之力向上飛起，飛向樹枝！

趙守道那裏肯放過他？寶刀脫手一拋，望黃雙河射去！

黃雙河心頭大悖，須知他這一飛，發力倉促，眞氣未運足，絕無餘力在半空使出「移形換位」之技！

幸而趙守道慢了一步，寶刀在其脚底射過，插入樹幹，幾乎沒柄！

黃雙河緩了一口氣，脚尖在刀背上一點，再度向上飛起！

他快，趙守道也不慢，身子斜竄而起，右手在刀柄上一扳，身子借力攀升，凌空一爪伸出，向黃雙河足踝抓去。

黃雙河氣將盡，雙脚一縮，隨即向後一蹬，脚底撐在樹幹上，身子立即向橫射出，趙守道那一抓登時落空。

黃雙河凌空橫掠二丈，身子才向地上墜下，左肩落地，隨即擰腰一滾，抓向插在地上的長劍！

趙守道把這一切全看在眼中，急使「千斤墜」飛落，同時也伸手去拔嵌在樹上的寶刀！

但寶刀入木深達二尺，趙守道連拉兩下，仍未把刀抽出，黃雙河已一劍急刺過來，趙守道大驚，顧不得再抽刀，連忙向旁閃開！

黃雙河見對方沒了兵器，精神大振，長劍如暴風雨般急攻過去！

趙守道由上風而突然轉落下風，心頭那份窩囊，實非筆墨所喻！

他雖然學過「五行眞經」上面所記載的武功，但因時日太短，見效不大，只比黃雙河稍高一綫，如今失去兵器，形勢登時逆轉，只二十餘招，便已着了兩劍。

黃雙河狀若瘋狂，嘿嘿冷笑道：「趙守道，你便認命吧！」

趙守道咬牙切齒地道：「黃雙河，少爺做鬼也不放過你！」

黃雙河冷笑一聲：「人我都不怕，鬼還會怕？」刷刷刷又是三劍刺出，趙守道赤手空拳，無法抵擋，只得憑藉小巧的閃騰功夫應對！

眨眼又過了三十多招，趙守道左肩又中了一劍，這一劍入肉極深，痛得他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黃雙河長笑一聲，長劍晃刺一劍，右脚一掃，趙守道一跤跌倒，黃雙河劍尖立即指在趙守道喉前，陰森森地道：「趙守道，我要一劍劍慢慢折磨你！」

趙守道臉色一變。「姓黃的，你好殘忍！」

黃雙河眉頭一掀，手腕一沉，劍尖自他喉下劃下一道血槽，直至胸膛才停止，趙守道雙目噴火，正想不顧一切後果反抗，忽聽林外傳來一道凄厲叫聲：「俠兒俠兒，你去了那裏呀？娘找得你好苦！」

這女人的聲音好熟，趙守道及黃雙河都是一呆，只見一道黃影竄了入來，頭上的秀髮隨風飄盪，臉目娟好，但雙眼的神光却十分嚇人！

趙守道黃雙河同時叫道：「大嫂！」

原來此人赫然是蕭志英的妻子周秀雲！周秀雲目光觸及趙守道的臉龐，嬌軀一陣顫抖，倏地一陣風般飄前。

黃雙河喝道：「大嫂，你做什麽？」

周秀雲桀桀一笑，左手五指忽然望黃雙河後背插下去！

黃雙河半側着身，左手一圈，反截周秀雲的手腕：「大嫂，你瘋了麽？」

「我瘋了？」周秀雲格格大笑：「誰叫你要害他！」右爪又再探出，這次却抓向黃雙河的脅下！

黃雙河單掌又以背相向，實在抵擋不了，正想先結果趙守道的生命，忽覺右手劍上傳來一道暗力，猝不及防，來不及運勁相抗之下，長劍已彈開兩尺！

趙守道見周秀雲如飛將軍下降，又沒頭沒腦地攻擊黃雙河，知道來了救星，便找尋機會脫身，當周秀雲右爪探出，他左手也同時發勁，一招「手揮琵琶」，把劍彈開，隨即擰腰滾開！

黃雙河見無端端給周秀雲一攪，便讓趙守道脫困，不由把滿腔怒火發洩在她身上！

「大嫂，你再胡來，可勿怪小弟無禮了！」黃雙河話音落，長劍立即反手削擊一劍！

不料，周秀雲看也不看他一眼，向趙守道追去，叫道：「你還想走？快把我兒子交出來！」

黃雙河一怔，急忙收劍。趙守道一滾丈半，曲腰彈起，抓向樹幹上那柄刀！

周秀雲尖叫一聲，如女魔般，十指如刺，向他後背插去！

趙守道猛聽背後傳來一縷風聲，知道有人偷襲，只得閃跨兩步，堪堪避過。「大嫂，你幹什麽？」

周秀雲伸手一攔：「你把孩子交給我，我，我自然不會纏你……」蒼白的面頰忽然升起兩團淡淡的紅暈。

黃雙河心頭暗暗冷笑。「趙守道矢口否認跟大嫂有染，嘿嘿，這次看你還能遮瞞否！」

趙守道神情一呆，喃喃地道：「你兒子小弟連看也未看過，又怎會……」

周秀雲尖叫道：「一定是你抱走的，一定是你抱走的！」

趙守道道：「小弟爲什麽要抱走你兒子？」

「你明知故問？你明知故問的……嗚嗚……我命好苦呀！」

趙守道手足無措地道：「大嫂，我，我眞的什麽也不知道呀！」

黃雙河哈哈大笑：「趙守道，你不用假惺惺了，蕭大哥那兒子，是大嫂替你生的，你殺死蕭家，抱走她兒子，這種事還能瞞得過人麽？」

趙守道喝道：「黃雙河放什麽屁？」

黃雙河脚尖一點，身子斜飛過去，長劍急刺趙守道咽喉！

趙守道一閃，黃雙河第二劍又至！口中喝道：「大嫂，你快閃開，讓小弟替你報仇，殺了這狼心狗肺的東西！」

周秀雲呆了地滾開一步，趙守道幾番要把刀拔出來，都讓黃雙河一口長劍纏得抽不出手來。

眨眼三十招過去，趙守道右臂再中一劍，幸而入肉不深！

周秀雲見他受傷，忽然標前兩步，伸手抓向黃雙河，叫道：「你爲什麽要殺死他！」

黃雙河又惱又氣，忍不住道：「你再不讓開，小弟便不客氣了！」

周秀雲道：「你若不再打他，我也不打你！」

黃雙河冷哼一聲：「好一對狗男女，今日我便讓你們同日同時死吧！」長劍一偏，改刺周秀雲！

周秀雲雖然神智不清，但黃雙河這一劍的威力她還是知道的，連忙退了一步。

趙守道心想反正如今誤會已深，已水洗不清，不如利用周秀雲把黃雙河殺死吧！心念一定，忙道：「大，秀雲，你先纏住他，我拔了刀便來助你，咱們合力把他殺死，然後再慢慢商量！」

周秀雲一怔之後，果然拚命攔住黃雙河。「我孩子呢？」

趙守道一邊拔刀一邊道：「孩子就是讓他搶走，是以我才會跟他厮殺起來！」

周秀雲尖叫一聲，十指如鈎，招招狠辣，對黃雙河的長劍看也不看！

黃雙河要殺她本極容易，但周秀雲這種不要命的打法，却使他投鼠忌器，生怕殺了她之後，自己也要受傷，屆時可就抵擋不住趙守道！

正在猶疑不決之際，目光無意中一掠，見趙守道已抽出寶刀，飛趕過來，他自忖不是對方兩人之敵，不由生了退意，趙守道未至，虛幌一劍，向後退飛！

趙守道叫道：「黃雙河，你還想逃？」正想追下去，不料眼前人影一閃，周秀雲已攔住了他：「你又要走了？你這沒良心的東西！」

趙守道又氣又惱，只得道：「我要追他呀！你不想要兒子了麽？」

周秀雲一呆，慢慢閃開，趙守道抬頭一望，黃雙河早已不知去向，他不由跺脚長嘆！

周秀雲怔怔地望着他，臉上泛起幾絲甜笑，眼光也變得溫柔起來。

趙守道道：「你還不去找他……你不要兒子麽……」

周秀雲格格一笑。「兒子不見了不要緊，只要找到你，咱們還可以再生一個，兩個……生十個！」

趙守道打了個冷顫，不想跟她纏下去，道：「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周秀雲又把他攔住，趙守道如見鬼魅，脚尖一照，倒飛而去，但周秀雲如附骨之蛆般，緊緊跟着他：「沒良心的東西，我替你生了兒子，你便不要我了……我要殺死你！」

趙守道大急：「喂，你不要亂叫好不好！我，我幾時跟你生過孩子！」

周秀雲聲音忽然溫柔起來。喃喃地道：「嵩縣城南，青草叢中，月圓之夜，巨石之旁，夏虫啁啾……」

趙守道又是好氣，又是焦急，忙道：「那人不是我！」

「是你，是你！你雖然幪着臉，但我認得你的眼睛……」周秀雲眼波如水，「而且孩子的樣貌，長得跟你一模一樣……不是你還有誰……你，你不要跑，我要跟着你……」

趙守道心頭一動，問道：「你可知道是誰殺死蕭日生及蕭志英的麽？」

周秀雲抓抓頭皮，道：「不是你麽，你忘記啦，怎反來問我？」

趙守道長嘆一聲，知道她神智不清，跟她說也是白說，便道：「你誤會了，那人不是我！你是我的大嫂，難道我會做出這種對不起朋友兄弟的事麽？」

周秀雲大急，叫道：「是你是你！你是男人大丈夫，怎樣做了還不敢認……我，我我却認命了……」

趙守道見她說這幾句話時，瘋痴的程度並不太深，心內不由泛起一個念頭：「半死老人醫術如此高明，我何不帶她去給他診治一下，萬一能醫好她，一來可以洗脫自己的清白，二來又可能查出殺死蕭府一家的眞兇！」

想至此，趙守道道：「好吧，你跟我一道走，不過你不可以再亂叫，也不要亂走！」

周秀雲大喜，道：「你去那裏，我就跟你去，就是不去，不去嵩縣……」

說至此，她眼中忽然露出幾絲內疚及慚愧的神光！

趙守道忙安慰她：「我也不去嵩縣，嗯，咱們走吧！」他撮唇一哨，那匹白馬便自己跑了過來。他顧不得會有瓜田李下之嫌，與周秀雲同乘一騎，穿林而出，望來路馳去。

周秀雲把嬌軀倚在趙守道懷中，臉上滿是歡悅之色。趙守道忽然覺得她不像是一個瘋婦，周秀雲是因什麽而瘋的？趙守道當然不知道。

馳了一陣，周秀雲問道：「咱們要去那裏？」

「先去找一個朋友……」

周秀雲道：「不，我不想再見到任何人！」

「現在天已黑了，咱們先到那裏借宿幾宵再作打算吧，那裏在山裏，並沒有外人。」

周秀雲這才回嗔作喜，半晌又問道：「你，你到底是誰？」

趙守道嘆了一口氣，道：「大嫂，你難道眞的記不起小弟了麽？小弟是趙三弟呀！」

周秀雲臉色一變，霍地轉過頭來，雙眼的神光又變了，變得瘋狂起來：「你不是趙三弟，你不是趙三弟！」

趙守道道：「奈何小弟的而且確是趙守道！」

周秀雲忽然一掌摑在趙守道臉上，這一掌力道極大，使得趙守道左頰火辣辣地疼痛：「你爲什麽打我？」

周秀雲怒道：「誰叫你騙我？趙三弟平日看也不多看我一眼，他怎會要我的身

子！」

趙守道叫道：「我幾時要了你的身子呢？」

周秀雲又摑了他一掌：「你若沒要了我的身子，我又怎會生孩子？啊，對了，孩子呢？」

趙守道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有如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只得閉嘴。

周秀雲見他不說話，而雙頰又高高腫起，不由心疼地輕輕摸了他一下。

趙守道輕輕把她撥開，問道：「你到底叫什麽名字？你可以告訴我麽？」

周秀雲一呆，眼光又見散亂，喃喃地道：「我叫什麽……我是誰……」

趙守道長嘆一聲，催馬急馳，到了半死老人所住的樂山村，已是三更時分，趙守道躍下馬，拉韁而行！

到得門前，趙守道叫周秀雲下馬，自己走上前敲門，忖道：「希望鳳妹會先回來！」

敲了一陣，仍不見有人來開門，心頭一凉，正想離去，目光一落，忽見大門上多了一把大鐵鎖，他心頭一跳！「咦，今午我離開時，明明沒有上鎖，怎地此刻多了一把鎖？」他隱隱覺得有點不妙，忽然伸出一脚，用力踢開木門。

「砰」的一聲，大門應聲而開，趙守道摸出火摺子來，迎風晃亮，擧起一照，房內那裏有人？

無論如何，夜已深了，也得在此過一夜，趙守道招呼周秀雲進去，又把桌上的半截蠟燭點燃。

燭光明亮，把屋內照亮，趙守道目光一及，心頭又是一跳，因爲屋內的一切收拾得整整齊齊，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分明是半死老人父女必有一人曾經回過來，但如今人呢？

趙守道抓起燭台，走入朱鳳的寢室，房內被褥依舊整齊地叠放在床上，似乎沒人動過。

趙守道打開櫃子一看，櫃內衣物却十分凌亂，他苦思不知結果，最後還是推開半死老人的丹房去查看，丹房內一些乾草藥雜亂地散佈在地上，爐內及櫃內的丹藥却一顆都不見！

這刹那，趙守道總算明白了，半死老人父女根本不是去採什麽山藥，只是有意避開自己！

他爲什麽要避開自己？莫非因他妻子被「五行盟」害死，而自己的父親以前又是「五行盟」的堂主？

雀一山要求管一見和沈鷹耐心找尋綫索。

半死老人不肯讓他女兒跟自己接近？他把上一代的恩怨遷怒在這一代人身上？

趙守道現在終於知道半死老人絕不是個不問世事，四大皆空的快樂郎中，他有極大的隱痛。

想到此，趙守道身子忽然發起顫來：「我幫爹爹要重興『五行盟』，這件事到底做對了，還是做錯了？『五行盟』是個邪惡的組織，爹爹眞正的爲人到底是正是邪？他重興『五行盟』之後，又會如何，會否走以前的舊路，假如眞的如斯，那麽自己不是成了一個帮兇？

「爹爹因爲一本『五行眞經』而連累一家死於非命，這是否上天對他的報應？還有蕭伯伯，白叔叔，她們也都死於非命，又是否他們以前都做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而得的報應？

「若是如此，我，我還該不該替他們報仇？」

這一連串的問題，就像無數的毒蛇咬噬着他的心，他一時又記起「寃家宜解不宜結」，一時又記起「有仇不報非君子」的念頭，霎時間全身的氣力好像全部使盡了般，跌坐在地上，把頭埋在雙掌之後。

「喂，你怎樣僵在地上？」

周秀雲的聲音使趙守道返回眼前。「這個女人怎麽辦？她現在已瘋了，我能撇下她任她自生自滅麽？」

「喂，我睏了，咱們去睡覺吧！」周秀雲伸手來扳趙守道的手臂。

趙守道忙不迭縮手，道：「哦，那裏有一張床，你先睡吧，我歇一會再睡！」

「不行，我要你陪我一起睡！」

「你，你胡說什麼……」

「哈，那天你強姦我，今日你便不要我啦，你這沒良心的東西！」周秀雲雙眼發着綠光，直勾勾的望着趙守道，十指作勢欲抓。

趙守道恨不得找個地方痛哭一頓，但又怕她瘋性加重，只得溫聲道：「好吧，我陪你去！」

周秀雲這才回嗔作喜，如小鳥依人般投入趙守道的懷中，趙守道趁她沒防，一指戳在她睡穴上，然後把她抱起，放在朱鳳的床上。

土房之內，一燈如豆，趙守道左思右想，那裏還睡得着？他拿了一張板櫈擋着木門，順勢坐下讓後背倚在門板上。

他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去求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解決。

臨天亮時，趙守道才朦朦朧朧地坐在櫈上睡去。

× × ×

當他被周秀雲搖醒時，已是紅日滿窗。「你怎樣坐在這兒睡？你嫌棄我？」

趙守道只得擠出一絲笑意道：「我那敢嫌棄你，我只是想跟你正式成親之後，才……」

「成親？」

「對對，三書六禮，歡宴親友，交拜天地父母！」

周秀雲抓抓頭皮，道：「是不是有頂大紅轎來迎我，又有吹打的……還有，乒乒乒的發炮聲？」

「是！屆時咱們正式成親，便不用怕人閑言閑語了！」

周秀雲眼光一變，尖叫道：「不，不，我怕，我最怕成親……」

趙守道一怔。「你爲什麼會怕？每個人都希望有那一個好日子！」

「不不！成親之後，你便會打我罵我……什麼錯都是我做出的……你得答應我，不跟我成親！」周秀雲忽然抓住趙守道的手臂，拚命搖幌起來：「我不要成親，我只要跟你好！」

趙守道一怔，隨即泛起幾分同情之心：「蕭大哥不能人道，難免自卑窩囊，是以平日對大嫂一定不好，打打罵罵的，否則她在這個時候，怎還會記得？」

當下溫聲道：「好吧，我答應你，一定既不罵你，也不打你，我現在帶你去見一個人，妳說好不好？」

「見誰？」

「我爹娘！」趙守道忽然一陣絞痛，眼淚幾乎淌了出來。

「不不，你爹娘都不是好東西，不要我，只要我的孩子。」

趙守道心頭一痛：「想不到蕭伯伯跟蕭伯母，對大嫂也不好！蕭大哥既然不能人道，他爲何還要娶大嫂？」目光觸及周秀雲，不覺對她產生幾絲憐憫之心。

周秀雲嘶聲叫道：「我不要見你父母，你聽到沒有？」

趙守道十分頭痛，半晌才想到一個哄她的辦法。「好好，咱們不回家就是，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帶你來此麼？因爲這裏住着一個聖手大夫，而我身上又有內傷，要他醫治，可是現在他又離開了……」

周秀雲關心地道：「那麼你怎辦？」

「不要緊，他搬到洛陽，咱們去找他，待我傷好了之後，咱們便找一個沒人的地方住下來，生兩個小孩！」

周秀雲喜道：「兩個太少，我要生四個……大哥，咱們快去找那個大夫吧！」

趙守道道：「好，你且在這裏等我，我去僱一輛馬車來！」

「你不會撇下我吧，我好怕……」

趙守道在她面前發下毒誓，然後離開，說也湊巧，剛出村口便找到一輛有篷的馬車，趙守道出下重金，僱他去洛陽。

不謀而合

洛陽離此並不太遠，趙守道自己乘坐白馬，讓周秀雲坐在馬車內，他用話哄她，叫她不要作聲，更不可探頭出車廂。周秀雲果然十分聽話，除了解手，吃喝都在車廂內，煩悶時自己倚在裏面哼着情歌。

趙守道自然不會忘記戴上人皮面具，是以一路上都沒讓人認出身份。

走到洛陽境界，趙守道便聽到道上的議論，都在談論着蕭、黃、趙、白四家的事，又說蕭日生的兒媳跟趙立早的兒子私奔了。

趙守道不敢分辯，只催馬車夫急行，到了洛陽城，趙守道找了一家乾净的客棧歇下，又打發了車夫回去。

周秀雲見趙守道只開一房，芳心竊喜，不料吃過午飯，趙守道忽然一指在她睡穴上重重戳了一下，他小心翼翼把門關好，然後出房向店小二查詢沈鷹家居地址。

店小二也不知道，只囑他去找城內的捕頭查詢，趙守道謝了一聲，快步跑去衙門，幾經艱辛才得到沈鷹的住址，然後依址去敲門。

大門「呀」的一聲拉開，探出一個圓臉青年的頭顱來。

「閣下找誰？」

趙守道道：「請問沈鷹神捕是否居於此處？煩你代通報一聲，在下有一件重要的事要求他調查！」

那青年上下看了他幾眼，鼻孔飄出一聲冷哼，「砰」的一聲，把門關起。

趙守道一怔，心想捕頭斷無故意指錯路之理由，便又用力敲打起來：「請開門，在下的確有事求見。」

趙守道急問：「請問沈神捕是否居住於此。」

那青年怒氣冲冲地把門拉開，喝道：「你若不走，休怪在下無禮了。」

青年冷冷地道：「不是，你鬼頭鬼腦的，有什麼手段盡管使出來，咱們若是皺一皺眉的便不算好漢！」

趙守道又是一怔，問道：「在下如何鬼頭鬼腦？又怎會對你們不利！」

青年冷笑一聲：「沈鷹的手下全有一雙利眼，你若不是心懷鬼胎，又怎會戴上人皮面具？」

趙守道暗暗一笑。「原來是這個！」摘下臉具露出本來的臉目，道：「在下是趙立早的兒子，趙守道，來此的確是誠心求沈神捕帮在下洗脫寃名的！」

那青年便是沈鷹的一個幹練的手下，姓商單名一個衞字，當下商衞臉上露出一片驚詫之色，問道：「江湖上不是傳言你與蕭日生的兒媳私奔了麽？又說你殺死了蕭府一家六十七口。」

趙守道自小長於富貴之家，父母又只他一個兒子，幾曾受過寃屈，聞言幾乎哭了出來：「在下是絕對寃枉的，是以才來求貴上……」

商衞讓開道：「好吧，你且進來，我給你通報一下，我頭兒可不一定肯接手查辦。」

「請壯士代美言一二！」

穿過庭院便聽得廳上有個少女的聲音問道：「衞弟，是誰來了？」

商衞笑道：「三姐，不是顧二哥！」

那少女輕呸了一聲：「他跟我有什麽關係，你再胡說八道，看三姐不撕破你的咀！」

「小弟不敢！」商衞仍然嘻嘻哈哈地道：「是江湖上傳言跟蕭家媳婦私奔的那個奸夫趙公子，不過他說他是寃枉的，要來求頭兒替他洗雪寃情！」

話音一落，剛好踏上廳堂的石階，只見裏面走出一個高大而禿頭的男人來，喝道：「商衞，你以後再用這種語氣說話，老夫便叫你捲舖蓋回老家。」

商衞吃了一驚，臉上笑容登時不見，迭聲道：「屬下以後再也不敢！」

趙守道料那人必是沈鷹，連忙快步自商衞身後閃出，跪在地上，道：「請神捕救命。」

沈鷹在躺椅上一靠，剛才那個跟商衞說笑的少女「雲上飛」雲飛烟忙替他遞上烟葉。

沈鷹抽出烟杆，裝了一鍋，一邊點頭，一邊道：「你先起來再說，商衞，拿一張椅子給他。」

趙守道坐下，但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一時之間竟覺絕難開頭，沈鷹噴了一口濃烟，問道：「你不是有寃情求老夫替你洗雪麽，怎樣還不說？」

趙守道引動心事，未曾說話，兩行清淚已撲簌簌地淌了下來，哭道：「神捕一定要替晚輩洗雪寃情，否則晚輩今後寸步難行！」

沈鷹及其手下全未遇過一個如此膿包的青年，見狀都是一怔，半晌才道：「老夫素來有個規定，一定要來人先把經過說清楚，然後才決定是否接辦！」

趙守道哭了好一陣，才抽抽泣泣地仔細憶述一次。由於事情複雜，牽涉四家人，是以幾乎說了一個時辰，才總算交代清楚。

沈鷹又抽了一口烟，才問道：「你說令尊本人是『五行盟』的堂主，但據老夫所知，當年『五行盟』下設金、木、水、火、土五個堂，該有五個堂主才對，還有一個如今安在？」

趙守道道：「這個晚輩也不知道，因晚輩對『五行盟』的一切一無所知，是以也沒問家父，而家父也沒透露半句。」

沈鷹道：「你還未說出，爲何不向蕭志英解釋去年春天一直跟令尊在一起？」

「有，只是他不信，而晚輩又不敢把實情相告，因爲家父嚴禁晚輩把有關『五行盟』『五行眞經』的事洩露出去！」

趙守道見沈鷹仍然沉吟不語，便又問道：「神捕到底肯不肯替晚輩雪寃情？」

沈鷹見他滿臉焦急，不由訝然問道：「你不能再等一下，待老夫仔細考慮清楚麽？」

「周秀雲尚在客棧等我，晚輩雖然點了她的睡穴，但時辰將屆，晚輩恐她醒來之後，找不到我，而大吵大鬧，引出意外來。」

沈鷹反問：「你準備如何？」

「晚輩把她送來此處，希望神捕能替晚輩找個大夫，爲她診治一下，而且更希望神捕能替我解寃？」

沈鷹沉吟不語，雲飛烟道：「乾爹，那個周姑娘也是怪可憐的，您便……咳，不如女兒跟趙公子去走一趟吧？」

沈鷹忙道：「不行，你一去，若是讓她產生誤會，又要大吵大鬧，說不定趙公子又要吃幾記耳光，商衞！你陪趙公子去一趟，還有，最好找個衙差同行！。」

「是，」商衞要領趙守道出來，但趙守道又霍地雙脚一曲，跪地道：「神捕，請你大發慈悲，替……」

沈鷹皺眉道：「趙公子請起來，老夫不興這個！」

「神捕若不答應，晚輩絕不起來。」

雲飛烟「噗哧」一笑道：「我乾爹若非已答應了你，怎會叫你帶周秀雲來？」

趙守道大喜，千恩萬謝一番才跟商衞出門，走出大街，商衞笑道：「趙公子，你這艷福可不大好受呀。」

趙守道苦笑道：「這若算得上是艷福，小弟寧願上山做和尚！」

商衞微微一笑，拐入一條小巷，找了個衙差，然後一起去客棧。

到了客棧，趙守道叫衙差在大門外等候，自己帶着商衞進去，他輕輕推開門，舉眼一望，周秀雲仍未醒來，一顆心才鬆了下來。

商衞道：「趙公子，你進去吧，我在門外等你！」

趙守道輕輕走入房，解開周秀雲穴道，周秀雲揉揉雙眼，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態。「我怎會這般睏，一上床便睡着了。」

「也許在路上太累了，」趙守道忙道「我已找到那大夫了，他答應替我治理，不過爲期需七七四十九天，這四十九天都要住在他的家內。」

周秀雲問：「你不是要撇掉我吧？」

「怎會呢？」趙守道盡量把語氣放軟，「我就是怕你寂寞，是以求大夫闢了一間靜室，讓你搬去跟我住在一起！」

周秀雲大喜。「大哥，你眞好！」忽然撲入趙守道懷中，引頸在他額上香了一口。

趙守道如遭蛇咬，急忙一縮，道：「外面有人呢，你，你……」

周秀雲白了他一眼，嗔道：「你進來爲什麼不把門關上。」

「那大夫派了一個弟子來接咱們。」

周秀雲粉臉通紅，顯得十分嬌羞，趙守道在一開始時，對她頗爲害怕，及後了解了她的遭遇，害怕的心裏便逐漸減輕，只是怕她神智不清，要迫自己跟她親熱，而因秀雲剛遇到趙守道時，神色十分憔悴，經過這幾天的相處，臉色顯然紅潤起來，明艷照人，若非深知，那裏看得出她神智不清？

當下趙守道心頭又是一陣悲痛：「大嫂如此明艷，想不到遭遇如此坎坷，莫非當真是紅顏薄命乎？」

周秀雲見他呆頭呆腦。「噗嗤」一笑：「大哥，你醫治身體要緊，快走吧！」拉着趙守道的手走出門去。

趙守道縮手順勢指一指商衞道：「妹子，這是沈大夫的弟子商大哥。」

周秀雲恭敬地向他行了一禮：「周大哥你好，多謝令師答應替我大哥治傷！」

商衞一邊點頭，一邊望向趙守道，趙守道忙向他打了個眼色，三人聯袂出店。

商衞見周秀雲不曾發瘋，便悄悄叫那衙差回去。到了沈鷹寓內，趙守道忽然聽到廳上有個聲音十分耳熟，心頭一怔，連忙快步踏上台階，抬頭向內一望，怪叫一聲：「好傢伙，原來是你！」

原來廳上不知何時多了兩個人，一老一少，那少的正是「一劍鎖喉」黃恒安的獨子黃雙河！

黃雙河一見趙守道也大叫一聲：「趙守道，你還有臉來此！」霍地抽出長劍。

趙守道拔刀喝道：「我說你才無臉來此！你今日自己撞上門來，倒省得少爺尋找你！」

黃雙河長身而起，目光觸及周秀雲，哈哈笑道：「人證在此，你還狡辯？好一對狗男女，竟敢出雙入對，招搖過市！」標前兩步，一劍刺向趙守道的咽喉。

趙守道冷笑一聲：「你道少爺怕你不成？」

沈鷹大喝道：「你們兩個混蛋意欲何為？」

趙守道叫道：「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不殺死他，豈能洩我之恨！」

黃雙河叫道：「這話正合我意！」刷刷刷又連刺三劍，招招指向趙守道要害！

趙守道寶刀過處也回了幾刀，沈鷹暴喝一聲：「你們兩個若不停手，便都給老夫滾出去！」

兩人見沈鷹生氣，才悻悻然各自退後三步，怒瞪着對方。

沈鷹淡淡地道：「趙公子，你說兇手是黃恒安父子是麽？」

趙守道激憤地說道：「不是他們還有誰？」

「但黃恒安早已死了！」沈鷹冷冷地道：「跟白兆基同時死的！」

趙守道一怔，隨即道：「神捕，你千萬別聽這小子的胡言亂語！」

廳上另一個矮瘦的老人，目光灼灼地望着趙守道，說道：「他的話，有老夫作證！」

趙守道暴笑一聲：「閣下又是何方神聖？」

「老夫江南管一見！」

江南總捕頭管一見跟江北總捕頭沈鷹並駕齊驅，趙守道當然有過耳聞，當下聞言不由一怔，訝道：「他求你什麽事？」

「老夫剛好押一個犯人上京，路過河南，恰好碰到黃公子，他請求老夫代他報仇！」

黃雙河雙眼如同噴火，喝道：「趙守道，所謂大丈夫敢作敢為，你明明殺了家父，為何不敢認？」

「放屁！少爺幾時殺了你父親？你看見的？」

黃雙河咬牙道：「我雖沒有親眼目擊，但家父是被人用刀殺死的，除了你還有誰？」

趙守道哈哈大笑：「少爺若有殺死你父親的本領，還會等到那一天麽？」

沈鷹輕嘆一聲：「你倆都給老夫坐下，聽老夫說！」

趙守道跟黃雙河依言坐下，周秀雲倚在趙守道身旁，道：「大哥，你不要跟人吵，小心身體才對！嗯，那個沈大夫呢，怎樣還不來給你看病？」

黃雙河嘿嘿冷笑：「幸好蕭大哥已過世，否則只怕要活活被氣死！」

趙守道還想反唇相稽，沈鷹却道：「烟兒，你先帶她入內堂！」

雲飛烟去拉周秀雲。「姐姐請先跟小妹入內歇息一下！」

周秀雲滿懷敵意地瞪了她一眼。「你是誰？大哥，這狐狸精是你養的麽？」

雲飛烟大為尷尬，趙守道怕周秀雲再胡謅下去，連忙一指點了她的昏穴，雲飛烟才把她抱進內堂。

大廳內寂靜了一忽，黃雙河隨即又冷言冷語起來。沈鷹道：「黃公子，令尊那夜為何要跟你一齊去蕭家，請你仔細說一說！」

黃雙河狠狠地瞪了趙守道一眼，才道：「那天，白四弟入村時，晚輩恰好在村口見到了，只是他臉色十分難看，又素知他霹靂般的脾氣，也沒跟他打招呼。後來，村口又來了一個騎馬的中年漢子，晚輩十分奇怪，便躲在樹後暗中偷窺。

「那知那中年漢子竟然是跟着白四弟而來的，後來他們翻牆入去之後，晚輩忍不住也偷偷躍上屋頂，匿在屋脊後窺探！」

「原來那中年漢子便是這姓趙的小子假扮的！當晚輩上到屋頂時，他跟白四弟已打了起來，後來姓趙的對白四弟說了一番話……」

趙守道冷笑一聲：「原來你暗中聽了咱們的話，難怪你早有預謀，伏在暗處殺死白四弟！」

管一見瞪了他一眼，沉聲道：「不要打岔！」

只聽黃雙河道：「不錯，若不是你那番話，我也不知道家父原名叫黃恒安，更不知他以前的經歷！」他吸了一口氣續道：「我聽了你們的話之後，連忙跑回家去，把這件事告訴家父。

「家父最後也承認此事，但白家父子之死，的確不是咱們下手的！」

「是不是你們殺的，老夫自有見解，」沈鷹道：「你再說下去！」

黃雙河喘了一口氣，說道：「家父道：『蕭、趙、白三家的事一定會算在咱家頭上，可惜為父不能向他們解釋，只能待他們心平氣靜之後，再尋機解決。』晚輩十分奇怪，問道：『爹，你為什麽不能向他們解釋？難道含冤是件愉快的事？』

「爹爹嘆了一口氣：『為父一向他們解釋，咱們的來歷便不能隱瞞下去了，屆時趙、白兩家不找咱們，江湖上那些與五行盟有仇的人，也不會放過咱們父子，那不是更加危險麽？』晚輩想了一下，問道：『爹，那麽咱們該如何？』

「家父考慮了一陣，道：『咱們父子先悄悄離開再說。』晚輩忙問：『爹，您準備去那裏？』爹忽然長嘆一聲：『報應，見一步走一步吧！』晚輩十分難明報應這兩個字的含意，正想問他，家父已下令離開了。」

沈鷹問道：「後來呢？」

「出了田湖，爹忽然道：『河兒，咱們還是分開走比較安全。』晚輩又是一怔：『爹，為何分開反會比較安全？』爹很生氣：『河兒，你今夜怎樣啦，為父的話你都聽不進耳？咱父子現在分開，到商丘會合。』

「於是爹取北道，晚輩取南道，走了一程，晚輩越想越覺得奇怪，覺得家父一定還有什麽事瞞着晚輩，又怕他會遇到伏兵，是以連忙暗中向北折去，希望悄悄跟在家父後面……」

黃雙河說至此，聲音一變。「不料待晚輩找到家父時，家父已……已遭人殺死了。」說着又瞪了趙守道一眼。頓了一頓才道：「家父是喉管中刀而死的，但後來晚輩才發現家父後背被人射了一枝鋼針，現場也有打鬥的跡象。」

管一見接道：「根據老夫推測，那枝鋼針可能淬了痲藥，中人之後，會產生強力的痲痹，使人失去抵擋力。」

沈鷹反問黃雙河：「白兆基死於府上，你可知道？」

黃雙河點點頭。沈鷹道：「你既然事後回家，自然知道趙守道與白兆基同時到府上，他又怎能分身去殺令尊？」

「他可以在殺了家父之後再到寒舍來殺晚輩。」

沈鷹抬頭望向管一見：「老管，你看這件案子如何？」

管一見道：「看來蕭、黃、趙、白四家的兇殺案，既非趙守道所為，也非黃雙河所為。」

「老夫也認為如此，因為黃恒安的話十分值得留意，老夫覺得他可能猜到下手的是誰，可惜沒有告訴黃雙河，此實乃一大憾事。」

管一見笑道：「不錯，這個兇手很可能跟他們四人有過一段仇隙，而且是這四家人對那人不住，是以黃恒安才會說此乃報應。」

沈鷹喃喃地道：「此人會是誰？」

管一見轉頭望向黃雙河及趙守道道：「兩位可曾聽過令尊提及有什麽仇人？」

黃雙河及趙守道一齊搖頭。「從未聽過，晚輩根本不知道先父曾經在江湖上有過一段風光的日子。」

管一見及沈鷹立即陷於沉思，黃雙河及趙守道相互間的敵意仍未消，不時怒視對方一眼。

沈鷹皺一皺眉，道：「你們兩位當眞混帳，既然不是仇家，而且又有密切的關係，此刻不同心合力，反而互存敵意，這豈不是有意放過兇手？」

黃雙河冷笑一聲：「即使先父死在他手中，但像他這種佔人妻女的小人，晚輩實在不屑跟他為伍。」

趙守道喝道：「黃雙河，你不可含血噴人！我趙守道若對大嫂有絲毫不敬的話，敎我死於非命！」

「那天在樹林你跟她說什麽話？」

趙守道一怔，道：「那是一時之權宜，豈能以此來衡量一個人？」

沈鷹道：「老夫相信趙公子。」

趙守道心頭一暢，腦中靈光立時一現，道：「神捕，周姑娘可能見過那個兇手的面目，只要能恢復她的神智，便可以揭開這個謎團了。」

沈鷹道：「也不一定，不過儘管試試，商衞，你去請盧三帖過來一下。」

商衞離開了之後，沈鷹又吩咐手下準備晚飯。

管一見忽然道：「老鷹，有一件事不知你留意到？蕭、黃、趙、白四家的慘案之前，還發生了一件事。」

沈鷹一怔，隨即望了趙守道一眼，道：「你是指周秀雲被人強姦的事？不錯，這件事是有點奇怪，但已事隔年餘。」

「不，老夫認為奇怪之事是周秀雲生下的兒子為何會跟趙公子一模一樣？通常兒子多數與父親相像，那麽那個暴徒的樣貌豈非與趙公子極之相像？」

黃雙河道：「那孩子晚輩看過，跟他的確極為相像，晚輩相信蕭大丙也看出來，不過為了某種原因而做作不知。只可惜白四弟心直口快，當面說了出來，蕭大哥要想再假裝不知實無可能，所以才會下書約趙守道到殺虎坡決鬥。」

趙守道長嘆一聲：「這當眞是閉門家中坐，禍自天上降，但是家父只生了晚輩一個，並無兄弟姐妹，難道天下間竟有不是同胞也能如此相像的麽？」

黃雙河冷笑道：「這可難說得很。」

趙守道怒道：「你這是甚麽意思？」

「我曾聽家父說過，說你並非趙立早的親生兒子。」

趙守道臉色一變，道：「胡說，我自己怎會不知道？」

黃雙河冷笑一聲：「你父親既然檢了你回來撫養，還會把眞相告訴你麽？」

管一見忙問：「令尊是在什麽時候告訴你這件事的？」

「就是在趙守道上次來寒舍，晚輩把他跟蕭大哥決鬥的事告知他之後，家父才說的。」

沈鷹忙問：「他怎樣說？」

「他說：『趙守道可能有個兄弟也不一定，因為他是趙立早檢回來撫養的，不過這件事你千萬不可告訴別人。』」

這個發現使得沈鷹及管一見大為興奮，因為這個發現對破案極有價值。但趙守道神情却極為沮喪，一顆心亂糟糟的，好像天下末日般。

忽然管一見又想到一個問題：「老鷹，還有一件事值得咱們查一查！『五行盟』設有五個堂主，如今才出現了四個，還有一個呢？很可能那人便是兇手！也有可能他們以前便有仇怨，如今那個堂主待養豐了羽翼才來報仇！」

沈鷹精神大振，脫口道：「極有可能就是他！問題是『五行盟』的內部組織十分秘密，外人對他們的組織甚少知悉！」

管一見又道：「不錯，外人只知『五行盟』的盟主是『龍虎大師』龔熊、副盟主『白天狐』索峻兩人而已！」

沈鷹接道：「甚至『五行盟』如何在

一夜之間而烟消雲散，也沒人知道！不過，二十多年前跟五行盟有過節或有來往的人尚不在少數，不怕查不出來！」

雲飛烟恰好自內出來，道：「乾爹，飯菜已弄好了！」

沈鷹道：「請諸位先到飯廳用膳，然後再慢慢研究！」

第五個堂主

飯後，盧三帖已應邀而來，他是洛陽有名的「賽扁鵲」，沈鷹對其醫術極具信心。

但當他爲周秀雲診斷過之後，却對沈鷹道：「神捕，恕老朽無能爲力矣，目今老朽只能開些安神的藥方，讓她服食！」

趙守道大驚：「盧神醫，請問她是否再無復原的機會？」

「也非如此！也許她找到兒子，或找到她的情人便能不藥而癒也未定！」盧三帖說罷深深地望了趙守道一眼。

趙守道臉上一熱，喃喃地道：「這可困難了！」

「這種病最難醫治！」盧三帖嘆了一氣，道：「所謂心病還需心藥醫，只要找到她的心藥，便能恢復一切，其他辦法反而沒有把握！」

沈鷹忙道：「如此仍請神醫隔幾日再來看看她！」

盧三帖是個名醫，古時名醫怪癖者頗多，盧三帖也沒例外，只是沈鷹對他有恩，是以一切例外。當下他應了一聲，提起藥箱，帶着藥童同去了。

管一見道：「這位盧神醫的話提醒了老夫一件事……」

沈鷹截口道：「你想利用她去找強姦的暴徒？」

趙守道道：「不可，這樣未免太過份了！」

管一見瞪了他一眼，轉頭不看他。沈鷹笑道：「你們別太急，老夫有辦法查到那第五堂主的姓名！」

管一見大喜，急問：「何不早說？」

「崔老弟崔一山你也認識吧！他早年曾經與『五行盟』周旋過，天下事十分奇怪，有時往往敵人比朋友還了解自己，說不定這件事也如此！」沈鷹哈哈一笑：「夜已深了，兩位公子到客房歇息吧，明早老夫立即發出信鴿請崔老弟過來一趟！」

商衛立即帶黃雙河及趙守道到客房去。「兩位打算住在隔壁，還是對面？因爲蝸居共有四間客房！」

趙守道快口道：「住一間便夠了！」

商衛及黃雙河同時轉頭望過來，臉上都有詫異之色，趙守道伸出一手，道：「黃二哥，我相信現在你對我的誤會大概已消除了許多！小弟認爲沈神捕說得不錯，咱們應該同心合力，希望早日找出兇手爲父報仇雪恨才是上策！你認爲如何？」

黃雙河也把手伸出來，緊緊地跟趙守道握了一下，一切都在無言中表露無遺。

× × ×

沈鷹及管一見自亦不可能立刻上床，他倆在書房內，一個抽烟，一個品茶，各自沉思了一陣。最後管一見才開腔：「老鷹，你把趙守道的遭遇叙述一下，讓老夫參詳參詳。」

沈鷹於是摘要的叙述一遍，管一見想了一下道：「老夫那個直覺更強烈了！」

「什麼直覺？」

「那強姦周秀雲的暴徒一定與此案有關！」管一見侃侃而言：「依照黃恒安臨死那番有關報應的話來分析，兇手顯然與蕭、黃、趙、白四家有關！他們四家可能對兇手有過不利的行動，是以黃恒安才會認爲此乃報應！對兇手來說這不過是報仇而已！只是手段未免過於殘忍，四家的兒子家丁等人，既然都不知主人的往昔歷史，自然亦不會參予他們四人的行動！」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續道：「兇手既然是爲了報仇，他強姦周秀雲，這難道不是報復的一種手段？」

沈鷹點點頭：「有理！看來這件案子並不太複雜，只要崔老弟一到，大概便能露出端倪！」

× × ×

黃昏，夕陽如血，彩霞如火。

崔一山快馬在日落之前，由中州趕至洛陽。他一入門立即問道：「沈鷹，什麼事如此十萬火急召小弟來此？」

沈鷹道：「若非有急事又豈敢召你火速趕來！來，先坐下喝一杯酒，咱們邊吃邊談！」

席上崔一山見不但管一見在座，而且尚有兩個陌生的青年，心頭暗暗詫異，料想沈鷹召他來，必與這兩個青年有關。

酒過三巡，崔一山首先忍不住道：「沈兄，到底是什麼事，該說了吧？」

沈鷹道：「老夫知道以前你與『五行盟』較過量，想問你一些有關該盟的組織，不知你對『五行盟』的內部組織是否清楚？」

崔一山臉上露出痛苦之色，仰脖把杯中酒乾了，輕輕一嘆：「這件事小弟都已幾乎忘記了！不知你要知道些什麼？」

管一見道：「聽說『五行盟』除正副盟主外，下面還有五大堂，而每堂都有個堂主，這五人的名字崔大俠都知道否？」

「不太清楚，只記得烈火堂堂主姓白名濤；青木堂堂主黃恆安以及黑土堂堂主楊無雙！」

席上衆人臉色齊是一變，旣有喜亦有驚異，沈鷹道：「楊無雙這名字倒陌生得很，老夫從未聽過，不知此人模樣長得如何？」

「這也難怪你們不知道，因爲楊無雙旣是黑土堂堂主，又是盟主『龍虎大師』的妻子，她極少在江湖露面！」

衆人又啊的一聲，驚呼出口：「原來她是個女的！」

崔一山一怔，問道：「你們要想知道的便是這個人麽？」

「不錯！」管一見道：「不知崔大俠以前因何事而跟『五行盟』結下仇恨？」

崔一山眼中痛苦之色又是一盛：「因爲舍妹無知被『五行盟』甜言蜜語所騙，加入了他們的組織，後來分配在楊無雙手下，舍妹後來見『五行盟』是個邪惡的組織，要想退出，可是『五行盟』却不肯，是以小弟多次帶人入去理論，結果最後都是不敵而回，幸而楊無雙對舍妹甚爲愛惜，不會對她下毒手，只是舍妹受不住內心

的煎熬，結果自殺求解決！

「最後『五行盟』突然烟消雲散，這筆仇也就不了了之了！小弟跟楊無雙曾有兩面之緣，第一次有舍妹在塲，第二次却是在淮河河畔，那時她已香銷玉殞了！」

衆人又再發出一聲驚呼：「楊無雙死了？」

「是的！」崔一山語氣十分肯定。「小弟敢信沒有看錯！小弟也是在無意中發現她的屍體，當時她起碼已死去兩天。」

管一見急問：「崔大俠沒認錯人？」

崔一山哈哈一笑：「楊無雙的相貌十分易認，她在印堂上有一顆硃砂痣，還是個美人哩！錯不了的！」

衆人心頭都是一凉，本來都以爲兇手是五行盟的第五個堂主，但料不到這人已死了二十多年，刹那間，泛起一陣失望。

管一見又問：「楊無雙死了多少年，崔大俠尚能清楚記得否？」

崔一山想了一陣，道：「二十四年前的八月中秋之後，因爲那天小弟剛好到一個朋友家飲酒賞月，後來回家時，却是乘船到信陽，然後上岸乘馬。但船至信陽外五里店時，因午時已過，舟子上岸購食物，小弟在無聊中上岸瀏覽風光而在無意中在蘆葦中發現的，年份及月份都自信沒有記錯！」

崔一山頓了一頓反問：「楊無雙到底跟那一件案有關？不知諸位能否見告？」

沈鷹這才簡單地把蕭、黃、趙、白四家所發生的事，簡述了一次。「吹，在老弟左首那位便是黃公子，右邊那位便是趙公子了，咱們本來懷疑這案子是楊無雙策劃或親自動手的，但她旣然已死了二十四年，這個假定自然不能成立！」

崔一山道：「楊無雙的而且確已死，而且還是小弟替她安葬的！」

趙守道又道：「崔大俠，不知您是否知道『五行盟』因何事而烟消雲散的？」

「什麼？」崔一山一怔，「你是趙堂主的兒子，你反而不知道？」

「家父等一直隱瞞着晚輩等，的確毫無所知！」

崔一山搖搖頭，道：「我只隱約聽到一點風聲，說『五行盟』是因內亂而導至滅亡的，甚至連正副盟主也了無消息，料在那役內亂死去！」

沈鷹望了管一見一眼，道：「看來咱們只能另闢蹊徑了！」

管一見搖搖頭：「太難了，一點綫索都沒有，最令人感到遺憾的便是蕭子星等人都沒在自己兒子面前洩露一點秘密，而且他們退隱之後，可說與世無爭，而在『五行盟』時又仇家遍地，當眞難查之至！」說着目中露出幾分失望及担憂之神色。

崔一山忙安慰他道：「兩位二十多年來，破案無數，無論如何棘手的案件，一到你們手中便迎刄而解，一切成績絕非倖致！這件案子，自亦不會有例外，相信水落石出指日可待！」

沈鷹及管一見同時苦笑一聲，散席後，黃雙河及趙守道返回客房，他倆對雙鷹神捕極具信心，自從他倆表示肯接辦此案之後，他們焦慮的心情便早已一掃而光。

但沈鷹及管一見却的而且確覺得毫沒把握！以前的案件多少還有一些綫索提供，抑或有些嫌疑的對象可供調查，這一件却沒有！說毫沒綫索也不對，起碼有一個強暴周秀雲的暴徒，相貌必與趙守道極爲相像，這便是綫索！

但是，假如這人一直隱在深山不出，或者易容出現，人海茫茫，如何得知，即使能破案，也需不少時日了！

「每件案子，但求能以最快的速度破案。」這是沈鷹及管一見的座右銘，守株待兔，等待兇手再露出破綻，這是無可奈何的辦法，也是消極的辦法。

崔一山自然留下來，他與雙鷹便集在沈鷹的書房內商討對策，一直至四更他們才有所決定。

神秘惡客

紅日滿窗，趙守道及黃雙河下床盥洗，商衛忽然走進來道：「兩位公子，敝上請你們出去一下！」

兩人携手而出，到得小廳，只見沈鷹，管一見及崔一山已坐在桌前了。

沈鷹道：「兩位公子請用早點！」

趙守道及黃雙河謝了一番，坐在下首，吃了一半，沈鷹輕咳一聲，道：「兩位公子，實不相瞞，這件案子，極爲複雜，而且毫沒頭緒，要想破案絕非易事……」

趙守道着急地問道：「沈神捕莫非有悔約之意？」

沈鷹臉色一沉。「老夫旣然答應了你們，自然不會半途而廢。不過，此案旣然如此複雜，查案破案便絕非三朝兩日便能够完成的了，很可能要一拖三五載，是以老夫等決定暫且稍爲擱置一下，因爲老夫等尚有其他案件要辦，兩位可以到各處遊山玩水一下，三個月之後再回來，兩位意下如何？」

趙守道跟黃雙河雖然心中不大願意，但沈鷹旣然已決定了，自己又有求於人，還能反對麽？兩人互換了一下眼色，齊聲道：「晚輩們遵命！」

沈鷹大喜，道：「三個月之後，兩位回來時，希望已有極大的進展！」

趙守道道：「至於晚輩大嫂的事，也請神捕照應了！」

沈鷹說道：「這個自然，兩位放心便是！」

辰時未過，趙守道及黃雙河便離開沈鷹行宮了，趙守道依然戴上了那張人皮面具，而黃雙河則塗上半死老人贈與趙守道的易容藥。

出了大街，趙守道問道：「二哥，咱們去那裏？」

黃雙河眉頭一皺，道：「愚兄想先回家遣散了家人，然後再作計較！三弟，你又有何打算？」

趙守道神色一黯：「小弟家早已破，此世上除了你之外，已再無朋友！如今心情又欠佳，那還有遊山玩水之心？」

黃雙河道：「旣然如此，何不與愚兄回去，下一步行動再慢慢商討！」

趙守道輕嘆一聲：「也只好如此！」

兩人一撥馬首自南城門出去，途中趙守道長嘆一聲，滿懷感觸地道：「二哥，小弟經此一變，覺得人生眞的如夢，以前

咱們一直被父母養在家內，嬌生慣養，不知人間醜惡，世事滄桑，表面上生活極之快樂，其實是極爲無知的一羣！」

黃雙河也嘆了一聲：「愚兄何嘗沒有感觸？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許經此一變，却使咱們成熟起來，不致成爲事事仰伏父母的紈袴子弟！說眞的，假如不發生這件事，你說咱們以後會怎樣？」

趙守道道：「過兩年娶妻，再過一二年做父親，然後帮忙父母打理生意，再過二十年，孩子大，準備替他成親，然後是養孫子……」

黃雙河喟然道：「人生如此，尚有何意義？一個人假若畢生如此，生與死對這個世間巳毫無影响，而人的功用也巳減至最低，只是一件承繼香火，延續子孫的工具！唉，既然如此，咱們日學武，夜習文，還有何意思！」

趙守道深有同感地道：「二哥所說，小弟也有同感，這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了！若非這一件事故，也許咱們終生都未必有此體會，而庸庸碌碌渡過一生！」

黃雙河道：「古人云，一得必有一失，一失必有一得，誠哉斯言！」

趙守道問道：「二哥，你今後有何打算？」

「遣盡家丁，散去家財，嘯傲河山，行俠江湖！」

趙守道提醒他一件事，道：「咱們還未付神捕的酬金！」

黃雙河哈哈一笑：「你我兩家雖非富可敵國，但也可做到不虞衣食，咱們把家當送與鄉人，那生意賣掉，自家存着一些，其他的都贈與災民可也！」

趙守道道：「四弟的那些家當不知如何處理？」

「先回去再說！」

兩人行行停停，走了三日才到達田湖，趙守道忽道：「二哥，小弟去四弟家走一趟！」

黃雙河道：「四叔及四弟等的屍體，愚兄巳囑家人代葬了！」

「原來如此，不過小弟還是去一趟較好！」

黃雙河疑惑地看了他一眼，趙守道道：「小弟想找一找白家的地契等物！」

黃雙河道：「如此愚兄先回去了！」

趙守道到了白家，果見屋內的屍體巳全部不見，地上的血跡也洗得乾乾淨淨。不過大門及房門巳被人撬開，而且廳上的椅桌也不見了，大概早讓隣居偷搬一空。

不過，床及貴重的東西却仍原封不動，後來趙守道在白濤的書房內却發現一堆灰燼，但有關田地的契約，却遍尋不獲。

趙守道估計那堆灰燼必是田契及地契燒後而留下來的，燒的人也必是租賃四弟田地的人，他本想拿了這些地契當衆焚燒，讓田湖鄉的人，耕者有其田，如今見巳成了事實，當然不虞有他。

當他返回黃家時，日頭經巳偏西。黃雙河見到趙守道回來，忙問：「白四弟家情況如何？」

趙守道把所見說了一遍，不料黃雙河却道：「燒契約的不一定是租賃白家田地的人！」

趙守道一怔，脫口問道：「二哥爲何有此看法？」

「因爲寒家的田契及地契亦巳被人拿走！」

趙守道一驚：「是誰如此大胆？」

黃雙河在椅上一躺，問道：「三弟，你這次到寒舍可有什麽不同的感覺？」

趙守道想了一下，失聲道：「怎樣不見府上的家丁下人？」

黃雙河苦笑一聲，道：「也不是全部走光，還有幾個年老的家丁留下來！」

趙守道忙問：「二哥，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黃雙河雙掌一拍，叫道：「老福哥，你過來一下！」

一個年老的家丁立時應聲自廂房走了出來：「少爺有何吩咐？」

「你把那個神秘人的事對三公子說一遍！」

那家丁應了一聲，在一張椅子坐了下來。「少爺離家約莫四五天，也就是說，咱們剛替四公子及白四爺等人辦好後事的那天晚上，忽然來了一個中年漢子……」

趙守道截口問道：「那中年漢子長得什麽模樣？」

「那漢子看來異常凶神惡煞，一張黑黑沉沉的臉，高鼻、大嘴、眉毛稀疏，身材倒是普通，但年紀却很難看得出到底是幾歲，總之是中年吧！」老家丁道：「那夜，小的在夢中忽被一陣吆喝聲驚醒，心想大概發生了什麽事吧，連忙披衣下床出去查看！

「小的到了前院，見英小哥率着一批弟兄圍住那個中年漢子，那漢子臉色十分鎭定，只說叫你們老爺出來，他不與咱們計較！」

黃雙河道：「英小哥是黃英，他是寒舍護院領班，武功還過得去！」

趙守道問：「那漢子可有說他爲何要找你老爺麽？」

老家丁自顧自地續說下來：「當下英小哥喝道：『醜鬼，你找我老爺有什麽事？』那人道：『以前的舊帳，與你們無關，你們不必多問，也不宜知道！』英小哥笑道：『可惜你來得不是時候，我老爺巳過世好幾天了。』

「那漢子哈哈大笑：『老子不是三歲孩童，豈會被你們三言兩語所騙，假如姓黃的巳死，你們爲何竟沒辦喪事的模樣？連大門白燈籠都不掛一盞，這還騙得了老子？老子沒有太多時間跟你們閒磨，再不叫他出來，老子可要打進去了。』

「英小哥道：『事實如此，你打死了咱們也打不出老爺來！』中年漢子又道：『那麽，叫你們少爺出來吧！』

「英小哥道：『咱們少爺去找尋殺父仇人去了，咱們也不知他何時才回家，咱們不替老爺辦喪事，也是少爺的主意。』

「中年漢子道：『爲什麽？』英小哥告訴他不知道，那漢子又大怒，說他死也不相信，結果雙方便衝突起來了。英小哥仗着己方人多，又都持着刀槍，首先發難，不料那漢子，當眞是個地獄來的魔頭，三撥兩下，便讓他擊倒四五個人。』

「英小哥殺紅了眼，持刀衝了過來，那漢子喝道：『你們都不知死活好歹，老子便先殺了你，下個馬威！』也不知爲何

，幾下來往，英小哥手上的刀便巳到了那漢子的手中。

「只見白光一閃，惡漢巳一刀架在英小哥脖子上，喝道：『你叫不叫姓黃的出來？』英小哥哭喪着臉道：『老爺的確巳作古人，你若不相信，大可以入內搜查。』那惡漢笑了一笑：『你道老子不敢？』用手一推，喝道：『快帶路，假如敢反抗的話，老子便一刀把你殺了！』

「當時咱們心中却想，反正老爺的確經巳作古，又何怕讓他搜查，只要他不再殺人便好了，是以都道：『英小哥，你便帶他過去看看吧！』惡漢又道：『你們都給我站着別動！』

「後來那惡漢果然又推着英小哥出來，大聲道：『姓黃的錢是他以前做強盜搶來的，其中有一部份也是老子的，所以老子把他的田契屋契全燒了，他的一些錢我也拿了，剩下的錢，你們都拿去分了吧，老子不相信他巳死。九成是怕人尋仇，才想出這假死的辦法來隱瞞，下次老子再來時，再見到你們，便一刀一人送了你們去地府報到。』

「那惡漢說了這些話後才颺的一聲，躍上屋頂去了，他走的時候，衆人見他武功高，而又凶神惡煞，却不敢開腔，一去之後便議論紛紛起來，後來，把剩下的錢分出一半，各人拿了一些都散去了，只剩咱們這五個老骨頭，既沒親又沒去處的，還留了下來，也幸而他們還有一些良心，還留下一些給少爺，否則這次少爺回來，可就……」

老家丁一口氣說至此巳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的了。

黃雙河望了趙守道一眼，意思是問趙守道明白他剛才那話的意思否？

趙守道道：「如此看來白家的田契屋契也可能是他燒掉的，嗯，這人的確十分奇怪，他爲何在這個時候來報仇？他到底又是何方神聖？」

黃雙河道：「看來此人與白家的慘變有了點關係，說不定白四弟是他殺的。」

老家丁忽然囁嚅地道：「少爺，老奴還有幾句話，一直不敢說……」

黃雙河道：「你說吧！」

老家丁望了趙守道一眼，道：「老奴怕說了之後，少爺跟三公子會……」

趙守道急問：「會怎樣……」

老家丁道：「老奴不敢亂說。」

黃雙河柔聲道：「老福哥，你是最早入黃家的，也是看着我長大的，你有什麽話即管說出來無妨。」

老家丁仍不放心：「其實這幾句話是那……那個惡漢說的……少爺，你眞的不怪我？」

黃雙河及趙守道齊是心頭一跳，忙道：「快說，決不怪你就是。」

老家丁吸了一口氣才道：「那惡漢道：『姓黃的不是眞死的，他是怕趙守道來找他報仇，又想洗脫罪名，所以才裝死騙人。』」

黃雙河及趙守道臉色齊是一變，趙守道呼吸急促地問：「還有沒有？」

老家丁望了黃雙河一眼，見他沒有阻止自己繼續說下去的意思，繼續道：「當時英小哥大聲道：『你不要胡說，趙家跟咱家有通家之誼，他要來報什麽仇？』那惡漢哈哈一笑：『黃恒安城府眞深沉，心思又愼密，這種大事連你們也瞞住了。』

「當時也不知誰問了一句：『老爺有什麽大事瞞了咱們！』惡漢道：『蕭家、白家及趙家近一百多條人命，還有一件寶貝！』」

趙守道喃喃地道：「寶貝？一件什麽寶貝？」

老家丁道：「這個他倒沒有說出來，老奴不敢亂說！少爺，這，這可是惡漢說的，老奴沒多加一字！」

黃雙河寒着臉道：「他只說了這些？還有沒有其他的話？」

「沒有了。」

黃雙河沉聲道：「那惡漢是造謠的，我爹絕對沒有殺死他的兄弟。」

「是，是！」老家丁囁嚅地道：「老奴也相信老爺不是那種人，嗯，少爺若沒有其他事，老奴告退了。」

趙守道喃喃地道：「開始的時候，小弟還以爲這個神秘惡客是殺死咱們四家的兇手，但如今看來却又不是了，因爲假如人是他殺的，他又怎會把帳算在令尊的頭上？」

黃雙河雙手負背，在廳內踱起步來，半晌才回頭道：「誰說他不是兇手，也許故意來此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正是爲了洗脫他的嫌疑，而把罪名推在先父身上！」

趙守道神色一變，喃喃地道：「這倒也有可能，但不知此人到底是誰？」

「他就是兇手，不然這件事他又如何能够知道？」黃雙河目光發亮：「咱四家以前雖然都有一段顯赫的日子，但這二十多年來並沒有人知道咱們的底細，一般人都以爲咱們只是尋常的商人及地主而巳，那惡漢又怎知咱們四家關係以及近況？」

趙守道心頭一震，脫口道：「不錯，看來令尊對你說的報應那回事，莫非指的正是他？」

黃雙河也是心頭怦怦亂跳，咬牙道：「必就是他！」

趙守道抓抓頭皮，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但此人的底細咱們根本一無所知，他又何必來此亮相？」

黃雙河道：「他那知道咱們的父親都絕口不提往事？在他的心目中，大概認爲咱們兩個都知道他的底細，而且巳懷疑了他。」

趙守道脫口道：「那麽此人必有顯赫的身份以及上佳的聲譽，小弟認爲他的相貌必是故意易容的！」

黃雙河興奮地道：「不錯，這倒也是一條上佳的綫索！」

「還有一點，他既然認爲咱們巳知道了他的底細，他來現身『洗冤』，豈不有點類似此地無銀三百兩麽？」趙守道道：「咱們再推敲一下！」

黃雙河冷笑道：「他來寒舍，目的只爲了要殺愚兄，最後再把你殺掉，因爲他估計咱們因爲家長有過一段不光采的歷史，咱們輕易不敢宣揚出去，也即是說，知道有他這個人的，只是你我兩人而巳！」

趙守道仍有疑問：「小弟一家巳經被殺死多時，他爲何不先把小弟殺死以絕後患？」

黃雙河立時閉咀，兩人苦苦思索了一陣，半晌黃雙河才道：「你忘記了自從你與蕭大哥決鬥，身負重傷而巧遇半死老人之後，你一直是易容或戴着人皮面具麽？也許他還未能找到你。」

趙守道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樣看來，咱們今後可得小心一點，因爲萬一露出破綻，被此人發覺，便有生命之危了。」

「不錯，確是如此。」黃雙河臉上忽也露出担憂之色，道：「咱們立即悄悄離開！」

趙守道道：「夜巳深了，去那裏？」

「去白四弟家住一宵，明早立即起程返回洛陽，把此事告知雙鷹神捕！」

趙守道心頭一驚，道：「事不宜遲，咱們立即走吧！」

兩人也不牽馬，換了衣服，又易了容，然後悄悄離家奔向白濤家。

無妄之災

莊稼漢一早便上床了，田湖鄉如一個無人世界般，靜得令人心悸。

月亮在烏雲之後，勉強透出幾分慘白的光芒，大地景物若隱若現，格外顯得詭異恐怖。二更，夜風徐吹，田湖鄉樹木婆娑，似有無數的惡鬼隱在路旁，趙守道及黃雙河忽然有點後悔，貿貿然返回家來。

由黃家至白家道途並不遠，但此刻在他倆的心目中，却似有十萬八千里般，一顆心怦怦亂跳，生怕那個惡客會如勾魂惡鬼般在身旁突然出現。

幸而一路平安，兩人終於到達白家之外，可是望着那座矗立在黑暗中的莊院，兩人的心又再度懸起，最後還是由趙守道提議，分開由兩頭進去，而在大廳集合。

趙守道小心翼翼越過圍牆，穿過莊院來至大廳，黑暗中，伸手不見五指，他却聞到一道輕微的呼吸聲，他心頭一緊，手腕立時落在刀柄上，同時喝問。

與此同時，廳內亦响起另一個人的聲音：「可是三弟？」

趙守道暗中嘆了一口氣，暗罵自己杞人憂天。「二哥，正是我！」

黃雙河問道：「沒什麽意外吧？」

「似乎並沒有別人！」

黃雙河道：「咱們都躍上橫樑過一夜吧！」

兩人坐在橫樑上，既不敢交談，也不敢睡覺，就這樣眼睜睜的等到天亮。這一夜，時間好似過得特別慢，但也在平安中渡過。

當陽光自屋頂漏落庭院中時，兩人才同時舒了一口氣，聯袂躍落地上。

「二哥，咱們走吧！」趙守道道：「你要否回家交代一聲？」

黃聲河苦笑一聲：「若要回去交代的話，昨夜又何不先交代了再來，依愚兄之意，咱們連馬也不要去取了，就這樣上道吧，半途若遇到馬集才再買吧！」

趙守道自然沒有異議，兩人立即出村，向洛陽城的方向走去，走了個多時辰，才在路旁找到一家用草棚搭成的小酒店，兩人走了半天，都有點乏了，便入店買些東西塡塞肚子，順便詢問那裏有馬賣。

掌櫃的是個老頭，這酒店的廚師，小二，全是他的老婆及兒女，不但賣酒，也賣飯食，看來生意還不錯。

掌櫃見趙守道一張臉死死板板的，似是自墳墓中走出來般，心頭有點害怕，低着頭不敢望他。「客官，咱們附近可沒馬賣！」

「那麽要到那裏才有？」

「往東走五十里吧，那裏有個小鎭，叫石橋鎭的，也許能買到馬！」

趙守道跟黃雙河謝了一聲，又買了幾個肉包子，然後洒開大步向東直去，幸而洛陽本在東北方，雖不順路，但倒也不太寃。

也許半死老人贈與趙守道的這兩件寶貝的確有效得很，一路平安，並未碰上那個惡客。

申牌時分，兩人便平安到達了石橋鎭，入了鎭，兩人也不去買馬，先是找了家客棧，歇了下來，反正不太着急，而且昨晚一夜未嘗闔過眼。兩人胡亂吃了點東西，便上床睡了，由於那個神秘惡客的出現，使案情有了轉機，兩人心頭較前舒暢，一夜酣睡，直至次早才醒來。

吃了早飯，問了路，兩人到馬房，挑了兩匹比較像樣的馬兒，立即取道洛陽。

馬雖是劣馬，但是長途終比雙脚走得快些，何況光天白日也不方便施展輕功，到了正午巳行了七八十里路。看看目頭漸猛，便找了一棵枝葉茂密的大樹歇下，坐在樹下吃乾糧。

剛坐下不久，迎面却馳來兩匹快馬，都是中壯的年紀，看騎姿，身手十分俐落，趙守道不覺多看了一眼，這一看却看出有點異常了，原來此兩人臉色都是一片慘白，臉目呆板，老沒表情，顯然是戴了人皮面具！大凡戴人皮面具的，必是江湖人物，趙守道不想讓人看出自己也是「同道中人」，連忙低下頭，默默地啃着乾糧。

那兩騎經過他倆身邊時，也轉頭看了他們一眼。黃雙河抬起頭來，但對方步快，只能看到背影了，他也沒有在意。

趙守道心頭隱覺有點不對，輕輕推一推黃雙河，道：「二哥，這兩人有點奇怪，快召馬上道吧！」

黃雙河也是「驚弓之鳥」，自無異議，兩人立時上馬向前馳去。

剛馳了五六十丈，後頭馬蹄聲如雷响起，趙守道側着頭，偷偷向後瞥了一眼，心頭登時一跳，原來是剛才那兩騎，去而復返，連忙催馬急行，同時道：「二哥小心，後面那兩人只怕不懷好意！」

可是胯下的坐騎乃是劣馬，任由他倆鞭打脚踼，也還是那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的熊相。

只一忽，那兩騎便自他倆身邊竄過，趙守道及黃雙河都以爲對方可能是忘了什麽東西，再回頭去取，一顆心剛剛放下，忽見前頭那兩騎速度一緩，接着轉了過來，不懷好意地瞪着自己。

趙守道大着胆子抱拳道：「兩位英雄請了，不知兩位是否可以讓開一點，讓在下借道而過？」說着也把馬勒停。

那兩人一個濃眉，年紀似乎稍大，另一個眉毛疏落，年紀看來較輕，但也巳三十開外了。

濃眉的哈哈一笑：「老相識了，你還

裝什麽？」

趙守道一怔，忙道：「在下兩人與閣下素未謀面，閣下認錯人了吧！」

濃眉漢子又是哈哈一笑，黃雙河忽然聽出此人「面目」雖不老，但聲音却巳頗爲蒼老了。只見他道：「我這副臉孔你當然未見過，但你那副却瞞不過我！」

趙守道道：「閣下的確認錯人了！」

濃眉嘿的一聲冷笑，道：「傑兒，此人便是我平日常對你提的那個人，還不叫聲伯伯！」

疏眉的連忙抱拳叫了聲伯伯，語氣却不甚恭敬。

黃雙河道：「兩位是何方高人，請恕咱們眼拙！」

濃眉的道：「罷了！這些年來，看來你的功夫不但沒有擱下，而且更加精進了吧？竟然連聲音也練嫩了！幾時讓小弟向你請教一下！」他雙眼一直瞪着趙守道。

趙守道不耐煩地道：「閣下確是認錯人了，請讓路吧！」

濃眉冷笑一聲：「你想不到小弟也學成泡製人皮面具的本領吧！你認不得我，我也不怪你，但你製這副人皮面具時，小弟却知道得一清二楚！」

趙守道心頭一跳，這才知道對方爲何會認錯了人！心頭一動，忖道：「此人莫非是半死老人的舊友！」

當下却也不說破，說道：「我戴的此張人皮面具是誰，你倒說來聽聽！」

「哈哈，小弟記憶力一向不錯，二三十年的事也忘不了！此是『冲天雁』殷明的臉皮，當日他被你一掌斃掉，當時小弟也在場，哈哈哈！」

趙守道忖道：「半死老人果是個隱居山野的武林高手，只不知這『冲天雁』殷明是誰！」

濃眉漢子見他沉吟不語，十分不快，冷笑一聲，道：「你認不認都沒關係，反正今日我都不會放過你了！傑兒，你向你伯伯的新收的弟子討教一下吧！」說罷身子巳自馬鞍上飛起，直撲向趙守道。

他人未至，但一股勁風巳迫得趙守道幾乎喘不過氣來，心頭的震驚，實在無以復加，不致跟對方硬碰，連忙滾下鞍來！

濃眉漢子哈哈一笑。「你本早該下馬啦！」也自馬鞍上飛撲下來，舉掌望趙守道擊去！這一掌氣勢極其嚇人，波濤般的掌風，刮得地上沙石亂飛，那些馬匹驚嘶一聲，都遠遠避開了！

趙守道叫道：「閣下到底弄什麽鬼？胡亂認人，也該有個譜兒！在下早巳聲明，與閣下素無交往啦！」一句話未曾說畢，身形經巳三變，堪堪避過這一掌。

濃眉漢子冷哂一聲，「有否認錯人，試過便知！」再一掌當胸擊過去！

趙守道沒可奈何，只得抽出寶刀應戰，只及三招，那漢子便一掌把趙守道的寶刀蕩開兩尺，露出胸前的空門來，他不由咦的一聲：「老大你裝什麽蒜？」五指如鈎，急抓趙守道的前胸！

趙守道避無可避，只得伏身一滾，手臂一掄，寶刀貼地劈出，飛斬濃眉漢子的足踝！

濃眉漢子輕輕躍起三尺，身子隨即沉下，向趙守道踏去！

趙守道在生死俄頃間，潛力迸發，仰起身來，刷刷刷連劈三刀，把對方迫退一步，隨即曲腰彈起！

只聽濃眉漢子尖嘯一聲，左爪右掌一齊奔至！

趙守道脚步未穩，見狀大驚，忙不迭向後猛退！但由於他脚步未穩，是以動作不由稍慢一點，只聽「嗤」一聲，胸襟巳被撕下一幅來，胸肉吃對方指風掃及，火辣辣的一陣疼痛，立時現出幾道紅痕來。

濃眉漢子道：「哼！這小子果然是冒牌貨！」

疏眉漢子忽然叫道：「師父，這兩人一個是趙家餘孽，一個是黃家的餘孽！」

趙守道心頭一震，偷眼一瞧，只見黃雙河也被對方迫得連連後退！

濃眉漢子哈哈一笑，道：「這叫做歪打正着，傑兒，加一把勁，讓他們早點上道與他們父母團聚團聚！」

趙守道大吼道：「你們到底是誰？」

濃眉漢子欺身直進，冷笑道：「待你們死後，老子自會告訴你！嘿嘿，誰叫你們是趙黃兩家的後人！」

趙守道一柄寶刀左右遮擋，兀自不時被對方自刀隙中突進，幸而他拚死施爲，往往在危險時，不顧性命反攻過去，那神秘客勝券在握，如何肯跟他拚命？只得收招防守，是以趙守道才還未掛彩，饒得如此，他也巳無法分神詢問對方的來歷了。

疏眉漢子的武功雖然也比黃雙河高上不少，但終究不如乃師，黃雙河雖落在下風，倒還未至最危險的境地，是故他問道：「先父是你們殺死的？你們跟先父到底有何寃仇？」

可惜對方充耳不聞，只一味啞鬥。

正在危急間，忽聞一聲長嘯舖天蓋地而來，嘯聲綿實，顯示來人內功巳臻化境。嘯聲一起即落，只見後面樹林中飛出一人來，趙守道不敢回頭，不過却也能感覺到那人巳越來越近、

「想不到多年不見，老二你的武功倒是精進了不少哩！」

濃眉漢子神情一斂，身子忽然向後飄起，喝道：「傑兒，今日對方人多，咱們暫且避一避！」兩師徒各自虛幌一招，躍上馬背，絕塵而去！

趙守道正想回頭，忽見一條黑影自他身邊掠過，向那兩匹馬追去！

那兩匹顯然是大宛良駒，洒開四蹄，如騰雲駕霧般，眨眼便巳去遠！

那道黑影去勢也極快，瞬眼間，只剩下一個黑點！

漸露端倪

趙守道及黃雙河都如發了一場噩夢，良久仍未定過神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又聽後來傳來一陣馬蹄聲，兩人巳是驚弓之鳥，立時躍上馬背，向前急馳而去！大約馳了三四里，後面那幾乘人馬經巳追貼，趙守道道：「二哥，反正逃不了，不如跟他們拚吧！」

黃雙河咬牙道：「好，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立時勒馬抽劍。

兩人一回頭，見來的是幾個陌生漢子，有老有幼，有男有女，臉上似乎都塗了

易容藥，趙守道喊道：「你們既然有胆在光天化日之下追殺良民，何故無胆以眞面目見人？」

人羣中有個女的，忽然叫道：「乾爹，聽聲音這人果然是趙公子！」

爲首一個年老的抱拳問道：「請問閣下可是趙守道及黃雙河兩位公子否？」

黃雙河沉聲道：「不錯，正是咱們，諸位有什麽手段儘管使出來好了！」

那人哈哈大笑：「兩位誤會了，老夫乃沈鷹！」

趙守道及黃雙河同是一怔，但黃雙河仍難相信。「沈神捕在洛陽城內，豈會來此？閣下莫以爲在下是個呆子！」

那人皺一皺眉頭，回頭道：「烟兒，你把臉上的易容藥拭掉，免得兩位公子生疑！」

那女人果然把臉上的易容藥抹掉，露出一張俏麗的臉龐來，可不正是雲飛烟，趙守道及黃雙河這才相信，忙跳下馬來請罪！

沈鷹道：「兩位無須如此多禮！你們可是遇上什麽麻煩？」

「正是！」趙守道道：「晚輩兩人讓人追殺……」

沈鷹忙道：「兩位請上馬，咱們到前頭找個地方歇脚，再慢慢談！」

衆人仍向洛陽城方向前進，黃雙河忍不住問道：「神捕爲何會在此處？」

沈鷹背後另有一個年長的接答道：「老夫跟老鷹商量之後，決定放兩位出去，引兇手出現，是以一直暗中跟在兩位後面，只是怕追得太貼，讓對方發現而不敢露面。剛才商衞來報告，說有人跟你們拚鬥，忙去報告，老夫等才火速趕來！」

趙守道及黃雙河認出他便是管一見，齊聲道：「原來如此！」

走了一陣，來至一座小村落附近，沈鷹突然撥馬拐向小村，接着停在一棟石牆前，商衞立即上前敲門。

一會，門打開，一個村婦臉露驚詫地問：「請問諸位有何事？」

雲飛烟笑道：「羅大嫂，你認不得小妹了麽？這是我乾爹！」

那村婦大喜，忙把衆人迎入，石屋地方竟然不小，村婦請衆人坐下之後，立即把馬拉到屋後。

趙守道輕聲問商大哥，這女人是誰？

商衞道：「她丈夫與小弟是同僚，在許昌作聯絡員！」

「原來如此！」

管一見說道：「兩位可把經過說出來了！」

於是趙守道及黃雙河輪流把經過由始至終說了一遍。

沈鷹跟管一見交換了一下眼色，問道：「那兩人使的是那一派的武功，兩位可看得出來？」

黃雙河臉上一熱，道：「晚輩兩人少在江湖走動，對各門各派的武功都不甚了了，看不出來！」

趙守道却沉吟不語，沈鷹看了他一眼，問道：「趙公子，你這張人皮面具是誰送給你的？」

趙守道便把半死老人的事說了一次，隨即把面具摘下遞與沈鷹。

沈鷹看了幾眼，喃喃道：「這張面具與『冲天雁』殷明果然有幾分相像……」

管一見問道：「你跟殷明相熟？」

沈鷹搖搖頭。「三十年前，他已是個成名的大俠，老夫剛出道，不過有一次在陝甘道上，偶爾與他見過一面，想不到他是被那人殺死的！」

管一見道：「假如那個濃眉漢子不是故意的話，殷明顯然便是半死老人所殺的！殷明素有俠譽，那麽這個半死老人的來歷便甚有可疑的了！」

「不錯，他自擬的那個外號，便頗堪玩味！」

趙守道道：「晚輩發現他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却不知他爲何會看破紅塵，隱居在樂山村中！」

管一見眉頭一皺，「他爲何會跟『五行盟』結下仇怨？他妻子怎會被『五行盟』害死？」

沈鷹道：「這個問題還難以估計，不過有幾個關係，咱們可以自濃眉漢子的口中整理出來，第一，濃眉漢子是疏眉漢子的師父，第二，濃眉漢子跟殺死殷明及把其面皮製成面具的，有一段極爲複雜的關係，是以既稱他老大，又要殺死他，第三，這個老大極可能便是半死老人！」

管一見接着道：「不錯！除非這面具不是半死老人親手所製，而是別人送給他的！」

沈鷹續道：「第四點，濃眉漢子及疏眉漢子很可能便是殺害蕭、黃、趙、白四家的兇手，否則也與兇手有極爲密切的關係及來往！若非如此，疏眉漢子如何只憑趙公子的刀法及黃公子的劍法便認出他倆的身份來？證明他曾經跟趙家及黃家的人交過手！」

趙守道及黃雙河都是心頭一跳，臉上露出憤怒之色。

管一見想了一想，搖頭道：「這可未必，這只能證明他對黃、趙兩家的武功十分熟悉而已，而不能證明他是殺人兇手！因爲黃恒安及趙彥章曾是『五行盟』的堂主，而這疏眉漢子也可能曾是他們的同袍或屬下，對其武功自然有深刻的了解！」

沈鷹思索地道：「不過『五行盟』烟消雲散至今已有二十四年，却不知此人的年紀如何……」

黃雙河道：「他倆都戴着人皮面具，看不出其眞實的年紀！」

管一見道：「可惜崔大俠只見過『五行盟』的一個堂主楊無雙而已，而楊無雙又早已死了！」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無論如何，這兩人對咱們都極爲重要，很可能在他們身上破了此案！」

管一見精神一振，問道：「老鷹，咱們下一步如何進行？」

沈鷹道：「兵分兩路，一路去找半死老人，一路再去引那兩人！」

趙守道霍地長身而起，道：「事不宜遲，咱們現在便進行吧！」

忽有人道：「諸位大人也不用太急，小女子已煮好點心了，無論有什麽事，也得等吃了再說！烟妹，你進來帮我把點心捧出來！」原來說話的正是那個羅大嫂。

雲飛烟望一望她乾爹沈鷹，沈鷹向她

點點頭。

吃過點心，沈鷹又與管一見商量了一些細節，然後叫雲飛烟帮黃雙河易起容來。趙守道則把半死老人贈與他的易容藥塗在臉上。

弄好一切，衆人再牽馬上道，臨分別時，沈鷹取去了趙守道的寶刀。

× × ×

與趙守道一道的是管一見及衞商。他們三人趁着黃昏，催馬急馳，奔向半死老人所居住的樂山村。

由此至樂山村只有百餘里，到了天色全黑，已趕了三十多里，三人向一個農家借宿一宵，次日一早便又上道。

到了下午，管一見估計日落之前便將到達。便吩咐趙守道及商衞把馬速放緩，他決定先來個暗探，待確定半死老人是個非常人之後，再正面向他提出查詢。

天色全黑，管一見故意在村外兜了一圈，查明沒有什麽異狀，然後把馬偷偷藏在一座樹林中，最後才徒步入村。

趙守道一顆心一直忐忑難安，他既希望見到半死老人，而助他解開一些疑團，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半死老人還未同來。因爲他極不希望半死老人跟這件案子，有任何牽連，這個道理很簡單，假如蕭、黃、趙、白四家之變故，跟半死老人有半點關連，他跟朱鳳便絕無希望結成連理了。

因此之故，這一天趙守道一直不發一言，內心之矛盾以及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喩。

管一見多次問他，他都支吾以對，眼看半死老人那棟土房已遠遠在望，趙守道雙脚更加沉重了。

猛聽管一見輕嘆一聲，隨即道：「趕快去！」身子標出，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商衞及趙守道忙提氣跟上。

到了土屋外，管一見忽把脚步放緩，等候他倆，同時輕聲對趙守道道：「剛才老夫發現這房子似有燈光一閃，但隨即熄滅，裏面可能有人，你先進去，假如有危險，立即發聲，老夫將入去救你！」

趙守道點點頭，隨即掩了過去。他把耳朵貼在門板上，疑神靜聽了好一陣，聽不到裏面有絲毫的聲音，於是伸手把門推開。

這門由於上次已被他撞破，是以一推便開。房內一片黑暗，趙守道輕聲呼道：「請問房內是否有人？」他連叫兩遍，都沒有人應他，便把火摺子幌亮。

火光一起，只見房內一片凌亂，似被人搜查過般。趙守道微微一怔：「剛才管神捕說他看過燈光一閃，莫非眞的有人來過？」

心念一動，隨即叫道：「朱姑娘，朱姑娘……鳳妹！」

趙守道邊叫邊轉頭四望，房內只他一人，但刹那外面却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趙守道一驚，正想找個地方躲藏，門口人影一閃，一個少女已穿門而入。

趙守道抬頭一望，驚喜地叫道：「鳳妹！」拋下手上的火摺子迎了上去。

那少女正是朱鳳，她也情不自禁地撲向趙守道的懷抱。「趙大哥……」

兩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大地萬賴無聲，正是此時無聲勝有聲。

良久，兩人才同時問道：「你怎會來此？」

兩個人說着同樣的話，使得他倆同是一呆，隨即笑了出來。

「大哥，你先把火點起來吧！」

趙守道應了一聲，彎腰拾起火摺子，幌亮之後，又把油燈點起，朱鳳目光一瞥，驚叫一聲：「怎會這樣？」

趙守道問道：「不是你弄成的麽？」

「不！小妹離開時，明明把一切收拾得整整齊齊的！大哥，你……」

趙守道忙道：「我剛剛才到！鳳妹，剛才是不是你在房內？」

朱鳳驚詫地道：「誰說小妹剛才在房內？小妹才剛剛到哩！還是，還是聽見你的叫聲才……」

趙守道心頭泛起一絲甜蜜的滋味，半晌才道：「那麽剛才來此搜查的人是什麽人？他們的目的何在？」

朱鳳急不及待地問：「大哥，你去了那裏？」

趙守道嘆了一口氣，道：「愚兄還以爲今生再也見不着你了！我知道你們是騙我的，根本不是採山藥！」

朱鳳粉臉一紅，低下螓首地道：「對不起，這是爹的意思……」

「你爹嫌棄愚兄？」

朱鳳轉過背去，幽幽地道：「說起來當眞冤枉，其實那只是上一代人的事，却連累了咱們這一代！」

趙守道恍然地道：「原來令尊是因爲家父曾是『五行盟』的堂主，是以才不許我們見面！」

朱鳳忙道：「其實爹也是爲你好！」

趙守道一呆，脫口問道：「他還爲我好？」

「是的，爹說假如你不走，他可能會忍不住要在食物下毒，毒……毒死你，替娘報仇……」

趙守道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只聽朱鳳又道：「但爹又認爲他既然一手把你自鬼門關口扯同來，豈有害死你之理？但娘死得很慘，使爹鬱鬱不歡，蟄居山野，受盡精神折磨……這仇不能不報……可是要趕走你，又難以啓齒，是以才想了那個計策，希望咱們『離開』之後，你也會自個離開，而避免衝突……」

趙守道吸了一口氣，問道：「愚兄一離開，你們便同來了？」

「嗯，不過咱們只同來收拾一下日常的衣物，帶了銀子便離開了……」

趙守道又問：「去那裏？」

「爹帶我漫無目的的在江湖上飄盪，後來爹見我悶悶不樂便叫我先同家，他說他稍候買了些日用品及珍貴的藥材便也會同來了！」

「原來如此，鳳妹，你長期住在此地，一旦到外面去見見世面，難道也會不感興趣？」

朱鳳白了他一眼，隨即紅着臉，低着頭咬唇道：「我怕……」

「你怕什麽？」趙守道道：「你怕令尊會反對咱們的事？」

朱鳳緩緩抬起頭來，目光不敢與趙守道互相觸，却落在横樑上。「自從你表露了身份之後，小妹覺得爹爹好像變了……」

我不時發現他雙眼露出殺機……我怕，我怕他終有一日殺死你！」

趙守道心頭泛起一股寒意，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令尊武功極高？」

朱鳳道：「小妹雖不太清楚，不過却能肯定他功力必定比你高深！」

「他本來是什麽人？」

朱鳳搖搖頭，道：「小妹也不知道，自我懂事以來，我便生活在此，而爹也巳是一個附近山村著名的草藥郎中，對他的往事一無所知。」

稍頓，朱鳳又道：「不過爹以前却告訴我，娘是中了瘟疫而死的！」

門口忽然走進兩個人來，朱鳳霍然一驚，後退一步，靠着趙守道，叱道：「你們是誰？」

趙守道忙道：「鳳妹不必驚恐，這位是名聞江湖的江南總捕頭管一見管神捕，他倆是陪愚兄來此的。」

朱鳳疑惑地道：「大哥你爲何帶人來此！」

管一見含笑道：「朱姑娘不必多疑，老夫聽趙公子的一番話後，覺得令尊可能是老夫的一個故友，是以跟他來看看！」

朱鳳心頭稍安。管一見拉了一張板櫈坐下，溫聲問道：「請問姑娘，可否把令尊的眞姓名直告？」

朱鳳略一沉吟，囁嚅地道：「家父姓朱，單名一個臥字！」

管一見喃喃地道：「朱臥，朱臥……嗯，未知令尊是否還有別的名字？」

朱鳳搖搖頭，管一見又道：「朱姑娘是否跟令尊學過武功？」

「家父只敎晚輩一點防身及強身的功夫而已！」

管一見道：「請姑娘顯露一二，希望令尊便是老夫的故友！」

朱鳳看了趙守道一眼，趙守道向他點頭，示意她不可拒絕。朱鳳只得拉開勢子，使了一套少林的羅漢拳，一套梅花拳，這都是武林中常見的拳套，幾乎每個設館授徒的拳師，都以此兩套作爲基礎功夫。

管一見皺一皺眉，心頭難以委決。半晌，管一見才問道：「朱姑娘，你跟令尊是在何處分手的？」

朱鳳抓抓頭皮，道：「晚輩也不太清楚那個地方的名字，總之是今晨分手的，大約離此七八十里路。」

趙守道及管一見心頭同時一動，又問：「朱姑娘跟令尊又去過什麽地方？」

「在嵩縣住了兩三天，然後向東北進發……」

管一見心頭更是一跳：「姑娘跟令尊一直在一起，不曾離開過？」

朱鳳囁嚅地道：「日間在一起，晚上自然分開睡……」

「令尊在路上，除了姑娘所說的，經常眼露殺機之外，是否尚有其他異狀？」

朱鳳想了一下，搖搖頭，臉上帶着幾分不悅地道：「前輩問得這般詳細，到底是什麽原因？」

管一見笑道：「這只是在下因職業而造成的習慣而巳，姑娘不用多疑！」話音一落，耳畔忽然聽到一個沙沙的脚步聲，忙轉頭吹熄油燈，叫道：「有人來了。」

衆人立即把身子貼在牆上，一忽，那脚步聲巳連朱鳳也能聽得出來了。來人極快，筆直望這邊奔了過來。

管一見聽來者只有一人，而且自脚步聲上聽出其武功並不太高明，便放了心。

「大哥，大哥……你這沒良心的東西，你偷偷跑回來也不帶我……嗚嗚，我眞是命苦呀！」

這刹那，管一見，趙守道及商衞齊是一怔，三人都聽出這是周秀雲的哭叫聲！

「砰」的一聲，周秀雲身子撞着門板，一個踉蹌跌落地上。「大哥，我要一口咬死你……」

朱鳳聽見一個女人說着瘋瘋顚顚的話，又滿懷恨意，不知怎樣芳心忽然突突地亂跳起來。

火光一起，忽見管一見手持火摺子站立在門口，沉聲道：「周姑娘，你爲何跑來這裏？」

周秀雲臉色一變，自地上跳了起來，敏捷得像一頭豹子。「你，你是誰？哈哈……我知道了，大哥一定是被你收藏起來的，我跟你拚命！」霍地撲向管一見！

管一見自不會被她擊到，他左手後發先至，穿過她的手掌，一指戮在其「曲池穴」上！

周秀雲右臂一麻，登時不能擧動，但她仍然悍不畏死地用左手擊出一拳。管一見又一指戮出，周秀雲左臂也不能動了，但她雙手雖不能動，雙脚依然不受影响，倏地飛向管一見的懷內，張咀欲咬！

管一見雖然會過天下無數高手，但像這樣的打法却前所未遇，刹那間，心頭不知怎地，忽然產生了一股強大的寒意，不由自主地向旁一閃！

周秀雲脚跟在地上一頓，嬌軀滴溜溜地轉了過來。這次管一見先下手爲強，伸手輕輕在她頭頂「百滙穴」上擊了一下！

周秀雲身子一震，神情似乎略爲清醒一下，喃喃地道：「這是什麽地方？我怎會來此？」轉頭一望，見趙守道、朱鳳及商衞三人又是一呆，一時眼睛忽然閃着綠芒，緩緩走了過去，大聲問道：「你們是誰？」

趙守道不敢應她，怕她會認出自己的聲音，他心想只要自己不開口，周秀雲便不可能認出自己（因爲此刻他巳易了容），又向朱鳳打個眼色，示意她不要開腔。

不料，周秀雲忽然走了過來，在趙守道身邊轉了起來，又用力嗅起來了，忽然大叫一聲：「你就是大哥！」

趙守道大吃一驚，正想閃開，但周秀雲又喃喃地道：「不對呀，大哥身上的氣味，好像不一樣……咦，他好像有兩種氣味，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她用力地抓抓頭皮，臉上一片思索之神色。

過了一陣，周秀雲忽然跌坐地上，用力抓着自己的頭髮，不斷地叫道：「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管一見不忍見她再受痛苦，走前點了她的睡穴，衆人才鬆了一口氣。

原來沈鷹等人離開老窩之後，周秀雲醒來不見了趙守道，他手下一疏忽，便讓她跑了出來。

朱鳳忍不住問道：「前輩，這女人到底是誰？」

管一見蹲下身替周秀雲易容，邊道：

「你問你趙大哥吧！」

趙守道嘆了一口氣，這才把周秀雲悲慘的身世簡述了一次，朱鳳心地柔軟，聽得唏噓不巳，十分同情她的遭遇。接着趙守道又把別後的經過說了，當然他瞞隱了沈鷹對半死老人的疑念。

這一說，天巳將白，衆人也不睡，相繼出去。到了樹林，商衞取了馬匹，抱起周秀雲，躍上馬背，朱鳳與趙守道共乘一騎，管一見在前頭帶路。

出了林子，朱鳳忍不住問道：「大哥，咱們要去何方？」

管一見快口代答：「姑娘別多問，跟着老夫就是！」一撥馬首向東北方前進。

到了中午，巳走了六十餘里路，暑熱天時，人馬均巳乏了，管一見見路旁有個酒棚，便吩咐衆人入內歇息，順便午飯。

酒棚頗大，不過尚未客滿，管一見挑了一張向大門的座頭坐下，趙守道及朱鳳打橫而坐，商衞及周秀雲背門而坐。

巧逢

管一見胡亂點了些酒菜，衆人便默默地等待。周秀雲在半路早巳醒來，却又被管一見點了痲穴。

酒棚外蟬鳴聒耳，酒棚內的食客越來越多。管一見無意中忽然發覺周秀雲滿臉焦急之色，一對眼珠子骨碌碌地轉來轉去，鼻翼急促地掮動着。管一見心頭微微一怔，抬頭一望，周圍並無異狀，只是在周秀雲及商衞背後多了一個食客而巳。

那食客一身粗布衣服，由於只能看到其後背，是以不知其樣貌及年齡。但看裝束料必是附近的莊稼漢，那莊稼漢叫了一大碗鹵麵呼嚕呼嚕地吃着，把左脚擱在板櫈上，旁若無人，管一見也不在意。

酒菜終於弄好，小二一碟碟捧了出來，周秀雲神態更是焦急，管一見眉頭一皺：「商衞，解開她的穴道，讓她吃點東西，不過要小心一點！」

商衞剛解開周秀雲的痲穴，周秀雲立即自板櫈竄上來，轉身向那莊稼漢撲去。

那莊稼漢吃了一驚，長身而起，把周秀雲推開，喝道：「你瘋了麽？要想偷漢子也得挑時候，他奶奶的光天化日……」

管一見等人一怔之下，只見周秀雲張臂向莊稼漢的後腰攬去，那莊稼漢雙脚一蹬，躍過桌子，奔向大門。

周秀雲叫道：「大哥你不要拋棄我，你，你要去那裏……」

商衞見食客都轉過頭來張望，大爲尷尬，忙道：「周姑娘快坐下來吃飯！」順手一抓，抓住周秀雲的後衣。

周秀雲恍似沒覺，向前一掙，只聽「嗤」的一聲，後衣破了一幅，人如兔子般竄出。「大哥大哥，你才是大哥……這個是假的！」聲音未落，人巳奔出大門。

管一見心頭一動，急道：「快追！」左掌在桌面輕輕一按，身子越過桌子，飛向大門！說時遲，那時快！只聽「蓬」的一聲，酒棚不知怎樣，上面那些竹架及稻草都應聲而斷，嘩啦啦地掉了下來！

管一見猛吃一驚，雙掌向上一陣揮舞，拍開竹架稻草，隨即標了出去。

酒棚內的食客乍逢此變，都是驚惶失措，一時之間，叱罵及驚呼聲不絕於耳。

管一見給竹架阻了一阻，待他躍出外面，只見周秀雲在附近來回奔突，却巳不見那個莊稼漢。管一見幾個起落，追上周秀雲，問道：「那人去了何方？」

周秀雲焦急地道：「大哥呢，大哥去了那方？」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躍上一棵大樹，抬眼望去，只見官道盡處，黃塵蔽空，心頭一跳。忖道：「莫非那人向那方去了？」下了樹，吩咐商衞送一錠銀子與店家，包了些乾糧，急忙上路。

管一見這次跟周秀雲同乘一騎，馳了一陣，問道：「你說那人是你大哥？」

「是的！」周秀雲臉上浮上兩朵紅雲：「他是孩子的爹……」

管一見心頭一震，脫口問道：「是眞的？」

周秀雲喃喃地道：「他是孩子的爹，他是大哥……」

「你只看到他的背影，怎會知道他是你的大哥……」

「他什麽都瞞不過我，我知道他是故意不認我的……嗚嗚，我好命苦啊……」

管一見心頭怦怦亂跳，連忙叫趙守道抹去臉上的易容藥，然後對周秀雲道：「你看他，他不就是你大哥麽？」

周秀雲睜着一對眼睛，望着趙守道的臉龐，臉上的神色晴陰不定。管一見忙叫趙守道把馬靠攏，周秀雲忽然引頸在他身上嗅了幾下，臉色一變，倏地一掌摑在趙守道臉上，怒道：「你是什麽東西，竟敢冒充我大哥！」

趙守道、商衞及朱鳳見她喜怒無常，心中有氣，但管一見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朱鳳忍不住問道：「前輩，這有何好笑？」

管一見道：「這一來，反而證明那個莊稼漢必是她孩子的爹，換而言之，他就是去年強姦她的暴徒！」

商衞接道：「難怪他一直不肯轉頭過來，九成是他心虛！」

管一見道：「他一定易了容！快追！」衆人立即策馬狂追，可是他們五個人才乘三匹馬，速度自然很慢，到了日落，自不見那個莊稼漢的影子。

幸而巳至一座小鎭，衆人忙換了五匹快馬，只匆匆吃了點東西便再度向東北方馳去。

管一見一直担心周秀雲半路又出岔子，可是大概她因爲知道管一見是要助她追她大哥，是以表現十分規矩，一直與管一見並轡而馳。

× × ×

管一見、商衞及趙守道一離開，沈鷹也帶着雲飛烟，郎四及黃雙河上道。黃雙河仍作舊扮，而沈鷹則扮作趙守道，只是他身裁比趙守道略高，只是在馬背上一直弓着腰，以免被人窺破行徑。

沈鷹及黃雙河在前，郎四及雲飛烟在後，四人去附近兜了一夜，仍引不出那個濃眉的漢子來。

次日四人分批向洛陽方向前進，到了洛陽城，沈鷹叫雲飛烟回老窩派人調查。

沈鷹在洛陽的手下及其在城內佈下的綫眼，爲數不少，不久便有消息回來，說

這兩天並無那兩個人（濃眉漢子及疏眉漢子）入城。

沈鷹等了一夜，仍不見那兩人入城，翌日只得依原路回去，希望與管一見在半路會合。

由於此行任務是要引對方出手，是以走得很慢。日落之後，正想找個地方歇息，忽見迎面馳來兩騎快馬。

黃雙河偷眼一看，忙輕聲道：「神捕，就是這兩人！」

沈鷹心頭一跳，道：「小心說話，不可露出馬脚！」

兩下裏一加快，很快便碰上了。那濃眉漢子一怔，隨即哈哈大笑：「眞是寃家路窄哪！小子，你們的死期到了！」

黃雙河大聲叫道：「你們爲何要殺咱們兄弟？」

濃眉漢子冷笑一聲：「你去黃泉問問你們的爹爹吧！傑兒，速戰速決！」

疏眉漢子應了一聲，自腰上抽出一柄鋼刀，雙脚一沉，隨即甩蹬躍起，飛向黃雙河！

黃雙河心思玲瓏，自知武功不如對方，身子一伏，使了招「蹬裏藏身」，身子縮在馬腹旁，同時抽劍使出一招「擧火燎天」，刺向疏眉漢子的小腹！

疏眉漢子一刀劈空，前身的空門已全然暴露！他剛自一驚，黃雙河的劍已至，這千鈞一髮之間，疏眉漢子便顯出驚人的技藝，以及敏銳的反應來了！

只見他左掌不慌不忙一掌擊在馬首上，「噗」的一聲，馬腦迸裂，而疏眉漢子卻借這一掌之力，硬生生拔高五尺！

那馬腦袋一裂，前脚立即一曲，黃雙河冷不及防，登時被摔落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疏眉漢子已自半空撲了下來，鋼刀挾着凌厲的刀風，疾捲黃雙河的頭顱！

× × ×

疏眉漢子身子一動，濃眉漢子也不稍慢，身子掠起，撲向沈鷹。沈鷹不退反進，一挾馬腹，反迎上去！

此一擧動，大出濃眉漢子的意料，但他藝高胆大，也不爲意，去勢不改，左掌一擧，拍向沈鷹面門！

沈鷹也是一招「蹬內藏身」，身子一偏，便讓過那一掌，同時寶刀自馬背上伸出，削向濃眉漢子的下身！

沈鷹這幾下動作，跟黃雙河大同小異，但時間的拿捏有差距，威力便自不同！

眨眼之間，刀双已及對方的下身，沈鷹不欲一刀把其劈死，正想撤掉一部分力時，猛覺身一沉，隨即見對方飄飛三尺！

原來濃眉漢子武功比其徒弟高出不少，急切之間，左掌擊在刀身上，身子一偏，甚至避過寶刀加身之厄！

沈鷹剛自一怔，只見對方雙脚忽然蹬出，踢在馬匹的另一邊馬腹上，那馬吃他這兩脚的盡力一蹬，向另一邊倒下去！

假如沈鷹閃避不開的話，便將被馬壓着，幸而他及時甩蹬竄出，爲恐露出身份，他不敢躍起，和身在地上滾動。

濃眉漢子脚尖在地上一點，向沈鷹落身之處飛掠過去。「好小子，想不到反應還不慢！」

× × ×

黃雙河眼看對方鋼刀力蘊千鈞，勢不可擋地直劈下來，不敢招架，忙擰腰向旁一滾！

疏眉漢子刀子一收，脚尖在地上一點，斜飛上去，再一刀斬向黃雙河的後腰！

這一刀是疏眉漢子的得意絕技，一丈之內，全爲其刀勢所籠罩！

黃雙河手臂被身子壓住，抽不出劍來擋架，何況就算他長劍能揮洒自如，也未必能抵擋得住這一刀的威力！

眼看黃雙河即將濺血當場，忽見一道白光一閃，「噹」的一聲震耳欲聾，黃雙河忽覺疏眉漢子那刀並沒有斬下來，睜眼一看，只見一個黑影自他身上躍過，迫向疏眉漢子！

原來疏眉漢子那一刀眼看即將得手，不料自橫飛來一塊小石子，撞向刀身！那小石子蘊力千鈞，竟然把他的刀子撞得歪開兩尺！「噗！」刀双斬在黃雙河肩後半尺左右的地上！

疏眉漢子神情一呆，隨即抽刀抬頭，見一條黑影火速撲至，要想再斬黃雙河經已來不及了！

那條黑影眨眼已至眼前，疏眉漢子把刀一橫，喝道：「閣下敢情嫌命長麽？」

黑影站在疏眉漢子面前，淡淡地道：「黃公子，你去助趙公子，老夫解決了小的，再去解决老的！」

疏眉漢子這才發現來人臉上也戴了一張人皮面具，樣貌看來雖頗年青，但語氣及聲音都已十分蒼老，一身粗布黑衣，格外增添幾分神秘感。

黑衣漢子冷冷地道：「你這句話不怕會被風吹閃了舌頭麽？」

疏眉漢子立即閉上嘴，黑衣漢子問道：「報上名來？」

疏眉漢子十分驕傲：「閣下何不先亮名號？」

黑衣漢子冷哼一聲：「有骨氣，可惜我仍要殺你！」話音一落，手掌一探，直擊疏眉漢子的胸前！

疏眉漢子鋼刀一翻，反斬對方手腕。

黑衣漢子冷笑一聲：「這一刀使得不錯，可惜仍慢了半分，是以便有了破綻！」

話音未落，手掌已改拍爲撥，手指落在刀身上，微一用力，疏眉漢子的鋼刀便斜蕩出去，說時遲，那時快，黑衣漢子的左掌已拍向對方的空門！

疏眉漢子刀已在外，沒法迴護，是以只得把左掌迎上去！

「拍！」兩掌一觸，疏眉漢子只覺對方手上傳來的力道，強得出人意料，禁不住蹬退三步，五內一陣翻騰，險險受傷！

黑衣漢子形若無事，踏前幾步，冷笑一聲：「在別人眼中你的武功的確不錯，但在老夫眼中，猶似莊稼把式！你要自了，還是要老夫再動手？」

疏眉漢子只覺一股寒氣襲上心頭，色厲內荏地喝道：「老怪物，這時候說這種話，你不嫌太早麽？說不定等下倒下去的是你！」

「很好，那麽咱們便試試看！」黑衣漢子左掌又起，拍向疏眉漢子的面門。「小心！」

這一次，疏眉漢子不敢大意，鋼刀急斬對方胸膛，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黑衣

漢子冷森森地一笑，左掌忽然改掌爲爪，反抓對方的手腕，同時上身向旁一偏。

疏眉漢子那一刀看似使實，其實也只是虛招，眼看對方變招，也隨之一變，刀光一閃，急劈對方的左臂！

「好！」黑衣漢子輕讚一聲，連忙撤下左臂，右掌及時拍出！

疏眉漢子斜退兩步，鋼刀在胸前佈下一層嚴密的刀網。黑衣漢子似無意久戰，不惜損耗內力驀地打出一記「劈火掌」。

掌風撞在疏眉漢子的刀網上，刀光立時散亂！黑衣漢子再一掌打出，疏眉漢子倉惶而退！

黑衣漢子忽然凌空飛起，撲向對方。疏眉漢子凝神沉氣，待得對方人將至，鋼刀才倏地劈出！

就在此刻，黑衣漢子的影子忽然消失不見，疏眉漢子那一刀，竟然劈在空處！他心頭一驚，正想張望，忽聽後面一陣風聲傳來！他不假思索地反手劈出一刀，同時一個風車大轉身！

這刹那，疏眉漢子忽覺臉上一痛，急忙一退，原來是讓一粒砂子打在臉上！

黑衣漢子那裏去了？疏眉漢子一顆心倏地一沉！

刹那間，只覺後面一道勁風猛然撲來，要想閃避經已來不及了！「砰！」後背被人踢個正着，登時俯身撲倒！

黑衣漢子的聲音恰在他背後傳來：「你師父沒敎你這一招『土遁法』麽？」

疏眉漢子這一驚非同小可，猛地翻身彈坐起來，叫道：「你到底是誰？」

「到九泉之下自然知道！」黑衣漢子又一掌擊出！

掌風一起，地上的砂石紛紛被刮起，風聲呼呼，氣勢極其嚇人！

毒計

濃眉漢子連發五招，都被沈鷹巧妙地避過，此刻他尚看不出沈鷹只是個西貝貨，只道他運氣好而已，不由冷笑一聲：「再吃老夫一掌試試！」

話音未落，掌風猶未發出，只見沈鷹手掌在地上一挖，一撮泥沙飛向疏眉漢子的顏面！濃眉漢子冷笑一聲，手掌去勢更快，那些泥土吃他掌風一激，登時倒飛而去！

「蓬！」掌風擊在地上，登時多了一個小坑，沈鷹却處身在八尺之外，夷然無損。濃眉漢子輕咦一聲：「好小子，趙彥章早把經上的武功傳授與你了吧？難怪還眞有幾下子。」

沈鷹把刀橫在胸前，不敢開腔，生怕露出破綻。濃眉漢子緩緩走前，道：「今日不殺你，異日將成大患，小子，你認命吧！」

耳畔忽聽背後傳來一道金双劈風之聲，原來黃雙河及時趕到，窺準機會向他偷襲！

濃眉漢子暴叱一聲：「小子找死！」霍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手手指彈開黃雙河的劍双，右手五指如鈎急抓對方胸膛。

沈鷹見黃雙河危險，無暇多思，身子竄起，寶刀挾風劈向濃眉漢子的後腦！

濃眉漢子自然不肯拚命，右掌一收，身子一蹲，同時一個後肘撞出！

黃雙河自鬼門關搶回一命，忙退了一步，濃眉漢子那一肘速度極快，但竟然撞了個空！

說時遲，那時快！猛覺頸際一道金双劈風之聲傳來，急切之間不敢託大，雙脚一蹬，斜竄出去！

沈鷹立時與黃雙河併肩而立。濃眉漢子幾乎陰溝裏翻船，氣得胸膛急促的起伏着，殺氣森嚴地道：「今日不殺你們，誓不爲人！」

黃雙河嘶聲問道：「家父是不是你殺死的？」

濃眉漢子坦言道：「不錯！他在黃泉路上久候已久，你還不下去作伴！」

黃雙河雙眼盡赤，標前兩步，長劍急刺其胸，濃眉漢子冷笑一聲，雙掌一合把長劍挾住，正想發力把其拗斷，沈鷹的刀双已斜飛過來，刺向其手掌！

濃眉漢子大怒，只得鬆手拍開沈鷹的寶刀，黃雙河悍不畏死，長劍一沉，刺向其小腹！濃眉漢子雙脚一錯，堪堪避過，忽然反踢一脚，直蹬黃雙河的膝蓋！黃雙河吃了一驚，倉惶後退！

濃眉漢子迫退黃雙河，立即全力應付沈鷹，右掌一圈，一股凌厲的掌風立即掃向沈鷹的肩胛！在他的意料中，沈鷹應該立即後退，但出乎意料的，沈鷹不但不退，反而揮刀直進，急劈其胸！

濃眉漢子冷笑一聲：「這樣死得更快！」斜向一步，左掌印向沈鷹脅下！

不料沈鷹刀隨意動，對方方位一變，他刀勢也一改，化劈爲削，橫劈濃眉漢子的腰際！

「好！」濃眉漢子這好字剛自喉管滾出，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右掌已拍開沈鷹的寶刀，左掌其式不變，仍向沈鷹擊去！

沈鷹棄刀斜退，濃眉漢子暴喝一聲：「往那裏逃！」正想追前，就在此刻疏眉漢子的叫聲已傳來：「師父快來救我！」

濃眉漢子目光一掠，見乃徒生命危在旦夕，不及殺沈鷹，雙脚一頓，向黑衣漢子飛過去！

濃眉反應雖快，但仍救不了乃徒，黑衣漢子那一掌如驚濤般湧向疏眉漢子，疏眉漢子忽然盡力一滾，後背吃他掌風一擊，只覺眼冒金星，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接着便暈死過去！

此刻，濃眉漢子才落在黑衣漢子身前，怒喝道：「誰敢殺我徒弟，還不報上名來！」

黑衣漢子哈哈大笑。「索老二，你眼睛瞎了，難道老夫也看不出來？」

濃眉漢子身子猛地一震，犯了口吃病般地道：「你，你……是老夫……」

黑衣漢子哈哈地道：「不錯！你想不到吧！」

沈鷹在旁一聽，禁不住心頭一陣狂跳，忙拉着黃雙河走前幾步，同時撮唇一哨，只見雲飛烟及郎四自樹叢後現出身來。

沈鷹喝道：「點火！」

郎四折了幾段林枝，用火摺子把其點燃。黑夜月亮本甚明亮，加上火把之火，周圍更是光如白晝。

濃眉漢子身子又是一震，但却仰天打了個哈哈。「原來大哥又恢復了昔日的大

業！」

黑衣漢子淡淡地道：「你放心，這些人老夫並不想識！索峻，老夫問你一句話，蕭、黃、趙、白四家可是你殺的麽？」

濃眉漢子果然是昔日「五行盟」的副盟主「白天狐」索峻，他聞言，眼光一陣閃爍，呵呵一笑。「那四人是本盟的叛徒，小弟着小徒把其處死！」

「你自個沒動手？」

索峻嘿嘿一笑。「小弟有否動手，還不是一樣？」

「你殺死蕭子星、黃恒安、趙彥章及白濤，老夫並不怪你，但他家人既非『五行盟』之人，你殺死他們，不嫌太過毒辣嗎！」

索峻哈哈大笑：「大哥，小弟記得以前你嘴邊常掛着一句話：斬草除根！小弟至今仍不敢違背大哥昔日的教導！」

黑衣漢子乃昔日「五行盟」的盟主，「龍虎大師」龔熊。他聞言之後，眼光露出幾絲內疚之色，身子撲簌簌地抖動着。

索峻笑道：「大哥，你不舒服麽？」

龔熊喝道：「索峻，他們四人之所以會反叛本盟，全是受你的唆使而引起的，眞的要殺，你是第一個！」

索峻語氣稍毫不變：「大哥怎可含血噴人？你我總算一場兄弟，凡事不可以衝動，以免傷了兄弟感情！」

「老夫沒你這個兄弟，你覬覦老夫盟主的寶座，所以唆使他們暗中在半夜下手，幸而老夫逃得快，否則早已命喪黃泉，二十四年前，那夜的那個幪臉人必就是你無疑！」

索峻笑道：「大哥您從何證明，那人便是小弟？」

「若非你，你那夜去了何處？還有，若不是那一場叛變，不但『五行盟』不會毀於一旦，而且拙荊也不會……」

索峻忽然道：「大哥放心，小弟早已送大嫂上路了！也許她已等得不耐煩！」

龔熊大叫一聲，向索峻撲去，與此同時，索峻也發動了攻勢，兩人同時擊出一掌！

「蓬」的一聲，龔熊退了兩步，索峻退了一步，上身幌動兩下，立時止住，這一掌，勝負已分，索峻目光大盛，笑道：「大哥你老了！」

龔熊大怒，他自知二十多年來的隱居生活，使他逐漸看破名利，武功都荒廢了，而索峻野心勃勃，這些年來，必定苦練不輟，以求將來一舉而震天下，此消彼長之下，形勢已經逆轉。但龔熊此刻神智已爲仇火所泯，那裏還顧得了這許多？尖嘯一聲，雙掌如車輪般，輪流擊出！

索峻毫無懼色，沉着應戰，一一把其攻勢破去！兩人越鬥越快，也越來越猛烈，在場之人，除了沈鷹之外，其他人對兩人的一招一式都已不能看得清楚。

眨眼之間，兩人已鬥了百多回合，索峻越戰越勇，眨眼間已漸漸搶到上風。

龔熊忽然尖嘯一聲，向路旁的樹林飛去，索峻冷笑一聲：「大哥如何不辭而別，教小弟好生失望。」提起輕功，窮追不捨！

他倆一動，沈鷹等人亦向樹叢掠去。

索峻到了樹叢忽然不見了龔熊的踪影，他微微一怔之後，隨即明白龔熊必是施展了「土遁法」之一種，立即提氣小心戒備，同時展目四處遊望。

「蓬」的一聲，場中忽然揚起一團火燄，火燄高及人餘，廣及二丈，索峻哈哈一笑：「老大，這『火隱法』，小弟在二十多年前，早已領教過了！」他嘴上說得輕鬆，一雙眼睛却緊瞪着火燄，一副如臨大敵的神態。

就在此時，一陣如雷般轟鳴的馬蹄聲，自遠傳來，索峻神色微微一變，不知來者是何方神聖。

刹那間，索峻身側的一棵大樹忽然飛下一道綠影，舉掌擊向索峻。

索峻瞿然一醒，倉猝間舉掌相迎，「蓬」的一聲，索峻無法全力以赴，被綠影人擊倒三步。

火燄把樹叢照得光如白晝，沈鷹眼尖看得出綠影人正是龔熊，只不知他那套衣服爲何能在短瞬間，變成綠色。

索峻一退之後，連忙運功一轉，幸而只受了一點輕微的內傷，他冷哼一聲：「老大，你這是迫我跟你拚命呀！」右掌一提，遙發一記「劈空掌」！

龔熊哈哈一笑，雙腳一頓，並不接招，却竄入火燄內。鄖四及雲飛烟都吃了一驚，忍不住發出一聲輕咦！

與此同時，馬蹄聲經已消失，只聽一人道：「可是老鷹？」

沈鷹聽出是管一見的聲音，忙道：「正是老夫，快來！」

索峻一聽，心頭大爲詫異，又不敢妄動，怕龔熊又在暗中撲出來，是以深吸一口氣，強攝心神，只見他右掌虛發，左袖一揮，也不知發出一些什麽東西，那火燄忽然熄滅，周圍雖只剩鄖四及雲飛烟兩人手上的火把，但衆人都煉就一對夜眼，仍然把景物巨細無遺地看個清清楚楚。

火燄一熄，龔熊並無在當場，索峻一怔，連忙抬頭前望，就在此刻，他身後的一塊灰黃色的石頭，忽然飛起，向索峻撞去！

這一次，連沈鷹也吃了一驚，直到他看出那石頭其實是龔熊時，兩人已對上了掌，索峻又是退了兩了步，龔熊哈哈大笑：「你只得了『五行眞經』的上册，對於下册所記載的『五行隱法』只知皮毛，也是枉然！」

索峻道：「也許你還不知道，如今下册也已在我手上了！」

「不錯，你自趙彥章手上搶去，可惜剛到手，上面所記載的功夫，你都未能學到。」

索峻咬牙道：「早知他心懷異志，二十四年前老子便早該把他殺死了！」

龔熊道：「趙彥章他們若不是心機深沉，也不會叛亂了！更不會到現在才被揭穿了身份！」

索峻說道：「我早已知道，只是時機未成熟，所以讓他們多活一時而已！」一言未畢，忽然標前幾步，一掌直望龔熊印去。

龔熊素知其脾性，那會讓其偷襲得手，雙脚一頓，立即一個倒翻後飛！

索峻長嘯一聲，緊追不捨，龔熊來到一棵大樹之後，筆直拔起，躍上葉叢中。

索峻緊躍上去，也立足於葉叢中，可是擧目所見盡是枝葉，那有龔熊的影子？

索峻越看越是心驚，生怕龔熊又不知會在那個意料不到的地方鑽出來，心頭一動之下，急忙躍落樹下。

就在此刻，管一見已奔了過來，而又傳來一道女人的尖叫聲：「大哥大哥……你就是我的大哥…大哥咱們的孩子呢？」

衆人一聽，心頭都是一怔，只聽那女人又叫道：「大哥大哥，你醒醒……」

管一見問道：「趙公子，到底是怎回事。」

遠處傳來趙守道的聲音：「神捕，樹下有個半死的男人，周姑娘她……」

管一見喝道：「快抱他們過來。」

一句趙公子及一句神捕，使索峻瞿然一醒，暗呼不妙，又怕強敵環伺之下，未能逃脫，一急之下，倒讓他想到一條毒計，只聽他哈哈大笑起來：「老大，你知道我那徒弟是誰麽？他雖叫施人傑，但其實他是你的骨肉啊，當日本盟內亂之時，大嫂不是已身懷六甲麽？那時小弟身負重傷爲何能輕易送大嫂上路？嘿嘿，正因爲她剛在蘆葦中生孩子……小弟一見便來個順手牽羊……」

索峻一邊說，一邊張眼四望，夜裏無風，但一叢矮樹忽然撲簌簌地搖動起來，索峻一聲不響地發出一掌。

「蓬！」的一聲，樹叢中滾出一個人來，正是龔熊，只見他嘴角沁血，雙掌捂着胸膛，顫着聲道：「你爲何這樣做？」

索峻一掌得手，立即振衣向旁掠去，去勢有如流矢！

恩怨今夕了

索峻剛標出三丈，忽然橫裏發來一股凌厲無比的掌風，索峻不敢怠慢，連忙擧掌一迎，只聽「蓬」的一聲，脚步一虛，連退兩步。

只此一慢，管一見已攔在前面，樹叢中走出一個人來，正是沈鷹。

索峻又驚又怒，喝道：「閣下到底是誰？」

沈鷹摘下臉上的人皮面具，淡淡地道：「老夫沈鷹！」

索峻臉色一變。「就是那個號稱江北總捕頭的沈鷹？」

沈鷹道：「不敢，閣下殺了百多條人命，雙手沾滿鮮血，難道能一走了之？」

索峻哈哈大笑。「想不到龔老大竟然與官府勾結上了，當眞好笑啊好笑。」

管一見道：「閣下錯了，請咱們來的不是龔熊，而是趙家獨子及黃家獨子！」

「閣下又是誰？」

「老夫管一見！」

索峻臉色又是一變，眼珠一轉，暗思脫身之計。

沈鷹迫前一步，冷冷地道：「你不必枉費心機了，今日你只能在此地解決，絕不能踏出此林一步。」

管一見也走前幾步，索峻心頭泛起陣陣寒意，禁不住向後退了幾步。

只見商衞及趙守道一人抱着一個人走了上來，沈鷹道：「趙公子，請摘下那男的面具！」一雙眼仍緊瞪着索峻。

趙守道應了一聲，隨手摘下施人傑的面具，目光一落，突然發出一道驚呼。

這道驚呼充滿恐怖，連管一見、沈鷹及索峻也忍不住轉頭望過去，索峻見到的只是他熟悉的臉孔，而沈鷹及管一見等人，却大覺詫異。原來施人傑的樣貌跟趙守道竟然一模一樣。

趙守道身子如篩米般發起抖來，他忽然抹下臉上的易容藥，用力搖醒施人傑，嘶聲叫道：「你看看我，你看看我！」

施人傑緩緩睜開雙眼，眼簾上出現一個模糊景象，這景象越來越清晰，終於使他認出那是個與自己一模一樣的人，他也不由大叫一聲：「你，你到底是誰？」

他內傷本已十分嚴重，心情一激動，嘴角又淌出血絲來。

這刹那，趙守道及施人傑兩人不約而同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喻的親情，兩人雙手不知不覺地緊握起來。

良久，趙守道激動地問道：「你爲什麽要殺死我爹爹？」

「趙彥章？他不是你爹爹！」

趙守道雙眼緊瞪在他臉上，施人傑目光一暗，道：「其實誰是我爹，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麽我呢，我是誰的兒子？」趙守道痛苦地叫道：「我……我與你是不是兄弟？」

「也許是……」施人傑顯得無比的鎭靜：「可惜我見到你時，你一直戴着人皮面具！」

趙守道問道：「今日中午，那個……那個莊稼漢是不是你？」

施人傑點點頭：「我跟師父剛自樂山村回來！」

趙守道心頭一跳。「昨夜你們到半死老人家內搜索？」

「半死老人？」施人傑微微一怔，「我只知道師父要去找龔熊，『五行盟』的盟主。」

趙守道雖然猜出半死老人不是尋常人，但萬料不到他竟是二十多年前叱咤風雲的「五行盟」盟主，聞言不由一怔，一顆心怦怦亂跳。

就在此刻，索峻趁衆人不覺，忽然向後倒飛，雙手連揚，發出一蓬淬毒鋼針！

沈鷹及管一見瞿然一驚，一邊叫手下小心，一邊發掌掃落毒針！

索峻一退三丈，再退又是三丈，心頭正在暗喜之際，猛覺後背一股凌厲的掌風掃至！差而他武藝高超，急切間，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硬生生拔高一丈，左手猿臂輕舒，抓住一條橫生的樹枝，一曲腰，身子立即翻了上去，偷眼一看，偷襲的原是受傷的龔熊。

原來龔熊見索峻要逃走，拚着加深內傷，提起全身之力，發出一掌。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高大的人影如大鵬展翅，火速飛了上來，手上一根烟桿呼地一聲敲在樹枝上，那樹枝一陣搖幌，索峻虞不及此，一時難以站穩，身子登時又落了下去。

沈鷹大喝一聲：「往那裏逃？」脚尖在樹枝上一點，倒竄下去，直迫索峻！

索峻正想再度發出暗器，但管一見的細鐵鷹鍊已及時發動了。

「嗆啷啷」一响，鷹鍊迎風抖得筆直，纏向索峻的腰際。

索峻沒可奈何，只得空出左手來，輕輕把鷹鍊撥開，同時擰腰橫飛，落在一丈之外。

利那間，沈鷹巳自樹上撲至，舉桿急點，索峻冷笑一聲：「天下兩大神捕齊集於此，難道索某也會害怕麽？」

管一見急道：「老鷹，讓老夫先來！」標前一步，鷹鍊射向索峻的面門！

索峻頭一低，冷哂道：「兩位何必爭？一齊上來吧！」

管一見冷笑一聲：「閣下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手腕微微一抖，鷹鍊末端的鷹咀，忽然墮下，「啄」向索峻頭頂。

索峻微吃一驚，連忙橫跨一步，不料管一見在這條鷹鍊上巳浸淫了數十年，使來如臂使指，對方身形一變，它也化直「啄」爲橫掃！

索峻這次再也不敢大意，急忙翻掌震開鷹鍊，這才知道沈鷹神捕並非浪得虛名之輩！

管一見踏前一步，手腕一抖，鷹鍊又改了個方向，向對方攻擊過去。

索峻輕喝一聲，衣袖一拍，掃開鷹鍊，右掌同時直擊而出。

管一見右手鍊子一收，身子微斜，左手食中兩指駢起如戟，向對方腕脈劃去。

索峻也非省油燈，立即化掌爲爪，手腕一翻，反向對方手腕抓去。

管一見讚聲好，心中却暗暗冷笑：「這擒拿手正是衙門中人的壓箱本領，你以短擊長，豈不如笑？」心念未了，巳與對方交換了三式。

索峻右臂忽然一曲，收掌如臥龍，右掌却似猛虎下山般，挾風猛印而出。

管一見喝道：「來得好！」揚起一掌，虛晃一下，却自左側欲進，索峻冷笑一聲，左掌一横，更加幾分內力，那一掌的氣勢便更加嚇人了。

不料管一見這兩招都是虛招，雙肩一縮，又向右方退後！

索峻一掌擊在空處，管一見左手的鷹鍊巳再度飛出，鷹咀似毒蛇吐信般，點向對方胸前的「紫府穴」！

索峻右掌連忙迎起，但管一見右掌却及時發出一記「劈空掌」！索峻雙掌無暇招架，只得拔身後退。

他一退，管一見立進，鷹鍊抖得筆直，猛向對方下盤纏去！

索峻在此刻才顯出其驚人的藝業來，只見他猛地一吸氣，凸胸凹腹，蜂腰一曲，左掌奇準無比地抓住鐵鍊！

管一見只微一呆，立即猛力向後一扯，索峻脚步未穩，被拉前三步！

管一見再一拉，索峻忽然跌跌撞撞地向管一見迎上去！管一見剛一怔，只見索峻袖管中突然飛出一蓬鋼針！

這下，距離既近而且事出突然，管一見沒可奈何只得棄鍊拔身躍起！

那一邊鋼針剛好在他脚底下掠過。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索峻身子也躍了上來，手臂一掄，鷹鍊反向管一見掃去。

在場諸人見管一見由上風轉爲下風，隨即陷於危險中，都暗中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好個管一見，千鈞一髮之際，凌空一個後翻倒飛，堪堪避過鷹鍊的糾纏！

索峻長笑一聲，半空一個移形換位，橫掠追前，鷹鍊仍向管一見下盤纏去！

管一見那一個後翻，看似急就章，其實在那一瞬之間，巳把周圍的環境看了個清楚。

那一個後翻剛好向一棵冲天大樹飛去，就在鷹鍊臨及之際，巳至一條粗壯的樹枝前，只見他身子忽然一沉，用手抓往樹枝，隨即一蕩，立在樹枝上！

也就在此刻，索峻的鷹鍊才至，管一見不閃不退，右手忽然探入鍊影之中，反手一抓，抓住鍊子，緊接着用力一拉，同時舉起左掌！

索峻身在半空無處着力，身子隨管一見一拉之力，飛了過去，眼看管一見左掌即發，索峻衣袖一抖，又一蓬鋼針射了出來，奔向管一見上身！

管一見雙脚一沉，同時蹲了下來，那樹枝吃他一壓，登時彎下三尺！他左手那一掌仍然疾拍而出，奔向管一見面門的那些鋼針吃他掌風一激，反向索峻射過去！

索峻料不到作繭自縛，眨眼間鋼針巳將至，這一驚非同小可，不及思索，立即鬆手，同時使了個「千斤墜」，身子如千斤巨石般向樹下墜落！

索峻一鬆手，鷹鍊便巳物歸原主，管一見輕嘯一聲，自樹枝上躍了下去！

索峻暗暗冷笑，雙脚一着地，衣袖連揚，兩蓬鋼針又再發出，不過這一次不知是否因爲袖管中的鋼針巳所餘無多，是以這兩蓬鋼針的數量，反比不上上一次！

管一見如飛將軍自天而降，鍊掌兼施，在身前佈下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禦網，那些鋼針紛紛落了下來！

索峻一計不成，二計又生，趁對方弓身半空，猛地擊出兩掌！

利那，只見附近的樹木一陣婆娑，樹葉被掌風吹得沙沙亂响，氣勢懾人心魄！

朱鳳及雲飛烟見狀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呼，其他人也是心頭怦怦亂跳，連呼吸也急促起來。

只聽管一見又一聲輕嘯，右臂一掄，身子忽如流星般橫曳而過！

索峻那兩掌擊空，但樹葉却如大雪紛飛般，一齊掉了下來，而眼前的景物也在這時候才恢復先前的清晰。

索峻抬頭一望，只見管一見用鍊子纏住一條樹枝上，盪鞦韆般的幌來幌去！

這瞬間，索峻不知如何心頭忽然升起一股刺骨的寒氣，猛覺管一見是顆煞星。這煞星嘴角噙笑，冷冷地望着自己，却任由身子左右搖幌。

索峻自知逃不掉，只得橫下心來，冷靜地望着對方，心中默默思索殺敵之計。

半晌，管一見曲腰一彈，身子猛地揚起，同時振腕抖動，一望便知他要收回纏樹的鷹鍊！

索峻雙眼露出一片凌厲的殺機及狡光，身子忽然斜飛起來，左掌護胸，右掌直拍，擊向管一見！

這一招，索峻巳把全身的功力，全部提注在雙臂上！這一掌是有去無回，有死無生的一擊！

人未至，掌風巳把管一見的衣袂吹得獵獵作响，管一見手一鬆，人如斷綫之鳶般，斜飛落下！

索峻千思萬想都料不到管一見肯輕易把千辛萬苦才搶回去的鷹鍊放棄！這一瞬間，他忽然預料危機將至！

管一見斜飛落地，雙脚一頓，依樣劃葫蘆，也竄飛起來，一掌擊向索峻後背。

這場搏鬥情勢多變，主客交替，互遇危機，看得在場三人眉飛色舞，而又緊張萬分！

但不管如何，此刻管一見巳爭得了殺敵的良機，衆人都暗暗替他高興！

索峻偷眼一瞧，不由心胆俱寒！利那，一道白光在眼前盪過，他心念一動，忖道：「你能利用鐵鍊化危爲夷，難道老子不懂？」猛吸一口氣，手臂暴長，抓住鷹鍊！

當他手掌握住鷹鍊，正想換氣之際，不知怎樣，那條鷹鍊忽然自中斷了！

利那間，由於索峻重心驟失，身子便如投海大石般墜下去！所幸他不愧是個冷靜的人，急切間雙臂一沉，也向下拍出兩掌！「蓬！蓬！」四掌相觸，索峻因爲不及運功，被管一見的掌風擊飛三丈，人在半空巳衝口噴出一股鮮血！

管一見也如頑石般飛落地上，但他落地之時，脚步異常沉穩，眼看索峻身子又再飛下，才再躍起迎上，右手一指戮在其痲穴上，左臂一圈，抱着他落下地來。隨手把索峻拋落地上，急促地喘了幾口氣，然後運功調息了一下。

沈鷹關懷地問道：「老笑，你没受傷吧？」

管一見搖搖頭，再度躍起，把纏在樹枝上的那半截鷹鍊解了下來。

黃雙河忍不住問道：「神捕，您這條鍊子爲何會突然中斷？」

沈鷹笑道：「當他在樹上盪來盪去之時，暗中做了手脚！索峻站在他下面，因爲角度的問題，反而看不到！」

管一見苦笑一聲：「這姓索的果然不簡單，若非如此，要想勝他，也得在七八百招過外！」

商衞把另一截鷹鍊拾起，順便仔細看了一下，只見前面那環鐵圈的合口巳張了開來，料管一見剛才用手指暗中把其拉開，只因他心知肚明，是以能使力相就，而索峻不知就裏，猛一用力拉動，鐵圈合口便張得更大，鍊子也就斷了！

管一見把兩截合成一條之後，舉袖拭去額角上的汗珠，此際衆人才發覺他連後背衣衫也都巳濕透了，可見剛才打鬥激烈緊張的程度。

「老鷹，你快問話吧，老夫離開江南巳久，天亮之後便要回去了！」

沈鷹抬頭一望，見龔熊便坐在樹下調息，他提起索峻把他拋在龔熊身旁。目光一掠，只見周秀雲正用手帕替施人傑抹拭嘴角的血絲。此刻周秀雲眼中顯露出來的神光，巳不再是惘然、瘋痴，而是一片柔情蜜意。

沈鷹長嘆一聲：「索峻，你造下的孽當眞不少呀！」

索峻冷冷地道：「那小子重色輕義，跟老夫有何關係？」

施人傑聲音似哭地道：「師父，您，您……徒兒這一切可是您指示的……」

索峻閉起雙眼道：「爲師只叫你去報仇，可沒叫你去強姦人家的媳婦！爲了她，使咱們報仇的計劃延遲了一年，爲師還有什麽對不起你的地方？」

施人傑臉色雪白，倚在樹幹上，急促地呼吸着。

索峻雙眼忽然一睜：「若不是如此，咱們又怎會落到這個田地？假如趙守道及黃雙河也死了，又假如不留下這女人，又怎會引出這許多事來？」

「我，我……」施人傑痛苦地笑了起來。

周秀雲忙道：「大哥，我不怪你，你不要自責！」

沈鷹大奇，心想天下間絕對没有女子會對強姦她的男子動情的，是以輕咳一聲，問道：「周姑娘，你以前認識他麽？」

周秀雲淚水横流，嗚咽地道：「我不認識他，甚至到今日才見到他的臉……不過，他當我是個女人……我，我……」

施人傑道：「我跟着師父隱在深山，每日只知苦練武功，師父的臉孔没有一天有笑容，他只敎我報仇，以及如何出人頭地——用武力征服武林……我在下山之前，一直未見過女人……」

他吸了一口氣才續道：「我下山之後，先到蕭家走了一趟，後來見她出門去娘家，我便跟她去娘家，打探她娘家的背景。她去娘家時，帶了幾個丫頭及轎夫，到了她娘家，便把他們遣回蕭家。

「我在周家暗中探了兩次，知道她父母的武功都十分低微，便放了心，決定不向他們下手！本來事情到此，我應該離開，去與家師商量向蕭家下手的計劃，但不知怎樣，我忽然覺得她，她十分可愛……我每次看到她，心情都起了變化，也一直矛盾着，要不要殺死她？

「我內心不想殺死她，但家師平日的敎訓，又使我難以抗拒，是以，是以我便想出一個旣可報仇，而又不用殺死她的計謀……」

說到這裏，施人傑臉上現出痛苦之色，衆人心中都知道他這計謀是什麽内容。

施人傑頓了一頓才續道：「我得手之後，又把她擄到一處荒野，一直過了兩天才放她回去！後來當我與家師去蕭家報仇時，我便哀求師父放過她，最後只抱走她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兒子……」

周秀雲急問道：「孩子在那裏？」

施人傑說了一個地址。「我託那個乳娘代養……雲，雲妹，你能讓孩子跟我姓麽？」

周秀雲毅然地點點頭，「他本就是你兒子，當然要跟你姓！」

施人傑臉上露出笑容：「多謝……你不怪我麽？」

周秀雲搖搖頭。「蕭家父子不當我是人，尤其是……是蕭志英……他在房內簡直是一個瘋子，我……我經常給他打得皮破血流……你雖然……但你最後還當我是個人……」

趙守道及黃雙河知悉蕭志英不能人道，料想他心理有點失常，他把心內的憤怒及鬱悶，都發洩在妻子身上。

周秀雲續道：「在荒野的那兩天，我

才知道自己是個女人，是個可以被人愛的女人……我很感激你……」說着，臉上升起兩團紅暈。

施人傑握住她的柔荑，道：「孩子叫什麼名？」

周秀雲語聲溫柔地道：「孩子的名字不能夠代表咱們的心意，你重新替他起一個吧！」

施人傑臉上一片幸福的光輝：「我是在你身上才知道什麼才是快樂，什麼才是幸福的……我要孩子也能夠把快樂贈與他人……嗯，他姓施，叫樂吧！施樂施樂，妙！」

索峻雙眼一睜，忽然道：「他不姓施，因爲你也不姓施！」

施人傑一怔。「師父，弟子的姓名是你告訴我的……」

「我故意騙你的！你本姓龔，你父親便是昔日『五行盟』的盟主『龍虎大師』龔熊，也即是如今的半死老人！你母親是楊無雙……」

話音未落，只聽朱鳳忽然尖叫一聲，指着龔熊顫聲問道：「你……你眞的是我……我爹？」

龔熊把面具摘下，趙守道也認出他果然便是半死老人，一顆心不知爲何忽然怦怦地跳了起來，後背上一股寒氣上下游動。

「孩子，恕爹爹隱瞞眞相……」

朱鳳淚珠如小河淌下，只覺腦海中一片空白。

黃雙河問道：「那個易了容到寒舍指名要找先父的神秘客，便是你？」

龔熊點點頭，又喃喃地道：「二十多年前的事，我本已忘記，只是趙公子的突然出現，他告知老夫有關老夫昔日的四個手下的下場，使老夫忍不住要出來探個究竟，同時我當時還有着一絲僥倖之心，以爲內子可能尚活在人間……

「自趙公子的話中，老夫最初認爲下手的是黃恒安，因爲四個手下之中，數他城府最深，是以老夫才去找他。但最後老夫查出他的確已死，老夫便懷疑索峻還未死，果然……」

龔熊吸了一口氣，心情一激動，嘴角又沁出血來。朱鳳忙舉袖替他拭去，龔熊慘笑一聲：「孩子，不必了，你坐下來吧……你娘已等我很久了……」

他略頓了一頓才繼續說下去：「『五行盟』成立之初，老夫因爲武功尚未大成，所以日夕關在練功室內苦修，把盟內的一切事務交由結拜兄弟索峻處理。想不到他竟然包藏禍心，唆使四大堂主，襲擊老夫，幸而練功室有一條暗道，老夫才可負傷而逃，但……兵荒馬亂之中，却無力照顧內子了……」

龔熊嘆了一口氣，又道：「那一日，老夫擊了那幪臉人一掌，以爲他已傷重而死，那人既然是你，而你又未死，爲何直至如今才重出江湖？」

索峻道：「你那一掌只能令我受傷而已，而且傷勢並不太重，否則後來也不會殺死楊無雙了！當時我跟四大堂主協議，事成之後，由他們擁護我登上盟主寶座，他們四人則升爲副盟主，但待到咱們舉事時，他們却不肯入你的練功室，而只在外面殺戮你那些忠心的擁護者……」

索峻雙眼露出回憶的光芒，聲音却空空洞洞的，似自遠方飄來。「後來他們索性說不幹，我又怕你會回來尋仇，是以連忙離開，却在無意中在淮河北岸碰到趙彥章，見他抱着一個孩子飛快地離開，我心頭奇怪，便走前查看，却原來你妻子在蘆葦叢中生產……

「那時候，我忽然生了一個念頭：趙彥章以爲你妻子只生下一子，却不知是個雙胞胎，將來若是孩子長大之後，讓他們來場决鬪，豈不是一件妙事，是以我便抱了人傑上山，同時搜去她身上的那本『五行眞經』，却不知眞經竟分上下兩册……自然，我臨走時沒有忘記補給她一掌……哈哈……你兩個兒子雖然沒有作過生死搏鬪，但人傑無意中強姦了周秀雲，我表面上怪他胡來，却又動了一個新的念頭，讓蕭家以爲暴徒是趙彥章的兒子，而我們則暗中下手，讓他們互相猜忌，而且即使讓人發覺，也只會以爲是他們四家的互相殘殺而已，哈哈……哈哈……這計劃你說妙不妙？」

龔熊又哇地噴出一口鮮血來。趙守道已是如同着了魔般，一對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朱鳳，心中不斷地叫着：「她是我妹妹，她是我妹妹！」

只聽龔熊虛弱地道：「難怪我第一次見到他時，竟覺得不知在何時何地見過他般……孩子，我……」

趙守道心頭百念交集，他得悉身世之後，也不知是悲是喜，料不到自己的生身之父，竟是昔日令人談虎色變的魔頭，爹爹那兩個字，一直在喉底打滾，却叫不出來。

朱鳳絕望地看了他一眼，兩行清淚簌簌而下。

沈鷹問道：「索峻，你雖然想由自己主宰『五行盟』，但亦無需用此種毒辣的手段呀！」

索峻冷冷地道：「所謂無毒不丈夫，若非如此江山又怎會安穩！」

「無毒不丈夫？」沈鷹長嘆一聲：「你可知道蕭子星他們爲何會臨時變卦？正是因爲你手段過於毒辣卑鄙，他們眼見龔熊既是你的結拜兄長，又如此信任及重用你，你仍要殺他，他們雖然一時因你許下的諾言而受你蠱惑，但事後他們不會有狐死兔悲之感乎？又不會興起鳥盡弓藏之意麽？」

索峻聽得一呆，這問題他顯然沒有想到。

沈鷹長嘆一聲：「世間上就是有不少像你這種自認聰明的蠢人，才會製造出無數的悲劇！像你這種人即使成功，那種日子也只是極短的一瞬間，終歸要失敗！你自問比不秦嬴政如何？秦朝統一天下有多少年？」

索峻忽然哈哈大笑道：「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現在論這些大道理還有什麽意思！」

一頓索峻又道：「不過，我終於做了一件得意的事！讓龔熊親手殺死他自己的兒子，若我沒有看錯的話，人傑如今已經無救了！」

（以下轉入五十四頁）

諜海風雲錄／羅唐納・文
可飛・圖

黑街大火併

各路匪帮同赴墳場

靠近午夜，地下鐵道的車卡向前疾馳，目的地係紐約本島「奧勃萊墳場」，沿途經過許多個站，越是接近墳場，乘客越加古怪。

有些車卡丟空，另外一廂車卡，有許多乘客，瞪眉凸眼滿臉殺氣。

他們全是黑街的搗亂份子，一言不合，立刻動武，互相戒備，反而不會打架。

奇怪的是這一點，每一簇人剛巧是十個人，同時，每十個人當中，必有一個首領。

儘管地下快車行駛的時候，有一陣陣吵耳聲响，他們仍然可以聚在一起交談，距離紐約曼哈頓區最遠的「康尼帮」，一向在康尼島稱霸，仍然奉召而來，「十人團」爲首的一個青年，禿頂，肥頭大耳，叫做卡寧，綽號胖和尚，他向同伴望了一眼，說：「紐約本島的人馬，有兩萬過外，自從去年冬季發生大毆鬥，五百多人死傷，暫時團結，由金諾做盟主，八九個月沒有血淋淋的慘劇發生了，他突然召開各帮各派大會，聲明接獲請帖的人一定要來，只限十人，不准携帶任何武器，他只是說有一項極端重要的秘密到時公佈，沒有透露它是甚麽，故此我們必須自衛，預防跌進陷阱。

在我們的隊友中，小子哈德是最機警的一個，他的身上携帶一枝好像牙膏似的東西，叫做磷光膏，憑着它在石頭或樹木上面寫下一個很小的箭嘴，能夠在沉黑中發亮，到時我們如果奪路飛奔，不會變成迷途的羔羊，這是巧妙的安排，也許沒有用，有些安排比較好些。」

作爲二路元帥的青年阿彪，綽號小霸王，第一個稱讚他，另外一些爪牙也讚他頭腦靈活。胖和尚卡寧說順了嘴，索性往下說：「世事難料，假如在墳場集會的時候，有人向警方告密，展開大包圍，各顧各的逃命，我們約定在接近中央公園的一個總站會合，然後搭車到東岸碼頭，等候破曉第一班渡輪，回到康尼島。」

說到這裏，偶然有一個屬於「大路帮」的殺手走過，胖和尚立刻閉嘴。

沿途却有些黑帮人馬走進地下鐵路停下來的車卡，沒有一個乘客落車，本來是疏疏落落的車卡，擠滿了人，彼此有所顧忌，說話的人越來越少。

在沉默肅殺的氣氛中，接連有六個車卡駛到九十八街的總站，停下來，邪氣滿臉的人先後走出去。

離開車站不遠，有一條公路伸長到「奧勃萊墳場」，兩邊樹木十分茂盛，墳場的大門打開，金諾的殺手恭候，很客氣的說：「大哥吩咐我們循例檢查各位身上是否携帶有武器，對不起，我們現時執行任務！」

胖和尚卡寧領隊，阿彪緊隨在後，讓殺手搜身，十個隊友魚貫而行，穿過墳場的小徑，走到集合地點，在指定的一處停步。

那個地方正是「講台」的背後。

看看腕錶，距離午夜的時間，只有十分鐘。

有四個黑衣人保鏢一個高大的白衣人走過，跟他們打個招呼，從木梯走上二十多呎的木台，然後用擴音器講話，叫所有兄弟依照指定的位置坐下來，到了零時三十分，正式開會。

黑帮人馬當中，忽然有人站起來，大聲喊叫：「大哥，今晚討論甚麽？」

「到時再談！」黑帮盟主金諾用播音器回答。

儘管二百多個殺手維持秩序，墳場裏面仍是亂七八糟。

這處是新建的墳地，極少人下葬，讓各帮兄弟坐下來，那是很理想的——可惜該處面積實在太細，無法容納那麽多人，遲來的人只好揀些比較乾淨的祭台坐下，也有人坐在墓碑上面，看起來好像一簇簇的烏鴉。

胖和尚卡寧扯了小霸王阿彪一把，說：「情況混亂，我懷疑金諾出賣各帮兄弟，把各帮首領一網打盡，獻給警方，博取榮華富貴，快些叫小子哈德用磷光膏在碑石或大樹寫下箭咀的標誌，有甚麽風吹草動，走也走得快些。地下火車最後一班從九十八街總站開出，剛剛是一時十五分，萬一中途分散，在中央公園總站會合。」

康尼帮擁有三百多人，帮主是胖和尚卡寧，小霸王阿彪坐第二把交椅，有甚麽重要決定，照例由阿彪傳達，小子哈德聽了，像一隻小白兔般的走開。

墳場裏面透着一片泥土氣息，暮春季節，特別潮濕，呼吸到那些含有水氣和臭味的空氣，叫人想像到死亡的國土那邊，顯然是個不吉之兆。

過了一會，小子哈德回報：「一切辦妥！」

不知道爲甚麽，超過了午夜，仍有更多的黑帮人馬湧入墳場，一片喧嘩聲。

零時三十分，金諾再用播音器講話，大喝幾聲，凌亂的語聲逐漸減弱，他認爲滿意，說道：「照情形看，可能是紐約城內各區，郊區以及離島各帮兄弟，全都赴會，如果每一個帮派出十人，這一次會議便是九百多人出席，如此齊心，可喜可賀！我早已派出十多個人在墳場照料，內內外外都是自己人，一切放心！我另外派出五十六名殺手携械保護，就算十架警車到達，也會被他們殺退，保安的工作已盡力而爲，讓我重複說一句：各位一切放心！

「現時我開始講述今晚召開緊急會議的目的了，並非我們受攻，而是我們要集體進攻紐約市中心區，有如古代的戰士攻城！」

台下突然湧起一片耳語之聲，雖然有些匪帮不同意。

一聲槍响互相殘殺

盟主金諾絕不理會他們的反應，大喝一聲，叫他們停止講話，續說下去：「各位聽到我的主張，議論紛紛，可能有些兄弟以爲我發狂，請各位想想，不久之前，紐約市中心區停電停了十多個鐘頭，姦淫擄刦的案件達到二百三十多宗，警方束手無策，如果我們二萬多人在事前研究清楚，做了各種準備，然後向發電機進軍，把它炸毀，徹夜停電，就可以在黑暗中活動，利用噴火器燒熔鋼閘，攻入銀行搶鈔票，同時搶刦每一間珠寶店和百貨公司，一定得手，事後把所有財物平均分派，即使我的大路帮擁有一千七百人，仍係其中的一份子，平均分派，這樣子的巨型刦案打破世界紀錄，值得自豪，各位有甚麽意見？不妨坦言無隱，徹底研究它是否值得搏殺，如果同意，立刻決定出擊的日期。」

「盟主！你爲甚麽絕不担心有人告密呢？」一有人站起來，大聲質問。

盟主金諾哈哈大笑，說：「四海帮主，你太過担心了，任何人告密，警務處長決不相信。」

一直靠碼頭搵食的四海帮主岳倫，大聲說：「如果紐約全城停電，到處殺人放火，警探無法控制大局，刦案可能得手，不過，天亮之後，他們可能大舉搜索，我們是逃不了的，你有沒有想到這點呢？」

「我們已經想得很透徹，警探拘捕一個人，必須找到人證物證，如果一切刦案在全城停電之際爆發，閃電進軍，警探怎能抓住刦匪？我絕不担心！

「不過，時間方面必須配合得十分胳合，如果晚上九點鐘停電，槍械和噴火器以及大批彩色光亮的手電筒，都要在事前準備齊全，十五分鐘後，已經全部計劃成功，各帮人馬疏散，携帶贓物到指定的地方集合，行動迅速，警方没法追擊！」

「盟主，你打算叫我們到甚麽地方集合把贓物分攤呢？」四海帮主岳倫再問一句。

盟主金諾立即說道：「集合的地點是巴龍……」他沒有說完這句話，突然慘呼一聲，整個人翻身從講台飛下來，倒地打滾，鮮血從背後噴出，轉瞬就不能動彈。

「有奸細！」大路帮的四個黑衣人齊聲叫喊，喝令各人留在原處，不准走動，跟着由另外一個人講話，對着擴音器說：

「盟主被奸細用滅聲器加在手槍上面狙擊而死的，講台背後的人，最爲可疑，現時立刻展開全面搜索，兇手一定逃不了！各位注意，我們大路帮有五十人，包圍這座墳場，擁有最新的機槍，企圖偷走的人必然掃射喪生，切勿逃走，我是大路帮的副統領曹紅，負責此間的秩序，盟主金諾所講的話，暫時擱下，先決的原則就是擒獲兇手，把他判處死刑，兇手的一帮人也會受到很嚴厲的處罰！」他很有威勢，各人逐漸停止講話，沒有人逃走。

有兩個人在地上檢獲一柄手槍，的確是裝有滅聲器的，大路帮副統領曹紅叫人在槍上印取指紋，命令可疑人物逐個把手指印在藍色的印色上面，又再壓在白紙上面，分別對照，查驗誰的指紋跟槍柄的指紋相同。

十多個人輪流接受查驗，他們全是站在講台背後的，輪到胖和尚卡寧，不知道爲甚麽，槍柄上面的指紋竟然跟他的指紋胳合。

大路帮之副統領曹紅大聲說：「我們找到兇手了，他是康尼帮的帮主胖和尚卡寧！」

台前的人紛紛站起來，說話的聲响匯合成一股巨浪，有人大聲喊叫：「把他吊死！」

四個殺手拔槍把胖和尚卡寧押登二十多呎高的木台，曹紅向他瞪了一眼，說：「卡寧，你爲甚麽暗殺盟主金諾？」

「我沒有幹這種勾當。」

「爲甚麽槍柄印着你的指紋？」

「那柄手槍大概是我以前用過的，有人把它檢起來，襲擊盟主，嫁禍給我。」

「你以爲那一個佈局害你？」

「我沒法指證誰最可疑。」

「有人看見你跟壞蛋律師嘉連威最近這幾天同在一起出現，是否他煽動你謀殺盟主金諾？」

「沒有這種事！」

「那麽，是否你不答應暗殺盟主金諾，他就佈局害你？」

胖和尚想了想，說：「照情理說，他不會這樣做，因爲我們沒有寃仇。」

大路帮副統領曹紅大聲說：「既然你無法指出那一個人陷害你，殺死盟主金諾的子彈從曲尺手槍射出，槍柄印着你的指紋，我們只好依家法處理，把你上吊。」

胖和尚大聲喊叫：「我是寃枉的，你們搜過我的身，沒有武器，盟主講話的時候，有人在旁，證明我沒有站起來走動，槍聲從講台右邊發生，我坐在左邊，怎能分身行兇？」

台前的人爆發春雷似的聲响，大叫：「吊死他！」

有人送上粗糙的蔴繩。

胖和尚認爲他的死期已到，不甘雌伏，突然發動攻勢，一個後脚踢倒站在背後的殺手，跳下木台，他想站定了脚就向前飛奔，可是，他跳下來的時候已經跌傷，還沒有站起來，台下的人已經紛紛撲攻，拳如雨下。

他沒有呼寃，也沒有喊救，死前大聲叫喊：「小霸王，替我擒兇報仇。」

一個人臨終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判斷力，他這一聲喊叫，引起大路帮副統領的注意，大聲喝令各人拘捕小霸王，立刻使康尼帮的戰友全部受嫌，幾乎置身絕境，倘不是小霸王阿彪知機，看見胖和尚卡寧被人押上講台，立刻通知戰友，暗中移步，逃入碑石如林的一角，又再沿着小子哈德用燐火膏寫下的箭嘴標誌逃生，他必然喪命，康尼帮的戰友也全部喪生。

羣情洶湧，胖和尚卡寧終於被人吊死，大路帮副統領曹紅發覺其餘九個康尼帮人馬全部失踪，勃然大怒，用擴聲器叫喚所有黑帮人馬，看見他們，立刻追殺，於是大路帮立刻出賞格，生擒小霸王阿彪，懸賞九萬美元，九個人每人值一萬，找到一條死屍也可領賞。

飛女帮首領金荷麗

小霸王阿彪率領康尼帮戰友，死裏逃生，在墳場外面的小樹林坐下來，歇一歇脚，發覺其餘戰友只有四個在旁，包括小子哈德在內。

他低聲問：「哈德，那些人到了那裏去？」

「可能在半途遇襲了。」哈德說。

「不，我們走得很快，沒有人追上來，不會遇襲的，況且我們沒有聽到槍聲或打鬥聲，證明他們仍然活着，我們必須履行帮主說過的話，在公園附近的地下鐵路總站會合，說不定帮主能够逃生，如果他活着，必然去總站見面，我打算立刻走向九十八街，搭地下車到中央公園去，你們有甚麽意見？」

「也許大路帮有人在九十八街總站監視，不容易殺出重圍，還是步行吧。」

另外一個戰友說：「即使沿途沒有阻攔，步行到中央公園，已經天亮。」

小霸王阿彪咬牙切齒的說：「衝過去，搭地下火車。」

胖和尚卡寧不知死活，康尼帮輪到小霸王阿彪升上，由他發號施令，四個戰友贊成冒險走向九十八街，立刻出動。

還有一段路，突然聽到細碎的聲响，小霸王阿彪低聲說：「有人追上來！」

他們沒有佩刀或手槍，也沒有彈簧刀，局勢危急，只好緊握雙拳，準備決鬥，料不到追上來的一個竟然是二八佳人，爲之愕然。

小霸王阿彪仍然採取備戰姿態，問：「你是誰？」

「我是飛女帮的帮主金荷麗，因爲你們的帮主胖和尚生前有恩於我，我想救你們脫險。」

「你是綽號鳳眼女郎的金荷麗嗎？是否今晚你也參加盛會呢？」小霸王阿彪在微笑中向她打量一眼，跟着說：「憑着你的風姿和胆量，我可以肯定的說你是飛女帮主了，閒話休提，你打算怎樣救我？」

鳳眼女郎湊近一點，說：「胖和尚卡寧眞的吊死了，因爲他死前大聲叫喊，自稱不是兇手，吩咐你替他擒兇報仇，大路帮副統領曹紅勃然大怒，懸賞九萬元捉你們，死活都可領獎，各人踴躍搜索，看來必有一批人守住九十八街地下火車總站，如果你們闖過去，必死無疑，故此我趕快通知你，可否繞道而行。」

「不，我們有幾個兄弟失散，必須趕到中央公園總站會合，即使有十萬雄兵守住九十八街總站，我們也要衝過去，看見了你，我忽然心生一計，希望你合作，先由你誘惑大路帮的殺手打鬥，我也參加一脚，然後由巴頓偷車，甚麽車都好，總之偷了一架車撞向人羣，我們跳進車廂，掉頭駛向車站，那就有希望突圍而出。」

「如果他們追上來，地下火車仍未開駛，怎樣辦呢？」她有些困惑。

小霸王阿彪很冷靜的說：「不必担心，我有很巧妙的辦法殺退追兵。」

他們一共六個人，五男一女，用最快速的步行方式走向九十八街，那時已經是凌晨一時。

遙見地下火車總站，燈光明亮，眞的有十多人站在一起，料想他們是大路帮人馬，小霸王阿彪叫哈德巴頓四個人從左邊閃身走過去，想辦法偷車，他叫金荷麗盡快走到前面，快要接近那些人轉身急走，誘惑他們追過來。

金荷麗照做。

他們快要追近金荷麗，看見小霸王阿彪明刀明槍的追過去，正合他的心意。

他從暗處走出來，把金荷麗贈給他的小刀架在粉頸上面，大聲叫喊，喝令他們停步，否則殺了她，跟着逐步退後。

二十多人一窩蜂的追上來，却又不敢

走得太近，小霸王抓住金荷麗退後一步，他們就迫前一步，很快就把他們跟總站的距離拉長。

突然一陣車聲，車上有人大叫：「讓開！」司機把貨車衝到人羣那邊去，各人紛紛走避，小霸王阿彪拉着她的玉手飛奔過去，跳上貨車的後廂，司機立刻把它掉頭駛向總站去。

此人正是巴頓！

哈德在後廂，遞上兩個酒瓶，瓶內貯放的東西不是酒，是汽油。

小霸王阿彪左看右看，找不到破布，對她說：「荷麗，眞是對不起，這回要借重你的衣裳了。」

他伸手過去，把她所穿的上衣抽出來，撕了一截，塞住酒瓶，追兵快要追到，地下火車快要開駛，他們紛紛躍下，離開貨車之前，小霸王阿彪打亮打火機，把那一塊濕了汽油的破衣裳燃燒，火光剛剛閃亮，他就把酒瓶向人叢抛去。抛開了酒瓶，他然後協助荷麗從貨車躍下躲在一旁。

破布已經被汽油浸透了，剛剛燃燒，暫時沒有爆炸，它被倒轉抛擲，跌下來的一瞬，火勢已經蔓延到酒瓶所貯的汽油，轟隆一聲，整個瓶子炸開，火花四濺，有些人被火灼傷，登時窒步。

他們恢復鬥志飛奔地下火車總站，及時看見康尼帮的人拉着金荷麗一起走進火車，追上去只是送行。

在火車廂裏面，小霸王阿彪說：「荷麗，幸虧你捨命相救，否則，我們幾個人都變了鬼，我由衷的感謝你，有一件上好的禮物奉贈，希望你把它收下。」

「你怎會身上帶着禮物呢？是打火機吧？」

小霸王阿彪哈哈大笑，說：「不是打火機，是一個吻。」

他沒有再說下去，雙手抱緊她的纖腰，在櫻唇上面投下一個火熱的吻。

美色誘惑妙計偷車

不久之後，地下火車停在中央公園前面的「總站」，他們走出去，昂然走向中央公園。那一個公園的大門雖已關閉，幾個側門都是徹夜打開的，阿彪率領幾個人走進去，找個隱蔽的地方坐下來。

公園很大，他們坐到樹蔭遮蓋的草叢中，不容易發覺的，阿彪叫她把胖和尚卡寧被人吊死之前說過的話講出來，他聽了哼聲，說：「一定是壞蛋律師嘉連威施展的詭計，我立刻找他算帳。」

「我也去！」金荷麗說。

阿彪答應他，吩咐手下留在草叢，切勿走開，等候他倆回來。

他的手下點了點頭，阿彪拉了她一把，說：「嘉連威的寓所距離公園相當遠，我們一定要走兩小時那麽久的路，太過危險了，必須想個辦法。」

「你的意思是偷車？」

「是的，汽車或者電單車。」

他即說即做，不過，運氣欠佳，所有停放在路邊的汽車都是車門關得緊緊的，他白忙了一會，徒勞無功。

站着想了想，他忽然說：「走前一點，是一塊空地，德國馬戲團曾經在那個地方紮營義演，半個月前結束了，有許多人喜歡夜間乘坐電單車遊玩，我們在那邊施展詭計截刦，一定有收獲，事實上我們急需一架電單車，如果你同意，我把妙計告訴你。」

金荷麗立卽問道：「由我出擊嗎？」

「並非由你出擊，不過，你是主角，如果你撕爛衣裳，只穿內袴，在地上打滾，坐在電單車上的人一定會走下來看看，我乘機打暈他，便可奪取一輛電單車。」

金荷麗說：「阿彪，不必你動手，只是我翻身站起，飛出一脚，他就倒下，也許電單車一前一後都有人坐着，男的由我對付，你對付女的好了。」

阿彪說：「你是靚女帮的首領，看來你有許多絕招對付男孩子，我同意。」

她佯作被人施暴之後，躺在地上打滾，駕車的青年不想輾死她，勢必停車看看，那個地方很暗，還有馬戲班的帳幕在風前搖曳，遮掩一切活動，這一條詭計必然成功，只是三幾分鐘，他倆已經奪取了一架電單車，金荷麗狂笑，踢出一條腿給他欣賞，說：「阿彪，我們交上了朋友，希望你不要欺負我，否則，這一脚踢向你下邊，立刻使你喪命。」

阿彪說：「我們啓程了，你保持這種誘惑姿勢也好，反正衣裳撕爛，沒法穿在身上。」

她咭一聲笑出來，問：「阿彪，你有甚麽收獲呢？」

阿彪說：「坐在電單車車尾的女孩子，腰間有一柄玩具槍，那是我的收獲。」

「玩具槍有甚麽用？」

「它是有用的，我們就快進攻壞蛋律師嘉連威的住所了，我由前門走進去，你爬過短牆，看見他的房子，大概有燈光，你由外牆爬上去，利用玩具槍救我！」

他很認眞的說，跟着把他的計劃說出來，她半信半疑，說：「如果嘉連威不上鈎，你就完了。」

「我決不會死在槍下的，你放心！」

「爲甚麽你如此有信心呢？」

「因爲嘉連威一定想知道找尋那批金磚的收藏地點。」

「你知道金磚的秘密嗎？」

「我當然知道，你在窗外竊聽，便會懂得我所知道的秘密十分重要。」阿彪很冷靜的說。

勇闖虎穴死裏逃生

沒有人幹危險的工作是如此冷靜的，金荷麗由衷的佩服！

三十分鐘後，電單車駛到一座雙層別墅外邊，阿彪在短牆之前按電鈴，有人走出來，喝問他是誰，交談中，她乘機爬牆入內，只是二樓向南的房間有燈光，她由外牆爬上去，相當吃力，她終於抵達窗外，正好看見彪阿被人拔槍押到一個中年人的前面。

那是書房，坐着的中年人向阿彪打量一眼，很是驚奇說：「阿彪，曹紅下了通緝令，你居然敢來見我，相信你一定有極重要的事了，你是否想我向曹紅求情？」

「不，我只是想跟你合作，把失落的一批金磚找出來。」阿彪很迅速的回答。

「你也知道金磚的秘密嗎？」

「我是康尼帮的副帮主，胖和尚跟大路帮的帮主金諾合作，截刦聯邦統計調查局的運金車，車內有三百五十個金磚，每個重二十五磅，曹紅殺了金諾，嫁禍胖和尚，打算獨吞金磚，我跟你合作，先到巴龍多古堡把它拿走，各佔一半，你是否有意合作？」

站在他背後用槍押陣的保鑣，大聲叫喊：「大律師，阿彪說謊，別相信他，一槍把他殺了算數！」

就在這時，窗外飛出了金荷麗的叫喊聲，她利用玩具槍威脅嘉連威，逼嘉連威叫保鑣拋掉手槍，然後由窗口爬進來。

嘉連威照做，阿彪聽到背後手槍落地的聲响，一個手踭打過去，把保鑣打倒，然後檢起手槍，用槍柄敲保鑣的後腦。

打暈保鑣之後，阿彪對嘉連威說：「現時請你自行選擇，站在曹紅那邊，抑或站在我們這一邊！」

形勢比人強，嘉連威怎會斗胆抗命？當然是點頭答應的了，阿彪乘機逼他引路，走到車房，三個人一起坐在私家車內，駛向長島。阿彪駕車，金荷麗用手槍的槍嘴頂住嘉連威的腰！

阿彪一邊駕駛一邊說：「嘉連威，你不必担心，我們得到滿車金磚，各走各路，你也不必歎在紐約，幹甚麽怕曹紅？」

嘉連威嘆息一聲，說：「曹紅也知道金磚藏在巴龍多古堡，只是他不懂得開啓地窖水牢的秘密數字而已，我們到那邊去，簡直送死！」

阿彪說：「爲甚麽他不知道那些秘密字碼呢？」

嘉連威說：「金諾並不信任他，我還是把那個地窖的實情告訴你們吧，金磚藏在水牢之中的鋼網之內，十分沉重，必須在水牢的門外按動秘密數字，然後按動開啓那鋼門的開關，否則，胡亂的開門走進去，鋼網自動裂開，金磚跌在大水潭之內，冲出大西洋，再也沒法尋回。」

阿彪傲然說：「我懂得那些密碼。」

他說得如此穩定，嘉連威稍爲對他有信心了，但仍不能不担心曹紅。

他的憂慮確有其事，那一架私家車已靠近巴龍多古堡，進入槍手的射程之內，就有人喝令他們停駛，還說：「這是大路帮主的禁地，你們是否想見曹紅？」

「是的，現時他是新的槍手了，我是嘉連威律師，急於見他，快些告訴他，我已經抓了小霸王阿彪！」

嘉連威不愧是個有名氣的邪門律師，靈機一觸，故意這樣說，看見曹紅的時候，他單獨走出車外，再說一句：「阿彪懂得開啓藏金水牢的密碼，別殺他！」

這樣子一句話就把阿彪和金荷麗兩個人的性命保留，很快曹紅就有了決定，吩咐手下散開，只是他們四人走進古堡，再又走入地窖。曹紅一個人有手槍，其餘三個人沒有武器，曹紅說：「我在你們的背後押陣，你們設法開門走進水牢，我也入內，找不到金磚，你們死定了，找到金磚，三個人都放走！」

他左右手各握一柄手槍，誰敢抗命呢？阿彪胡亂的按了六個數字，然後按在鋼門的開關上面。

門開了，三個人先入，曹紅在背後用手槍押陣，相隔六呎，果然看見金磚了，可惜阿彪沒有按在眞的秘密數字上面，不能保留它，一陣嘩啦嘩啦之聲，金磚跌落，金荷麗沒有轉身就用虎尾脚出擊，曹紅倒下來，雖然他跌倒之前仍然放槍射擊，但已失準，只是打中了律師嘉連威！

彪阿沒有受傷，喜出望外，兩人合力打暈了曹紅，看看嘉連威，已中槍喪命。

阿彪把地上兩柄手槍檢起來，弄醒曹紅，押他走出外邊，先後走進嘉連威留下來的汽車廂內，疾馳而去。

曹紅的手下用三架車追踪，但都不敢發槍射擊，後來，他們看見那一架汽車駛入長島警署，更加不敢放槍射擊了，擒了曹紅，金荷麗然後暴露她眞正的身份，原來，她是美國情報局的特務。

她指出這一點，阿彪也是特務，他們二人最大的目的就是找尋失落的金磚，趁住金磚剛剛跌落大水渠，還未冲出大西洋之前，立刻派蛙人打撈，有希望全部尋回，至於匪帮自相殘殺，壞蛋律師嘉連威喪命，交由警方處理，她不必過問。

說完了一切，她放下曹紅，帶走了小霸王阿彪，笑着說：「阿彪，你跟我到情報局做警探或特務呢？抑或你單獨回到康尼島做帮主呢？」

阿彪說：「憑着那個吻，證明我已愛上了你，我跟你走好了，你到甚麽地方去，我也同行，不管你走的路是正或邪。」

她聽了，嫣然一笑，跟着在濃濃的夜色中再次狂吻。

（完）

環球新書介紹

「落花鏡」

東方英著



一個無父無母的女孩子携同幼弟不惜千辛百苦，萬里迢迢遠赴雲南，遵從父母遺命，準備下嫁豪雄楚天雄之子楚人傑，豈料對方存心要毀約，但，孤女何吟春爲圓亡父遺志，不逐此願志不移，並將半面鏡子交予楚天雄，當他看到那殘缺的鏡子時，整個人都楞住了，面色也突然緊張起來……

此書另一個故事，「絕路」，卜劲藩橫禍從天降，妻兒突然不知所踪，而有一自稱萬妙夫人的女人要他從此改名換姓不再尋妻子蘭亭玉女常情情的下落，自會父子團聚，爲了脫離夫人魔掌，他假意答允，但却引了不少江湖中人的追踪……

古裝掌篇武俠故事

隆中客・文
可飛・圖

夜路

惡有惡報

夜路，就是摸黑走路，也有另一種說法——不光明正大的邪路。

不管是摸黑走路也好，走不光明正大的邪路也好，夜路總是不好走的。

人人都說：常走夜路總會碰到鬼，你說是嗎？

× × ×

湘江重鎮之一——衡陽。

丁有爲步履踉蹌地在十字路口攔住一輛馬車，斜倚車廂門口道：「東大街。」

駕車的馬車夫楞了一下，道：「東大街？」

丁有爲打了一個酒呃道：「唔——」

馬車夫苦笑了一下，揚鞭「唰」地一聲，馬車已向前不快也不慢地滑進，但，滑進不到十丈又停了下來，扭頭笑道：「東大街到了。」

「噢……」

丁有爲掏出一大把銅錢，向馬車夫手中一塞，道：「下次莫駛得這樣快。」

馬車夫目覩丁有爲那東倒西歪的走路姿態，禁不住苦笑着低聲自語：「我的馬車駛得並不快，倒是你的黃湯，灌得實在太多了。」

丁有爲的酒實在喝得太多了。

他就住在東大街，却站在東大街上攔住馬車，要去東大街，豈非笑話。

說來也眞巧，他下車的地方，距他所住居的房子還不足三丈，二三丈的距離要花上一大把銅錢去雇馬車，是不是錢太多了呢？

大限難逃

當然不是他錢太多，而是他的確喝醉了。

對丁有爲來說，今天是一個好日子——値得盡情一醉的好日子。

因爲，他剛由監牢中出來。

一個在監牢中呆了三年的人，理所當然地應該慶祝一番。

所以，丁有爲出獄後的第一件事是洗澡、理髮，將全身霉氣清除掉，然後，去怡紅院找他的老友小桃紅逍遙一番，然後，去醉仙居酒樓盡情一醉。

這些，他都做到了，現在，正是他倦鳥還巢的時候。

丁有爲今年才二十八歲，是一個以殺人爲職業的浪子，却也長得一表人才。

他幹這個行當已經有八年，八年中，他已經殺了五十二個人。

由於他的身手很高，在他的八年殺手生涯中，從來不曾失過風。

可是，三年前，他竟然失風了——栽在「四騎士」中的假和尚的手中。

假和尚這個人，和尚雖然是假的，但，有時候他的心地的仁慈，連眞和尚也望塵莫及。

三年前由於假和尚的及時「攪局」，丁有爲的「生意」沒做成，假和尚忽然大發慈悲，放他一馬，只是將他送進衡陽府監禁了三年。

當然，假和尚於放他一馬的同時，也

曾經嚴正地警告過他：出獄後，必須革面洗心，重新做人。

同時，假和尚也在府衙中發揮了影响力，否則，一個積案如山的職業殺手，是絕對不可能只判三年監禁的。

這些，丁有爲當然心中有數，在坐監期間，他也曾暗中下過決心——出獄後，一定重新做人。

× × ×

現在，丁有爲已經回到了他的「巢」。那是一間頂多只有丈二見方的房間，一張板床，一張小桌子，牆壁上掛着一些衣衫，地面上東一隻，西一隻地有五隻臭襪子。

當然，由於長久沒住人，房間中還充滿着一股中人欲嘔的霉腐氣。

這，都是丁有爲意料中的事，所以，他除了皺了一下眉頭之外，一點也沒有別的表情。

時間已近黃昏，室內光綫太暗，同時也由於他喝了太多的酒，看起來，一切都顯得模糊不清。

他實在太醉了，甚麽都不管，連房門都不關，挨近床前，身子一歪，就躺了下去。

但他才躺下去，就立即驚呼一聲，「彈」了起來，道：「你……你是誰？」

原來他的床上竟然躺着一個大男人。

這個大男人約莫二十五六的年紀，衣履光鮮，很有點書卷氣。

像這樣的房間，怎會有這樣體面的不速之客。

不！「不速之客」這四個字不合適，應該說是「鵲巢鳩佔」，「喧賓奪主」才對。

這當兒，丁有爲的十成酒意，已被驚走了三成。

那「喧賓奪主」的人欠身而起，含笑答道：「很抱歉，讓閣下受驚了。」

丁有爲道：「我問你是誰？」

「在下敝姓李，草字百川。」

「爲何擅自佔用我的房間。」

「不是佔用閣下的房間，是等在這兒，要跟閣下談生意……」

「我不是生意人。」

「但我知道你閣下是職業殺手『浪子』丁有爲，也知道你今天出獄……」

李百川略頓話鋒，又道：「對了，在下還沒恭賀閣下已恢復自由身。」

「少來這一套……」

丁有爲一面點上桐油燈，一面冷漠地接道：「我已經改行了。」

李百川笑一笑道：「閣下準備幹哪一行？」

丁有爲目注昏黃的燈光，茫然地道：「現在還不知道，可能去投效鏢局。」

「爲甚麽要改行？」

「高興。」

「我看……不是高興，是被假和尚嚇破了你的苦胆，也是被三年牢獄生涯，消盡了你的豪情壯志……」

「隨你怎麽說吧！」

「那……」李百川似笑非笑地道：「不管你是甚麽原因，也不管你要改哪一行，我都不能不提醒你，你是一個浪子。」

丁有爲道：「浪子又如何？」

「身爲浪子，吃、喝、嫖、賭全來，不可能有甚麽積蓄。」

「那跟你不相干。」

「跟我當然不相干，但跟你却相干得很……」

李百川一頓話鋒，又道：「這是一個金錢萬能的世界，有錢能使鬼推磨，沒有錢嘛！一文錢可以逼死一個英雄好漢。」

丁有爲沒接腔。

李百川笑笑道：「你不妨冷靜地攷慮一下，我也不妨將話說明白一點，這筆生意酬勞很豐，而且我保證絕對沒有任何風險，因爲，我請你去殺的，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女人。」

丁有爲笑笑道：「既然你認爲這麽容易，你爲何不自己動手？」

李百川苦笑道：「我怎能自己動手，她是我的老婆呀！」

「你的老婆？」

丁有爲震驚得幾乎要跳了起來，剩下的七分酒意又消減了三分。

但李百川却含笑點首道：「不錯。」

「爲甚麽要殺自己的老婆？」

「她對不起我。」

「噢……」

「我給你五千兩銀子，怎麽樣？」

「五千兩銀子，不算很豐……」

「事成之後，還有後謝三千兩。」

丁有爲含笑未語。

李百川笑問道：「怎麽樣？」

丁有爲道：「甚麽怎麽樣呀？」

李百川道：「我是說，這筆生意接不接受？」

丁有爲道：「你好像看透我的心意，也擊中我的弱點，不錯，目前，我正缺錢用，所以，我不得不暫時接受這最後一筆生意，不過，八千兩銀子的酬勞，是不夠的。」

李百川道：「那麽，你自己開個價錢吧！」

丁有爲伸出兩根指頭。

「二萬兩？」

「二萬兩前金，外加後謝一萬兩。」

「你……你窮瘋了？」

「我正常得很。」

「你以爲我的銀子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麽？」

丁有爲神秘地一笑道：「差不多。」

李百川道：「差不多是甚麽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你的銀子，跟天上掉下來的差不了多少。」丁有爲含笑接問：「你認爲我是眞的喝醉了？」

李百川蹙眉未語。

丁有爲又道：「你自己也該明白，老婆不貞的事實在太平凡，處理的方法也多的是，如非是別有原因，誰也不會一開口就出價八千兩銀子去雇用一個職業殺手來處理。」

「那麽，你以爲是甚麽原因呢？」

「我想，你老婆一定是一個富家的獨生女，繼承了一筆鉅大的遺產，同時，她對妳控制太嚴，使你沒法自由支配，設法殺了她，對那筆鉅大財富，你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李百川禁不住苦笑道：「閣下，我不得不佩服你的高明。」

丁有為得意地笑道：「我沒猜錯？」

「完全說對了。」

「那麽，我索取的酬勞還太少了。」

「不要緊，後謝加一萬，一共是四萬兩。」

「好！這筆生意成交了。」

李百川沉思着道：「不過，我還有附帶條件。」

丁有為道：「說出來試試看。」

李百川道：「你是明白人，當能了解，一般人都不想惹上官司。」

丁有為道：「我了解，你是要我做得乾淨俐落，不使你沾上嫌疑。」

李百川連連點首：「正是，正是。」

丁有為沉思着道：「不錯，對我來說，這四萬兩銀子是很好賺，不過，要想做得使這個做丈夫的完全沒有嫌疑，那就多費一番心思了。」

「那是當然，而且，我也已經訂好了一個腹案。」

「噢……」

「明天，是她二十四歲的生日……」

「花信年華少婦，很妙也很可惜。」

「可惜？」

「可惜暴殄天物，也可惜我竟然是這個暴殄天物的經手人。」

李百川道：「你不用可惜，至少，你可以在殺死她之前先行『大嚼』一番。」

丁有為雙目中突放異彩地道：「你再說一遍。」

李百川道：「我說，你可以在殺死她之前，在她身上為所欲為。」

「你不在乎？」

「我為甚麽要在乎，在這之前，她已經給我套上了兩頂綠頭巾，當她臨死之前，再給我加上一頂綠頭巾，也不見得會把我壓死呀！」

「有道理，眞是妙人妙事。」

「而且，我這種安排，也是我那腹案中的步驟之一。」

「噢……對了，能否先將你的腹案說明一下？」

「這就說到了，明天是她的生日，晚間有一個盛大的宴會，席終人散之後，你就可以乘虛而入，如此這般了。」

丁有為沉思未語。

李百川道：「不過，事後，你必須將我打傷，縛在旁邊，但不可傷得太重。」

丁有為一笑道：「我自有分寸。」

李百川道：「還有，現場中必須弄成刦財，刦色，先姦後殺的樣子。」

「這樣你就完全沒有一點嫌疑了。」

「所以，咱們必須做得天衣無縫，不留下任何破綻才行。」

「我知道。」

「你看，這個腹案怎麽樣？」

「好！太好了，我自己也不一定能想出比這更完善的計劃來。」

「那麽，咱們就這麽决定。」

「好！一言為定，酬金請先惠。」

「當然。」李百川探懷取出四張面額五千兩的銀票，雙手遞給丁有為。

丁有為接過銀票，涎臉笑問道：「你老婆模樣兒怎麽樣？」

李百川苦笑道：「如果她模樣兒不怎麽樣，能够替我套上兩頂綠頭巾嗎？」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說實在話，說美，她只能算是中上之姿，但，她那惹火的身材，和那股子媚在骨髓裏的媚勁，却是萬中選一的雋品。」

丁有為不勝响往地嚥了一口口水。

李百川又苦笑了一下，道：「我不妨說得更坦白一點，如果不是為了這筆鉅大的財富，我還眞捨不得殺她哩！綠頭巾再多，也不可能壓死人，是不是？」

丁有為又嚥了一口口水，沒接腔。

李百川含笑接道：「閣下，明晚，當你『據案大嚼』之後，我眞担心你捨不得下手哩！」

「不會的。」丁有為笑笑道：「天涯何處無芳草，有了大把的銀子，還怕找不到漂亮的風騷的女人。」

「對！對！眞是英雄所見略同。」李百川又遞過一個紙捲道：「這是寒家的位置和室內通路的詳圖，你可以先行了解一下，我該告辭了，明晚見。」

「明晚見。」

× × ×

一切都按預定計劃進行。

當李府曲終人散，歸於寂靜之後，丁有為輕車熟路地進入了女主人的香閨。

這位才二十四歲的壽婆，可能是喝多了酒，正俏臉飛酡，背裏面外，和衣側臥牙床上，星眸半闔，已快要進入夢鄉。

「已快要進入夢鄉」，並非完全入睡，只不過是才進入半睡半醒狀態。

李百川說得不錯，她的面貌只不過是中上之姿，但她的身材却是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尤其是在那襲薄如蟬翼的絲質粉紅色睡袍的襯托之下，更是格外惹火。身為浪子的丁有為，對於女人，應該算是「閱人多矣」的老玩家了，但入目之下，也禁不住為之目光一亮，並下意識地嚥了一口口水。

他輕悄地步向床前，一絲絲疑念掠過他的腦際：「這女人好像在哪兒見過？」

但他的這一絲疑念，立即被目前這活色生香的畫面所遮蔽了。

床上的美人兒正在向他招手，並暱聲說道：「我身上好酸，好累，百川，快替我按摩，按摩……」

原來她醉眼矇矓中，竟然將丁有為當作她的丈夫李百川了。

那嗓音既嗲且膩，充滿着令所有男人們都無法抵抗的魅力！

本來就已經血流加速的丁有為，更是血流與脚步一齊加速地，衝向床前，一個「餓虎擒羊」式，即待攫取他的獵獲物。

攫是攫着了，但「攫着」的同時，却發出一聲慘呼。

原來就當丁有為「軟玉溫香抱滿懷」，得意忘形的刹那，他那興奮得呈巔峯狀態的命根子受到制命的一擊——「獵獲物」出其不意，以膝蓋狠狠地頂了它一下。

丁有為慘呼聲中，「餓虎擒羊」變成了「懶狗打滚」。

「壽星婆」乘勝追擊，寒芒一閃，一枝七寸長的匕首已刺入丁有為的左胸。

現在，名噪一時的職業殺手，「浪子」丁有為已成為「垂死天鵝」。

現在，丁有為也明白了，所謂「老婆不貞」，「鉅額遺產」、「生日盛筵」……

…等等，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對方預設的圈套，目的在「請君入甕」——很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

現在，「壽星婆」所有的媚態消失盡淨，代之的是一臉的寒霜。

現在，李百川緩步走近床前，俯身伸手，由丁有為懷中取回那二萬兩的銀票，欲言又止。

丁有為失神的目光在對方二人臉上一掃以微弱的語音問：「你們究竟是誰？」

「壽星婆」冷笑道：「他是我老公，李百川三字也是眞的。」

「那……妳呢？」

「我？難道你一點都想不起來？」

「很面善，但……就是想不起來。」

「現在，我提醒你一下，劉帶弟這個人，你還記不記得？」

「記得……我想起來了，妳是帶弟的姊姊劉玉娃？」

劉玉娃冷笑道：「眞虧你，居然還能想得起來。」

丁有為悽然一笑，道：「我……我對不起她，她……帶弟還好嗎？」

「好？」劉玉娃一挫銀牙：「你這喪心病狂的狗雜種，騙了她的感情，騙了她的身體之後一走了之，她能好得起來？」

「那……她……現在怎樣了？」

「不怎樣，」劉玉娃幽幽地接道：「你一走了之後，她瘋了，瘋後第二十三天，死在鯉魚潭中，我爹娘憤恨難消之下，也相繼去世，好好一個家庭，由於你的喪心病狂，不到半年，就冰消瓦解，所以，我一定要復仇……」

丁有為苦笑着道：「應該，應該……我……太對不起他們了。」

丁有為居然知道自己錯了，這，大概也就是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吧！

劉玉娃道：「而且，我决定要親手復仇，可是，你是武功很高的職業殺手，我鬥不過你，我也不想驚動官府，其實，官府也奈何不了你。」

「妳忘了我才由官府的監牢出來？」

「那是假和尚大俠的功勞，『四騎士』中的人物，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想找他們，談何容易，何況，我必須親手復仇，也不想找他們帮忙。」

「所以，妳想出了今天這個妙策？」

「不錯，我認為，只有在方才那種情況之下，我才有機會殺你……」

「是的，現在，妳成功了。」

「成功不是僥倖的，五年來，你知道我下過多少工夫？」

丁有為沒接腔。

劉玉娃又道：「告訴你，光是方才那一個動作，我跟我老公，至少須練過一千次以上。」

丁有為苦笑道：「妳不說，我也能想像到，現在，我求妳給我一個痛快，將……匕首拔出來。」

「好！我成全你。」

劉玉娃拔出匕首鮮血狂噴而出，丁有為也在鮮血狂噴中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 × ×

夜路，的確不是好走的。

長走夜路，總會碰到鬼。

是嗎？不是嗎？

（完）

滅門

本文承自第45頁

龔熊鬢髮俱張，嘶聲叫道：「你要奪位，我已忍讓你二十多年，你還有什麽不如意的，要用此狠毒的陰謀？」

「誰叫你不把『五行眞經』與我共同研究，你當時也只是利用我而已，根本沒把我當作弟弟！你既不仁在先，我不義在後，又有何奇怪！」

龔熊喃喃地道：「想不到你心胸如此狹窄，錙銖必較……我還有什麽話好說……」頭一歪，跌倒地上。

朱鳳放聲大哭起來，與此同時，周秀雲也大叫起來：「大哥……大哥，你不要死……」

趙守道忽然猛喝一聲，霍地標前，一拳擊在索峻的胸膛上！

索峻蔴穴被制，不能閃避，被擊個正着。黃雙河見狀也奔前，雙拳連擊，「砰砰」兩聲，打得索峻鮮血直噴！

趙守道虎吼一聲，走至索峻後背，如發瘋般連打數拳！

黃雙河在前，趙守道在後，一頓痛打之下，只聽一陣格格格的斷骨之聲，索峻全身癱軟，被活活打死！

朱鳳在龔熊身前拜了幾拜，忽然向旁掠去，她低頭疾走，撞及一人。

原來是管一見攔在她身前：「姑娘何故去乃匆匆！」

「前輩快讓開，晚輩……」

管一見道：「姑娘放心，你不是龔熊的女兒！看你的年紀料不超過十八歲，而龔熊的妻子又死了二十多年，老夫估計你只是龔熊的養女而已！」

朱鳳一怔，道：「也許我爹爹後來又娶了一個……」

管一見道：「你若不信，大可與趙公子滴血辨認一下！」

沈鷹目光無意中一及，忽然看見龔熊的嘴巴微微地噏動着，沈鷹連忙奔前把耳朵貼近他嘴巴，問道：「你還有什麽話要說？」

「朱鳳……是老夫……買來撫養的……他爹姓朱……」龔熊吃力地道：「叫趙……趙公子……好好……好好地照顧她……老夫對……對不起他倆兄弟……沒有……沒有負起為人父的責任……請他……原諒……」

他把心中的話說畢才死去。沈鷹伸手一探，證明龔熊已沒了呼吸，才把他臨死的話轉述了一次，龔守道大叫一聲，奔前與朱鳳擁抱在一起。

周秀雲忽然默默地抱起龔人傑的屍體，躍上一匹駿馬，揚鞭絕塵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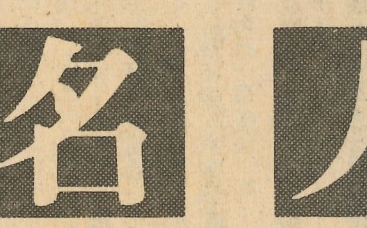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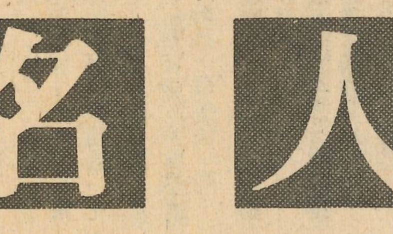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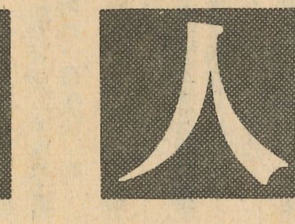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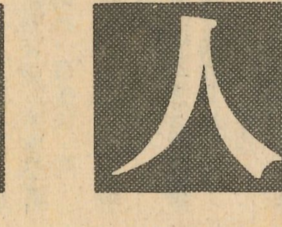
雲飛烟輕嘆道：「她是一個可憐的女人……」

× × ×

天亮了，龔守道及朱鳳也把龔熊的屍體抱起，道：「神捕，晚輩先回樂山村安葬了先父，再到洛陽找你！」說罷揮手告別，也躍上馬背去了。

管一見喃喃地道：「這件滅門的慘案，如今已眞相大白，老夫也該走了！」

（本篇完）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名人

富豪設宴

炎熱的夏天，不少人紛紛湧到海灘去游泳；有錢人更開着豪華遊艇，到一些水清見底的僻靜海灣去避暑。

一艘豪華遊艇，正在鼓浪前進。

遊艇上載着一名身份十分特殊的人物，他是一名年青人；包圍在他身邊的人却是美女與保鏢。

此人只有三十歲左右，叫麥漢利。他當時正穿上了泳褲，戴黑色太陽眼鏡，與一班美女在遊艇的甲板上晒太陽。

突然間「轟隆」一聲，整艘遊艇猛烈地震撼了一下！當時所有人都爲之大吃一驚！

豪華遊艇上的保鏢們，更加引起了一陣緊張，紛紛拔出配槍戒備。但是所有保鏢以及遊艇上面的每一個人，都不知道究竟出了什麼事情。

海面上有人在呼救！

豪華遊艇已逐漸停了下來。

麥漢利並未受傷，他只是受了震驚。這時候他正帶着各人湧到遊艇旁邊的船舷去，觀察海面上的情形。只見一名男子正在海上載浮載沉，對另一名男子進行拯救行動，這種水中拯溺的手法，一看就知道他是受過訓練的。

一艘快艇已告翻沉！

毫無疑問，剛才一定是那艘快艇開得太快，一時之間失去了控制，以至撞着豪華遊艇而翻沉。

麥漢利暫時也不計較誰對誰錯，救人要緊，於是催促遊艇上的人，把救生圈拋落海上。

海面上，那名男子一手抓住救生圈，一手仍然托住受傷者的下頷，表現得既熟練，又鎮定。

賭局娛賓

豪華遊艇上面的水手，又拋下了一條救生繩；繩子的末端結成一個圓圈，讓那名男子把傷者套進了繩圈裏面去！於是水手們才先把傷者吊上甲板來。

海面上那個身手不凡的年青人，則扶住浮在水上的救生圈，游到遊艇旁邊的吊梯去，沿住吊梯爬上來。

當時俯伏在船上的每一個人，都對這年青人投以敬佩的目光，但那年青人却只關心他那昏迷中的伙伴。

負責保護麥漢利的保鏢們正想發惡，向那年青人提出質問之際，麥漢利却及時制止住他們，反而招呼那名剛由海中爬上甲板來的年青人。

遊艇上的水手都是受過訓練的，他們正在對昏迷中的男子進行急救。但年青人似乎不滿意他們的急救方法，竟然親自對他的伙伴進行人工呼吸。

那年青人果然是個受過訓練的好手，他那位昏迷中的同伴，就在他的急救下甦醒過來。

在甲板上面圍觀的人都舒了一口氣！

麥漢利過去招呼他們，並自我介紹。

那年青人態度嚴肅，顯得十分有禮貌地向麥漢利道歉：「對不起，我不該讓他來駕駛，今次的損失，我會賠償給閣下。」他又禮尚往來地作自我介紹：「我叫丘明，正在附近一個小島渡假！如果閣下不嫌棄，請吩咐水手把遊艇靠岸吧，讓我作東道主，也算是以行動道歉啊！」

麥漢利跟隨着丘明的視綫投向那邊，只見那小島風景如畫，沙幼浪細，棕樹綠蔭處處，仿似人間仙境。

麥漢利苦笑道：「丘老兄，其實要道歉的應該是我，這兒既是閣下的私人海灣，我的遊艇未經同意而闖入，已經犯了國際條例啊！」

「嗯——」丘明當堂怔了一怔，表示不明白他的身份如何洩露出來；然後又謙虛地說：「這兒只是我的渡假地方，也算不了什麼私人海灣。」

麥漢利又再一次伸出手來：「無論如何，能相識總是一種緣份。」他很有禮貌地笑了笑：「今天我很高興，能夠結識閣下。」

麥漢利回頭又吩咐水手們將遊艇駛往前面的海灘。

海灘一片恬靜，陽光普照之下，只見前面浪花輕揚，後面却見樹蔭處處，左邊岩石嶙峋，高山奇峯突出有如瞭望台，右邊一個以巨木構成的碼頭旁邊，停船了一艘豪華遊艇。

麥漢利的遊艇却在碼頭的另一邊靠岸，他的保鏢們先行登上，只見岸上出現了數名彪形大漢，個個虎背熊腰，有些腰持彎刀，有些肩懸弓箭；那班人也一度戒備，但却被丘明一個手勢揮退了。

丘明以主人身份把各人迎上島上，數名美女仍然身穿比基尼泳衣，十分性感。其中一名年華雙十的美女，不斷與麥漢利交換着眼色。

那性感女郎姓倪，叫安琪。剛才就是她對麥漢利洩露丘明的身份的。

安琪對麥漢利透露：丘明是當地一名巨富，眼前這小綠島就是他的私人物業之一；而發生撞船事件的海灣叫小綠灣，乃小綠島一部份，所以也眞是他私人物業的範圍。所以麥漢利剛才反而要向丘明表示歉意，就是這緣故。

各人登上碼頭後，丘明首先吩咐一班人駕船出海，清理海面上撞船後遺下的廢物，並將沉沒的快艇拖回。

然後丘明又親自引領各人沿住一條用石塊砌成的通道，繞過沙灘，走進沙灘後面的林蔭中去。

巧妙地隱蔽在一列林蔭背後的「樹屋」，都是離地用木材蓋搭成的；雖然只是單層式的平房，但設計者却懂得就住地勢，利用一些又高又大的樹木，另建高塔，在炎夏中，要是置身其間，就會暑氣頓消。

由低層的「樹屋」，可以沿住繩梯爬上樹頂的高塔，亦可以像泰山一樣，利用仿製樹籐游上去！

「樹屋」亦分室內室外；室內用木板間隔，有窗有門，廳房分明；屋頂以棕櫚葉蓋搭，再加防火隔熱板；左旁有個大露台，右旁則可通往廚房。

廚房是生火的地方，在樹林中發生火警絕對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因此，那間廚房不但遠離「樹屋」，還用石塊與鐵皮蓋搭而成。

廚房與「樹屋」之間，却用一條有上蓋的吊橋連貫起來，以防雨天輸送食物，不致會受天氣影响。

由大露台那邊轉出去，可以經一座木橋，抵達一處靠近沙灘的水泥平台；那兒雖然部份有樹蔭遮蓋，但當太陽西斜時，仍有陽光晒到這水泥平台來，所以那兒也有一把巨型的七彩遮陽傘豎起。

遮陽傘底下，有枱椅擺放者，更有七彩繽紛的沙灘椅。

水泥平台四周的鐵欄杆，漆上了悅目的顏色，使人看上去非常舒服。

平台對住沙灘這邊，有一度短短的石梯級，沿此可到沙灘下面，落海游泳。

離開海灘約有數丈之遙的海心，飄浮着一座浮台，那是利便在沙灘上游出去的泳客憩息的。單從表面上的設施可以看得出，這小綠島的主人不但十分富有，也很會享受。

丘明把各人引領到「樹屋」裏面，部份與麥漢利同來的隨從人員，則被安置在左旁的大露台去，那兒有木枱竹椅，整個環境極富有園林景色！

麥漢利身邊只帶了二名近身保鏢，以及那五名半裸的美女，在「樹屋」之內作客。

丘明親自拉開一個十多立方呎的大冰箱，回頭問各人喜歡喝一些什麼飲品；麥漢利不禁驚奇地問：「怎麼這裏也有電力供應？」

丘明一邊由電冰箱裏面取出各式各樣的啤酒汽水分發給各人，一邊回答麥漢利：「這是一個小荒島，遠離市區，當然不可能有正常的電力供應，但我自置了一部發電機，一切自可迎刃而解。」

麥漢利一邊接着丘明遞過來的一罐罐庄啤酒，一邊以羨慕的目光瞪住丘明：「老兄，你眞懂得享受啊！」

丘明却瞥了麥漢利身邊一班美女一眼，會心地一笑道：「閣下其實比起我更加懂得享受人生啊！」

麥漢利當然明白丘明的意思，二人於是又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他們之間的友誼，就此展開。

那一天，以麥漢利爲首的一班人，就在小綠島上作客；身爲主人的丘明，則指揮着他的下人們，細心侍候各人。令到麥漢利那一班人玩得非常之開心。

這麥漢利究竟是何方神聖？爲什麼他可以帶着這許多帶槍的保鏢？

丘明並未加以追究，他只在麥漢利面前說這是緣份。麥漢利對於這位富翁雖然只是一知半解，但對他的印象却不錯。

要不是他身邊的美女倪安琪悄悄告訴他，麥漢利也不知道丘明的來頭原來這麼大；能夠擁有一個私人島嶼，當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麥漢利那一天玩得很開心，因爲他從來沒有到過這麼美麗的海灘，再加上他身邊帶來的一羣美女，他有置身於世外桃源的感覺。

他們一直玩到日落西山，才返回那艘豪華遊艇去。

麥漢利爲了報答丘明這一次的熱情招待，決定在市區開一次豪華派對，預約丘明携眷參加！

丘明口頭上答應了。

雙方約好了後會之期，然後才分手。

麥漢利的豪華遊艇雖然離開了小綠灣，但他內心却有一份依依不捨之情；他並非捨不得丘明，只是太喜歡小綠島這地方，這兒簡直就是一處世外桃源。假如以後有機會的話，他希望再來住幾天。

爲了與丘明這位巨富拉上更密切的關係，他決定要把這次的派對攪得有聲有色，也決定邀請當地的政要和名流前來參加。

所以就在遊艇歸途中，他一邊吩咐一名助手負責籌備派對；一邊又向倪安琪查問一切有關丘明這個人的事。

倪安琪究竟又是什麼人？

她是一名舞小姐，在一間第一流的高尚舞廳伴舞，那是最高收費的社交場所，所以她認識不少上流社會人仕，也聽過不少有關當地巨富名流的秘聞。

此次她與其他美女只是受僱性質。其他數名穿得十分性感的女郎，分別是舞小姐與模特兒，都是美艷絕倫、性感十足的美女。

倪安琪對麥漢利道：「這個都市的人，不論男女，都在追逐名利，男人捐錢做善事，首要目的並非爲了一點善心，而是出名，希望獲得某些勳銜，方便他可以賺取更大的利益，但是這位丘明先生可不同了，他不求名不求利，只因爲他本身巳經非常富有。」

麥漢利自然相信丘明是個大富翁，只看他的排場就知道他十分有錢。

倪安琪又繼續說：「本市許多上了年紀的市民都會曉得，這兒有位已故的豪門首富丘華照……」

豈料倪安琪話未說完，麥漢利已接上去說道：「是的，我雖然不常住在本市，但我也聽過丘華照這個名子。聽說此人先前捐了難以計算的金錢出來做公益方面的事情，造福本市市民。」

「是的。」倪安琪道：「今天我們遇上的丘明，就是丘華照的一個兒子。但是他的作風却與他的父親不同，他很注重實際，不着重宣傳，所以他捐了大筆金錢出來，也不會大肆宣揚！」

麥漢利也同意丘明是個很實際的人，單看他的外形已是年青有爲，再看看他今天在撞船事件中所表現的作風，更留下一個十分良好的印象給麥漢利。

在今天的撞船意外中，實際損失的應該是丘明，因爲他的快艇司機受了傷，他那艘快艇亦已沉沒；而那處海灣本來就是他的私人地方，假如換上了別的富豪巨紳，可能已經表現得先聲奪人，要求對方道歉或者賠償。但丘明却沒有這樣做。

麥漢利的豪華遊艇只是被擦花少許，因爲當時快艇只是失去控制，由於開得太快，以致從遊艇邊緣掠過，撞了一下，快艇就此翻沉！

丘明不但未提賠償的要求，更反過來向麥漢利道歉，甚至願意代修受了輕微損毀的遊艇，還熱情招待了他們這班人大半天。所以也難怪麥漢利要專爲丘明開一次盛大的派對了。

× × ×

千門奇俠游天虹正躲在張雪兒的辦公室裏，與她斜倚在沙發上擁吻着。

張雪兒是一名私家女偵探，她不但年青貌美，身裁更加健美突出，再加上她那一份聰明智慧，令她成爲名重一時的女强人。

好像張雪兒這麼樣一個女人，追求者自然大不乏人，但她偏偏只喜歡游天虹這個浪子型的男人。

在熱情奔放中，張雪兒若有所覺地，輕輕推開了游天虹的手：「別這樣，我們只可適可而止！」

游天虹坐直了身子，作了一次深呼吸：「唉！妳這個人一定有虐待狂！」

張雪兒伸手到沙發前面的几子去，從精緻的煙具中取了一支香煙，燃點着了，吸了一口，側過身子來把煙霧噴向游天虹的面孔之上，嫣然一笑道：「你只想佔便宜，從未想過佔有我。」

她把香煙移到游天虹的唇邊，嘆了一口氣，又變得非常認眞地說：「天虹，爲什麼我們不可以結婚？」

「爲什麼我們一定要結婚？」游天虹噴了一口煙霧，「妳是個事業型的女强人，我是個浪子型的淬疍，結婚之後恐怕不出三年，我們又要化大筆金錢和時間，跑到律師樓去！這又何必呢？」

「不！不會的。」張雪兒柔情萬縷地把一隻手臂繞過游天虹的頸項：「只要我們結婚之後，我會百分之百依從你；我會把偵探社全部交給你，然後我安心去做你的家庭主婦，好好的替你養孩子。」

「單是聽妳這麼說，我已經被嚇得魂飛魄散。」

「爲什麼？」

「可不是嗎，要我坐在辦公室，接聽電話，談生意，計數等等還不夠，還要讓孩子來煩擾我，到時只怕我會自殺，而妳就惟有做寡婦了。」

「嗯──」張雪兒有些啼笑皆非地怔了一怔！

她終於又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既然你不喜歡處理這裏的業務，我可以把這裏的業務結束，如果你不喜歡孩子，我們可以只過二人世界的生活。只要你是屬於我的，只要我能日夕對住你！我就感到滿足！」

游天虹彷彿眞的被感動了！

他側過身子去，輕輕吻了她一下，然後又正視着她說：「雪兒，何必爲我而委屈了你自己？我只是一個好情人，但絕對不是一個好丈夫，而且……」

他正想說下去，外面卻有人輕輕叩門。

張雪兒立即由沙發上站起來，匆匆整理一下衣襟和頭髮，才伸手到沙發旁邊按下了一個按掣：「進來！」

由門外進來的，是張雪兒的女秘書，她把兩份印刷得極之精美悅目的請柬遞過來：「這是麥漢利派專人送來的，特別要我向兩位轉達一聲：屆時一定要請兩位抽空參加這一次的派對。」

張雪兒接過了請柬之後，女秘書就退了出去。

那兩份請柬一份是寫張雪兒名字的，另一份則寫了游天虹的名字。

游天虹一向不擅交際，但他不知怎的，許多上流社會的名人請客，往往都少不了他這一份。

他攤開了請柬的內頁：「麥漢利是何方神聖？」

「未介紹其人，不妨先聽聽有關他的故事！」張雪兒充份把握游天虹「好奇之心」的心理反應，坐在他的身邊，慢慢地說：「有一次有個年青人到本市一間第一流的大舞廳消遣，看中了一位小姐，偏偏那位年青漂亮的舞小姐正陪伴着本市警局一位高級警司。結果你猜猜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在歡場中爭風呷醋，有什麼稀奇？」

「奇就奇在那年青人只撥了一個電話，不出三分鐘，那位高級警司也接了一個電話，然後他就匆匆離開了那間舞廳。再不出五分鐘，有人包下全體舞小姐──買鐘出街！」

游天虹睜大了眼睛：「誰這麼大手筆？把全廳舞小姐包起，買鐘出街，要花費的鈔票已十分可觀；那間舞廳既是第一流的，擁有的舞小姐數目必定不少。嗯！你所講的年青人，一定是中東油國的王子。」

「不！他就是麥漢利！」張雪兒又說：「結果那一晚，他只帶走那位警司的女朋友，其他的小姐一律下班回家休息去了！」

「當晚他要付給舞廳方面的數目必然非常可觀！」游天虹果然引起了極大的興趣：「麥漢利可是富家子弟？但是據我所知，本市並沒有那一位姓麥的如此財雄勢大啊！」

「那你就更加要赴這個約會了；雖然你不認識他，但人家卻給你面子呢！」

「好吧！我決定跟妳去見識一下這個人。」游天虹又說：「但是，妳一定要把麥漢利這個人的來龍去脈，詳詳細細的告訴我。」

「可以的，但我希望你見過他再說吧！」

游天虹一把將她拉入懷抱中，吻她！然後又對她說道：「妳很懂得利用我的弱點，可惜妳還不明白我們男人另外有更大的弱點！」

張雪兒道：「這是値得你好奇的事，麥漢利不但經常有美女包圍，還可以帶槍。所以他的眞正身份，必然會引起你的興趣！」

「妳似乎是答非所問。」

「你似乎忘記了這是辦公時間。」張雪兒推開他，走回辦公桌那邊去了。

× × ×

一次空前盛大的派對在成吉斯汗大酒店舉行。

盛會的主人是麥漢利，參加者都是非富則貴的上流社會人物，包括了當地的市長在內。

麥漢利很年青，許多人對於這個人的身份仍然諱莫如深，他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連市長也要給他面子？只有部份嘉賓明白其中秘密；其他人都像游天虹一樣，一知半解而已。

今晚參加盛會的人，大都是商界中人，這班人有不少都曾經與麥漢利交易過，所以這班人最了解麥漢利的眞正身份。

游天虹抱住好奇心而來，自然也是受到了他的女朋友張雪兒的慫恿。

張雪兒爲了針對游天虹的好奇，一直不肯把麥漢利的身份透露，直至到了目的地之後，她才由一名商界中人引導，與游天虹一齊走向麥漢利那邊。

豈料他們還未走到麥漢利的面前，已被人截停。

那是二名彪形大漢，他們雖然很有禮貌，但在這種場合裏面，游天虹總覺得不是味道。

麥漢利帶着滿臉笑容走過來，那位商界中人把握機會替他們介紹，麥漢利這才認識了游天虹。

一個是宴會的主人，一個是被邀請而來的賓客，但彼此竟不認識，這看來的確有些滑稽。但是，今天晚上的宴會中的嘉賓，有不少也像游天虹一樣，只是頭一次見到麥漢利。

游天虹只是抱住好奇心而來，然則其他人又是爲了什麼？的確令人感到有些迷惑！

但是這謎底終於由張雪兒告訴了游天虹：「剛才熱情地招呼你的人，就是麥美倫的弟弟。」張雪兒問道：「你可知道誰是麥美倫？」

「當然知道，他是某國的元首。」游天虹道。

「是的，住在這個都市的人，一定都聽過麥美倫的大名。」張雪兒道：「因爲我們日常吃的東西，絕大部份由某國供應，要是他們不把食物運來，我們勢必餓死！即使不致餓死，物價亦會暴漲！」

游天虹道：「那我明白了。所有今晚前來參加宴會的商界名人，都是與某國在商業上有來往的。」

「即使暫時沒有來往，但他們總希望趁住今晚這機會，與麥漢利打好關係，找點生意的門路。」

「我們與他並無來往，甚至我本人從未見過他，爲什麼他會發帖給我們？」

張雪兒道：「麥漢利雖非本市人，卻常到這兒來渡假，自然也有代理人在這裏。他的代理人大概也知道你是本市一位名人，所以才會把你請來。」

游天虹又望向那邊：「剛才介紹我們認識麥漢利的那名商人胡申，樣子似乎很滑頭。」

「胡申就是麥漢利在本市的商品代理人，他的社會關係很不錯。較早時他曾委託過我們調查一宗商業信託，我也因此認識他！」

這時候，那邊突然引起一陣騷動，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游天虹和張雪兒立刻走過去。

有一名男賓客倒在地上掙扎，看他的樣子，可能是痙攣病突然間發作。

參加宴會的嘉賓紛紛圍攏上來，身爲主人家的麥漢利也來了。他看見這情形，立即叫人致電報警，召十字車來這裏救人。

就在這時有個三十餘歲的男子排衆而前，麥漢利發覺他正是丘明，也是今晚宴會中最惹人觸目的男子。因爲今天晚上這宴會，麥漢利一直帶住丘明，介紹給每一位賓客。

丘明一邊把手上捧住的一杯酒交給一名圍觀的賓客，一邊蹲了下去；這時又有一位女仕前來協助，把那名礧地打滾的痙攣者捉住。

圍觀的賓客們，都以好奇的目光盯住那三個人──痙攣病患者、丘明和那位不知名的女仕。

只見丘明就像一位有經驗的醫生，在那女子的協助下，把那名痙攣的男子按在地毡之上，然後在他的身上按摩幾處穴道。

那痙攣病的患者，在丘明的按摩下，逐漸安定下來，圍觀的人包括主人家麥漢利在內，都鬆了一口氣！丘明亦因此更加受人注意。

協助丘明救人的女子原來是一位女護士。

那名痙攣的男子彷彿發完一場噩夢，表情尷尬地向麥漢利和胡申等人道歉。

賓客們則在議論紛紛，他們都爲丘明的「急救手術」而驚嘆不已！

較早時參加當晚宴會的賓客們都感到奇怪，爲什麼麥漢利這麼重視丘明這個人？他甚至親自帶着丘明去介紹給當地的市長，以及許多上流社會的名人。

經此一役後，人們似乎逐漸明白到：麥漢利如此重視丘明，可能是由於他是名門之後代，因爲賓客中已有人說丘明就是已故大善長丘華照的後裔。另一個原因，大概正是由於丘明「身懷絕技」；就像剛才那一幕，他可以憑着雙手令到病者「不藥而癒」。

無論如何，經此一役後，所有人都對丘明肅然起敬，包括麥漢利和市長在內。

賓客中有一位姓勞的西醫，他對丘明的救人方法頗感到懷疑，可惜那名痙攣病患者已被送往醫院，否則這位醫生眞想向他查問一下。

勞卓仁醫生在上流社會一向很活躍，所以不少認識他的賓客們都圍繞着他，問及當時的情形，以及丘明剛才所採用的究竟是何種治病原理。

勞醫生知丘明是主人家麥漢利重視的嘉賓，所以不想公開開罪他；只是輕輕聳肩一笑：「可能是我才疏學淺，根據我所學的治病原理，剛才丘明先生所用的手術，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站在旁邊的一名中年男子立刻忍不住插嘴：「勞醫生，請問你拿的是那一間醫學院的文憑？」

這個人問得很不客氣，勞卓仁面上也紅了一陣。

有人立即代替勞醫生回答：「勞醫生是澳洲坎培拉大學的醫學博士。」

豈料那中年男子卻說道：「那麼，閣下所學的，自然都是西方的醫藥知識。我倒想大胆問一句：勞醫生有沒有學過中醫？有沒有鑽研過中醫的針灸？閣下又知不知道中國古代遺傳下來，有一門穴道按摩的治病奇技？」

一連串的質問，令到這位穿着晚禮服的醫生幾乎無法下台。到頭來還是在旁的其他賓客爲他們打了圓場；這時大家才明白，原來那提出質問的中年人正是名中醫唐慈！

許多當地的豪門富戶都認識唐慈。

中醫和西醫有許多基本不同的理論，例如中醫往往就會諷刺西醫「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治標不治本」等等。但西醫無可否認，自有他們的科學根據。

其實中醫和西醫只是代表了古、今、中、外的醫學，各有所長。

以前西方人仕不會同意中醫的醫學根據，認爲太過落後了。但時至今日，西方人仕已紛紛學習中國古代遺傳下來的針灸以及穴道按摩治療法等等，還同意不少中醫的醫學原理。

因此，中醫的地位也越來越顯得重要。

當地不少富商巨紳，一向信任中醫師唐慈，這一派人認爲：中藥不但可以治病，還有固

本培元之作用。他們反而認爲西藥往往會產生副作用，尤其是那些須要補身的有錢人，更加視唐慈如神明。

剛才丘明的急救手術已是有目共睹，再經名中醫唐慈當衆爲他辯護後，首先就在那班有錢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再加上身爲主人家的麥漢利，事後當衆引薦，將丘明介紹一番，人們對於丘明這個人就更加注目了。

丘明的外表英俊瀟洒，許多電影男明星也沒有他那種氣慨和風度。所以當晚就吸引着不少參加宴會的女仕們的目光。

甚至有些太太小姐們竊竊私議，到底這位巨富後裔是否結過婚？有沒有妻室？

這些日子以來，麥漢利——今晚宴會的主人，風頭已經夠勁，他挾着「某國元首麥美倫弟弟」的名義，周旋於上流社會的社交圈子裏，非常活躍，否則今晚就不會招來這許多有頭有臉的名人。

但是想不到當晚最惹人矚目的，反而是丘明！

丘明這個人看來很隨和，他周旋於賓客之間，談笑風生，一點架子也沒有。

有人對丘明剛才的「救急扶危」手術感到驚奇而佩服。有人當面大加讚揚，亦有人當面提出質疑。

丘明不以爲意地輕輕一笑：「中國古代醫學有許多奧秘，往往因爲保守和自私的理由不外傳。例如『點穴』，目前就差不多失傳了。其實人體之內，的確有許多不同的穴道，分別直接影响到人體各個部位，只要明白其中奧妙，自然就可以運用自如。例如位於鳩尾下一寸部位之『巨闕穴』，又名『返魂穴』，如果被人用點穴法點中該處，重者立即昏迷，不省人事，但是，如果懂得其中奧秘者，只要在右邊蹄底穴半分部位，用手掌推一下，昏迷者便會立即甦醒過來，這種情形在局外人看來，自然覺得神奇無比，但懂得穴道竅門的人，就一點也不覺得出奇。」

當時在場的人都聽得津津有味，因爲他們大部份都是親眼目睹丘明施手術救過人的。現在聽他講來有層有次，大都心服口服。

有位太太插嘴問道：「憑閣下的手術，是否每一種疾病都可以治療？」

「理論上應該是的，但講句老實話，我很少機會去替人治病。」丘明苦笑聳肩。

立即就有人說道：「丘公子是富家子弟，又不是掛牌醫生，像剛才那種情形，相信一定少之又少。」

「是的，不過有時朋友之間，也會要求我試試我的治病方法——穴道按摩。」丘明又說：「反正這不是用藥，在理論上總比較安全得多啊！」

圍着他的人於是紛紛提出：「有機會可否爲我治療一下？」

這一班人大都是十分富有的，奇怪的就是每個人好像都有一種以上的病症。因此一時之間，令到丘明不知道怎麼樣去應付他們才好。

有些小姐太太留下家中的電話號碼，或者要求丘明給她們留下辦事處的電話號碼，預約丘明爲她們按摩穴道。

這班小姐太太們大都患了失眠或其他病症，丘明只好暫時敷衍她們。

有些巨富紳商，還要求丘明即席示範，這一班有錢有面的大忙人，大都是患上了腰、背痠痛等症。經丘明當衆施手術按摩穴道之後，不知是否心理作用，還是有實際的收效，總之他們很快就「其病若失」，不藥而癒！

游天虹和張雪兒冷眼旁觀，也覺得丘明這個人很乖巧；他對圍繞着他的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都應付得恰到好處。

游天虹對張雪兒道：「丘明的確不同一般富家子弟，他很懂世故似的。」

張雪兒道：「他父親丘華照是個大慈善家，可能是由於他先父做善事做得太多，所以老天爺有眼，賜他一個這麼有修養，有本事的兒子。」

主人家麥漢利走過來：「兩位，招呼不到啊！」

游天虹和張雪兒還未答腔，麥漢利又故作神秘地說：「後面有牌局，想發財的話，兩位可以到後面的貴賓房裏去！」

游天虹微笑地答道：「這種場合竟然也有賭局？」

麥漢利道：「人生如遊戲，賭博是成年人的遊戲之一，有什麼不可？」

張雪兒向游天虹遞了一個眼色：「我們去觀光一下也好！」

游天虹自然會意，於是雙雙跟隨住麥漢利到走廊通道的另一端去。

那兒有一列幾間的貴賓房，有大有細；大間的竟然設有「百家樂」賭桌；細間的則設有「沙蟹」，「蔴雀牌」……等等賭局。

游天虹幾乎不敢相信，因爲今晚到這兒來參加宴會的，都是當地非富則貴的人，甚至市長也一度駕臨；他現在雖然退席了，到底也是一個高尚的場合，怎麼背後卻開設了這許多的賭局？

游天虹一方面懷着好奇的心理，到處觀光；另一方面可能因爲他本身是「千門奇俠」，所以他也一邊留意着一些入局的人，看看他們是否老千？

在目前所有的賭博方式之中，輸贏最大的，相信是「沙蟹」——一種利用樸克牌作爲賭具的賭博。這種四張明牌，一張暗牌的賭博方式，是漸進式的加注，一切關鍵固然全在那一張見不到的底牌，亦即所謂暗牌，同時注碼亦無限制。所以過去就試過有人在一夜之間，輸掉了一條街道的所有物業。

游天虹帶了張雪兒溜進一間貴賓房去，那兒正設有沙蟹局，這種賭局又被廣東人稱之爲「話事啤」——「啤」是樸克牌簡稱，「話事」則意指「可以作主」把注碼加進去，但必須派來的牌是最大的。

這一桌沙蟹局總共出現了六男一女，那唯一的女子是負責派牌的女侍應。

六名男子有四名都是上了年紀的中年人，只有二名較爲年青的，他們正賭得七渾八沌的，所以就連房間裏突然多了二名旁觀者也不知道。

游天虹和張雪兒於是靜悄悄的站在一旁「觀戰」。

表面上看來，這一局「沙蟹」似乎賭得很道，未派出的樸克牌不經人手，只放在一個黑色不透明的塑膠盒子裏面，那派牌女郎只以公證人的身份，從旁協助及監視而已。這種做法的好處就是避免有人在派牌時做手脚。

但是俗語有道「十賭九騙」，只要有賭局出現的地方，就隨時也會有騙局出現；表面上看來，越是公道的場合，就越有可能是「內有乾坤」。

游天虹當時冷眼旁觀，覺得這一局「沙蟹」最大的破綻乃在於所採用的樸克牌太過平凡，這一種樸克牌，隨時可以在街上的店舖裏買到，要是有人存心在這裏出千，只要手急眼快便成，只要身上能收藏有這種樸克牌就可以達到目的。

游天虹既然是千門奇俠，自然明白到此中奧秘！

眼前這一局牌已賭到高潮了，五張牌之中已經派出了四張，大家須要賭的似乎就是第五

張了，所謂「四張贏，五張輸」，「沙蟹」之所以迷人，也全在這裏。

室內那唯一的圓形吊燈，光綫很集中。

光圈罩在圓桌中央部份，連桌子邊各人的面孔也照不到，只見綠色的絨布之上，堆了許多花花綠綠的鈔票，面額都是一百至一千元的，約略估計一下，大概總數在五六十萬元之間吧。

由於光綫照射不到各人的面孔，所以游天虹當時也看不清楚入局者各人的面部表情，只知道六個入局者之中，已有四個人先後棄牌。

現在要一決勝負的，就只有兩個中年人而已。

到了這最後決戰階段，游天虹才無意中發覺「兩雄」之中有一個竟是他認識的商人范忠艮。

儘管吊燈的圓形光圈投射不到各人的面孔之上，但光綫的折射亦足以反映出各人的面部輪廓，所以游天虹肯定那名中年人正是他所認識的商人范忠艮。

目前范忠艮所面對的唯一的對手，也是一名中年人。

這名中年人雖然也是身穿西服，結領帶，但總覺土頭土腦，游天虹當時看不清楚他的面部表情，只見當范忠艮出錢時，他爲了考慮跟進與否，一再抓起面前的底牌，看完又看。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那中年人，雙手就不斷暴露於光圈之下，可能由於心情緊張，所有在場的人都可以見到他的手正在微微地發抖。

根據人體構造，心臟跳動加劇，神經緊張，雙手然後才會發抖，但是一向頭腦冷靜，擅於觀人於微的千門奇俠游天虹，當時的想法卻稍有不同。

再看看雙方當時的牌局，表面上當然是范忠艮佔優勢，他才會把注碼加上去。

范忠艮那「三明一暗」的牌是：「Ａ３３」，底牌不露，自然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牌，但從牌面看，如果底牌是「Ａ」，即「Ａ、３」各一對，假如底牌是「３」，那就是「三條３」的高格局。

回頭再看看那手顫脚震的中年人，他牌面那三張明牌是「Ａ２２」。

毫無疑問，單看明牌他是輸定了。

但是「沙蟹」之所以引人入勝，就是要賭對方那一張底牌，何況雙方還未賭第五張牌。

中年人再三考慮之後，決定跟進了。

於是那女郎由「派牌機」裏面，再給每人一張牌，這也是最後一張了。

雙方都顯得萬二分慎重，因爲桌面之上涉及數十萬元的現鈔。

這是最具關鍵性的一刹那！

范忠艮以輕鬆的姿態攤開了第五張牌，那是一張「２」；對方那中年人的最後一張牌卻是「Ａ」。

形勢看來頓然改觀了，中年人的牌面：是「ＡＡ２２」，范忠艮的牌面卻是：「２Ａ３３」。

單看牌面自然是中年人佔盡了優勢，但雙方的底牌未揭開之前，所謂「優勢」也只是一種假象而已，

由於中年人最後來了一張「Ａ」，所以就由他出主意加注碼，他顯得非常愼重，沉思了好一會兒才把一堆鈔票推出去。數目約莫是五萬元。

桌面上這時已積聚了超過六十萬元，所以中年人用五萬元去博，似乎並不過份，問題卻要看看他的對手范忠艮態度如何。

范忠艮的牌面是「２Ａ３３」，假如底牌是「Ａ」，亦即「Ａ、３」兩對，萬一是「３」那就更妙，那是三條「３」，贏面更大。

中年人的牌面是：「ＡＡ２２」，如果底牌不是「Ａ」或「２」，而是一張無關重要的牌，他輸的機會就更大了。所以當時亦有人認爲中年人下注五萬元只是靠嚇，亦即俗稱：「偷鷄」，尤其是范忠艮手上明明白白有一張「２」，更有一張「Ａ」，換句話說，中年人擁有三條「Ａ」或者三條「２」的機會更加微乎其微的了。

也許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棄牌的其餘四個入局者差不多同時看出了范忠艮的底牌肯定是「３」，也就是說，他是三條「３」，所以才會死纏爛打，跟到最後關頭。

相反，這四個人之中最少有人記得在他們所有的棄牌之中已見過一張「Ａ」了，也就是說，中年人最多只可能是三條「２」，絕不可能是三條「Ａ」。

換句話說，假如一直如他們所料，而范忠艮又跟進的話，他是贏定了。

相反，如果范忠艮不跟進的話，那才是大傻瓜。

但在游天虹的眼中，他認爲他自己才是「旁觀者清」，那四個入局者的見解才是「當局者迷」，因爲他冷眼旁觀，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

那中年人原來是個老千。

游天虹剛才就看見他迅速將底牌換掉了，手法之快，連所有在場的人都被他瞞過了，獨是無法可以快得過千門奇俠游天虹這一雙眼。

假如要穩勝的話，最好是換上什麼牌呢？當然是將底牌換上了一張「Ａ」，那格局是「Ａ俘虜」，自然可以贏定了。

所以游天虹估計中年人所偷換的底牌肯定也是「Ａ」，如果范忠艮真的跟進，當然是會輸的。

游天虹在賭局中跟范忠艮這位商人交過手，所以他了解范忠艮這個人賭得很精明，估計他不會跟進的。

但是，范忠艮略作沉思之後，竟然也把五萬元鈔票推出去——終於也照跟了，也許范忠艮的想法完全與其他四名入局者的見解一樣，但游天虹就有些看不過眼了。

范忠艮只是照跟，並非反大，所以照一般習慣，這既然已是最後一張牌，而范忠艮的牌面又是較細，所以他必須先開牌讓對方看。

只見范忠艮把底牌攤開，那隻底牌果然是一張「３」，也就是「三條３」的格局。

其他四名入局者都以爲范忠艮穩操勝劵，甚至站在游天虹一旁的張雪兒也有同一想法。

在這刹那間，所有人的視綫都集中到那中年人的面孔之上，注視着他的表情。

那中年人仍在抽烟，態度反而變得冷靜下來，那隻手也不再見微微地發抖了，當時各人都感到十分奇怪，只有游天虹這個千門奇俠見怪不怪。

當然，游天虹並非神仙，他如何能窺破別人的心事？這全是他憑個人的經驗積累，故此好容易便看出了其中奧妙的地方。

假如不是一名老於此道的老千，「微微發抖的手」，絕不可能立即停止抖顫的，要不是一名有經驗的大老千，演技也不可能有如此老練。

單看到這裏，游天虹認定這中年人是贏定了。

果然，底牌攤開，中年人正是「Ａ俘虜」——他的底牌居然是張「Ａ」。

「怎會呢？」當時入局者之中已有人感覺到萬二分驚奇，因爲他已見過第四張「Ａ」，在那堆棄牌之中，怎麼可能會出現第五張「Ａ」呢？

但是，這個人並未開聲，只是感到滿腹疑

園而已●

至此，桌面上那七十萬元現鈔，盡歸中年人所有。只見那中年人躊躇滿志地，輕輕一笑，先將他手上的烟蒂捺熄，然後才收拾絨布桌面上的鈔票。

張雪兒回頭看看游天虹，示意他離開這間房。

但是游天虹看見這種情形，又怎會就此不理？

只見他突如其來地伸手去按住那中年人的手，同時也按住了那一大堆鈔票，「等一等」游天虹說道．「對不起！我想看看這一副撲克牌。」

這時候所有人都嚇了一跳。

那中年人反而生氣地問道：「你究竟是甚麼人？有甚麼權在這裏查牌？」

游天虹帶着諷刺的口胎輕輕一笑：「你又沒有出老千，我爲甚麼要查牌？我只想開開眼界，因爲我發覺這副牌竟然有五張A，何不讓大家一齊見識見識呢。」

最先棄牌的四名男子之中，有二名較年青的，身裁也較爲高大，他們異口同聲地沮咒着說：「他媽的，你只是局外人，這裏的事怎到你來管……」

話未說得完，一名大漢的手已伸了過來，就想抓住游天虹的衣襟，游天虹的衣襟果然給他抓住了，但是不知怎的，那名大漢反而倒跌在一旁！

游天虹根本沒有動手，在場的人都看到一淸二楚，他只是非常技巧地運用了中國武術的精華，借了反彈力把對方摔了開去而已，換句話說，對方只要用力越大，他本人就會摔得越重！

這間貴賓房之內，立刻引起一陣混亂！

另一名大漢跟着又想動起手來，但立即有人叱喝了一聲：「住手！」

由外面進來的並非別人，正是今晚宴會的主人麥漢利。

緊隨在麥漢利後面的，是四名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

麥漢利進來後朝各人的臉上掃了一遍：「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名出千的中年人惡人先告狀：「這傢伙存心來這裏搗蛋。」他指着游天虹：「他並非加入我們賭局的人，竟然說我們這裏有人出老千騙人，嘿！」

游天虹冷然一笑：「這是公共場所，任何人只要有證據，都有權指證出老千的人。」

中年人還未反駁，麥漢利已爭先說道：「游先生，你又說錯了，這兒平日不錯是公共場所，但今晚我已將整幢成吉斯汗酒店包下來，包括這裏的大禮堂，貴賓房以及樓上幾百間客房在內。所以這裏今晚應該是私人地方。」

游天虹果然有些意外地，呆住了好一陣！

要不是麥漢利親口說了出來，眞難令人相信這是事實，因爲成吉斯汗大酒店在當地是數一數二的大酒店，在這兒請客的人都是非富則貴的，如果要將整幢酒店連數百間客房也包下來，要付出的金錢數目肯定是非常驚人的！

這種事情要是出自別人的口中，游天虹還心存懷疑，但是，眼前這麥漢利却是一名國家元首的胞弟，他當然有這種財力。

正因爲這樣游天虹才更加理直氣壯地說：「不管這裏是否公共場所，以閣下的聲譽地位相信也不會容許一名老千在這裏出術騙人。」

那中年人狂吼一聲：「他媽的！誰是老千？你休得出口傷人啊！」說着他就想衝過來動手教訓游天虹。

但是麥漢利一聲叱喝：「不准動手……」後面那數名大漢已過去將那中年人按住！

麥漢利先是面色一沉，再瞪住游天虹：「誰出老千騙人？」然後他那銳利的目光又掃向室內各賭客。

游天虹毫不畏懼地指責那中年人：「出老千的正是他！要是你不相信，可以查一查這副樸克紙牌吧，其中有五張A，不是出老千又是什麼？」

麥漢利回頭對那名派牌女郎道：「請妳把這副樸克紙牌攤開查查看，然後我們決定是否報警！」

派牌女郎於是把枱上的紙牌都翻開了，留在塑膠盒子裏面的也退了出來，很熟練地把紙牌揀出每四張一組，共是十三組。

衆目睽睽之下，五十二張樸克紙牌一張不多，一張也不少。最惹人矚目的，當然就是「A」那一組，但成堆紙牌攤開之後只有四張，並非游天虹所講的五張。

麥漢利爲小心審愼計，把四張「A」拎在手中，反覆地看了又看，最後才交給游天虹：「游老兄，請你檢查一下吧，我看不出什麼破綻。今晚難得各方面賞面，這麼高興，我眞不希望鬧出不愉快事情來，但是，要是讓我證明這裏有人出千騙人的話，我才不會放過他；最低限度我也會把他交給警方處理。」

游天虹沒直接過那四張紙牌，只是輕輕一笑：「如果讓你在這裏找到證據的，已經顯得出千的人太過低能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趁住大家還未離開這間貴賓房之前，在他們的身上搜一搜！」

游天虹所以說「他們」，而不指明一個「他」，是因爲他担心這班人之中，有人接應。亦即所謂「拍檔」。

「搜身？」麥漢利顯得有些猶疑，所以又望望室內各人。

那個被指「出千」的中年人面色一沉：「笑話！我們只是應邀而來的嘉賓，又不是賊，誰有資格搜我們身？除非找警察來吧！」

「算了！算了！」輸得最多的商人范忠艮過來拍拍游天虹的肩膊：「看在主人家的份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大家只是湊興玩玩，輸輸贏贏又算得什麼呢？」

其餘數名男子亦有同感；游天虹是局外人，但他仍然感到憤憤不平。

游天虹正想說什麼，范忠艮已向張雪兒用眼色示意，合力把游天虹勸到外面去了。

范忠艮跟游天虹是互相認識的朋友，他拍着游天虹的肩膊道：「我們很久沒有見過面啦！找個地方喝杯酒，聚聚舊吧！」

張雪兒也帮腔道：「是的，我們到酒吧那邊去吧！」

范忠艮和張雪兒顯然都不希望把事情鬧大，於是分左右「挾持」似的，把游天虹帶到酒吧那邊去。

酒吧只是成吉斯汗大酒店其中一部份，這裏可以喝到世界上最名貴的美酒；平時收費相當驚人，但今晚却不必付出一個仙。因爲凡是被邀請到這兒來的賓客，一切消費均由主人家麥漢利支付。

范忠艮和游天虹他們在一張靠近玻璃屏的小圓桌旁邊坐了下來。分別叫了三杯酒。

這兒可以隔住巨幅的玻璃屏，看見舞池那邊的情形；那邊燈光柔和，樂聲悠揚，部份嘉賓正在翩翩起舞。

游天虹剛坐下來就急不及待地問：「你今晚損失了多少錢？」

范忠艮笑了笑：「老弟，別太認眞，我所輸有限而已，無傷大雅的。」

「你如何認識那班人？」游天虹仍覺憤憤不平，「我早已看出了破綻，想不到最後你還要再跟他數萬元，眞是輸得不值！」

「算了吧！」范忠艮若無其事地說：「我只賞面給麥先生。」

「麥漢利？」

「對啊！我們要跟他做生意，這種應酬，有時是難免的。」范忠艮無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我也明白你那種行俠仗義的精神，但是，有時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反而更加令我們感到尷尬呢！」

游天虹一怔：「你在埋怨我？」

「不！你明明是帮我，我怎敢埋怨你？」范忠艮道：「但這個世界，有些事情不可以從表面看問題。剛才你要對付的那個中年賭徒，你可知道他是誰？」

「我正想問你。」

「他是麥漢利的親信，在這裏不妨坦白告訴你吧，我們是明輸給他的。」

「你所講的『我們』，還包括了誰？」

「另外兩個同局中的商人。」

游天虹道：「也就是說，六個人之中，有三個是他們的人，你和其他兩個商人只是間接賄賂他們而已？」

范忠艮點點頭。

張雪兒則一直在旁，默默無言。

「爲什麼？」游天虹迷惑地盯實范忠艮，

范忠艮呷了一口剛剛送來的洋酒，輕輕嘆了一口氣：「做生意，有時很難解釋；總之，要是我們可以成功地簽妥那一份合約的話，涉及的數字將會是數以億元計。因此，這區區數十萬元又算得什麼？」

至此游天虹才比較明白，范忠艮這麼大方，原來是另有苦衷！

游天虹只好舉杯向他道歉：「我的確太過愛管閑事，差些兒就無意之間破壞了你們的好事！」

「算了！」范忠艮跟游天虹和張雪兒分別碰杯，「讓我們暫時忘記了它吧！」

透過那幅巨型的玻璃屏障，可以看見人影幢幢之中，有一對紳士淑女正在擁舞。那男仕正是較早時備受注目的丘明。

至於正在與他相擁共舞的那位女士，却是一名二十餘歲，打扮得異常高貴大方的富家小姐。

游天虹忽然若有所思地向他身邊的張雪兒問：「丘明結了婚嗎？」

張雪兒聳聳肩苦笑：「你問我，我去問誰啊？」

游天虹回頭去問范忠艮：「你可認識大慈善家丘華照的兒子？」

「我並不認識他。」范忠艮也跟着游天虹的視綫，望到玻璃屏後面去。「不過據我所知，丘華照並無兒子。」

「什麼？」游天虹彷彿觸了電似的，回過頭去：「今晚參加這宴會的人都知道他是丘華照的兒子，你怎麼說他沒有兒子？」

范忠艮呷了一口酒，道：「可能你對上流社會的情況不大熟悉，所以難怪你會覺得驚奇。丘華照表面上的確沒有兒女，那只是指他的正室。但丘華照在外面另有情人，所以上流社會中人都懷疑他有私生子。」

至此游天虹才明白，爲什麼丘明在人前遮遮掩掩的，不敢直認是大慈善家丘華照的兒子，看來他的確是另有苦衷。

范忠艮又說道：「儘管丘明不是丘華照的正式兒子，但是大家都知道丘華照生前非常富有，所以他將部份遺產分配給他的私生子也是人之常情。」

范忠艮這麼說，等於間接解釋，丘明爲什麼會這麼富有。以及爲什麼麥漢利又那麼重視他。

張雪兒故意在游天虹的面前說道：「無論如何，丘明仍不愧是一個十分有吸引力的男人：他不但風度翩翩，高度適中，樣子英俊，更加難得的是，他對人謙虛有禮，絕無一般富家子的囂張，難怪今晚他成爲最令人矚目的人物啊！」

張雪兒這一番讚美的說話，是故意說給游天虹聽的；她只想看看游天虹的反應。

但是，游天虹好像全無反應，只怔怔地獃在那裏想；也不知道他究竟正在想什麼，總之想得呆呆的。

舞池那一邊，丘明與儀態萬千的白玉嬋正在陶醉在悠揚的樂聲之中，相擁共舞。

白玉嬋是一位富家小姐，她的父親白大恩是當地豪門巨富，也是上流社會的名人。

但是，白大恩並沒有參加當晚麥漢利的宴會。

「令尊爲什麼不來？」丘明關心地問：「他應該與麥先生有生意上的來往啊！」

白玉嬋道：「家父身體有點不適，所以，才派我來參加。其實，我什麼都不懂，更加不是擅長於交際的人，幸好遇上了你這麼一個好人。」

「你怎麼知道我是個好人呢？」丘明一邊以極其輕盈的舞步，帶着白玉嬋在舞池中移動，一邊笑道：「其實好人與壞人，實在不容易分別出來。」

「是的，好人與壞人的確不容易分辨，因爲額上並無字跡顯示啊！但是人是有靈性的動物，所以我可以從直覺感應得到，你絕對是個好人。」

「首先要感謝你送給我『好人』這榮銜！」丘明笑了笑：「其實好人比名人更加難能可貴啊！」

「根據物以稀爲貴的原理，好人之所以難能可貴，正是因爲今日在這世界上好人越來越少。」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俗語說得好：『好人難做』啊！」

音樂暫時停止下來。

丘明在送白玉嬋回座的時候，順口問道「請問令尊大人到底患了什麼病？」

「老年人常見的風濕。」白玉嬋道：「但是每當發作時，他就會痛得無法走路。唉！我眞替他難過。」

「有沒有找醫生看看？」

「當然有，打針服藥當初還可以止住片刻，後來可能習慣了藥性，連打針服藥也不生效。」白玉嬋忽然又好像想起了什麼：「我差些兒忘記了，這麼接近城隍廟也不會求一支好簽！」她回頭瞪住丘明，微笑着說：「你可否把這對神仙手借來一用？」

「神仙手？」丘明把他雙手攤開，望望他的手掌，又看看白玉嬋：「妳所講的，就是這一對手？」

白玉嬋「嗯」地一聲點點頭。

丘明忍不住聳肩苦笑：「我眞不知要怎樣感謝妳才好，高帽一頂又一頂的送過來，『好人』加上『神仙手』，蓋得我連眼睛也看不見東西了。」

「如果你肯帮我，要說感謝的應該是我。」白玉嬋又問：「明天你可有空？」

「我是個無業遊民，隨時隨地都有空。」丘明笑了笑：「要是妳請散工或司機，我最多暫時不回小綠島吧！」

「別開玩笑了，我只想麻煩你替我爸爸看看他的風濕病。要是你肯答應我，我們約好明天見面。」白玉嬋期待地瞪住丘明。

丘明終於輕輕一點頭：「好吧，就讓我試試！」

（未完）

屠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查四是天下三大名捕之一，皇上也賞賜丹書鐵券，表彰功勳，因緝拿黑道的金龍堂主事件，被誣告革職，幸好有丹書鐵券，否則難免一死，但仇家仍不放過，伺隙尋仇，帶着創傷，來到一座破廟，又被灰鶴田貞一擊傷，他反敗爲勝，卒將田貞一絞死，十天之內已被仇家襲擊九次了。現在又在白沙鎭長街，被金龍堂派來四人截殺，四人都是高手，自份必死，幸沈勝衣及時趕至，轉危爲安，倖免於難，查四見老朋友沈勝衣來救援，心甚感激，便將緝拿金龍堂主之事一一告訴，沈勝衣認爲箇中必有原因……

跟蹤名捕頭　追查花名册

查四只是歎氣，沈勝衣笑道：「不少人說你是得到了金龍堂主很大的好處。」

查四問：「你以爲是怎麼一回事？」

「若是我沒有猜錯，定必是你與那個金龍堂主或者什麼有關係的人取得了協議，令你覺得將人放走比帶回去更好。」

查四怔怔的望着沈勝衣，沈勝衣接問：「能够減少天下十份之一的罪案，即使犧牲個人榮譽，也是值得的，是不是？」

查四沒有立即回答，只是用力的扳着沈勝衣的肩頭，大笑起來。

只聽這笑聲，已知道他的心情很激動，他的朋友原就不多，出了這件事更就少了，現在這個朋友非獨不在乎金龍堂的勢力，而且完全明白他的動機，苦心。

沈勝衣等他笑完了才接道：「只是這件事看來並沒有你想的那麼順利。」

查四搖頭道：「由開始我就知道，但只要還有一綫希望，我都絕不會放棄。」

「你趕得這麼急，可是約了什麼人在前面相會？」

查四頷首道：「還要走上三天，我却是走不下去了。」

沈勝衣道：「由我走又如何？」

「你應該明白這件事是怎樣危險。」

「我們不是今天才認識。」

查四微笑。「你爲人怎樣我難道還不清楚，喜歡去就去好了。」

沈勝衣轉問道：「你現在是不是好多了。」

查四立即站起來。「我挺得住，你不必担心，去——」

沈勝衣笑道：「我只是要知道你現在的情形，只要你挺得住，我這便將你送到小武那兒去。」

「只要你告訴我小武在那兒，我便能够找到去。」

沈勝衣道：「我却是不知道應該走那個方向，應該怎樣。」

查四啞然大笑。「看我就是糊塗，竟然忘記了還沒有告訴你那是怎麼回事。」

他接從懷中拿出一支金釵，身子不覺又一栽，沈勝衣一把扶住，道：「小武與我約好了入夜之後在這兒的五福客棧相會，我們這就去，路上也正好說清楚。」

查四忽然歎了一口氣。「金龍堂說不定已傾巢而出，小武雖然身手也不錯……我看我還是獨自……」

沈勝衣截道：「小武的身手如何我比你更清楚，不管他是否在五福客棧，跟着我就會將你送到另一個地方。」

查四目光一閃。「郭莊？」

沈勝衣點頭，說道：「金龍堂縱然再霸道，相信也不敢公然闖上郭莊，而且，他們知道你獨個兒留下，一定會想到這件事你已交給我去完成，當然先去將我截下來。」

「老弟——」查四長歎。

沈勝衣截道：「這時候你還來說廢話麼？」

查四伸手握着沈勝衣那扶着自己臂膀的手，道：「老弟，都交給你了。」

沈勝衣微一點頭，沒有說放心什麼的話，因爲他知道查四一定會放心，而他也從來沒有讓朋友失望。

這一次他自信也不會。

× × ×

小武其實已不小的了，比起沈勝衣，只小半年，身材却較之要魁梧。

他是峨嵋派的俗家弟子，但沒有名門弟子那種拘謹，只要他認爲無愧於心，做得開心，無論什麼事情他都會毫不猶疑的去做。

也就因爲他這種不拘小節的性格，他的朋友很多，然而能够令他敬服的，只有兩個，就是沈勝衣與查四，所以他雖然相約在入夜之後，仍然再找了大半個時辰，到處打探查四的下落，一直到那些夜店都要上店了才回去。

他已經很疲倦，拖着脚步，五福客棧在望，才加快一些，也只望一進去便看見沈勝衣和查四。

事實沈勝衣查四亦正向這邊走來，但他都是再不能見到他們的了。

死神經已向他招手。

× × ×

夜風凄冷，客棧門前的兩盞燈籠在夜風中搖曳，燈光慘白，客棧的門戶緊閉，一個人木立在門前，却是背門而立，完全不像要投店。

只要他拍門，縱然房間都已經住滿了人，客棧的夥計也會替他打點一下，絕不會將他擋在門外，何況這間客棧還有好些房間空着。

小武一路走來都沒有在意，到他在意的時候，距離那個人已經很近。

若換是胆小的人，看清楚這個人的臉，說不定立即就會開溜，而小武若是知道這個人的眞正身份，動機，也一定會暫避一旁。

這個人的臉龐就像是抹上一層白粉，蒼白得來令人有一種不眞實的感覺，身上穿的也是一件白得令人心寒的長衫。

在他的頭上，罩着一頂同樣質料的風帽，那風帽的兩側從他的兩頰垂下，使他整張臉驟看起來就像是闊大了很多，那當然是因爲他的面色與那頂風帽完全一樣。

他的眉毛亦接近灰白，可是他的年紀看來並不大，面上甚至連一條皺紋也沒有，那種白看似就是與生俱來，與年紀並無關係。

就是他的嘴唇亦呈現出一種詭異的鉛白色。

慘白凄迷的燈光下，這個人簡直就像是一個白色的影子，一團白色的烟霧，這個時候突然看見一個這樣的人，相信誰也難免嚇一跳。

小武也不例外，右手却立即握住了劍柄。

白衣人同時一笑，他雖然臉色詭異，相貌可一些也不難看，雖然是一個男人，却俊俏如女子，尤其笑起來，甚至令人有一種嫵媚的感覺。

小武給他這一笑，却由心寒出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但知道，這下子也是突然間省起來。

「倒霉——」他不由吐了一口唾沫。

語聲很低，白衣人竟然聽到，笑應：「今夜我所遇到的人，最倒霉的一個也的確就是你。」

小武一怔，道：「是麼？」

白衣人抬手半掩嘴巴，發出「呵呵」的兩下笑聲，接問：「你不知道有人要殺你？」

小武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却不是因爲白衣人說話的內容，他不是那種受不得驚嚇的人，即使刀風箭雨中也未必會皺眉，令他心寒的，其實是那個白衣人的笑語聲。

那種笑語聲就是發自女人口中也嫌太嬌嗲，發自男人口中，難免令人心悸。

白衣人看在眼內，道：「你不用害怕，那個要殺你的人出手很快，絕不會令你太難受。」

小武冷笑道：「誰說我害怕？」胸膛立即挺得老高。

白衣人道：「那你在發抖？」

小武道：「你眞的不知道那完全是因爲你的笑語聲？」

「我的笑語聲聽過的人沒有說不動聽的。」

小武大笑道：「你他媽的眞正動聽極了，這之前有個有名老實的朋友對我說有你這樣一個陰陽怪氣的人，現在一見，可不是那回事，原來老實人也會說謊。」

白衣人「哦」一聲，目不轉睛的望着小武。

小武笑接道：「這那裏是陰陽怪氣，完全是陰聲陰氣。」

白衣人一張臉彷彿又白了三分，白欺

霜雪。

小武隨問道：「聽說你自小給送進宮裏給淨了身，做了好幾年的小太監才找到機會逃出來。」

白衣人冷冷道：「江湖上的消息很靈通，我一直很佩服那些打探消息的人。」

「那之後，聽說你便嫁給了一個有錢人。」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小武搖頭。「我却是不明白，你放着太監不做，却要嫁人作妾——」話才說完，他便放聲大笑起來，只聽這笑聲便巳知道他就是不明白，也不會完全不明白。

白衣人等他說完了才問：「這件事你覺得很有趣？」

小武道：「有趣極了，我實在想不出世上竟然有你這種無恥的男人，簡直丟盡了我們男人的臉。」

「駡得很好，你不妨駡下去，反正我是不會生氣的。」

「那眞是無恥極了。」小武也很想痛駡一頓，可惜他實在不太懂得駡人。

白衣人等了一會才道：「沒有人願意做太監，有勇氣從禁宮逃出來的太監更是絕無僅有，至於變童，做男妾，亦只是我個人的事情，對任何人都沒有影响的，一個人爲了生存，無論他做出什麼事情，原都是值得原諒的，何况他傷害的不過是自己？」

小武實在想不出對方說出這種話，不由得怔在那裏。

白衣人接道：「閣下是名門正派弟子，竟然將個人的陰私掛在口邊，引以爲樂，難道不覺得慚愧？」

小武伸手抓了抓腦袋，道：「這是我錯了，我道歉。」

「你道歉，我容你全屍！」

「要殺我的人其實就是你！」小武接問：「你是金龍堂的人？」

「我是的。」白衣人一字一頓。「金龍令下，凡是插手查四這件事的人，格殺勿論。」

小武試探道：「查四怎樣了？」

「南下到這兒只有兩條路，我沒有遇上他。」

小武再問：「另一條路是什麼人？」

「胡來，孫公子，小汪，花老九。」

白衣人沒有隱瞞，全都說出來，在他的眼中，小武與死人並無分別。

死人絕不會將秘密洩漏出去。

小武一聽胡來這個姓名心裏便巳很不舒服，嘟喃道：「我一直以爲姓查的做得很對，現在看來，還是自尋煩惱，自討苦吃。只有傻瓜才會輕信那個金龍堂主，要是我，一刀便殺了，省得這許多痲煩。」

白衣人道：「你若是一個聰明人，也根本不會插手這件事。」

「幸好我這樣的傻瓜並不少。」

「據說與你同來的，還有沈勝衣。」

一提到沈勝衣小武便眉飛色舞，大笑道：「只是一個沈勝衣便足以得將你們金龍堂搗毀。」

白衣人冷笑道：「這個人不錯武功高强，可惜也是血肉之軀。」

小武道：「難道你敢胆與他一戰？」

白衣人道：「可惜他現在不在這裏，更可惜的是你絕不會看到這一戰！」右手春葱也似的五指按按在腰帶上。

小武劍立即出鞘，隨便一動，虎虎生風，接把手一招：「下來！」

語聲甫落，白衣人巳下了石階，身形輕盈飄忽，有如仙子凌波。

小武不能不承認白衣人的身法，實在非常美妙，却也沒有忘記這是個男人，把頭一搖，大聲道：「你這個不男不女的小子，報上名來！」

「潘玉——」白衣人的右手一抖，從腰間抽出一支軟劍。

那支軟劍長足三尺，却只有綫香粗細，劍尖極其銳利，迎風一抖，「嗡」的抖得筆直。

小武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劍，笑接道：「看你眞够溫柔的，用的兵器也像女人的纖腰一樣纖巧，這樣的劍也能殺人？」

潘玉道：「只要是劍就能够殺人！」

小武大笑。「這也算得是劍？」

「這柄劍來自禁宮，乃是西洋進貢的寶物，說給你知道，好讓你死得瞑目！」語聲一落，潘玉身形再一動，劍巳經到了小武面前。

小武暴喝揮劍，砍在來劍上，只道一劍便將之劈爲兩截，那知道來劍一彈而開，隨即彈回，位置巳變，刺回前胸，小武眼快，急一閃身，裂帛一聲，胸前衣衫巳然被劍劃破，也劃破了他的胸膛，劃開了一道長逾半尺的口子，雖然不深，鮮血巳經奔流。

劍勢未絕，潘玉左手叉腰，腕一抖，又是七劍刺出，小武連退七步，衣衫上又穿了七個洞，雖然沒有傷着皮肉，亦巳大嚇一跳，那敢再輕視。

潘玉原勢迫前，曲一膝，身形如弱柳隨風，扭動間，劍急如驟雨，他的身形變化並不大，那當然是因爲雙脚的影响，始終是前弓後箭，進退幾乎完全成一直綫，叉腰的左手更沒有拿捏劍訣，上半身在這種情形下，自然只能够作有限度的變化，或俯或仰，或左或右。

小武身形的變化可就多了，峨嵋派的劍法原就是飛靈巧幻，只是先機爲潘玉所奪，潘玉的劍勢又緊，一時間脫不出來，他也看得很清楚，潘玉的劍勢變化非常簡單，只是迅速，絕對有把握在十二招之後脫出，向之反攻。

他的判斷倒也準確，十二招一過，果然從潘玉的劍勢脫出來，反攻潘玉，手中劍變化更多，盤旋飛舞，飛靈巧幻中不失剛猛，一如其人。

潘玉仍然是那樣子用劍，身形給小武一輪搶攻，不由倒退，雙脚仍然是前弓後箭，也因此直綫倒退。

小武喝叱連聲，步步緊迫，劍勢由攻中帶守變成全力搶攻，一下將潘玉迫回客棧石階上，也就在這刹那，潘玉的身形突然一變，左手一鬆，身形暴長，出現前所未有的靈活，「獵」然從小武頭上翻過，劍在半空，一連七個變化，襲向小武的雙肩面門。

小武大驚，回攻爲守，身形同時倒翻，從潘玉的劍下滾過，那知道潘玉的劍竟然還有一個變化，「天河倒掛」，奪隙而入，劃在小武的面門上，劃出了一道血口

由左額斜裂過鼻樑直抵右頰，鮮血怒激。

小武的視綫立時爲鮮血所擾，他也算機靈，伏地急滾，一直滾到了對面牆下才彈起來，劍緊接上下飛舞，潘玉正緊追着，竟然到現在才凌空落下，這除了一口眞氣充沛，身形也必須能够在半空變換，才能够停留在半空這麼久。

一劍與一落同時刺出，奪隙而入，「錚」的劍尖突然彈出了半尺長一截，本來够不上尺寸的一劍便變得綽有餘裕，直入小武眉心四寸之深。

小武挨着牆壁，在劍光入目那刹那頭雖然巳後仰，亦只能够讓開那支劍原來是長度多一些，這突然多出的半尺，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慘叫，下意識探手摸向眉心，右手劍勢亦大亂，潘玉在他的左手摸上眉心前巳抽出，一直綫直落，由人中、咽喉、胸膛至肚臍，接連又六劍刺進了小武體內。

「卑鄙——」小武這兩個字出了，便自氣絕，狂湧而出的鮮血迅速使他變成了一個血人。

潘玉看着小武倒下，嫣然一笑，收劍入鞘，劍上一滴血也沒有，的確是一支寶劍，他偷出禁宮的時候，非獨帶走了這支西洋進貢的寶劍，還帶着傳自西洋劍師的一身劍術。

西洋劍術的確沒有中原劍術的多姿多采，然而潘玉所習的却並非只是西洋劍術，可是他時常都予人這種錯覺，先後巳有很多個高手因爲這種錯覺喪生在他劍下。

劍入鞘，潘玉的身形亦飄飛，消失在黑暗的街道上。

周圍回復一片靜寂，差不多一盞茶時間，才又被一陣「的得」蹄聲敲破。

來的是沈勝衣查四，查四坐在那匹灰馬上，佝僂着身子，倦態畢呈。

轉入長街，沈勝衣眼利，老遠便發現倒在那邊牆下的小武，面色一變，身形一動，掠了過去。

還未掠到，他巳經確定，脫口一聲：「小武！」

小武仍倒在那裏，沒有任何反應，沈勝衣身形停下，手還未搭上，心頭經巳一陣陣發涼，只看那些傷口他便知道小武巳沒救的了。

查四緊接催騎奔來，滾鞍下馬，雙手擁住了小武的肩膀，整個身子都在顫抖，嘴唇哆嗦着，一個字也說不出。

沈勝衣終於伸手抹下了小武仍張着的眼蓋，喃喃道：「這個賬我一定會替你算清楚。」

查四咬牙切齒。「殺他的是潘玉！」

「潘玉？」沈勝衣眉一軒，道：「是那……」

「那個自稱學技西洋，用一支西洋劍的潘玉。」查四恨恨的接道：「這個兎崽子，姓查的與他沒完沒了。」

沈勝衣道：「聽說這個人原是一個太監，逃出禁宮之後，曾經爲人男妾。」

「現在也是的，」查四冷笑，「他也就是金龍堂主座下的四大美人，四大寵妾之一。」

沈勝衣一陣噁心，查四握拳接道：「我早就應該知道一個如此好男色的男人，根本就沒有什麼道義可言。」

「潘玉是不是擅長西洋劍術？」

查四點頭道：「四個寵妾中最得寵的也就是他，你若是殺了他，金龍堂主一定不肯罷休。」

沈勝衣道：「他若是因此找上我，給我殺掉，可是他自尋死路，與你無關。」

查四歎息道：「我現在實在有些後悔了。」

「因爲小武的死？」不等查四回答，沈勝衣巳又道。「這件事若是成功，小武九泉之下，也絕不會不安息。」

查四無言，沈勝衣隨即將小武的屍體抱起來，道：「我們走。」

查四將那匹灰馬拉過來，道：「屍體放在鞍上，你必須保持身手的敏捷以應付突來的襲擊。」

沈勝衣立即將小武的屍體放在鞍上，查四跟着牽馬前行，佝僂的身子又挺得筆直，眼瞳中充滿了悲憤，金龍堂的人若是這時候現身，他那條寒鐵鍊一定會毫不猶疑的揮擊出去。

×　×　×

潘玉這時候正坐在一幢高樓的屋脊上，沈勝衣查四的所有舉動他都看在眼內，就是沒有採取什麼行動。

胡來的說話不無影响，小汪花老九孫公子胡來四人的身手如何，他很清楚，但竟然對付不了沈勝衣，而且還給沈勝衣輕易擊殺三人，沈勝衣的武功可想而知。

他却是不知道胡來爲了掩飾自己的逃跑，將沈勝衣的武功誇張了很多。

但胡來有一點說得倒是很對，合他們二人之力，即使能够將沈勝衣擊倒，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何况旁邊還有一個隨時準備拚命的查四。

查四的武功他們雖然不大清楚，但他們巳經接到消息，灰鶴田貞一倒在查四手下，田貞一的武功却是還在胡來之上。

這附近一帶他們能够調動的雖然也有好些人，却都是跑脚之類，實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潘玉最後還是決定不動手。

胡來這時候也就侍候在潘玉身旁，嗅着潘玉身上散發出來的脂粉氣味，實在很不舒服，可是他不敢走開，在金龍堂中潘玉的身份到底是在他之上，而他也很清楚，這個潘玉對於某些事情很敏感。

目送沈勝衣等出了長街，潘玉才道：「以你看，他們將會到那兒？」

胡來沉吟道：「應該就是郭莊，姓郭的跟沈勝衣是好朋友。」

潘玉微笑道：「郭莊本來是一個下手的好地方。」

「姓查的看情形巳支持不了下去，沈勝衣一定會留他在郭莊然後再上路。」

「東西到了沈勝衣的手中，你看會怎樣？」

「只有更痲煩，沈勝衣與粉侯白玉樓是很好的朋友，若是他將東西交給白玉樓，我們便完了！」胡來苦笑：「白玉樓在朝中勢力極大，隨時可以調動各地的軍兵對付我們。」

「不錯——」潘玉嘟喃道：「書劍雙絕，白玉粉侯，的確比查四這個捕頭難應付得多。」

胡來接道：「夜長夢多，我們還是在郭莊動手，擊殺沈勝衣。」

「讓我考慮一下。」潘玉沉默下去。

在沈勝衣眼中，郭莊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可以放心將查四留下，然而在胡來潘玉口裏，却完全不是這回事。

郭莊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 × ×

在表面上看來，郭莊只是一座普通的莊院，四面圍牆只有一般高度，輕功好的人，一躍即過，若是由正門進去，更加容易，郭莊的大門長年大開，對進來的人，郭莊的僕人也絕不會將之逐出去，除非那個人在莊內找麻煩，找到了討厭的地步。

郭莊也不是什麼龍潭虎穴，不過是兩河英雄豪傑最喜歡出入的地方。

主人郭寬，有個外號叫做「賽孟嘗」，是少林的俗家弟子，武功據說已有九成火候，也眞有孟嘗好客的豪氣，所以兩河的英雄豪傑認識的，不認識的，經過這附近，都會到郭莊走一趟，希望會一會這個賽孟嘗，也看看在郭莊中盤桓的有沒有自己的朋友。

江湖人萍飄無定，難得相聚，郭莊也倒是給他們製造了不少相聚的機會。

好像一個這樣的地方，江湖上的朋友當然都會留幾分面子，萬不得已也不會在莊中生事，以免觸犯衆怒。

金龍堂的人也許例外，事實「金龍堂」這個名字在江湖上與「老鼠」差不多意思。

老鼠過衞，人人喝打，再犯一次衆怒，在他們又有何分別？

× × ×

郭寬年紀並不大，與查四差不多，相貌堂堂，稍嫌男子氣不够的只是面白無鬚，而無論什麼時候面上都帶着三分笑容。

日子過得有他這樣快樂的人並不多。

據說他原是世家子弟，生意做得很多，也很大，從來就不用爲金錢煩惱，這也是要做賽孟嘗的先决條件。

郭寬從來不否認自己有錢，也從來不否認因爲有錢才有現在的地位，好像他這樣坦白的人也並不多。

江湖上的朋友有許之爲齊之孟嘗，亦有許之爲漢之疏廣，吳之魯肅，唐之于順，宋之范仲淹。

這都是因爲他的慷慨重義好客，視錢財如糞土，他却自比爲王季仲。

王季仲是一個文豪，却有錢癖，見錢即喜形於色，錢到手即文思泉湧，但好施而不吝，或散給姻族，或宴會朋友，可以頃刻花光，嗜錢而又能將錢看得很淡，認識貲財的正當用途，不是專爲滿足個人的私慾。

郭寬的琴棋詩畫事實也很好，但他做生意的本領却是遠在這些之上，所以錢花來花去還是花之不盡，朋友也當然越來越多。

在衆多的朋友中，沈勝衣是他最欣賞的一個，不完全因爲沈勝衣的武功，還因爲沈勝衣的學養，每一次沈勝衣經過，他總要設法留上三五天，便不談武功，也有其他很多的題材。

這一次他沒有，江湖上的朋友既然以他的莊院爲集散地，他的消息當然靈通得很，看見查四，又怎還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急切？

所以他立即送沈勝衣離開，還替沈勝衣準備了一匹駿馬。

作客莊中的三十多個英雄豪傑大半亦跟了出來，一個彪形大漢隨即上前，搶着道：「老弟什麼地方用得着我們，儘管吩咐。」

沈勝衣認識這個人叫做方剛，一身橫練功夫，用一柄開山大斧，在江湖上頗有俠名。

「方大哥言重了。」他連隨抱拳，「只是查兄方面，要大家費點心照顧。」

方剛拍着胸膛道：「誰要傷害查捕頭，第一個先得問許我。」

其他人轟然齊應，郭寬目光一轉，微笑道：「沈兄還有什麼不放心？」

沈勝衣一聲：「沒有了——」再抱拳，翻身上馬，奔了出去。

郭寬以目相送，笑容不減，喃喃道：「好漢子！」

那邊方剛已然大呼道：「我們到查捕頭那兒去，金龍堂那些混蛋若是到來，殺他媽的一個落花流水。」

衆人哄然齊應，一個突然道：「不是有消息，查四給金龍堂買通了，所以才放了已拿到手的那個金龍堂主？」

方剛應聲轉身，破口大罵：「小六你這小子是豬油蒙了心肝，也不想想查捕頭是怎樣一條漢子，又豈是金龍堂的人收買得來。」

郭寬回過頭來笑接道：「那若是事實，金龍堂的人現在又怎會追殺查捕頭，而且沈兄的爲人怎樣，大家也應該清楚。」

小六紅了臉，但仍道：「那到底是什麼回事？」

郭寬道：「不是壞事就成，事情怎樣，相信也很快就有一個明白。」

方剛接道：「小六你若是貪生怕死，儘管開溜，少說廢話！」

小六怒道：「我小六雖然沒有你的名氣大，又豈是貪生畏死之輩，你說話得小心。」

方剛道：「我平生最討厭的就是貪生畏死之輩，你既然不是，只要你開口，我便給你叩頭陪罪又如何。」

小六道：「這還不是廢話，只要查捕頭平安無事，有一個明白，誰去與你計較那許多？」

方剛大笑。「好小子！爽快，我交你這朋友。」

「我們本來就是朋友，」小六隨即轉身奔出。方剛回頭對郭寬道：「一切有我們，莊主放心。」亦奔上前去。

其他人快步相隨，爭先恐後，一個個顯然都是眞正的英雄好漢。

莊門外只剩下郭寬一人，目光一轉再轉，目送方剛一夥遠去，面上的笑容便消失，取而代之，是一種猶疑不決，矛盾之極的表情。

然後他的眼中，面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若是現在有人看見，只怕會懷疑這個是不是眞正的郭寬。

這若是落在沈勝衣眼中，沈勝衣也一定不會走得這樣放心。

好一會郭寬才往內走，眼瞳中的痛苦已凝成尖針般，深藏在深處。

× × ×

長夜未盡，郭莊到處燈火明亮，如絲的春雨燈光中烟霧般飄飛，郭寬披着烟雨，擁着雙肩，亦烟霧一樣飄進郭莊後院的一片竹林中。

林中小徑上每隔丈許便有一座古雅的長明石燈，急風吹過，竹濤陣陣。

出了小徑，眼前一池清水，當中一座小小的書齋，全都是以竹搭成，一道竹橋橫跨水面，連接書齋與石砌的小徑，淒迷的燈光下，如詩似畫，郭寬就像是走在詩畫中。

這就是郭寬平日讀書養性的地方，沈勝衣每一次到來，也總喜歡在這座書齋中徘徊，這一次當然沒例外。

過了竹橋，來到書齋門前，郭寬雙眉突然一軒，脚步一頓，一會才推門走進去。

書齋內赫然已坐立着兩個人，坐着的一個是胡來，一個肥胖的身子將那張竹椅子塞得滿滿的，潘玉則是背負雙手，立在一幅畫前面，彷彿已看得入了神，連郭寬進來也未覺。

郭寬看見他們也竟然毫無驚訝的表示，在案前坐下來，潘玉就在這時候轉身，道：「不見多時，郭兄的詩畫更見超凡脫俗，直迫杜、顏、吳三位名家了。」

郭寬冷冷道：「詩至於杜子美，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已極盡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姓郭的這幾下子騙騙俗人還可以，如何能够與這三位名家相提並論，以潘兄的才識，竟出此言，若非當姓郭的是黃口小兒，居心叵測。」

潘玉搖頭笑道：「杜顏吳遊刃餘地，運斤成風，但若說古今一人，嘖嘖！」

郭寬方待說什麼，潘玉話已經接上。

「郭兄也應該聽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流數百年這句話，所謂古今一人，不過表示極度的敬仰罷了。」

郭寬淡然道：「潘兄此來，目的就是要看這些畫？」

「當然不是。」潘玉一旁坐下：「姓潘的此來目的何在，郭兄應該清楚。」

郭寬沉默了下去，潘玉接問：「沈勝衣可是已走了。」

「雖然走了，不久就會回來。」郭寬應得有些無可奈何。

潘玉搖頭道：「這個可能性不大。」

郭寬淡然道：「你們應該立即動身去追擊他才是，到來這裏我看不出有什麼好處。」

潘玉道：「堂主很討厭查四這個人，他討厭的人不殺掉是絕不會心開，目前在他來說沒有比殺掉查四更重要的了。」

郭寬道：「這不是捨本逐末？」

潘玉微笑道：「敢說堂主不是的人並不多，你是其中之一。」

「難道我說的不是事實？」

潘玉道：「這附近一帶，我們已經廣佈綫眼，沈勝衣要擺脫我們的監視相信沒有這麼容易，就是他東西到手，除非背插雙翼，否則休想擺脫得了。」

「既然如此，又何必到這裏來給我添麻煩？」郭寬神態語聲俱都是那麼冷淡。

潘玉歎息道：「還不是因爲查四。」

郭寬道：「你們要殺查四不容易？」

「包圍着查四的英雄豪傑爲數不少，我們這幾下三脚貓的本領，沒有郭兄幫忙，如何應付得來？」

「潘兄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謙虛？」

「小弟武功文才都不如郭寬遠甚，在郭兄面前，原就一點都不敢放肆。」

郭寬淡然道：「可惜姓郭的也只是那幾下子，潘兄應付不了的人，姓郭的也一樣應付不來。」

潘玉笑道：「只要郭兄開口，要將那些英雄豪傑暫時請到一旁，還不容易？」

胡來插口道：「我們亦已經擬好了幾個很不錯的辦法。」

潘玉接道：「小弟從中選了一個最好的又加以推敲，應該萬無一失。」

郭寬道：「這不是你們一向的行事作風。」

「堂主有話吩咐下來，叫我們盡量不要將事情弄得太複雜。」

郭寬聳然動容，說道：「堂主也已來了。」

潘玉方待答話，一陣脚步聲已傳來，郭寬一聽這脚步聲，雙眉不由深鎖。

潘玉目光一閃，微笑道：「郭兄已沒有多少時間考慮了。」

郭寬目光落在潘玉面上，露出了一種困惑的表情，突然道：「這其實有什麼分別。」

潘玉笑應：「分別就是在郭兄能否保持目前這個地位。」

「這張假面具我已藏得太久，實在有些厭倦了……」

潘玉截道：「郭兄現在只有點頭搖頭或說好與不好的時間了。」

郭寬一怔，猶疑，潘玉隨即又一笑。

「抱歉，沒有時間了。」

語聲一落，書齋的門被推開，一個人口呼「莊主」，大步闖了進來，好像這樣魯莽的人郭莊現在就只得方剛一個。

郭寬歎了一口氣，沒有回答，方剛這時候也已看到了胡來潘玉二人，他看來並不認識潘玉，目光轉落在胡來面上却突然暴縮，脫口一聲：「胡來——」

胡來含笑點頭。「方兄久違。」

方剛隨即對郭寬說道：「莊主，這個姓胡的，不是好東西，千萬不要跟他打交道。」

這個人果然是腸直肚直，天生剛烈的脾氣，郭寬聽着，心底不由一下抽搐，方待說話，胡來已然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莊主比你還清楚。」

「胡說！」方剛怒叱。「莊主若是知道，怎會接見你這種下三濫。」

胡來一些怒容也沒有，微笑道：「你不妨也問問莊主，我們是不是一夥。」

方剛目光不由轉落在郭寬面上，嘴唇顫動，却沒有話說，他到底不是一個笨人，到這時候，又怎還看不出其中有異？胡來接又道：「你也無妨問問莊主，姓胡的是不是金龍堂的人？」

方剛面色終於大變，胡來那其實就是告訴他郭寬是金龍堂的人，他怔怔的望着郭寬，終於問：「莊主，他說的……」

郭寬亦終於開口：「不錯——」語聲微弱，後面好像還有話，到底沒有說明出來。

方剛面色一變再變，倒退了一步，胡來還有話：「這是一個很少人知道的秘密

，沈勝衣也不知道所以才會將查四送到這裏來。」

方剛倒退了一步，胡來繼續道：「這叫做送羊入虎口！」

方剛悶吼一聲，反手抄住了背插的開山大斧，胡來看在眼內，搖頭。「我若是你，就不會做這種笨事，難怪很多人都說你這個人不知天高地厚。」

方剛冷笑道：「別人害怕金龍堂，我可不放在眼內。」

胡來方待再說什麼，潘玉突然笑道：「這種笨人，你跟他廢話什麼？」

方剛目光一轉。「兔崽子，若是你上來，我一斧便劈殺你。」

胡來笑接道：「方兄大概還未認識這一位……」

方剛冷截道：「一副娘娘腔，我才不認識這種男不男，女不好的兔崽子。」

潘玉一字字道：「我姓潘，潘玉！」

方剛一怔，叫起來：「你就是殺死小武的那個兔崽子？」一句話出口，突然大笑。「我整天罵人兔崽子，這一次倒是罵對了。」

潘玉一張臉看來更白，冷冷道：「我若是讓你死得太舒服，未免就太對不起自己。」

方剛開山斧一翻，橫在胸前，左手接一招，道：「來，讓我領教一下你那柄西洋劍。」

潘玉正要拔劍，一聲重咳突然在書齋外响起，接一個雄亮的語聲傳來。「好好的，你們怎麼吵起來？」

一聽這語聲郭寬的面色便大變，挺直的身子立時變得佝僂，看似便要站起來。

方剛半身轉過去，喝道：「還有什麼人，給我滾進來！」

話聲未已，一個人便在門口出現，是走進來，方剛一看，跟着的話不由嚥回去，他的身材已經算高大的了，可是比起現在當門而立這個人，仍然矮了一個頭。

這個人立在那裏簡直就像是天神一樣，年紀看來已接近五十，臥蠶眉，丹鳳眼，鼻如懸胆，唇若塗丹，面似冠玉，長鬚及胸，相貌堂堂，一襲錦衣上綉金龍，栩栩如生，經風一吹竟似要破衣而出，隨風飛去，奔騰天際。

好像這樣有氣派的人，方剛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他雖然不認識這個人，亦已猜得到這個人是那一個，脫口一聲：「金龍堂主——」不由倒退一步。

「有眼光。」錦衣人面露笑容。

胡來那邊奉諛道：「除了堂主，還有那一個有這般氣勢？」

金龍堂主沒理會胡來，接對方剛道：「對不起，我不懂得滾，只有走進來。」

方剛開山斧一揮，道：「你們四個人一齊上來好了。」

金龍堂主目光轉落在郭寬面上，笑問：「小郭，你怎樣說？」

郭寬微喟。「讓他離開好了。」

金龍堂主笑接道：「你不怕他離開之後，告訴別人你這個秘密。」

方剛立即道：「老子一定會在江湖上所有好朋友面前揭開你這張假面具，讓江湖上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其實是金龍堂的人，包藏禍心。」

金龍堂主笑顧郭寬。「你聽到了。」

郭寬淡然道：「堂主既然在這裏出現，我絕不以爲這個秘密能再保存多久。」

方剛插口道：「沒有人要領你這個情。」接從懷中取出一個小包裹，拋在郭寬脚下。「此前吃喝你的，這都還你！」

包裹在地上散開，銀錠滾了出來，郭寬沒有拾，只是呆望着方剛，金龍堂主笑道：「小郭，我看你還是不要費心了。」

郭寬長歎無言，他本來是一個快人，說話爽快，行動爽快，現在却變得一些主意也沒有，方剛目光一掃，又落在潘玉面上，招手道：「兔崽子，你還等什麼。」

潘玉冷笑，西洋劍終於出鞘，抖得筆直，左手叉腰，作勢欲刺，方剛開山斧同時虛幌幾式，風聲呼嘯，聲勢奪人。

金龍堂主却是第一個出手，潘玉西洋劍欲刺未刺，方剛斧勢未盡那刹那，金龍堂主便突然一股旋風般掠前去。

方剛耳聽風聲，暴喝轉身，揮斧，斜從下斬上，那柄開山斧既闊且重又鋒利，斬個正着，便得分開兩邊，金龍堂主却是以一寸之差讓開了這一斧，翻身從方剛的身後躍落。

開山斧旋即斬回，方剛的反應也很快，金龍堂主更迅速，順着斧勢繞着方剛轉動，與斧鋒始終保持一寸距離。

一個身材好像他這樣魁梧的人竟然有這麼靈活的身手，也頗出方剛意料之外，連斬十八斧，竟連金龍堂主的一角衣袂也沾不上，却已打了九個轉，暴喝聲中，逆斬而回，再一斧狂斬金龍堂主的後背，他只道這一斧逆斬出其不意，那知金龍堂主等的就是這一着，身形突然一快，疾繞到方剛身後，左手一探，閃電般扣住了方剛的肩膀，方剛竟然閃不開這一招，半身一軟，開山斧竟然被金龍堂主奪去，一個身子同時被拋飛出窗外。

郭寬一聲：「斧下留人！」衝口而出，金龍堂主在他語聲出口之前已經將手中開山斧飛出，直追方剛，閃電般劈落，自頭頂直下，將方剛劈開兩片。

連慘呼也沒有一聲，方剛那兩片身子隨同那柄開山斧飛墮進水池裏。

郭寬頹然坐倒，金龍堂主緩緩轉身，目注郭寬，道：「抱歉，你叫留人的時候，斧頭已飛出去了。」他面上也真的充滿歉意，郭寬看在眼內，却不寒而慄，好像這種歉意他看得已實在太多，每一次殺人之後他幾乎都看見金龍堂主露出這種歉意來。

潘玉胡來也一樣爲之心寒，他們已很久沒有看見金龍堂主出手，現在看來，金龍堂主的武功又更進一步，他們實在難以想像一個人在那麼舒適的環境下，怎能夠仍然不停的進步。

金龍堂主說着脚步移動，走到郭寬身前，柔聲道：「憑我們的身手，絕不難解決保護查四那些江湖朋友，但事情能夠簡單一些，總是簡單一些的好，你大概也不想那麼多朋友賠上性命。」

郭寬咀唇顫動，終於道：「方剛到來這裏，有何目的？」

金龍堂主道：「他只是要向你拿一些少林派秘傳的丹藥，好得去醫治查四。」

「你其實是跟着他來的！」郭寬歎息

。「你讓我安靜了這麼多年，我很感激，可是……」

金龍堂主搖頭道：「我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你要怪，只能怪沈勝衣爲什麼將查四送到這裏。」

郭寬苦笑。「這不是他的錯，他根本不知道這許多。」

潘玉接道：「我們也只要你將那些江湖朋友從查四身旁誘開，若是你小心一些，別人根本不會懷疑到你的身上。」

郭寬沉默了下去，金龍堂主笑接道：「無須考慮，就這樣——」一隻手援落在郭寬肩上。

郭寬一陣惡寒的反應，半邊身子不由自主的一偏，金龍堂主隨即吩咐：「我們一切照原定的第一個辦法進行，你們先去準備一下。」

胡來應聲一個圓球也似從一扇窗戶滾了出去，潘玉笑顧金龍堂主一眼，身形一動，亦從另一扇窗戶掠了出去。郭寬看見，惶然站起身子，潘玉那一笑，更令他如墮身冰窖中。

金龍堂主搭在郭寬肩膀的手順着他起來的勢子落在他的後腰上，再往下落，輕輕一捏，郭寬面色驟變，一聲：「堂主——」一隻受驚的兔子般跳開。

金龍堂主微笑道：「事了之後，我們好好的聚一聚。」

郭寬沉聲道：「堂主莫忘了與我曾有協定。」

金龍堂主恍然地輕「哦」一聲，道：「那回事你已經完全不感興趣了？」

郭寬咬牙道：「郭寬已不是當年的郭寬。」

金龍堂主又輕「哦」一聲，道：「你已經找到了一個辦法使自己由一個淨了身的太監變回正常的男人？」

郭寬一個身子不由自主的顫抖起來，他竟然與潘玉一樣，都是太監出身，而且都與金龍堂主拉上了關係。這雖然已成過去，每當想起來，他仍然都有一種要吐的感覺，而當時他却是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也實在盡了心力擺脫那種生活，歷經艱苦，才得到金龍堂主許可，讓他離開。

金龍堂主事後也遵守諾言，沒有再給他任何麻煩，甚至嚴禁屬下騷擾他，讓他隨心所欲的去做他的賽孟嘗。

郭寬很明白他做那個賽孟嘗的目的也是在洗脫他內心那種卑賤骯髒的感覺，也只有在那些江湖好漢的豪情下他才覺得自己還有希望，還有將來。

對於金龍堂主的出現他實在痛深惡絕，但是亦有心無力，他完全明白，憑他的武功，絕不是金龍堂主的對手，也明白在金龍堂主面前，仍然抬不起頭來。

金龍堂主笑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應該非常明白，既然答應得你，就不會強迫你，那回事也的確要大家高興做起來才有意思。」

說着他將手背負起來，郭寬如釋重負，輕吁了一口氣。

金龍堂主又道：「我也曾答應絕不來給你添麻煩，事實到現在爲止，你不是生活得很平靜，也很有意思？」

郭寬不能不點頭，金龍堂主隨即道：「這一次是怎麽回事相信你也很明白。」

「沈勝衣沒有逗留多久，也並沒有細說。」

金龍堂主沉聲道：「查四此行是去接應一個人，拿一樣東西，那樣東西很重要，對我，對整個金龍堂，查四若是將東西送上京師，金龍堂便完了，我也完了。」

郭寬脫口道：「花名冊？」

「不錯，就是金龍堂的花名冊，那之上記載着金龍堂重要的成員的姓名，眞正的身份，武功的特徵，目前的住址，還有對金龍堂的貢獻，落在官府的手上，官府大可以照名冊拿人，將我們一網打盡，而即使將之公開，與金龍堂有過節的江湖人亦會找到來，不容我們再在江湖上有立足的餘地。」

郭寬皺眉道：「好像這樣重要的東西，你怎麽這樣容易失去？」

「說來容易，其實並不容易。」金龍堂主面上露出了極其激動的神色。

郭寬看在眼內，心頭一動，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金龍堂主這樣激動。

金龍堂主冷笑一聲，接道：「這件事第一個該罵的當然就是我，既不該保留一冊這樣的花名冊，也不該將這冊花名冊的秘密告訴任何人。」一頓重複道：「任何人！」

郭寬心頭又一動，試探道：「是那一個將這冊花名冊偷去？」

金龍堂主搖頭。「那一個還不是一樣？」雖然激動，他仍然保持一定的清醒，接道：「我們要做的當然是將花名冊拿回來，擊殺查四，還是其次。」

「花名冊還沒有取回來？」

「還沒有，花名冊現在落在那兒，除了偷取花名冊的那個人就只有兩個人知道，其一是查四，還有一個就是沈勝衣。」

郭寬頷首道：「因爲查四走不了下去，不得不將事情交給沈勝衣。」

「就是這樣。」金龍堂主一笑。「所以我現在絕不會殺死查四。」

「你要從查四的口中迫問出花名冊的所在？」

金龍堂主笑起來。「你與查四雖然是朋友，似乎還不大清楚查四爲人。」

郭寬淡然道：「我只知道查四決定要做的事情絕不會中途而廢，不想說的話，就是將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也不能迫他說出來。」

金龍堂主大笑，郭寬只是看着他，一些表示也沒有。

大笑了一會，金龍堂主才道：「我還是說錯了，看來你們非獨是朋友，交情還很不錯。」

郭寬道：「這你又錯了，查四絕不會有時間交我這種只懂得吃喝的朋友，有關他的一切，我只是從沈勝衣口中得知。」

金龍堂主道：「那你與沈勝衣該是很好的朋友了，查四也是的，所以他對沈勝衣的行動說不定能夠發生阻止的作用。」

「你是要以查四的性命要脅沈勝衣將到手的花名冊拿出來？」

「也許——」金龍堂主笑笑反問：「你看沈勝衣眞的有本領闖出我們金龍堂的勢力範圍？」

郭寬淡然應道：「也許。」

（未完・二）

磨劍江湖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見諸葛錦暉監視內堂小樓，又見小樓裏走出一個人，像是師父薛文鴻——章文虹的身影，爲什麽他會走入莊主妻妾的房間，心裏猜疑不決，第二天借故查問師父，薛文鴻便將自己的表妹做了莊主的妻子，他和表妹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已有婚約之議告之，隱居在諸葛莊就是這個目的，楚峻疑心頓釋也不便追問，他在諸葛莊雖然身爲書童，頗得兩位小姐垂青，餽贈禮物，超乎主僕的禮儀，而他習文習武，也瞞不過諸葛錦暉耳目，派護院試他的武功，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又査不出是誰敎他的武功，心裏只有懷疑，只好叫他脫離諸葛莊……

參拜天地　飛來救星

原來林仙姑聽見丫環帶金報說齊高來訪，大喜過望，病情登時減輕了幾分。當下吩咐帶金扶她下床，她本想到廳堂看看那個小寃家，又恐那寃家會說些薄倖的話兒，讓自己下不了台，是以才叫帶金悄悄扶她到廳堂側的一間廂房。

這廂房離廳極近，加上林氏兄弟和楚峻說話並不提防隔牆有耳，是故林仙姑把雙方的話字字聽得分明，只覺心頭又酸又苦，了無生趣，及至見那小寃家如此決絕，竟然拂袖欲行，腦海嗡的一响，眼前一黑，登時暈倒，却嚇得帶金張口亂呼。

當下林氏兄弟聽到帶金的呼叫，便拉着楚峻推門走入廂房。

林二又羞又怒，覺得這女兒太不爭氣，大大丟了自己的臉子，忍不住喝道：「不知羞的丫頭，你還怕嫁不出去麼？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拳頭般大的字也識不得一筐，却不知量力看上一個滿腹經綸的秀才！」

此刻，帶金已把林仙姑扶坐於椅上，林仙姑悠悠醒來，低着頭只是流淚。

楚峻大窘，見林仙姑一張臉，只瘦得皮包骨，又青又黃，不像人形，心中又是同情，又是煩惱，當下輕輕叫道：「林姑娘……」

林仙姑眼角飄了他一眼，目光有如怨婦，哭道：「你走吧，你走吧……」

「我……在下不知如何才好……望姑娘寬懷養病，咳咳，不要以我爲念……」

林仙姑哭道：「你既無情無義，當日爲何答應再來看我？」

林氏兄弟見狀忙把帶金拉了出門，順手把門帶上。

楚峻一怔，想了一下才知道對方誤會了，而且跡近自作多情。便輕咳一聲：「當日只是師……章夫子答應你而已，而且來看你也不一定是……」

不料林仙姑厲聲道：「男女授受不親，若無情義，又非親非故，有什麼好來往的！」

楚峻見她如此自作多情，十分着惱，長嘆一聲：「姑娘實在誤會了！」

「我誤會了？」林仙姑抬起頭來，臉上的胭脂被淚水冲洗得斑斑駁駁，更加難看。「你若對姑娘無意思，當日爲何要冒險救我？」

楚峻啼笑皆非，道：「大丈夫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尋常事耳。說不定將來在下又救了幾個姑娘，難道都要對她們有意思麼？」

林仙姑一呆，道：「但姑娘我的身已讓你看過，你叫我如何再嫁人？」

楚峻一呆，這問題他的確未曾想過，當下道：「這可是沒可奈何的事……而且這件事旁人也不知道！」

林仙姑大叫一聲：「虧你還是讀書人，竟會說出這種話來，我問你，你良心過得去麼？除非……」

楚峻急問道：「除非什麼？」

「除非你把眼珠子挖出來，嘻嘻，這也不會很痛，姑娘會好好服伺你！」

楚峻倒抽一口冷氣，道：「這如何使得？姑娘簡直強人所難了！」

林仙姑道：「你左又不肯，右又不肯，要待怎地？」

楚峻反問一句：「姑娘又待怎地？」

林仙姑柔聲道：「姑娘要你立即和我成親……」

「不成！」

林仙姑哭道：「我知道你嫌我年紀又大，相貌又不美，這樣吧，咱們各讓一步如何？」

楚峻沒好氣地道：「那便怎樣？」

「你先跟姑娘成親，姑娘准你三年後再納個又年輕又漂亮的小妾，如何？寃家



，若不是你沒良心，姑娘也不會這般大量的！」

楚峻哭笑不得，道：「胡鬧胡鬧！」

林仙姑道：「什麼胡鬧？姑娘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忽然又哭了起來：「這樣吧，姑娘再讓你多納一個小妾吧，這你總該滿意了吧？」

楚峻吸了一口氣，道：「林姑娘，在下已代章夫子來看過你們了，話也已說清楚了，再會！」

林仙姑大聲叫道：「且慢！你這條小命是姑娘救下的！」

楚峻惱道：「在下的命是章夫子救的，你的命才是在下救的！」

「算你說得不錯吧！但你養傷期間，我仔細服伺你，親自爲你洗衣下厨，對你總也有恩吧？」

楚峻略一沉吟，道：「不錯！但施恩不望報，才是好品德，更不能以此迫婚之理！」

「我不跟你掉什麼書包，你對我有恩，我也對你有恩，這也算是門當戶對，你還嫌我什麼？」

楚峻見她一味胡纏，極不耐煩，長揖道：「姑娘，在下但覺無愧於心，無負於人，你也不必再相迫，就此再會，希望你早沾勿藥！」說罷轉身走向房門。

林仙姑又大叫道：「齊高，你給我站住！」

楚峻微微一頓，便又走前，只聽林仙姑叫道：「齊高，你再向前走一步，姑娘便死給你看！」

楚峻只得住脚轉過身來，怒道：「姑娘爲何如此無賴……！」目光一及，登時怔住了，只見林仙姑自袖管內翻出一柄尖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那尖刀極其鋒利，只見她脖子已沁出幾滴血珠。

「你以爲姑娘是無賴麼？姑娘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你若不信便走吧！」

楚峻只氣得手足冰冷，却又不敢發作，把聲放緩，道：「請姑娘放下刀子！」

「要姑娘放下刀子也可以，跟我先拜堂吧！」

楚峻一急之下，却讓他想到一個方法，當下忙道：「咦，你背後有條毒蛇，別動！」說着身子撲了上去，伸手向其手腕抓去！

不料林仙姑竟不爲所動，嬌軀挪開幾尺，右手仍然持刀，左手却攬向楚峻的蜂腰。

口中叫道：「小寃家，你眞是書呆子，冬天那裏有蛇？」

楚峻見她左手勾來，左手食中兩指駢起如戟，向其臂上的「曲池穴」點去！

林仙姑一條左臂立即酸軟無力，但她自經上次受辱事件之後，便四處拜師尋藝，學的雖是粗淺的功夫，但身子倒還靈活，百忙中又是把身一偏，右手一落，尖刀把前襟劃破，露出一片肌膚，口中大叫：「爹快來呀，齊公子要非禮女兒！」

楚峻又驚又怒，喝道：「你胡叫些什麼？」

「砰」的一聲，房門被林氏兄弟撞開，楚峻連忙退後，林大哈哈一笑，道：「齊公子何必急於一時，咱們今夜才辦喜事如何？」

楚峻怒道：「這女子瘋了，胡言胡語的，你別聽她亂說！」

林二忙道：「齊公子的爲人，老朽自然深知，仙兒你別再胡鬧！」

林仙姑哭道：「爹，我不想活了，我要死了！」

「你快放下刀子，一切慢慢再說！」

林二輕輕推一推楚峻。楚峻只得道：「林姑娘，剛才是在下魯莽，你先把刀子拋掉吧！一切慢慢再說。」

林仙姑哭了一陣，才嗚咽地道：「你既然無情，我林仙姑也不是沒廉恥的女子，難道會死求你要我麼？不過我有一個條件，你得答應我，我才把刀子拋掉！」

楚峻臉色稍緩道：「只要是合理的，莫說是一件，便是三件，我也答應你！」

「好，我現在只要你答應一件，便是今夜留在寒舍過一夜，明日早上你愛走便走，決不留難！」

楚峻想了一下，便點點頭。林仙姑道：「大丈夫一言旣出？」

「駟馬難追！」

林仙姑大喜，隨手把刀拋掉，道：「我去換件衣服再來陪你診話！」

林氏兄弟先行帶楚峻出廳，三人臉上都有尷尬之色，久久也沒人診話。

林仙姑換了衣服，重施胭脂，走出廳堂，只問些楚峻在諸葛莊的瑣事，絕口不提剛才的事，楚峻一顆心這才安定下來，却又頗覺詫異，不知林仙姑爲何突然有這般大的轉變。

不久，僕人便送上酒菜，四人邊吃邊談，氣氛逐漸如常。

吃過午飯，林仙姑道：「齊公子你不如到客房休息一下吧，我也了，要睏到後廂睡一會兒！」

楚峻能够獨處一室，正是求之不得之事，連聲應允。林仙姑叫便帶金帶楚峻去客房。

只見客房內桌上竟擺放着一叠書籍，楚峻大喜，忙道：「難得林姑娘現在也愛讀書！」關了房門，隨手拿起一本看將起來。但覺那些書十分新淨，似乎不曾被翻掀過，他心頭又是一怔：「林姑娘買書，難道是爲了我？」想至此，心頭又是一怔，實料不到，一離諸葛莊便會無端端惹上一件這樣子的痲煩，如今回想起來，猶不自禁打了幾個冷顫，他眼睛雖離不開書本，但上面寫些什麼，却一字也記不住。

看了一陣，甚覺煩躁，便放下書本，坐在床上打坐調息起來。

奇怪，他旣沒出房，而林仙姑也沒再來打擾他，他實在忍不住，便召來一個丫環，問道：「你們小姐呢？」

那丫環笑道：「小姐去買菜，她說今夜要親自下厨，煮幾樣小菜請你！」

楚峻叫她出去，心中怔忡不安，眼看天色漸暗，炊四起，正在不耐間，只見帶金來請：「齊公子，小姐等巳在廳上相等，請公子移玉！」

楚峻懷着一顆忐忑的心，移步上廳，廳上放着一席豐盛的筵席，却只坐着林氏兄弟及林仙姑，林仙姑笑靨如花，道：「齊公子快請坐下，菜快凉了！」

楚峻拉了張櫈子坐下，林大道：「這些菜餚全是舍姪女親手烹調的，請公子嚐嚐！」

林二道：「這野丫頭粗手粗脚的，只怕煮出來的不合公子胃口，尙請勿笑！」

楚峻忙道：「那裏那裏，這些菜色又香又好看，一定十分好吃！想不到，林姑娘這幾年烹調大有進步！」

林仙姑雙頰微微一紅，道：「你還未吃便先說好話，你這幾年口才也大有進步呀！」說罷掩嘴一笑。她雖說只中姿，況在病後，但此刻神情與今晨大不相同，倒也不會令人生厭！

林大道：「帶金，給公子斟酒！」斟好酒後，林大擧杯道：「今早之事，在下兄弟甚覺不安，請公子見諒，如今老朽以酒謝罪，請公子乾一杯！」

楚峻道：「此來在下亦甚覺不安，請林姑娘也一齊乾吧！」

林仙姑十分豪爽，應聲道：「好，不乾的便是無禮！」說着一口把酒喝乾。

楚峻乾了酒，道：「林姑娘，在下有個提議，不知諸位認爲如何？」

林大道：「公子有話請說。」

「在下想跟林姑娘結爲異姓姐弟，不知諸位認爲如何？」

林仙姑道：「姑娘做事提得起，放得下，不必人同情可憐！」

楚峻吃了個軟釘子，苦笑了一聲，才斟了一杯酒，林仙姑忽然挾了一塊鷄肉，放在楚峻的碗中，溫聲道：「別只顧喝酒，不吃東西，這樣會醉的！」

她說得深情欵欵，楚峻心頭又是一沉，含糊地應了一聲，低頭吃喝起來，林氏兄弟酒量極豪，不斷勸飮，楚峻巳頗節制，但仍喝了不少。

過了一陣，楚峻頭腦一陣暈眩，心頭一懍道：「在下醉了，不能再奉陪了！」

林仙姑道：「齊公子，我也敬你一杯，帶金斟酒！」

楚峻道：「在下巳不勝酒力，姑娘……你……」

「齊公子你眞是不喝敬酒，要喝罰酒麼？」

楚峻怕她又再胡來，只得擧杯道：「好吧，在下捨命陪君子就是！」

林仙姑大喜，道：「這才像話！」當先把酒喝乾，將酒杯翻了過來。

楚峻只喝了一半，身子一軟，「咕咚」一聲便跌倒地上。林二道：「仙兒，現在……」

林仙姑道：「爹爹不必怕，凡事有女兒，哼，生米煮成飯後，還怕他賴麼！」

林大林二苦笑一聲，想不到生米煮成飯會自出一個閨女口中，拿她沒辦法，便由得林仙姑料理一切了，只聽她叫道：「快把酒席撤去！」

下人們立即把酒席撤去，又七手八脚地佈置起來，把大廳變成個喜堂。林仙姑親自指揮，頗有大將風範，林氏兄弟反而只能站在一旁發呆。

一忽，大廳一切有幾分像樣，林仙姑又吩咐下人帶暈倒的楚峻到後廂換衣服。

林家的下人都有點好笑，這種事只怕這生人都未聽聞，奈何身爲奴才也不敢多說。

林仙姑眼看一切巳弄好，便道：「爹爹，你們也去換衣服吧，順便請安大叔他們過來觀禮！」

林二道：「仙兒，這種事弄得好還好說話，萬一事後齊公子不肯，爹這張老臉可沒處擱！」

林仙姑道：「料他只是個書呆子，那敢反悔！快去快去！爹，你的臉子要緊，還是女兒的生命要緊？」

林大林二只得懷着一顆忐忑的心把村內的幾個長者請來，也自個去換吉服，這些事都是林仙姑在一個下午辦妥的，原來她四處學藝，其中一個師父是跑江湖的小混混，曾經賣給她一些蒙汗藥及解藥，今日便以此弄倒楚峻。

不一刻，一隊吹打也來了，依依呀呀地吹打起來。

禮堂上點了一對龍鳳大燭，紅艷艷的，加上吹打聲，雖然賓客少一點，但倒也有七八分模樣。

不一刻，村內的一些長者也都來了，大門外點起大紅鞭炮，畢畢拍拍的响個不停。

一個禮倌唱道：「吉時到，請新娘新郞出來拜堂！」

林氏兄弟見一切就緒，只得硬着頭皮，往正中的高背椅上一坐。

就在此刻，門外忽然傳來一個叫聲：「堂主，今夜晚飯有着落了，這裏正在辦喜事，咱們去打擾幾杯吧！」

另一個道：「人家不一定歡迎！」

剛才那個道：「笑話！咱們做乞丐的，只有這種日子，才有機會大吃一頓，却未曾聽說辦喜事的老爺，會把叫化子趕走的！」

另一個附和道：「堂主，到附近找飯吃，不如就在這裏吧！」

一個嘹亮的聲音道：「好吧，這就進去！」

大門口人影一閃，只見六七個青壯乞丐手提竹棍走了來，邊唱着蓮花落。

禮倌皺眉道：「別唱別唱，新人還未拜堂！」回頭看了林氏兄弟一眼。

林大林二心中均想道：「多幾個乞丐諒無問題，還是趕快拜了堂，送他們進洞房吧！」當下一齊點點頭。

禮倌便道：「你們請站在一旁，新人來了！」

說着一個喜娘巳扶着新娘出來，奇怪的是新郞竟也要人扶着，甚至連路也走不動，那扶他的「喜郞」自後攔腰把他圍住，走出大廳。

眾人一見都是一怔，那幾個乞丐齊都吃吃大笑唱了起來：「啊哈！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以前是喜娘扶新娘，如今是喜郞抱新郞！囉嗹喱囉嗹，羅漢請八仙：新人拜天地，三人一齊拜，以前是二女配一夫，如今是一女拜二夫，囉嗹喱囉嗹，快活勝神仙！」

眾賓客一聽，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羣乞越唱越起勁，「快活勝神仙，囉嗹喱囉嗹！花燭洞房分先後，生了兒子各自邊！」

禮倌喝道：「你們再唱，便請到外面吧！」

一個身裁高瘦的青年乞丐道：「大家別再胡鬧，壞了主人家的興緻！」

林二輕咳一聲，道：「小婿剛才因心頭高興多喝了幾杯，醉倒了！只因怕誤了良辰吉時，是故趕着拜堂，見笑見笑！」

「啊哈！希奇又希奇，見笑不見笑？酒不醉人人自醉，未曾拜堂稱小婿，囉嗹喱囉嗹，新娘快瘋癲……」

禮倌心想再拖延下去，可能亂子會更大，忙道：「新郞齊高，新娘林氏仙姑，締結秦晋，但願連生貴子，白首到老！吉時巳到，一對新人先拜天地！」

那身裁高瘦的乞丐忽然大叫一聲：「且慢！你說新郞叫甚麼名字？」

那禮倌一怔，心想新郞貌似富家子弟，怎會與一個乞丐認識，當下冷笑一聲：「新郞齊高是富家公子，叫化子可高攀不上！喜娘扶新娘拜天地！」

瘦高漢子倏地衝上大廳，手腕一翻，打狗棒挑開綢帶，叫道：「這齊高今年幾歲？」

禮倌喝道：「你敢來搗亂？話音一落，林家的幾個家丁上前拉扯，却被那乞丐振臂一甩，齊都向後跌倒。只聽厲聲問道：「快說，新郞今年幾歲？」

禮倌見他氣勢洶洶，轉頭向林氏兄弟，林氏兄弟那裏知道？林仙姑怒道：「姑娘都不管他今年幾歲，要你來多事？」

眾乞又唱道：「希奇希奇眞希奇，新郞貴庚無人知，丈人催拜堂，新娘急如犬，囉嗹喱囉嗹，快馬又加鞭！」

瘦高乞丐喝道：「這新郞分明是中了蒙汗藥，騙得別人，騙不了我！兄弟們，搶人！」

林仙姑一聽，扯下罩巾哭道：「姑娘跟你拚了！」推開喜娘撲了上去！

那高瘦乞丐冷笑一聲：「妖女你要找死？」打狗棒向她掌心「勞宮穴」刺去！

林仙姑手腕一翻，竚打狗棒抓去！不料丐帮打狗棒法極之神妙，只見那乞丐，打狗棒一幌，「篤」的一聲，便敲在林仙姑的掌背上！

林仙姑哭道：「你打死老娘吧，有種的便打死老娘吧！」

此刻，高瘦乞丐帶來的幾個乞丐巳把楚峻搶去，林家的家丁要去搶回來，却讓那些乞丐三拳兩脚打倒於地！

林大叫道：「反了反了！這些惡丐竟然搶新郞，快敲鑼傳人來！」

那些南桐的父老見狀早巳沒了主意，縮在一旁，一個勁地道：「快敲鑼，快敲鑼！」

高瘦乞丐喝道：「誰敢亂動，我便把這妖女也殺了！」打狗棒法又是一變，林仙姑那裏是其敵手？一個不小心便被制住了痲穴。

林仙姑身子雖然不能動彈，口中依然老娘長老娘短，千刀殺萬刀剮的罵個不休，幸而那些賓客，都巳深知她的德性，也不爲怪！

那乞丐怒道：「妖女，你再罵一句，我便叫人把你的衣服脫掉！」

不料林仙姑早把命豁了，罵得更凶：「死臭丐，你未見過女人的大奶奶麼？有種的你自個來脫呀！」

那乞丐反倒一怔，不敢再惹她，却叫手下去找水來救醒楚峻。林二見女兒越罵越不成話，便喝道：「死丫頭，都是你，還不給我住口！」

林仙姑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林大却喝道：「你們到底要幹什麼？」

那乞丐道：「齊高是在下的三弟，他被你們下了迷藥，任由你們擺佈，我不能過問一下麼？」

林大道：「笑話！天下間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也不見得凡叫齊高的都是你三弟！」

那乞丐冷哼一聲，道：「我們丐帮，忠義建帮，俠義爲懷！即使他不是在下的三弟，我也要救他！」

林仙姑罵道：「死臭乞，你沒女人要，也不准人成親麼？」

乞丐沉聲道：「假如你們不用迷藥，我自然不管！若不是有什麼古怪之處，你們爲何要下藥？」

不旋踵，丐帮弟子已救醒了楚峻，楚峻一醒來，叫道：「咦，我怎會睡倒在這裏？」

一個乞丐道：「齊公子，這妖女迫你成親哩，用人抱着你拜堂！」

楚峻大吃一驚，低頭見自己果然身穿吉服，堂上又掛了幅喜幔，一張臉登時變了顏色：「林姑娘，你怎地如此無恥，竟然在酒中下毒！」

此言一出，廳上的賓客又是「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剛才那乞丐說的話他們還半信半疑，此刻話出自「新郎」口中，可信程度自然不同。

林氏兄弟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下去，互望一眼，頹然坐下。

那乞丐道：「齊公子，你不用怕，還未拜堂，是咱們堂主看出你中了迷藥才出手攔阻的！」

楚峻隨他目光望去，只見一個青年乞丐雙目炯炯也正望着自己，心中頗覺面善，一時之間却想不起來，忙道：「多謝大俠相救！」

那高瘦乞丐哈哈大笑：「三弟，你果然是齊三弟！」

楚峻心頭一跳，脫口叫道：「你是大哥，歐陽大哥！」兩人倏地大喜，擁抱起來。

原來此人正是乞丐帮主祖十三的徒弟歐陽虹！當下歐陽虹笑道：「三弟，你不會怪愚兄破壞你的好事吧！」他們兩人分別六年，當時大家都是少年人，如今長大相貌身裁變化甚多，是故起初不敢相認，現在却又親熱起來了。

「大哥說什麼話來？小弟感激還來不及了！」

林仙姑尖叫道：「齊高，你殺了老娘吧！」

歐陽虹說道：「三弟，這妖女如何打發？」

楚峻道：「算啦，何必跟這種人一般見識？」

歐陽虹皺眉道：「你怎會惹上這妖女的？」

林仙姑道：「他看遍了老娘的身子，却不想娶我，世間豈有這種道理！」

楚峻氣得滿臉通紅喝道：「林姑娘你怎可如此含血噴人，不分皂白？」他怕歐陽虹誤會，忙把當日林仙姑被諸葛浩吊在樹上，自己如何冒險救她的事說了一遍。

歐陽虹道：「這婆娘眞不分皂白！」

一個丐帮弟子笑道：「堂主，這妖女九成是發花顚了，見齊少俠長得英俊，便一心想做齊夫人，當眞不要臉！」

林仙姑道：「老娘是不要臉，齊高，你要不要臉？你剛才也自己說了，你見老娘被人脫了衣服，才冒險救下我的，老娘清白的玉體被你看見了，不嫁給你，還能嫁給誰？」

歐陽虹哈哈大笑，道：「不錯，我齊三弟是看了你的身子，但看過你的身子共是四個，難道你都嫁給他們？而且脫你的衣裳的諸葛莊的少莊主，你怎不去纏他？分明是欺善怕惡，强詞奪理！」

林仙姑一怔，登時說不出話來，歐陽虹道：「如何，你沒話說了吧！」

林仙姑仍不死心地道：「但他是最後一個看到我的身子的！就在今日早上！」

楚峻氣得手指發顫：「那是你自個故意用刀子劏破前襟的，怎能怪我！」

歐陽虹道：「三弟別急，愚兄自有對付她的辦法！妖女，我且問你，你跟齊三弟拜過堂沒有？」

林仙姑咬牙道：「若不是你這死乞，早已洞房了！」

楚峻大怒，歐陽虹却不慌不忙地道：「既然你承認還未拜堂，那便好辦了！趙三，你把她的衣服給撕下來，咱們都轉過頭去，你便是最後一個看到她的身子的男人，她也就是你的妻子了，你們現在便拜堂吧！」

那趙三是個癩痢頭的而又滿身長瘡的壯年乞丐，聞言忙道：「這婆娘瘦得渾身沒四兩肉，照說是不配做我趙三的老婆，不過堂主既然把她賜與屬下，屬下只好委屈一下了。反正一切都是現成的！」

衆賓客一聽都覺趙三此人口氣極大，回心一想，便知他是故意氣林仙姑的，便都笑了起來。

林仙姑咬牙道：「臭乞，你若敢撕下老娘的衣服，老娘這一生便跟定了你，只怕你沒這個胆量！」

趙三走前道：「我老趙已十多年來未摸過女人了，誰說我不敢？」

林仙姑淚花在眶內亂轉，林二忙道：「齊公子，今日之事是咱們不對在先，但你是讀書人！明理識禮，大人有大量，放過小女吧！」

楚峻雖明知趙三是故意嚇唬她的，但不爲已甚，忙道：「大哥，算了吧，何必跟她計較！」當下笑道：「趙三，你這生人是註定要做孤家寡人的了，退下吧！」

趙三對林仙姑扮了個鬼臉：「姑娘，你又嫁不成啦，這是你命苦，與我老趙無關！」

林仙姑叫道：「齊高，死乞，老娘今生跟你倆沒完沒了！」

當下楚峻解下吉服，便跟丐帮弟子一齊出南桐村。衆人急馳一陣，眼見前頭有座土地廟，歐陽虹便道：「去找公公借宿一宵吧！」

楚峻一怔，問道：「誰是公公？」

趙三道：「土地公公！」

楚峻失聲笑了起來，剛才的氣惱登時消了大半。衆人入得廟來，見地上還乾淨，便都席地坐下，趙三拾了幾根枯柴燒了起來。

歐陽虹道：「三弟，那天咱們在犨縣半夜內被强盜一攪便冲散了，愚兄還以爲你被那夥强盜抓去哩！」

楚峻臉上一紅，暗叫一聲慚愧，道：「小弟找不到大哥及二哥，便自個向南走，走了一半便病倒了，幸好遇到一個好心的掌櫃……」說着便把往事略述了一遍。「大哥，你這些年可好？」

歐陽虹臉色一黯，道：「咱們要飯的，好與不好大不了是多吃一碗飯，少吃一碗飯罷了！三弟，你可眞艷福，你得小心一點，天下間最難纏的便是婆娘！」

楚峻臉色一紅，道：「大哥取笑了，小弟那裏有心找這種麻煩！」

歐陽虹悠悠一嘆道：「這種婆娘，你不纏她，她却來纏你，當眞比蛇兒還難打發！」

楚峻見他眉宇間隱隱露出幾分憂慮苦惱之色，心頭一跳，忖道：「莫非大哥也惹上了這種麻煩？」却也不敢動問，生怕歐陽虹難過。

沉默了一忽，楚峻問道：「不知二哥可好？」

歐陽虹笑道：「他老子有錢又有名，他若不好，咱們做乞丐的早已死光了！這幾年他風頭可眞勁，人人稱其小白龍而不名！」

楚峻大喜，道：「大哥做了堂主，二哥又是出了名的少俠，當眞令人欽羨！」

歐陽虹道：「愚兄是去年才接掌本帮的飛鴿堂的！三弟，你今後有何打算？」

楚峻道：「小弟並無去處，打算遨遊名山大川，四處走走！」

歐陽虹道：「可惜如今愚兄事務繁忙，不能陪你遊玩了！」

楚峻道．「大哥做了堂主，一切自該以帮務爲主！」

歐陽虹忽然自身上取出一塊竹牌，道：「這是本堂的信記，你帶在身上，若有事找我，或遇到什麼危急麻煩的事，請把它交給本帮的任何一個弟子，他們便會替你解決，這竹牌並不多，只有身居要職，或負有重要任務的弟子才有，你可得小心收放！」

楚峻不想拂他好意，謝了一聲，收入懷中，兩人又談了一陣，趙三忽然道：「堂主，天亮了！」

歐陽虹眉頭一揚，道：「眞快！」長身立起，羣乞丐也都站了起來。

楚峻一怔，道：「大哥，你有急事要辦？」

歐陽虹點點頭，道：「不錯，愚兄本想跟你歡聚幾天的，可惜本帮正有急事等我去辦！三弟，咱兄弟後會有期……」說至此，他雙眼竟然濕了起來。

楚峻心頭感動：「大哥眞是個重感情的漢子！」當下道：「請大哥保重！」

歐陽虹點點頭。「你也保重。」他走了兩步忽然回頭道：「愚兄昨夜能見到你，眞是……眞是高興得很，可惜只能見一夜……你既然沒有去處，不如去找老二吧，他家在鄭州！」說着展開身形與衆手下馳了出去。

楚峻忽覺歐陽虹的話帶着幾絲傷感，他心頭隨即升起一絲不祥之念：「大哥性子開朗，他怎會說出這種話來？莫非他此去有危險麼？」

心念一落，標出小廟，只見天色一片灰濛濛，歐陽虹及那幾個丐帮弟子已不知去向，他越想越覺得所疑成數頗高，心頭大急，奈何又不知歐陽虹的去向，只得快快出廟。

他此次重出江湖，正苦於路途寂寞，恰好碰上歐陽虹，以爲從今以後有個伴兒，豈知歐陽虹又匆匆而別，心中甚感沒趣，發了一忽怔，才認路向東北前進。

「我既與大哥及二哥結義，當日信誓旦旦，曰有福同享，有難共擋，如今大哥有難，我又帮不了他，不如去找二哥，也許二哥識的人多，知道大哥的去處也未定！」楚峻想至此，雙脚登時快了起來。

他快步走了大半天，便到了南陽城，心想當年自己曾身受安記客棧梁掌櫃之恩，今日既然到此，自當去看望他。

他故意經過福盛酒樓，買了一包點心帶在身上，然後才去安記客棧找梁掌櫃。

安記客棧看來更加破舊了，料必生意更不如前，梁掌櫃坐在櫃後直打瞌睡，楚峻走了進去，他才睜開睡眼，問道：「客官要房麼？」

楚峻笑道：「老丈，你認不得小可了麼？」

梁掌櫃一怔，問道：「客官以前住過小店麼？咳咳，老朽年老眼花，恕認不出了！」

楚峻暗嘆一聲道：「小可是齊高！」

梁掌櫃臉色一變，隨即叫了起來：「齊小哥，你長大啦，老朽眞的認不出來了！諸葛老爺對你好麼？一定待你不錯！你看你這件皮裘可值得不少銀子！」

楚峻笑道：「莊主對小可還算不錯！唦，老丈，這是福盛酒樓的點心，小可特地買來孝敬你的！」

梁掌櫃喜得一張嘴合不攏來。「齊小哥，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像你這樣的小伙子，眞是百中無一！嗯，是諸葛老爺放你的假麼？」

楚峻道：「小可賣身五年，如今期滿，積了一筆錢便出來了！」

「這樣也好，終身爲奴終沒出息！你且坐坐，我去叫人燒幾樣小菜，咱今晚好好慶祝一下！」

楚峻問道：「大娘呢？」

梁掌櫃嘆了一口氣：「她已過世三年了！」

晚飯時，楚峻問起梁掌櫃的幾個親戚：梁小七、梁盛時，梁掌櫃傷感的道：「不要提了，這幾個沒出息的小子，偸了老朽一筆錢跑啦！」

楚峻怒道：「眞禽獸也，小可若見到他們，必不放過他們！」

「他們也不知去了何處，連老朽也不知道！」梁掌櫃長吁短嘆起來。

楚峻安慰了他一陣，梁掌櫃神情稍稍平復，便叫楚峻留下來：「小哥，你我雖非親非故，但咱一老一少總也有一段緣份，你留下來吧，這店子雖小，但南陽城，終不是個小地方，只要整弄它一下，生意還是會好起來的！老朽年紀已大，將來這爿小店，也是你的了！」

楚峻道：「老丈的好意，小可只能心領了，可惜小可有事要去鄭州，將來有空

再來看你！」

梁掌櫃嘆息道：「老朽也知小哥看不起這爿破店子，也不敢影响你的前程，你有空來看我一下，老朽便心滿意足啦！」說罷連乾三杯，頹然醉倒。

楚峻扶他上床，這一夜，他也在安記客棧歇宿，次日一早，他放下了兩錠五両重的銀子，然後悄悄出店。

他到福盛酒樓吃早點，此刻掌櫃已不是以前那位姓洪的了。楚峻吃了早點，到馬市挑了一匹健壯的駿馬，又買了一柄佩劍，繫在腰上。輕裘駿馬，腰懸長劍，加上他長相斯文，倒似是個遊歷的書呆子。

楚峻出了城，向東北急馳，他心急如焚，又道路不熟，這夜到了舞陽地界竟然錯過了宿頭，只得去郊外歇宿。

此際年關在即，天氣極寒，到了半夜，天上竟下起雪來，楚峻怕把馬凍壞，只得乘黑而馳，到了一座山崗下，隱隱見到山上似有一座小廟，他心頭大喜，忙拍馬上山。這山崗只有十來丈高，又不陡直，馬兒輕易馳了上去，山上有座小廟。

那小廟料日久失修，廟門腐了一角，自內透出閃耀的火光。楚峻忖道：「莫非廟祝尚未睡？」當下便上前拍門。只聽廟內有人粗聲粗氣地問道：「誰呀？」

「在下是過路的，見寶刹有火光，特來借宿一宵，請道長方便一下！」

「你奶奶的，誰是雜毛！」

雜毛是世俗人罵道士的話，楚峻雖不通世務，但也曾自書本上看過，知道其意，心道：「莫非裏面歇的也是跟我一樣的麼？」當下忙道：「請問壯士，可否也讓小可入內避避風雪？」

只聽那人又道：「你奶奶的，手在你身上，你自個不會推進來麼？難道還要你大爺服伺你？」

楚峻拉着馬，一手推開廟門。只聽「呀」的一聲，那門幾乎倒下來，一陣北風捲了進去，廟內的火光忽明忽暗，楚峻一眼望過去，隱見火堆旁坐着五六個漢子。

只見一個滿臉虬髯的漢子罵道：「小子，你要進來，便快一點，你眼睛瞎了，不見火快被風吹熄了麼！」

楚峻見他們個個殺氣騰騰的，顯然是武林中人，本想退出，回心一想，又決定進去。於是拉着馬入廟。

那虬髯客道：「快關門，連人帶馬到後殿去！」

楚峻應了一聲，關好廟門，向內走去。原來這廟建得又狹又長，外表看來雖小，其實並不小。後殿也停放了五六匹健馬，看來必是這夥人的坐騎。

楚峻把馬拴在一根柱子上，見後殿房舍東歪西倒，便抓起一把稻草，躍上橫樑，把樑上的灰塵掃掉，然後坐了下來。

只聽前殿傳來一個尖細的聲音：「楊大哥，那幾個兔崽子怎地還沒回來，莫不成出了事！」

那虬髯客罵道：「這幾個小兔崽子，都是些豆腐貨，出了事也不奇怪，就怕他們把咱們的行踪洩了出去！」

另一個道：「不會吧，諒他們胆子如何大，也不敢！」

虬髯客道：「他奶奶的，那姓田的聽說家內黃的白的都不少，咱們哥兒幹了這

一票，也够開銷三五年了！」

尖細聲音的道：「姓田的家內那個姓風的護院手底極硬，咱們得了手之後，最好到關外避他一避！」

虬髯客道：「若不是等這姓田的回家省親，俺早已動手啦！」

尖細聲音的又道：「楊大哥，人手安排及進退各個步驟，你都計劃好了麼？」

虬髯客道：「安老二，這種事還是由你安排吧，要俺動刀子還行，要俺動心思，可比登天還難！」

尖細聲音的道：「好吧，小弟便大着胆子替大哥安排一下，吶，這張圖已把田家莊內內外外的通道，房舍畫得清清楚楚，每個莊院，每座房舍，都註明了名字，大伙兒先看一看！」

忽然一個大漢道：「安二哥，剛才那小子可能還未睡！」

安老二道：「不錯，老三，你去看看他！」

虬髯客道：「別啦，你奶奶的，連一個書呆子也怕，還成得了什麼大事！」

安老二道：「凡事小心一點較好，須知不怕一萬，最怕萬一！」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沉重的馬蹄聲，虬髯客道：「莫非是那幾個兔崽子回來了！老三，你出去看看！」

楚峻連忙跳落地上，倚在牆邊假裝睡着了。那姓安的走來一看便返回前殿了。不久，只聽老三叫道：「大哥，果然是兔崽子來了！」話音剛落馬蹄聲已至廟外。

虬髯客大聲問道：「梁盛，那邊的情況如何？」

楚峻心頭一跳，急忙凝神靜聽。只聽那個梁盛道：「大哥，雷痲子那邊的人手已安排好了，他們已探明那姓風的明早便要回家過年！雷痲子叫咱們天亮下山，到舞陽城外的一座莊院歇脚！」

虬髯客罵道：「你奶奶的，那座莊院是什麼人的？沒頭沒腦的，也不問個清清楚楚！」

梁盛道：「小的已問清楚了，那座莊院是雷痲子手下的一個遠親的，咱們去時便說是借宿一宵，其他一切自有雷痲子打點！」

「好！雷痲子這次可眞她奶奶的靈光！」虬髯客又問道：「怎只你倆回來，梁小七呢？」

楚峻心頭又是一跳：「錯不了，必就是那三個禽獸不如的東西！想不到竟然做起强盜來，哼，待我偷偷跟下去看看，順便教訓教訓佈們！」

只聽梁盛道：「大哥，小七是小的叫佈到南陽城內踩道的，就怕雷痲子那方看走了眼，假如萬一明日姓風的並未回家，咱們貿貿然入城，豈不打草驚蛇！」

安老二讚道：「你們三個，就你還堪辦大事，你累了吧？先吃點乾糧吧！」

接着廟內便靜了下來，楚峻生怕會有危機，便假裝睡着了，但沒過多久，前殿也傳來一片鼻鼾聲。

黑暗終於過去，窗外照進一片朦朦的白光。虬髯客叫道：「天亮了，走吧！」

安老二道：「梁盛，梁收，老三，你們到後殿牽馬吧！」

楚峻仍然裝睡，一忽，忽覺大腿一痛。只聽那老三罵道：「小子滾開，大爺要拉馬了！睡得像頭死豬！」

楚峻打了個呵欠道：「天亮了麼？」

老三喝道：「你不滾開，老子用馬踏你！」

楚峻現出大驚的樣子，急忙爬了起來，站在一旁，偷眼一瞧，見其他兩個漢子果然是梁掌櫃的那兩個遠房親戚，生怕對方認出自己，連忙把頭低下。

那夥强盜拉了馬，呼哨一聲，縱馬下山。楚峻既知他們的去向，也不急於追趕，過了一陣，才解下馬韁，拉之出廟。

只見廟外雪地上一排凌亂的馬蹄向北延伸而去，他跳上馬，循跡前進。

他始終跟他們保持里多的路程，只遠遠地吊着。到了中午，已至舞陽城南郊。遠處樹林中，飛出一角屋簷，只見那夥强盜向樹林馳了進去，估計那必是雷痲子手下的遠親的莊院。

楚峻心知對方要到晚上才動手，便策馬入城，他找了家酒樓，塡飽了肚子，又找了一家客棧，賃了一間小房，再向掌櫃借了紙筆，匆匆寫了幾個字，把紙摺好，然後出店。

此時因年關在即，人們紛紛出門購買年貨，街道上人來人往的，楚峻拉住了一個老頭，悄悄向他問田家的方向。這姓田的，料是舞陽城的名人，老頭一聽便把路徑告訴楚峻。

楚峻依言而行，轉過幾條小巷，前頭便現出一座大屋，他走了過去，四顧無人，把寫好了的紙條拋進圍牆，然後裝作若無其事的繼續前進。

田家大門緊閉，兩盞燈舞在寒風中不斷搖幌。楚峻沿屋向左拐去。

田家左首是一條三人寬的小巷，楚峻走了幾步，忽見巷尾有道人影一閃，隨即不見，他心中暗道：「莫非是梁小七？」

心念一動，急忙快步走了過去，到了巷尾，却接上一條街道，只見外面一座平房簷下立着一個寒傖的漢子，楚峻向他瞧了幾眼，認出那是梁小七所喬裝，略一沉吟便向他走了過去。

梁小七見一個富家子向自己走來，他認不出此人即是五年前遭自己買兇痛打的齊高，便把頭別開，裝作在等人的模樣。

楚峻走至其面前，低聲道：「兄弟可是小七哥麼？」

梁小七吃了一驚，怔怔地望着楚峻，楚峻再把聲音壓低。「小弟是雷大哥的弟兄，剛才我見有幾個漢子進入莊內……」

梁小七哦了一聲，問道：「你可認得那些人的身份麼？」

「小弟認不得，不過那姓風的却開門把他們迎進去！」楚峻道：「原來那人還未離莊，看來有點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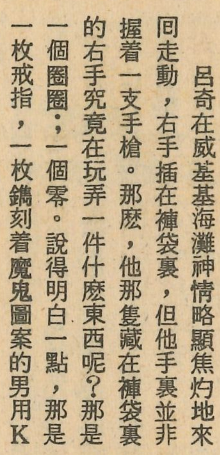
梁小七問道：「雷老大知道了嗎？」

「小弟因軍令在身，不敢隨便離開，小七哥，不如你去通知楊大哥一聲吧，這裏由小弟負責！」

梁小七謝了一聲，洒開大步離開了。

楚峻走至莊後，却見那裏也有個漢子在擺賣花生，賊眼忐忑的四處瞪望，楚峻知道此人必是雷痲子派來踩道的「草鞋」。便信步出巷。到前門，他輕輕提氣，躍進田府。

（以下轉入第一二九頁）



現代遊俠傳奇故事／龍驤·文　可飛·圖

勇闖鬼門關

神秘約會

呂奇在威基基海灘神情略顯焦灼地來回走動，右手插在褲袋裏，但他手裏並非握着一支手槍。那麽，他那隻藏在褲袋裏的右手究竟在玩弄一件什麽東西呢？那是一個圈圈；一個零。說得明白一點，那是一枚戒指，一枚鐫刻着魔鬼圖案的男用K金戒指。

今天他才到夏威夷，原以爲在這裏將渡過幾個愉快的日子，誰知道剛一走進旅館之後不久，他就有了奇妙的遭遇。

這裏的氣溫很高，因而呂奇甫卸行裝，就去了一趟旅館內的游泳池。當他舒暢地在泳池內泡了兩個小時，回到他投宿的那間套房以後，就發現了那枚戒指。

那枚戒指放在茶几上，下面還壓着了一張字條：「請於今晚十二時前往威基基海灘，憑此戒指爲證，有人前來相會。」是通順的中文，書法秀麗端正。

呂奇是一個好奇的人，偏偏又有這種奇妙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於是今晚他來到了威基基海灘！他的右手一直在褲袋中玩弄着那個神秘的圈圈；心中想着今晚的神秘約會。但是，他始終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看看錶，十一時五十三分，約會時間已將來臨了。他摒除心中的雜念，不再去嚐試找尋答案。

今晚無月，夜風也很大；再加上澎湃的浪潮聲，因此威基基海灘上顯得有些恐怖的氣氛。除了像呂奇這種胆大而又好奇

摸底尋根

的人，絕不會再有別人在這兒流連。只要前來會面的人一出現，呂奇就可以看見對方了。

然而，呂奇却沒有發現一個人。當然，現在距離約會的時間還有漫長的好幾分鐘哩！

遠處亮起了兩道車燈，呂奇的心情突地緊張起來；但是那兩道車燈又消失了，車子並沒有向威基基海灘駛來。呂奇不禁聳聳肩頭，暗自嘲笑，他渴望威基基海灘已久，却想不到會在這種心情之下光臨。

「拍！拍！拍！……」一陣古怪的聲音傳進了呂奇的耳鼓；那像是一尾擱淺的大魚在沙灘上拍打着尾鰭。

他極目望去，終於發現了那種古怪聲音的來源；那是一個穿着潛水裝束的人走路的脚步聲。

那人穿着整套的潛水裝束，脚上還穿着脚鰭，走起路來頗顯不便。呂奇心中暗想：這傢伙一定剛從水裏爬出來。待對方走到面前時，呂奇看清了那人一身水漬，自己的猜想果然不錯。

然而那人却沒有停下，又走過去了。

呂奇看看錶，十一時五十七分，約會的時間還沒有到，這個剛從水裏冒出來的傢伙，並不是要和他見面的人。

但是，這一次呂奇的判斷却錯誤了。

「拍！拍！拍！……」脚步聲去而復回，那傢伙停在呂奇的面前，時間正好是午夜十二時。

那人的左手掣亮了一管手電筒，微弱的光柱投射在他的右手上；他的右手無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和呂奇下午所得到的那一枚一模一樣。

呂奇的心情是有一些緊張的，但是他的動作却一絲也不慌亂。緩緩伸出右手，那枚戒指已套在無名指上了。

那人將手電筒的光柱移射在呂奇的右手上，將那枚鐫刻着魔鬼圖案的戒指看清楚之後，聲音低沉地說：「凌晨二時去『香妃酒吧』！」

說的也是中國話，這使得呂奇有些吃驚。

然後，那人熄去手電筒走向水中，潛水而去。

毫無疑問，呂奇遭遇到的對手是一個集團，而非某一個人；而且這個集團的成員還多數是中國僑民。那麽，這個集團在幹些什麽呢？從事非法活動，或者僅僅是一個走私的組織？將他牽進去的目的又何在？

呂奇沒有仔細去想，反正他是要繼續追下去的。

回到旅館，呂奇召來了侍者，搭訕問道：「這裏有酒吧嗎？」

「有啊！就在樓下。」

「不！我是指整個夏威夷而言。」呂奇流露出曖昧的笑容。「而且是探問有吧女設置的那一種酒吧！」

「很多！有陽光的地方就會有那種行業。」

「聽說有一家『香妃酒吧』？」

「唔！」侍者點了點頭。「有的。那是一個中國人開設的，中國宮殿式建築，香港來的中國女郎陪酒。不過，那兒的酒客却少見中國人。你知道爲什麽原因嗎？太貴。聽說中國人都很節儉。」

「節儉是美德，並不是小氣。」呂奇掏出一張五元的美鈔到侍者的手裏，「謝謝你提供我許多遊客的好去處。」

那個美國侍者有些瞠目結舌，出手五元小費的美國闊佬也不會太多，他就不曾遇到過。

凌晨一時五十分，呂奇就來到了「香妃酒吧」。這裏離他所住宿的「大平洋旅館」很遠，還花去了三元八角的計程車錢，加上小費，又是一張五元的美鈔飛出了他的錢篋。

「香妃酒吧」的門口垂掛着一排蘇絡搖曳的宮燈，顯得古色古香。然而那一大羣吧娘身上所穿的中國式旗袍却令人不敢領教。下擺已經很短，左右還開了高叉，使得雙腿暴露無遺；胸口處挖了一個鷄心形的大洞，露出眩人的深邃乳溝。全力在賣弄性感，這與表現典雅的中國式服裝的旨趣大相逕庭。呂奇暗暗責怪自己太容易驚訝，這裏畢竟是一間酒吧啊！

他一入座，侍者立刻送上了酒，一個吧娘也在他身邊坐下，一股「玫瑰夢二〇三」的香水味撲進了他的鼻孔。

「先生！我名叫昭君。」她報的是中國名字，說的却是英語。「請問你是從那兒來的遊客？」

「香港。」呂奇以華語回答。「妳能說中國話嗎？」

「當然會，我也是從香港來的啊！」

呂奇看看錶，一時五十八分，已經接近第二次神秘約會的時間，於是他有意無意地亮一亮右手無名指上的戒指。名叫昭君的吧娘絲毫沒有反應，那麽，她並不是要和呂奇會面的人，她只是一個陪君一酌的道地吧娘。

呂奇端起杯子來喝了一口威士忌，很純，看來這家酒吧對飲料還很講究。

「昭君！」突然之間另一個吧娘來到他們的座前。「妳的老相好來了，去轉一下。」

「可是這裏……？」

「由我來陪。」她待昭君離去後，在呂奇身邊坐下側過頭笑着說：「我叫夏洛麗，請多指教。」

「夏洛麗？」呂奇喃喃地：「這個名字有點洋派，我以爲妳會叫林黛玉或者西施之類哩。」

「是嗎？」夏洛麗似笑非笑地說。目光落在呂奇右手無名指戴的那枚戒指上。同時，她也將右手擱上了桌面，雪白纖細的無名指上也戴着一枚戒指，和呂奇那枚完全一樣。

呂奇沒有開口，因爲他完全不明白那情況。

「老闆對你的行程很不滿意，」夏洛麗輕聲說：「你應該直接從香港飛來夏威夷，然而你却經過了東京。而且使用的化名也沒有事先報備。進入旅館後先不連絡却泡進了游泳池。老闆要你解釋。」

呂奇此刻有了初步的瞭解，這個組織中的一份子要從香港來，却將他誤認是那一個人了。爲什麽會誤認呢？是因爲他們的面貌極像？還是他在無意中作了些什麽而湊巧地成爲了連絡的記號？也許那個要從香港來的人和這邊的人從未晤面過，所以才有了這樣大一個誤會。

好奇心似乎該到此爲止了，再陷下去，一旦被對方發現，那將有嚴重的後果。但是，呂奇也深深瞭解，當他向對方解說自己不是他們所等待的人時，同樣會發生不良後果。因此他只有錯路走到底了。但是他却不知道該如何去回答夏洛麗說話。

夏洛麗以冷冷的話聲打破了呂奇的沉思：「你以無言作答覆嗎？」

呂奇只得不着邊際地問：「老闆很生氣嗎？」

「當然。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安全問題，而是整個集團的安全問題。」

「我知道。」呂奇語氣緩慢地說。同時以目光探測對方臉上的反應。「可是我發覺香港好像有人注意我的行動，所以先飛東京……」

「關於你使用的化名呢？那應該先按規矩來電報備的呀！」

「那是在東京臨時弄到的一張假護照，不敢確定是否還有人注意我的行踪，所以沒有來電聯絡。」

「唔！」夏洛麗漫應着，目光却一直在打量他。

「這種解釋還能令老闆滿意嗎？」

「對不起！我不能回答。」夏洛麗的辭色非常之冷峻。「請問：我該如何稱呼你？」

「叫我呂先生。」

「呂先生！你到櫃枱去爲我買『外出

卡』，每小時八元，到中午十二時你要付出八十元。再加上我和昭君的枱鐘費一共是九十六元。然後你在門口等我，我從後面的停車場駕車來接你。」

這好比一個泅泳者在水中遇上了漩流，當他發現巳經被捲進去，若即時驚恐掙脫，那必定會迅速下沉，遭受被漩渦吞噬的厄運；唯一的自救之道，是保持冷靜，順流而動，待捲至漩流的中心點再設法逃生。

呂奇是老手，他自然明白這個道理。於是他買了「外出卡」，在「香妃酒吧」門口靜靜地等待着。

不到幾分鐘夏洛麗駕着一輛紅色小跑車來了。

那輛小跑車的欵式很新，也很高級，絕不是一個從事吧娘生涯的人所能購買得起的；毫無疑問，除此之外，夏洛麗還另有收入。根據呂奇的猜想，那份收入還極可能是她最主要的收入。

呂奇上車之後，夏洛麗駕車疾馳。

「我們去那裏？」呂奇問。

「別忘記了，你方才爲我買了『外出卡』。」

「那麽，是要去我住的旅館了？」

「當然。」

「妳知道我住在何處嗎？」

「若不是因爲你住在老地方，我們還不知道你來了哩！『太平洋旅館』二一七室，對嗎？」

「嗯！我這個人有戀舊的性格。」

「那是我們所歡迎的。」

我們？那是代表一些什麽人呢？呂奇心中懷着疑問。不過，他却非常明白，不久，他就會一一見到了。

夏洛麗熟練地將她的跑車駛進「太平洋旅館」的停車場，和呂奇相挽着走進旅館，登上二樓。看她那種親暱的表情，活像是呂奇相識巳久的膩友。

進入房間，夏洛麗放蕩地踢掉了脚上的高跟鞋，坐上了床緣，兩手向後支撑在床上，擺出一個誘人的姿態。突然又皺皺眉頭，輕嚷着說：「嗨！我又忘記該如何稱呼你了。」

「叫我呂先生！」呂奇沒有動，就像一個守秩序的觀衆，在等待要將登場的精采表演。

「哦！呂先生！」她將胸脯挺了一挺，有一部份肉體險些從那個鷄心小洞中迸裂出來。「對我還滿意嗎？」

「妳是指那一方面？」

「我不是坐在你的床上嗎？」

呂奇不禁暗皺眉頭，但他的臉上却浮現了邪蕩的笑容，含糊其辭地說：「看來還不錯。」

「你方才說，你是一個戀舊的人，其實，在享受女人這一方面，你却是喜新厭舊的。你每一次來，都要求老闆派出不同的連絡人。你雖然有很好的藉口，但我心頭却明白，你不過是想嚐試新鮮的味道而巳。」

夏洛麗的話使呂奇暗暗鬆了一口氣。這個女人從來不曾與他所扮演的角色打過交道，他一時還不至於露出破綻。」

他走過去，在她身邊坐下，摸索着旗袍上的拉鍊，滋地一响，又在她衣服上開了一個「窩子」。

夏洛麗自己動手，使那件巳起不了多大掩蔽作用的衣服離開了她的軀體，同時似笑非笑地說：「看起來，你很穩練。却想不到在這一方面會如此心急。」

「我只是作了一個對妳表示滿意的具體回答。」

「既然如此，我就暫時將身上所剩餘的東西保留了。」夏洛麗站起來向酒櫃走去。「赤裸裸端着酒杯，那副姿態一定是令人噁心的。」

她在酒櫃中取出白蘭地，倒了兩杯，重又回到床邊坐下，遞了一杯給呂奇。

呂奇此刻需要知道許多事情，但都不可以明顯追問的，那得需要技巧，才在對方毫不覺察的情況下透露機密。

「洛麗！」呂奇以漫不經意的口吻：「妳在我面前曾經無數次地提到『老闆』的字眼，難道妳對他沒有別的稱呼嗎？」

「我們也稱呼他『團長』，一個脂粉軍團的團長。不過，在你面前還是不要這樣稱呼他。萬一你對我不滿意，你可能會向他告密。」

「嗯！團長！我倒喜歡這個稱呼。」呂奇的語氣突然一轉，「洛麗！妳稱呼我『呂先生』，感到很順口嗎？」

「無所謂，反正我這是第一次和你接近。」

「等一會兒妳可能會發狂地呼喚我，妳可知道？」呂奇面上浮現猥褻的笑容。

「嗯！聽說你的確有令女人發狂的本領。」

「那個時候呼叫我『呂先生』，豈不是大爲掃興。」

「那該怎麽辦呢？」

「我倒希望妳沿用妳在背地裏對我的稱呼。」

「小霸王！海上小霸王。你喜歡我那樣稱呼你嗎？」

「當然，那將使我引以爲傲。」

「來！爲海上小霸王乾杯。」夏洛麗舉起酒杯，噹地一响和呂奇的酒杯碰在一處。然後分開，喝乾了杯中的酒。接着說：「縱橫海上的小霸王，讓F・B・I・頭痛巳極的小霸王。哈哈……」

呂奇暗暗一驚，原來他扮演的角色曾使得美國聯邦調查局頭痛，那一定是一個國際罪犯了。

在這一瞬間，呂奇打好了主意。若想知道內中情況，勢必要循另一條途徑進行，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人。

他要去找那一個人，但是他必須先一步擺脫夏洛麗的糾纏。於是，他放下酒杯，摟着她，語氣輕柔地問道：「洛麗！妳今晚……不！妳今天將要陪伴我到什麽時候才離開？」

夏洛麗楞了一楞，有些訝異地說：「小霸王！是不是這回的情況有了變化？」

呂奇知道方才那一句話問出了毛病，心頭難免着慌。但他表面上的神色却絲毫未變。鎮定地說：「我深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注意，所以我的行動細節不能再和過去一樣，一成不變。」

夏洛麗的神色凝重起來，她皺着眉頭說：「按照團長的指示，我應當在這兒陪你共渡一宵，午餐之後，我們將駕車去遊

覽土著的部落，實際上我們是去會晤團長。你認爲我這項行程需要更改嗎？」

呂奇又多知道了一點——那位脂粉軍團的團長置身於土著的部落裏。至於夏洛麗陪伴着他，一方面是慰藉他這位遠來的貴客；另一方面則負責有監視任務。大概犯罪組織的防範是非常嚴密的。

現在，呂奇如果要夏洛麗離去，必然會使對方生疑。想了一想，他只有走另外的途徑了；那就是使對方酒醉，或者在極度疲勞之下陷於沉睡。他决定兩者併進，才會是理想的效果。

呂奇主意拿定，心情就輕鬆了，笑着說：「洛麗！就依照妳的安排吧……」

夏洛麗搶着說：「這不是我的安排，是團長的安排。如你要改變，還要預先請示。」

「好了！別再去談論這件事。」呂奇話鋒一轉，「我所關心的，我倆該如何安排這個良宵？」

「首先，你要解除頸額上的領帶。」

「嗯！」呂奇將領帶解脫，說：「然後呢？」

「再寬去身上的衣服。」

「洛麗！我不希望將所有的樂趣都放在那張床上。」

「那麽，你想幹什麽？玩高爾夫球，還是打保齡？小霸王！別忘了這裏是一個旅館的套房啊！」

「最少我們該先喝幾杯。」

「你想灌醉我之後，隨意擺佈嗎？」

「也許。」呂奇向酒櫃走去。

「我可要提醒你，一個整日躭在酒吧裏的女人是不可能被你灌醉的。說不定你自己先醉了。」

呂奇從酒櫃中拿出一整瓶拔蘭地，將那兩隻空杯倒滿。笑着說：「洛麗！先別說大話，妳聽說過我的酒量嗎？」

「也許你能灌醉我，但是對你不會有好處。」

「怎麽呢？」

「你的樂趣完全由我的熱情反應，當我爛醉如泥時，你就毫無樂趣可言了。」

「哈哈！」呂奇發狂地笑着。「團長總算派了一個傑出的好部下。來！我們先喝幾杯，酒是促進興奮的最佳妙品。」

不多一會兒，酒瓶就空了。

夏洛麗雖然沒有酩酊大醉，却也有了六、七分酒意。呂奇把握機會，熄去了燈，從另一方面去消耗對方的體力。他的「戰術」可能成功了。當清晨四時，天將黎明，夏洛麗巳陷於沉醉之中。

呂奇也是異常疲累的，但他的頭腦却還保持着勉強的清醒。他去搖撼夏洛麗，甚至用香烟的嗆人輕烟放在她的鼻孔下面。她連連打着噴嚏，但她却沒有醒過來。她的確是睡熟了，或者是醉了。

呂奇這才穿上衣服，悄然開門，走了出去。

來到樓下隔音電話間，呂奇撥了夏威夷警局的號碼。值夜的警官接聽。他清晰地說：「這裏是警局。」

「我要找一個華裔美籍的高警官。」

「高警官？是高維邦嗎？」

「是的。」

「請你上午九點鐘，再打電話來，好嗎？……」

「對不起！」呂奇語氣急促地說：「我有要事必須要見他，請你查一查高警官家裏電話號碼。」

對方猶疑了一下，才回答說：「好！請你等一等。」

一分鐘之後，呂奇得到了高維邦寓所的電話號碼。撥通之後，鈴聲甫響，就傳來了一個低沉的聲音：「哈囉！……」

「對不起！打擾你的好夢。」呂奇以華語清晰地說：「我是J・A・S・遠東支部的呂奇，一年前曾經與你接洽公務，還記得嗎？」

「哦！哦！」高維邦似乎想起來。「先祝賀你們打擊狂人組織的成功；再歡迎你到夏威夷來。有什麽事需我効勞嗎？」

「高警官！我好像無意中接觸到一個國際性的犯罪集團。這一情報對你們也許非常重要，所以我迫切需要和你談談。」

「噢？是個什麽性質的犯罪集團？」

「我還不清楚情況。高警官！你聽說過一個外號叫做脂粉軍團團長的人嗎？」

「脂粉軍團，那是一個專門從事非法入境的人口走私集團！而且走私的人口都是以女性爲主。來源地大部份是香港…」

「高警官！你可能說對了。還有一個外號叫做海上小霸王的人，聽說過嗎？」

「久聞其名，如雷灌耳了。呂奇！你有了他的資料嗎？」

「我現在正扮演着他的身份哩！」

「什麽？……」

「高警官！在電話裏說不清楚的，我們見面一次如何？最好能邀到國際罪犯資料室的管理人，我需要進一步的資料。」

「好的，我們在警局見面。五分鐘以後我就可以到達了。」

「OK！」呂奇愉快地放下了電話聽筒。

× × ×

「呂奇！你看吧！」高維邦將一叠卷宗丟到他的面前。「這海上小霸王簡直和你模樣像透了。」

呂奇翻開擺在他面前的那一叠罪犯檔案。首先出現的就是一張放大的照片，那簡直就是他的半身像，只是眉毛稍爲濃厚了一點。在像片的下面有十幾個名字，當然那都是海上小霸王曾經使用過的化名。

呂奇翻了一翻，又將那個卷宗閤攏，抬起頭來，問道：「關於那位脂粉軍團團長的資料！……」

坐在高維邦的旁邊，是聯邦調查局的一名幹員。透過高維邦的關係，特別將他請到這裏來的。他接下去說：「呂奇先生！這個人行踪飄忽，詭計多端，雖然我們明知道他在夏威夷，而我們却始終沒有發現過他的行踪。當我們走在街上時，他也許和我們擦身而過，或者他和我們同在一家夜總會裏欣賞台上的精彩表演。對他，我們沒有任何資料，也就談不上緝捕了。不過他的罪行却是多得不計其數的。」

呂奇語氣緩慢地說：「關於他所幹的犯罪勾當，方才在電話中高警官巳經略微向我透露了一點。現在，我還想瞭解得更詳盡一點。」

「是這樣的。」那位名叫卡洛的聯邦警官，緩慢地敍述着：「在遠東地區，有

許多人都想到美國這個新大陸來淘金，尤其是香港地區的一些年輕女性。她們在多年的戰亂與貧窮的生活下過得太久，因而嚮往奢侈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脂粉軍團就動起歪念頭來了。他們的爪牙在香港地區鼓其如簧之舌，騙取那些年輕女郎的信任。可是她們一旦非法入境，踏上美國的國土之後，歹徒的本來面目就顯露出來了。而那個時候，前來淘金的那些女郎們，在人地生疏無援無助而又唯恐被逮捕的情況之下，只有聽取歹徒擺佈。」

卡洛警官暫時將敍述停頓下來，呂奇也迫不及待地問：「這個集團控制這些女郎幹什麽呢？」

「呂奇！」高維邦接下去說：「你應該想像得到。女人最簡單的賺錢辦法就是出賣肉體。因此，這些女郎遍佈美國各地。她們有的在作應召女郎，有的則流動各州之間，停息於三四流的小型夜總會，表演低級的脫衣舞蹈。她們不停地忙碌着，出賣青春，出賣肉體，可是，她們只能得到全部收入中的一小部份。一旦被移民局逮捕之後，她們還要被檢察官以非法入境的罪名提出控訴。可是，她們却無法將幕後的主持人交出來。」

「嗯！」呂奇緊皺着眉頭說：「這倒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

卡洛警官又接着說：「她們如何進來的？我們始終沒有得到一點綫索。從海上嗎？當然是比較容易滲入的途徑，可是我們在海上的防衞警力也不算薄弱，却從來不會發現一點跡象。我相信他們一定有非常巧妙的方法。」

「嗯！我想是的。」呂奇又翻了翻擺在面前的卷宗，指着上面的那張照片：「否則這個人也不會叫做海上小霸王了。」

「目前這個問題更是嚴重。」卡洛警官以一根手指不輕不重地敲着寫字枱。神情沉重地說：「非法入境的人數有增無減，而且本地還變成了轉運站。有些中國女郎到這裏之後，立刻就被轉賣到非洲，或者南美洲一些國家去。」

呂奇緩緩地將背脊靠上了柔軟的椅子，攤了攤手說：「二位！我遭遇的情況方才已經講述得很明白了。在我個人來說，我對我來到夏威夷頭一天的遭遇很感到興趣，如果你們允許的話，我倒願意將錯就錯，以海上小霸王的身份去會見那位脂粉軍團的團長。」

高維邦神色凝重說：「呂奇！你沒有感到再往前走會有很大的危險等着你？」

「高警官！」呂奇臉上浮現着微笑。「請你將我可能遭到的危險情況分析給我聽聽，好嗎？」

高維邦點了點頭，吁出一口長氣之後，才語氣緩慢地說：「根據你方才所說的情況，那個海上小霸王到夏威夷巳經來過好幾次，自然他也和脂粉軍團的團長碰過面。你們兩個人的臉型雖然很相像，再加上你們的籍貫相同，在口音和身裁方面是不至於被對方看出破綻的。但是，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生活特性，脂粉軍團的團長能夠從事這樣大的犯罪行爲，而始終沒有被我們查到行踪，足以證明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角色。你和他見面之後，他很快就會發現你是冒牌的。」

呂奇沉吟了一陣，才緩緩地點着頭說：「高警官！你的分析很對，你的顧慮也並不多餘。不過，我却想起了我們中國有句古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必要的冒險是避免不了的。如果我們連繫得好，只要我和他一見面，不等到他發現我的冒牌身份，你們巳經一湧而至，將他逮捕了。」

「不！」卡洛警官提出了反對的意見。「單是逮捕脂粉團長並沒有用。他被送進牢裏，還有另外一個人接替他的犯罪勾當。我們的目的是要他們的組織瓦解，而且我們也要從這個案件裏面了解他們的手法和運輸的途徑，作以後防範的參考。」

「是的。」高維邦也附和着說：「卡洛警官說得不錯。要瓦解這脂粉軍團的整個組織，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那麽……」呂奇雖然神態很輕鬆，但是，他還是經過了一番長長的考慮，才說出了他的決定：「……還是讓我繼續混進去吧！只要我機警一點，我相信這種小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呂奇！」高維邦說：「還有一個更重要的顧慮，你可能未曾想到。」

「什麽顧慮？」呂奇很認眞地問。

「脂粉軍團的團長既然派出了連絡人，那就證明海上小霸王也將在最近要到達夏威夷，只不過落在你後面一步，才使得他們認錯了人。萬一你進入他們組織的核心，和那位脂粉軍團的團長面對面的時候，眞正的海上小霸王也突然到了，而你却毫不知情，那時，就有你意想不到的危機產生了。」

「是啊！」卡洛警官連連點着頭，兩道濃濃的眉毛也挑了起來。「這倒是個應該考慮的問題。」

呂奇想了一想，又問道：「你們不能夠加強警力，封鎖港口和機場嗎？」

「你以爲海上小霸王會公然地從港口或機場到夏威夷嗎？」高維邦以反問的語氣問呂奇。他等了一會兒，未見呂奇回答，才接下去說道：「我想他不會如此笨。最近聯邦調查局和本地的警署對這個集團巳採取了嚴密的監視，他應該有所警覺才是。」

「對了！」呂奇忽然想起一件事。「我住的是「太平洋旅館」二一七室。根據夏洛麗告訴我，就是因爲我住在那個房間，她們才和我連絡上的，因爲海上小霸王每一次來，都是住在那個房間。」

「噢！」高維邦雙眼中閃動着晶亮的光芒，看了看卡洛警官，又看了看呂奇，然後右手握拳，在左掌用力地一擊。「那倒好辦。如果今明天退掉房間，他來了之後，毫無問題地會住進『太平洋旅館』的二一七室。我們只須守株待兔，就可輕易地將他逮捕。」

「高警官！」卡洛警官的面色似乎並不樂觀。「前兩次他都是從機場進來的，我們都沒有逮捕他，因爲我們沒有他的犯罪證據。他持有英國護照，享受英國外交領事館的庇護，我們不能無端捕人啊！」

「卡洛警官！」高維邦神色沉重地說：「我們辦理這種情況特殊的犯罪案件，絕不能過分注意人權問題和法律後果，這一次呂奇先生很幸運地獲得了深入脂粉軍

團核心的機會，我們怎能輕易放過呢？」

卡洛警官神色尷尬地說：「高警官！這件事情我可不敢作主，因爲我具有聯邦檢察官的身份。」

「這樣吧！」高維邦說話的時候，臉上佈滿了挑戰的神色。「我是本地特警組的組長，這件事情由我負責。如果不幸引起了國際糾紛，也絕對不會牽涉到聯邦調查局就是了。」

「高警官！」卡洛警官委婉地解釋着：「我並不是推諉責任，實際上我們的確有許多顧忌。由你酌情主辦，那是非常理想的。不過我想先知道一下，人抓起來以後就要扣押，你以什麽罪名扣押他呢？」

高維邦回答得非常乾脆：「我根本不會將他帶回警局。」

「高警官！」卡洛警官的臉上有明顯的驚異之色。「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你打算將他囚禁在別處嗎？」

「是的。當然我也不會表白我是警方的身份。充其量，那不過是一件尋常的綁架事情而已。」

卡洛點點頭說：「這個辦法也不錯。聯邦調查局會盡可能支援這一個計劃。」

「好！」高維邦點了點頭，同時擺擺手。「卡洛警官！你可以請便了，因爲我和呂奇商量的某些細節，如果有你在旁，反而會使你爲難的。」

「那麽，我告辭了。」卡洛向他們揮手告退。

聯邦調查局的卡洛警官走了之後，高維邦和呂奇又密談了將近三十分鐘。眼看到了清晨五時，天邊也露出了曉色，呂奇這才趕回了旅館。

在進入房間時，他心情頗有一點緊張。但是，當他看見夏洛麗仍然一絲不掛和沉睡在他床上時，他不禁吁了一口長氣，放下了心上的一塊巨石，他的第一步——偷天換日，總算做到了。

喝了一杯酒，脫掉外衣，在那個惹火尤物的身邊躺下。但他却沒有一絲睡意，他想着這次奇遇，想到方才和高維邦商量密計，不禁暗暗笑了起來。

他發覺自己是一個永遠離不開冒險工作的人；原想過幾天平靜的假日，麻煩却又找上了他。不過，他的心頭却不緊張，更不會惶恐，這種驚心動魄的事對他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了；就像小孩童們喜歡燃放鞭炮一樣，充其量不過是在鞭炮將要爆炸的時候，雙手捂一捂耳朵而已。

×　×　×

和煦的風從太平洋上緩緩地吹來，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九時正，呂奇和夏洛麗在「太平洋旅館」露天平台上共進早餐。遮陽傘遮住了陽光，但是從傘面上透過來的五彩光綫投射在夏洛麗臉上，使她顯得格外地艷麗！

呂奇將吃了一半的火腿煎蛋放回了盤子裏，笑瞇瞇地說：「洛麗！妳眞美。」

他表面上是在作阿諛讚美之辭，其實，他是在察看她的反應。

夏洛麗也將手裏的牛奶杯子放在桌面上，笑瞇瞇地回答說：「你眞強。」

「妳是指那一方面而言？」

「你不要明知故問了，」夏洛麗給了他一個冶蕩的笑容，「你竟然使我疲倦得昏睡了好幾個小時。還不算強嗎？」

「洛麗妳應該不會忘記我的外號！」

「那是在海上呀！」夏洛麗眉飛色舞：「難道你在女人身上也是小霸王嗎？」

呂奇以曖昧的語氣回答說：「我想是的。妳應該是最好的證人。」

夏洛麗笑了，笑得很媚，也很妖嬈。突然她的雙眉一蹙，壓低了聲音說：「小霸王！今天中午我們就要去見團長了。」

「嗯！」呂奇很認眞地點着頭。「我也急於要見他。什麽時候動身？」

「早餐之後，我要離開你一會兒！」

「爲什麽？」呂奇漫不經心地問了一聲。

「我要和團長連絡一下，雖然我知道他可能在某一個土著的部落裏等待我們，然而見面的確實地點我到目前爲了還沒有得到他的指示。而且，交通工具也是由團長親自安排的。」

「那麽，妳就去吧！我也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再睡一會兒。」呂奇神情毫無異狀地說。這表示他對夏洛麗的單獨離去，並未感到有什麽不安。

「怎麽？你感到很累嗎？」夏洛麗語氣有些古怪，這句話也好像是存心問的。

「嗯！」呂奇極爲認眞地點了點頭。「在某一方面來說，妳的消耗戰術也不差啊！」

夏洛麗壓低了聲音，嬌笑着說：「能夠聽到小霸王在我面前說這樣一句話我應該引以爲傲了。」

「別忘記小霸王並不是鐵打的啊！」呂奇的言辭充份地顯露了他是一個登徒子。其實，他對海上小霸王的人品一無所知，他只是暗暗揣摩而已。

夏洛麗站了起來，低聲說：「那麽，我現在就走了！大概在十一點鐘左右，就可以回到旅館。記住！別四處亂跑。聽團長說，最近F．B．I．對我們的行動，監視得非常嚴密，小心點。」

「妳放心吧！F．B．I．的人一露面我就可以認得出來。他們永遠也釘不上我的。」呂奇的語氣表現了十足的信心。

夏洛麗擺動着她那扭曲得像是一條水蛇似的身體，在平台的梯口消失了。呂奇凝望着她的背影，不禁有些發楞。夏洛麗是個引導者，她將把自己引導到一個什麽樣境地去呢？也許那是一個死亡的陷阱，或者是一個令人發寒的鬼門關。不過，他心裏明白：愈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愈覺得勇氣百倍，絲毫沒有怯弱的信念。就算是令人發寒的鬼門關吧！呂奇也要去闖上一闖的。

當他將視綫從平台的梯口收回來時，突然發現夏洛麗原來坐的位置上，又坐了一個年輕的女人。

她有一頭金色的頭髮以及一雙漆黑的瞳孔。皮膚呈象牙色。呂奇心中暗暗判斷，她一定具有中西雙重血統的混血兒。

那個年輕女郎正以像貓一樣晶亮的目光望着他，嘴角處流露出來一絲難以察覺的笑容。語氣低沉地說：「大衞！我們又見面了。」

呂奇不知道對方是什麽來路，他更不知道對方所稱呼的「大衞」，是否就是對海上小霸王另一個暱稱。因此，他的臉上

雖然露出了笑容，然而語氣却是冷冷的：

「小姐！我們認識嗎？」

「大衞！」那個年輕的女人臉上流露出一絲冷笑。「你也許忘掉我了，因爲從你的手下不知道經過了多少女人，你的臂彎也不知摟抱過多少女人。可是，我却沒有忘記你。」

從這種語氣之中，呂奇很顯然地巳經聽出來這個混血女郞和海上小霸王有特殊的關係。此刻，他的心情是極爲複雜的，一方面他發覺自己和小霸王太相像了，甚至和他有過關係的女人都會認錯了，而另一方面，他却感到非常傷腦筋，因爲他根本就不了解小霸王和這個女人有何糾葛，所以不知該如何去應付。

「我叫蘇麗安，這個名字，你不會陌生吧！」混血女郞說：「小霸王！你還要繼續裝糊塗嗎？」

「妳好！」呂奇簡短地說。這應該是最好的答覆了。

「還不錯。」自稱名叫蘇麗安的混血女郞，在呂奇面前的烟盒中取出一支香烟，點上了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後目光向桌上一掃，冷冷地問道：「你的早餐用完了嗎？」

「用完了，如果妳還不會用早餐的話，我可以陪你一會。」

蘇麗安搖搖頭說：「不必了。我能否到你的房間去和你談談？」

對方的目的何在呢？呂奇心中不禁暗暗地尋思。然而他却知道，單憑自己的思考是無法猜測這個女郞的來意的。他的心中忽然靈機一動，如果能在蘇麗安的口中多了解一點有關海上小霸王的各種情況，以後當自己和那位脂粉軍團的團長見面時，必然有所帮助。想到這兒，他立刻站了起來，點點頭說：「好吧！」

「你先走。」蘇麗安輕聲說。

「爲什麽？怕我的女朋友發現嗎？」

「你先走。」蘇麗安仍然是那種冷冷的語氣。「你住的房間我知道，如果你的記憶不太壞的話，你似乎應該想得起來，當我和此生中的第一個男人睡覺時，就是在那間屋子。」

「想不到你記得那麽清楚。」呂奇以模稜的語氣去應付對方。「那麽，我先走一步了！」

當呂奇囘到房中之後，不到一分鐘，蘇麗安也尾隨而至。她眼睛裏閃動着詭譎的光芒，進門之後，先向四下打量了一眼，然後將房門落鎖下鍵。接着，就很快地走進了浴室。呂奇坐在椅子上，冷冷地看着她，等待着每一可能發生的情況。但是，他却永遠也沒有想到，當蘇麗安從浴室裏再度出來的時候，手裏竟然拿了一支槍，漆黑的槍口，正瞄準着他的胸膛。

「大衞！」她的臉色很難看，語氣也非常森冷。「這不是開玩笑。我這支槍上套着滅音器，由此可見我是經過愼密計劃的。不管你有什麽花樣弄出來，我都能够輕易地殺死你而且不會被任何人發覺。」

呂奇不禁暗暗吃驚，從蘇麗安的言談之中，他巳經發覺到海上小霸王是她生命中第一個男人，這種關係應該是很親密的。那麽，她此刻又爲什麽突然持槍，聲言要殺死海上小霸王呢？

儘管呂奇心頭此刻巳產生了極度的震驚，而他表面上的神色却非常地鎭定，冷冷地問道：「蘇麗安！妳想幹什麽？」

「大衞！」蘇麗安咬牙切齒地說：「我在夏威夷心驚胆戰地巳經等了一個多月，就是爲了要等待這短暫的幾分鐘。現在，時機終於來臨了。我要殺死你！」

「噢！爲什麽呢？」

「哼！」蘇麗安冷笑了一聲。「你不用明知故問了。在香港的時候你甜言蜜語地欺騙我，說是要帶我到美國來和我結婚，結果你却將我推入了火坑，讓我每天呆在暗無天日的斗室裏，供一些從不相識的男人蹂躪取樂。我不殺你殺誰？」

呂奇突然明白了。原來這個叫蘇麗安的女人，也是被脂粉集團從香港拐騙來的許多年輕女郞中的一個。看來她巳經逃出了歹徒的掌握，否則，她絕不可能躭在這兒等待報復的機會。

在他沉思的時候，蘇麗安又語氣嚴厲地說：「大衞！儘管人家都稱呼你小霸王，我却寧願這樣叫你，因爲這是我們在香港初見時你所告訴我的名字，雖然我明知道受了你的騙，但是我却一直欺騙自己相信那是一個誤會，愛我的大衞仍然是一個好人。但是，當我和另外一批也是被你騙來的姐妹們碰頭之後，我的幻想破滅了。現在，我要殺你，我要眼看着你痛苦地在血泊中掙扎。我要看看你流出來的血是不是紅的。」

「蘇麗安！請慢一點。」呂奇慌忙地叫一聲。

「怎麽？你打算向我求饒嗎？」蘇麗安惡毒地說：「那麽你就快些跪下吧！」

「蘇麗安！」呂奇歇力將語氣保持平和。「如果妳打算給我一個機會，和妳詳細地談一談，那麽，我會告訴妳一些令妳吃驚的事！」

「別耍花樣了，如果你要作死前禱告，我可以給你短短幾分。否則，我一秒鐘都不能再忍受。我不要再聽你那些騙人的話，我相信你的花言巧語，即使到了地獄之後，連撒旦也會上當。」

「妳能够確定我就是你所痛恨的大衞嗎？」呂奇道。

「哼！」蘇麗安冷笑着說：「即使你燒成一堆灰，我也能够認出你的面目。你就是我所要找的人，你就是害我的人，也就是我等着要殺的人。你的末日巳經來臨了，痛哭吧！」

呂奇知道自己一定和海上小霸王的外形以及說話的聲音，却非常相似，在蘇麗安激憤的心情下，很可能會被她不明不白地槍殺。當然，這也可能是脂粉軍團的團長對他所作的一種試探，不過，那種可能性極少。

呂奇非常信賴自己的觀察力，蘇麗安不像在演戲，她的表情和她的語氣是那樣激憤，如果不是深受其害，在極痛苦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有這樣表情的。於是，他搖了搖手說：「蘇麗安小姐，請妳冷靜，也不要吃驚，我並不是妳所找的大衞。」

呂奇雖極欲表露自己實眞的身份，免得被對方誤殺，但蘇麗安却堅持不肯相信，依然冷笑連連地說：「大衞！你今天不管要出什麽的花樣，仍然免不了被殺，你

乾脆認命吧！」

「蘇麗安小姐！我的確不是海上小霸王，我只不過面貌和他相同罷了。從妳的言談中，我已知道妳和他有了極親密的關係。那麽，妳一定會記住他軀體上某一些特徵的。如果妳不相信，妳可以檢驗一下，妳必然會發現我和妳所等待的海上小霸王畢竟有不同之處。」

在這一瞬間，蘇麗安那一雙像貓一樣的晶亮目光一絲也不眨動地盯在呂奇的臉上。過了許久，她的神情才逐漸緩和下來，皺着眉頭說：「我不用察看你的軀體了，也許你眞的不是我所要等待的大衞。」

呂奇鬆了口氣：「嗨！蘇麗安小姐！聽到妳這些話我一顆懸心總算放下了！」

「我和大衞雖然相處的時間不多，但我却了解他的特性。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消失他臉上那種富有魅力的笑容，然而你方才却浮現了驚慌的神色。你的確不是大衞，這令我非常地失望。」說到這兒，蘇麗安停頓了一下，接着又問道：「那麽，你是誰呢？」

「蘇麗安小姐！妳能够將手裏的槍收起來，和我詳細地談一談嗎？」呂奇唯恐她隨時會變卦。

蘇麗安冷冷地搖着頭說：「對不起！在沒有確定你的身份之前，我不能够放下手中的槍，因爲我要所等待的大衞太狡詐了。他經常會玩弄出使人意想不到的花樣。我不能不加以提防。」

「蘇麗安小姐！我要求妳相信我所說的每一句話。」

蘇麗安點點頭說：「我吃盡了苦頭，受盡了欺凌，巳經懂得如何去觀察別人的言行。用不着你叮嚀，我可以分得出你的話是眞是假。」

呂奇作了一個短暫的思考，在沒有絕對把握之前，他還不能够吐露自己眞實的身份，於是，他決定編造一個人的故事。

「蘇麗安小姐！」他皺起眉頭，神情顯得非常沉重地說：「我是從香港來的，此行的目的爲了追查一個失踪的女友。」

「噢！」蘇麗安挑起了眉頭，又將他打量了一陣。才語氣喃喃地說：「那麽，你爲什麽和大衞生得一模一樣呢？而且說話的聲音又那麽相似，也許你和大衞是孿生兄弟吧！」

呂奇搖搖頭。「請妳別這樣想。我的女友失踪之後，我曾經下了一番工夫調查，才知道她在失踪之前認識了海上小霸王。剛好她另外一個朋友喜歡攝影，無意中拍下了她和小霸王在一起的照片。我推想她可能是被騙走了，同時最近香港也盛傳着有不少年輕女郞失踪的事。所以我去了一趟美容整形醫院，將我的容貌改造海上小霸王的模樣，追踪到這兒來，試圖找尋我那位女友的下落。我說的都是眞話。」

雖然這是一段謊言，但是呂奇說來却是煞有介事，而且很合情理，應該可以將對方瞞騙過去。

果然蘇麗安對他的話深信不疑，而且關心地問：「你那位女友叫什麽名字？」

「她名叫桑娟，你聽過這名字嗎？」

「桑娟？」蘇麗安喃喃地念着這個由呂奇杜撰出來的名字，很認眞地在記憶中搜索。然後又搖搖頭說：「很抱歉，我對這名字一點印象也沒有。」

「妳方才不是說有很多人被海上小霸王騙來的，她們現在在什麽地方呢？」呂奇不着痕跡地追問。

「她們遍佈美國各地。有的被囚禁起來，由那些歹徒一個小時或者一個晚上的零賣她們的肉體，有的則被歹徒用兇器逼迫着在三、四流的小型夜總會裏表演最邪惡的脫衣表演，她們的行踪飄忽不定，你不可能找到他們，即使你有什麽發現，你也無法和她們接近。據我知道，那些歹徒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那麽，妳現在仍然在他們的控制之中嗎？」

「我逃出來了。」蘇麗安的面色陰沉，彷彿猶有餘悸地說：「可是歹徒們在全力追緝我。因我殺了監視我的人，而且帶走了他身邊的槍。他們是一定不會放過我的。」

呂奇態度誠摯地說：「蘇麗安小姐！妳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而且是非法入境，美國警方也不會放鬆對妳的追緝。如果妳相信我的話，我倒願意帮妳一個忙。」

「噢！你怎樣帮我？」

「我介紹妳去見一個朋友，他一定可以給你相當的保護。不過，我希望妳能够將妳所知道的情況盡量告訴他，這樣，對於我找尋女友的行動將有許多帮助。」

蘇麗安將手中的槍放進了手袋，抿唇沉思良久才點點頭：「好吧！我相信你，這三個多月以來逃竄的生活巳經使我厭倦了。如果不是積恨未消，想殺死大衞出一口怨氣的話，我早就向美國移民局自首了。即使坐牢，比現在的情況要好得多。」

呂奇從身上掏出了一張紙片，寫上了高維邦的電話號碼，交給蘇麗安。低聲囑咐：「這是我朋友的電話號碼，妳離開這兒之後，就立刻和他連絡，就說我要妳和他見面的。然後，妳將妳的遭遇詳細地告訴他，他一定會對妳的今後有所安排。」

「方才我那樣對你，你不怪我嗎？」

「當然不會怪妳，因爲妳並不知道我是另外一個人。快去吧！」呂奇連連地催促着，惟恐夏洛麗囘來撞見。

「對了，剛才和你說話的那個女人，我好像很面熟，是你到夏威夷之後才認識的嗎？」

「嗯！那是我目前搭到的一條綫。她是一個神秘的女郞，也許可以帮助我找到我的女友桑娟。」

蘇麗安關切地向他叮嚀：「你千萬小心一點。據我知道，在夏威夷出現的一些中國年輕女郞都不是什麽好東西。」

「蘇麗安小姐！妳這樣說，豈不是連好人也罵進去了？」

蘇麗安很認眞地點點頭：「的確是如此。我們被騙來的，都被轉運送到美國本土上去，留在這兒的都一定是那些壞蛋的爪牙。你的目的不過是找尋你的女友，而他們呢？却可能誤會你是警方便衣偵探。那就會採取最嚴厲手段對付你了。」

「謝謝妳的關心。」呂奇走過去，拍了拍蘇麗安的肩膀。「妳快些去吧，萬一那個女人囘來碰上妳，可就不妙了。」

蘇麗安低聲道謝，然後向門口走去。她一打開門，却發現夏洛麗剛好來到

門口，兩人竟然會如此湊巧地遇上了。這不但使蘇麗安吃了一驚，連呂奇也是大驚失色。這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情況，也許呂奇所要進行的計劃在一瞬間將遭到徹底的破壞。却想不到蘇麗安應付得非常恰當，她以流利的英語笑着說：「小姐！妳的男友很帥，而且也很直得妳愛，因爲他對妳非常忠實。我滿懷着信心而來，却不幸失敗而去，祝福妳！」說完之後，她神態十分鎮定地緩步走了出去。

夏洛麗站在門口目送她的背影在長廊盡頭消失之後，才進入房門，目光冷冷地盯在呂奇的臉上，語氣緩慢地問道：「小霸王！那個女人是誰？」

呂奇微笑地反問道：「洛麗！妳難道聽不懂她所說的英語嗎？」

「我懂，不過我却不相信她的話。」

「爲什麼？」

「我發覺她比我更漂亮，你怎麼會不動心？」

呂奇走過去，一手托起了夏洛麗的下顎，另一隻手的食指點在她的鼻子上，一個字一個字冷冷地說：「妳用不着懷疑我，讓我告訴妳。我喜歡漂亮的女人，但是，我從來不和陌生的女人打交道，妳懂嗎？」說完之後，他猛力一推，使夏洛麗脚步踉蹌地連退了好幾步。

在呂奇的想像中，海上小霸王既然從事這種冒險的勾當，必然在心理方面有異常之處，因此他才來了這一手，顯露對女性的狂暴，使自己的行徑看起來更像一個歹徒。夏洛麗先是驚慌，接着又堆下了滿臉的笑容，低聲說：「對不起！我並不是懷疑你，你應該知道女人天生喜妒，所以我才講了那幾句話，請你不要見怪。」

呂奇擺了擺手，以極不耐煩的語氣說：「洛麗！別說這些閒話。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去見團長？」

「下午一點鐘，會有車子到旅館的門口接我們。」

「妳知道團長在什麼地方嗎？」

夏洛麗擺擺頭說：「沒有人在見到他之前，就能夠預測將和他在什麼地方見面；你，我自然也不例外。據我所知道，你這是第二次見團長，難道還不明白這種情況嗎？」

呂奇沒有再接口說下去，他心中暗想：在夏，蘇二人的談話中已蒐集了足够的資料。他雖然是一個冒牌的海上小霸王，但他却深信在見到脂粉軍團的團長時絕不會被對方看出破綻。

實際情況眞如他的想像嗎？也許未必吧！

×　×　×

一輛灰色的吉普車駛進了叢林，經過一連串高低不平的山道，在一幢修葺得非常整齊的茅屋前停了下來。引擎熄火之後，一個穿着緊身長褲的年輕女郎跳下了車。她那烏黑的長髮隨着她奔跑姿勢飄向腦後，當她身體前傾時，格外顯露了她那纖細的腰肢和豐滿的臀。

那幢茅屋本來是寂靜，此刻突然走出來兩個年輕的男人，看上去他們都像中國人，而且手裏還拿着槍。

「啊！小桃兒！」那兩個年輕的男人果然是中國人，說話腔調有濃厚的廣東音。「妳晚來了五分鐘。」

名叫小桃兒的年輕女郎吁喘着說：「吉普車在路上出了小毛病。團長在嗎？」

她說的是一口標準的粵腔，再看她黑眼，黑髮，一身象牙色皮膚，自然也是一個道地的中國人。

一個年輕男人向茅屋內揮了揮手。「快去吧！團長正在等妳哩！」

茅屋內的陳設自然談不上華麗，但是却很乾淨。一個背影很俏麗的女人正坐在窗前的一張方桌邊，一個人很起勁地玩着撲克牌；她大概是在卜問今天的運氣吧？她很專心，甚至小桃兒走到她的背後，都還沒有發覺。小桃兒走到她背後就停住了，難道實力龐大，使警方傷透腦筋的「脂粉軍團」的首領就是這個女人麼？

站了許久，小桃兒才囁嚅叫了一聲：

「團長！我有重要的消息……」

那個女人說話了，也有濃厚的粵音，低沉而又略顯沙啞：「白小桃！我說過多少次了？不許這樣稱呼我。」

「是的。」白小桃改了口，「馮嘉嘉小姐！我有重要的消息報告。」

她放下紙牌，緩緩地轉身來。天啦！她能算小姐嗎？眼皮浮腫，滿額皺紋，濃厚的脂粉遮不住她的衰老，看上去最少也有四十歲。難怪她不允許別人稱呼她團長，而要稱她爲小姐了。

不過她那雙眼珠子却是年輕的，透射出精銳的光芒，凝視着白小桃，良久，才聲音沙啞地問道：「什麼重要的消息？」

「海上小霸王在香港出了事。」

「噢！」馮嘉嘉的臉上浮現了驚色。

「被差館抓起來了。」

「這是多久的事？」

「前天晚上。」

「正確嗎？」

「宋喬治就是爲了送這個消息才專程飛到夏威夷來的。一個小時之前我才和他碰過頭。他已搭飛機趕回香港去了，我和他訂妥了暗語，有了進一步的消息，他會用電報和我連絡。」

馮嘉嘉默然無語。半晌，才拍拍椅子說：「小桃兒！妳坐。」

白小桃坐了下來，但她却不敢多說一句話。因爲她發覺馮嘉嘉的臉色在這一瞬間突然變得猙獰可怖已極。

「我得到的消息却是海上小霸王已經到了夏威夷。」馮嘉嘉喃喃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團長！哦！不……」情況太急，白小桃不禁又說溜了嘴。「馮嘉嘉小姐！喬治的消息是千眞萬確的呀！他一直在做小霸王的助手啊！」

「但是，另一個小霸王的確已來到了夏威夷，我還準備在下午一時和他會面；現在他住在『太平洋旅館』二一七號套房裏。」馮嘉嘉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喃喃自問：「難道這個小霸王是冒充者嗎？」

「馮嘉嘉小姐！這小霸王是何時到這兒的？」

「昨天下午。」

「小霸王是前天晚間在香港被差館抓去的。」白小桃喃喃自語的說。突然她的聲音一振，「也許他被警方利用了……」

馮嘉嘉神色一變，打斷了她的話：「

小桃兒！妳是說，小霸王又被香港差館放出來了，其目的是要利用他瓦解我們的組織？」

「我是這樣猜想。」

「不可能。」

「那麼……？」

「現在和我們接觸的是另一個人。」

「他怎會和小霸王生得一模一樣？」

「那倒沒有什麼稀奇。問題是——」

馮嘉嘉突然皺緊了眉頭。「他冒充小霸王的目的是什麼？」

「他自然是爲警方工作。」

馮嘉嘉搖搖頭說：「也不可能。」

「馮——小姐……」

「小桃兒！妳聽我說，如果他是爲警方工作，香港的差館在逮捕小霸王時絕不會走漏風聲。」

「那麼……？」

「也許他是屬於另一個黑道集團。」

「馮——小姐！我們該怎麼辦？」

馮嘉嘉沉思了一陣，語氣凝重地說：

「小桃兒！妳是認識夏洛麗的吧？」

「可是『香妃酒吧』的一個吧娘？」

「是她。洛麗雖然被我羅致在手下不久，但她的表現還不錯。現在她正和那個假的海上小霸王纏在一起。妳現在設法通知她，就說是我的命令，要她暫時離開那傢伙的身邊。」

「然後呢？」

「我要親自去和那小子打交道。」馮嘉嘉語氣陰狠地說：「倒要看看他是什麼來路？打主意打到『脂粉軍團』的頭上，那是自討苦吃。」

白小桃一時沒有說話，也許她心裏在想：「團長！妳該去照照鏡子的。那小子既然長得和海上小霸王很相像，必定很英俊。就憑妳這副模樣，對方也許正眼都不會瞧妳一眼。」

×　×　×

呂奇心裏很踏實，因爲帶血的牛排變得格外有滋味了。也不自覺展露了笑容。

他得意些什麼？坐在他對面的夏洛麗自然是不會瞭解的。她爲呂奇在切開的牛排上洒了些胡椒然後問：「你笑什麼？」

「我很滿意我的羅曼蒂克式生活。」

「難怪團長說你是個天才犯罪家。」

天才犯罪家！呂奇不禁暗暗好笑，如果對方知道他是一個天才偵探，可能立刻會昏過去。高維邦和那位聯邦調查局的卡洛警官都希望瞭解「脂粉軍團」是如何將那些年輕的中國女郎由香港偷渡入境。現在蘇麗安已和高維邦見了面，她必然會詳細地說出她是如何踏上美國國土的。這個問題不是迎刄而解了嗎？所以他心裏感到踏實，發出了得意的微笑。

「小霸王！」洛麗輕輕地叫他一聲。

「爲什麼不叫我大衞？」

「對不起！我不是你經手的。」夏洛麗語氣突然冷起來。「由你經手的女孩子才會那樣叫你。」

「那麼，妳是誰經手的呢？」

「喬治，你的好搭檔。」

「看來妳過得很好。」

「是的。只因爲我有適應環境的能力，不願自討厭煩。」說到這兒，夏洛麗臉上的笑容又重現了。「由於我的表現不錯，團長開始給我一些重要的工作做。不過，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見過他。」

「嗯！」呂奇漫應了一聲。胡亂答話，很可能露出破綻。

「小霸王！」她突然媚笑着問道：「你對我的服務還滿意嗎？我自問對別的男人還不曾那樣賣勁過。」

「妳是一條五彩斑爛的熱帶魚。」

「那麼，一定很使你滿意了？」

「當然。」

「下午你會見到團長，請帮我一個小忙。」

「要我在他面前誇讚你一番嗎？」

「請他將我調離香妃酒吧，讓我去作一些別的工作，危險的，勞累的，都無所謂，只要不讓我在一天之內去接觸無數個陌生的男人。我已厭倦了酒吧的女郞差事。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我這個忙。」

「好吧！我試試看。」

「哈囉！瑪莉！」突然一個醉漢歪歪斜斜地來到他們座前，一隻手搭在夏洛麗的肩頭，口齒不清地說：「眞巧……竟會在這兒遇上妳……這位是妳今天……才交上的新朋友嗎？」

夏洛麗用力甩脫那隻手，向呂奇低聲說：「走，我們回房去。」

二人站了起來，但是那醉漢却攔住了呂奇，糾纏不休：「朋友！你想不想知道你這位女伴的價錢？昨晚她就在我的床上，只要五塊錢……各位，這位漂亮的女郎只要五塊錢……」

呂奇看出了對方不是無謂糾纏了。但是，他又猜不透對方的用意何在？於是，一隻手搭住了對方的肩頭用力一推。那醉漢立刻揚手反扣住了他的右腕。呂奇是行家，一看出手，就知對方受過正統的擒拏術。那麼，對方是警方的人員嗎？

在呂奇還在思索時，那醉漢已經伸脚一勾，將呂奇勾倒，二人展開了滿地滾的一場纏鬥。

儘管對方受過正統的打鬥訓練，以呂奇的身手來說，也只消三拳兩脚就可以將對方解決掉。但他却沒有這樣作，當二人愈滾愈遠時，他才低聲地問道：「朋友！到底是怎麼回事？」醉漢手法俐落地將一支鋼筆插進了衣袋，悄聲說：「那是袖珍通話器，有緊急情況，速與高維邦警官連絡。現在你可以給我一拳了。」

「請咬緊牙關吧……」

噯！拳頭敲在醉漢的下顎處，他四平八穩地躺在那兒不動了，侍役也跟着闖了過來。

呂奇揮手說：「將他拖到外面去澆他一頭冷水，再打電話報警這兒若有損失開在我的賬單上。」

「是！是！」侍役連聲答應。

夏洛麗臉色發白站在一個角落裏，她受辱，也受驚，絕不可能想到這個醉漢還是一個担負連絡任務的警官。

呂奇走過去拍拍她的肩頭說：「洛麗！先回房去，我要先走去一趟洗手間，我不願將我身上的齷齪氣息帶到房裏去。」

夏洛麗點點頭走了，看熱鬧的人羣散去。這一場打鬥算是結束了。然而呂奇非常清楚一場緊張的追逐戰，現在才正式開始哩！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高臯・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姜雲岫接到家書，謂父母平安，妻子病死，他拜辭銀霞郡主，同彭小娟同家省親，路上遇見神燈敎派護法司馬竟成來找碴，被姜雲岫殺掉，來到駐馬店的客棧投宿，結識了地老鼠洪渠和一位野和尚三泉，他們都是令人側目的人物，現在聚會食堂之內，衆人都紛紛走避，只有一人看不過眼，那是「西南王」的兒子王小龍出來干預，被彭小娟懲戒一番，他們也不以爲意，約定到雲南碰碰機緣，採取血龍寶物，姜雲岫趕到鐵馬莊，見一片瓦礫，只好同家一轉，拜見父母，再去雲南赴約，中途又被王小龍父母截擊，終於擺脫糾纏……

鷄足山上　舊侶重逢

野和尚忽然放下酒杯，濃眉一皺道：「當初勸少俠來碰機緣，現在我却十分後悔！」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既是碰碰機緣，就不必存有患得患失之心，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盛會，能够開開眼界，也算不虛此行。」

野和尚搖搖頭道：「如果是這樣倒也不錯，但實情却不是這麼簡單。」

姜雲岫道：「哦，大師瞧到甚麼？」

野和尚道：「咱們明的暗的曾經上過幾次鷄足山，隱約之中發覺到處彌漫着殺機，似乎有人在進行某一種陰謀。」

姜雲岫道：「大師不知道那是甚麼陰謀？」

地老鼠道：「咱們爲了想瞭解他們究竟在搗什麼鬼，幾乎將性命擱在山上……」

姜雲岫道：「哦，那必然是些絕代高人，他們是誰？」

野和尚道：「妖怪。」

彭小娟啊了一聲道：「甚麼妖怪？」

野和尚道：「對不起，姜夫人，他們是人，只不過裝扮怪異，武功驚人，我說他們是妖怪並不過份。」

彭小娟道：「裝扮怪異武功驚人，大師能不能說得詳細一點？」

野和尚道：「他們穿着赤紅色的蝙蝠裝，連頭帶脚全都隱藏在蝙蝠裝內，他們能跳，一躍數丈，像閃電般的快捷，還能凌空飛翔，瞬息百里，任何兵刄都傷他們不得，這樣的人豈不比妖怪更爲可怕？」

姜雲岫道：「難怪鎮上這麼多人，原來他們不敢到山上去。」

地老鼠道：「那也並不盡然，山上幾百個寺廟茅庵，幾乎都有人借住，鎮上的這般人有些是別有用心，有些是意存觀望，總之他們是在等候時機，決不是怕到山上去。」

彭小娟道：「等候甚麼時機？」

地老鼠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如果山上的鬥得兩敗俱傷，他們就可以不勞而獲了。」

姜雲岫道：「這個機會可不好等，山上的縱然兩敗俱傷，不見他們就能得到甚麼利益。」

彭小娟道：「山上住着那些高人？」

野和尚道：「那就多了，各門各派，黑白兩道都有，勢力最大的是神燈敎，但黑白兩道之中有些歸隱巳久的前輩高人，聽說再度出山，而且巳經來到這鷄足山的寺廟之中了。」

姜雲岫道：「這果然是一個極端複雜，而又危機四佈的環境，不過小弟還是想上山去瞧瞧。」

野和尚道：「好，咱們陪你。」

姜雲岫道：「多謝，兩位歇歇，咱們想到街上去蹓蹓。」

野和尚道：「兩位請。」

姜雲岫帶着彭小娟到街上蹓躂，並不是想看看甚麼，窮鄉僻壤的山鎮，實在沒有値得他們觀賞的，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找找熟人而巳。

血龍一事轟動江湖，天下武林都向這兒集中，鐵馬莊的幾位莊主應該會來，還有彭小娟的爹，以及他們的師父東南西北四魔天，也應該會來碰碰機緣。

這個山鎮只有橫竪兩條街，如果他們要找的人是在鎮上，多半不會有甚麼困難，也許他們的運氣不大好，人沒有找到，却惹上了一身的痲煩。

原因是這個山鎮的來客喧賓奪主，竟然出現了特權階級，其次是出在彭小娟的身上，小妮子原是一個美人胚子，芳踪所至，路人矚目。偏偏她一路上挨挨擦擦的傍着姜雲岫，那股親熱的勁兒，使人有點瞧不順眼。

當然哪，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但自認有特權的大爺就不是那等想法了。

在山鎮上擁有特權的是蒙山派，他們來到鎮上還沒有超過十日。

江湖原是一個弱肉强食的所在，蒙山派雖是很少過問江湖是非，但該派實力的强大，在當代武林，除了神燈敎，可以說無人能及。

現在該派傾巢而出，在這小小的山鎮之上，自然是勢壓羣倫，人人都要讓他們三分了。

姜彭二人並沒有招惹誰，却有十餘人橫身攔住去路，他們愕然止步，擧目向攔路者瞧去。

這都是一般年輕人，領頭的兩個也不過三旬左右，姜雲岫冷冷道：「做甚麼，各位，咱們好像沒有見過。」

身着藍衫，背插長刀的大漢是這般人領頭者之一，他打了一聲哈哈道：「不認識有甚麼要緊，咱們只是悶得發慌，想找兩位逗個樂子。」

姜雲岫道：「原來如此，但不知道這個樂子怎麼逗法？」

藍衫大漢道：「這女人是你的渾家吧，長得倒蠻風騷的，來一個當衆脫衣怎樣，大爺瞧順眼了一定有……」

「拍」，

藍衫大漢的話還沒有說完，但見眼前一花，左頰上巳經挨了一個大耳光，一股强大的勁力，同時將他撞得向後便倒，如非身後幾個人全力相扶，他非趴到地上不可。

就這樣巳經够他受的了，左頰幾乎被人擊歪，下頷脫了臼，牙齒有七八顆被撞落。

他吐出碎牙及血水，戟指姜彭二人嘶聲吼叫：「殺，殺了這一對小狗……」

他雖是吐字不清，他的同伴巳然迅速散開，全部撤出兵刄，將姜彭二人圍了起來。

姜雲岫冷哼一聲，說道：「當街侮辱婦女，還要倚多爲勝，姜某要是不給你們一點敎訓，天地間就沒有公理了，你們上吧。」

姜雲岫眞正動了殺機，連從不輕用的寒烟簑也解了下來，彭小娟更是手挽流星，躍躍欲動，只要讓她出手，這般人就不會再有明天了。

誰知他們這一亮出兵刄，找碴的竟然面色一變。

沒有人認識姜雲岫，但寒烟簑名噪武林，無人不識，既是一簑烟雨的傳人，他們就不得不重作估量。

一名手握短槍的赭衣大漢雙拳一抱道：「朋友原來是乙前輩的傳人，失敬，在下陳過，是蒙山山主的三弟子，適才二少山主言語不愼，在下十分抱歉，敝山寄寓之處相距不遠，擬請賢夫婦移玉到蝸居談談。」

姜雲岫淡淡道：「不必，在下寄居黃獵戶家，貴山如果有什麼指敎，在下隨時奉陪。」語音一落，逕與彭小娟併肩向圈外闖去。

沒有人攔阻他們，他們也提不起遊興了，找人找來一肚子的窩囊氣，那裏還高興得起來。

回到住處，野和尚一看他們的臉色，尅知道一準出了岔子，因而關心的詢問道：「少俠，有甚麼不對？」

姜雲岫道：「蒙山二少山主無故找碴！被小娟賞了一個大耳刮子。」

野和尚哈哈一笑道：「蒙山的這般傢伙，驕狂任性，氣勢凌人，打得好……」

地老鼠道：「打是打得好，不過咱們還得作一點準備。」

野和尚道：「不必担心，吳金兒要是眞不開眼，咱們尅給他一點敎訓。」

彭小娟道：「大哥，都是你……」

姜雲岫怔了一怔，說道：「我怎麼啦？小娟！」

彭小娟道：「適才咱們爲甚麼要走？我被人欺負了你竟然毫無關心！」

姜雲岫道：「別寃枉人，小娟！誰說我不關心了。」

彭小娟道：「那咱們尅不應該走，要走嘛，至少也該摘下那傢伙的腦袋。」

她說話之際，雙目殺機迸射，野和尚及地老鼠瞧得心頭一懍。

他們瞧到過她整治王小龍，知道這位姑奶奶的武功深不可測，如果讓她放手去敉，蒙山一派只怕會毀在這裏。

野和尚的口碑不好，是因爲他酗酒吃肉，不守清規，其實他的心地是善良的，因而輕輕咳了一聲道：「蒙山山主吳寄驕狂自大，目無餘子，是應該讓他栽個觔斗，殺殺他驕狂之氣，不過這個人也有他的長處，在世風日下的今天，實在是不可多得……」

姜雲岫道：「哦，請道其詳。」

野和尚道：「王振看中了他這股力量，曾經數度派人敦請，許以高官厚爵，都被他一口拒絕。」

姜雲岫道：「這的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血性漢子，這樣吧，小娟，我保證給妳出氣，但妳不可出手傷人，怎樣？」

彭小娟噘着嘴，說道：「你決定的事我還能不聽麼？要是他不講理，你可不能怪我。」

姜雲岫說道：「我會要他講理的，如果他當眞無理可喻，這種人也就不必愛惜了。」

野和尚道：「蒙山山主有五子五徒，十二金剛！三十六天罡殺手，每一個都身負絕學，爲當代一時之選，他們如果要討回公道，兩位只怕要經過一番苦戰，乘他們沒來，你們先調息一下吧。」

姜雲岫道：「多謝大師，但已經來不及調息了。」

野和尚地老鼠是武林高人，任何一點動靜，都無法瞞過他們的耳目，現在他們運功靜聽，却沒有聽到任何音响，莫非這只是姜雲岫猜忖之詞。

野和尚口齒微張，正待說些甚麼，忽然哈哈一笑道：「好好，野和尚從不服人，今天總算心服口服了，地老鼠，這裏用不着咱們，快走吧。」

他們知道姜雲岫不需要帮助，以他們在武林的聲譽，留下來反而不好，所以才與地老鼠由後門避了出去。

他們前脚剛走，蒙山三弟子陳過已經帶着兩名武士現身出來，他瞧到姜彭二人站在門外，立即雙拳一抱道：「在下奉師命前來拜訪，不速之客，希望兩位不要見怪。」

姜雲岫淡淡道：「好說，陳大俠請帶路。」

陳過想不到姜雲岫連問都不問就叫他帶路，不由面色微微一變，他感到這一對名不見經傳的少年男女，是兩個極爲少見的武林高人，蒙山一派可能要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嚴重考驗。

他不敢再說甚麼，一轉身逕自率領兩名武士向鎭北奔去。

在一塊空地之上，圍着一大片的人潮，主角還沒有登場，瞧熱鬧的倒先來候駕了。

空地的一端，立着一名約莫五旬出頭，長相威武的黑衣老者，一對鐵拐交叉在他的身後，雙目閃着神光，向緩步入場的姜彭兩人抛了過來。

他身旁是一個青衣婦人，年歲與他不相上下。

這一對夫婦自然是蒙山山主吳寄，及他的妻子喬蘭了，他們的身後立着五子四徒（三徒陳過奉命去找姜彭二人），及十二金剛。

姜雲岫與彭小娟在丈外之處雙拳一抱道：「晚輩姜雲岫彭小娟見過前輩。」

吳寄哼了一聲道：「不敢當，你們是那一位打傷我兒子的？」

彭小娟道：「是我。」

吳寄道：「王浣……」

王亮是他的二弟子，武功之高，在蒙山十傑（五子五徒）之中，應屬首屈一指，他應聲奔出道：「徒兒在。」

吳寄道：「摘下那女人一對照子！」

王亮道：「是。」身形一轉，逕向彭小娟撲來。

姜雲岫道：「慢點，吳山主，你不問問咱們爲甚麼與令郞發生衝突。」

吳寄冷冷道：「不必，蒙山子弟用不着別人來管，你們傷了我的兒子，就必須受到懲罰。」

姜雲岫哼了一聲道：「這麼說前輩是不講理了，咱們打個賭你敢不敢？」

吳寄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跟你打賭！」

姜雲岫道：「那你是不敢了，我賭彭小娟在三招之內會叫王亮倒下，你居然不敢跟我賭，實在叫人失望。」

此時王亮已經騰身躍起，準備凌空撲出，吳寄忽然叱喝道：「回來。」

語音入耳，王亮正好身在空中，而且是蓄勢下撲之勢，他竟然身形一弓一彈，凌空一個翻滾，已然倒翻而回，不只姿態美妙，更是落地無聲，瞧熱鬧的立即報以一個滿堂彩，叫好之聲歷久不絕。

王亮替蒙山露了臉，吳寄不由露出一片得意之色，道：「姜雲岫，你適才說的是甚麼，再說一遍。」

王亮先聲奪人，功力之高有目共睹，姜雲岫適才的話似乎說得太滿，現在他應該後悔才對。

這是吳寄的想法，但姜雲岫的表現却使他大爲失望。

「晚輩是說跟前輩打個賭。」

「哦……」

「賭彭小娟三招內讓貴高足倒下。」

「姓姜的，你太狂了！」

「怎麼，前輩不敢賭？」

「好，老夫跟你賭了，甚麼賭注？你說。」

「這樣吧，彭小娟如果不能在三招之內叫亮王趴下，咱們的兩條命就交給蒙山了，殺剮聽便，决不反悔，如果王亮輸了呢？」

吳寄道：「王亮如果輸了，彭小娟傷人之事，咱們不再追究。」

姜雲岫道：「這不太公平吧，前輩，咱們的兩條命竟這麼不值錢？」

吳寄道：「怎麼，莫非你要老夫跟你賭命？」

姜雲岫道：「前輩的命很貴，威鎭蒙山名滿江湖，晚輩却無意跟前輩賭命。」

吳寄道：「那你要怎樣？」

姜雲岫道：「咱們兩條命換兩個人，如果咱們贏了，由咱們在蒙山弟子之中挑兩個長隨，前輩認爲怎樣？」

吳寄沉吟半晌，說道：「好，老夫答允你。」

語音一落，王亮便已彈身撲了過去，事關師門榮譽，他焉能不全力以赴。

此人的一身功力的確不凡，一掌擊出，勢若狂飈，而且雙掌連環急吐，立將彭小娟圈在掌影之內。

彭小娟對蒙山這般人毫無好感，姜雲岫雖然不讓她殺人，給他們一點教訓，總該可以，因而她一招索魂指制着王亮的肩井穴，再一記飛脚，王亮就趴在一丈以外了。

她這兩招快如電光石火，王亮趴在地上喘大氣，還不明白自己是怎麼輸的。

吳寄瞧得心頭一震，他決未想到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姑娘，竟然身負如此高深的武林絕藝，縱然他自己出手，照樣會落得灰頭土臉，技不如人，除了認栽還能有甚麼選擇！

但他的夫人喬蘭却不是這般想法，她見吳寄似有認輸之意，立即沉聲道：「山主，蒙山的字號不是一天建立起來的，王亮輸了，咱們並未輸啊。」

吳寄仰天一陣狂笑道：「別這麼說，夫人，一山還有一山高，無論是何等人物，都難免終身不敗，栽一個觔斗又算得了甚麼，姜少俠，蒙山認栽，除老夫夫婦之外，少俠可以隨意挑兩個長隨，不過像少俠夫婦這般身手的高人，江湖上十分罕見，所以老夫有一點不情之請……」

姜雲岫道：「前輩請吩咐。」

吳寄道：「敝山弟子練有一種陣法，但以僻處荒山，無從就教高明，今天有幸遇到賢夫婦，老夫想教他們獻獻醜，希望賢夫婦予以指正。」

姜雲岫道：「前輩言重了，指正二字咱們承担不起，互相切磋一下倒可以。」

吳寄道：「多謝少俠，闖兒擺陣。」

吳寄的五個兒子名叫闖、奔、飛、騰、躍，五名弟子是金琦、王亮、陳過、陸明儀、常名簡，除第二個兒子吳奔咀傷未癒，次徒王亮適才受傷，仍有四子四徒參加，再配合十二金剛，依然是一個强悍的陣容。

他們擺的是「虎陣」，閃跌騰挪，猛威如虎，牙尖爪利，具有無比攻擊之力。

姜雲岫曾經研究過兵書上的各類陣法，但像蒙山虎陣這般威力的却前所未見。

一般人常以「虎尾春冰」來形容處境的危險，他却瞧出虎陣的弱點正是它的尾部。

於是他將虎陣的强弱之點，以及破陣的方法向彭小娟作了一番解釋，然後雙雙騰身而起，逕向虎陣之內撲去。

他們是由虎尾入陣，脚跟還沒有立穩，猛虎忽然掉頭，四刀四劍，十二桿長槍，構成一片猛悍的攻勢，由四面八方向中心攢聚。

只是姜、彭二人的行動依然比虎頭快了幾分，他們往往能够洞燭機先，避開虎頭及虎爪的攻擊。

但他們不得不承認，虎陣攻勢兇悍，動作敏捷，與天下任何陣法相較，都有一較長短的能力。

可惜蒙山虎陣遇到了兩名年紀雖輕，却身具絕頂功力的高手，虎陣自然注定要失敗了。

此時姜雲岫已經瞧出吳闖金琦是在虎目的位置，整個陣法都是他們兩人帶動的，只要制住他們，陣法就會不攻自破了。

他以傳音告訴了小娟，待虎頭乍現，攻勢尚未發動的瞬息之間，兩記索魂指分別擊中了吳闖及金琦的肩井穴。

領導者受制，虎陣遭到瓦解，蒙山二十名年輕高手目瞪口呆，一個個震驚得面無人色。

姜雲岫不願使蒙山一派過份難堪，在出陣之際，遙遙點出兩指，解開了吳闖及金琦的穴道，然後雙拳一抱，對吳寄由衷的稱譽道：「好一個威猛的陣法，除非胸羅玄機之人，絕對無法擁有這般高深的成就，如非幾位世兄手下留情，咱們就難以全身而退了。」

吳寄哈哈一笑道：「少俠，老夫算是服了你了，咱們相見恨晚，賢夫婦能不能枉駕蝸居共謀一醉？」

姜雲岫說道：「晚輩正想叨擾，前輩請。」

蒙山派是住在鎭南天后宮內，正殿擺着一桌豐盛的酒席，由吳寄夫婦陪着姜彭二人暢飲着，酒過三巡，吳寄咳了一聲道：「姜少俠，賢夫婦遠涉山川，也是爲血龍來的吧？」

姜雲岫道：「是爲了血龍，但不是主要的原因，晚輩幾位親友全都失散，找人才是晚輩眞正的目的。」

吳寄道：「找令師乙大俠？」

姜雲岫道：「乙老丈對晚輩有傳藝之恩，但家師另有其人，不過晚輩也在尋找乙老丈，前輩可知道他的下落？」

吳寄道：「你這是捨近求遠了，你既然跟野和尚住在一起，爲甚麼不問他？」

姜雲岫愕然道：「野大師知道乙老丈的去處？」

吳寄道：「乙大俠是他救的，也只有他才明白乙大俠的下落。」

姜雲岫大喜道：「晚輩聽說乙老丈是被一出家人所救，想不到就是野大師，這當眞是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多謝前輩相告，晚輩敬你一杯！」

吳寄喝一杯道：「少俠還要找誰？」

姜雲岫道：「小娟的爹彭鴻，還有江西九江鐵馬莊的八位義兄義姊。」

吳寄道：「姜夫人的尊翁是龍江三絕中的彭鴻？」

彭小娟道：「是的。」

吳寄道：「這麼說來咱們是大水衝倒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彭老哥哥與老朽爲多年道義之交，你們應該叫我一聲叔叔。」

姜彭二人再度抱拳爲禮，同時叫了一聲「參見叔叔，嬸嬸。」

吳寄哈哈笑了笑道：「不要多禮，請坐。」

彭小娟坐下之後，說道：「叔叔可曾見到家父？」

吳寄說道：「沒有，不過咱們到得較晚，山上住的是些甚麼人，咱們還不太明白。」

吳夫人喬蘭道：「山上有一批出沒無常的蝙蝠殺手，他們不只是行動詭異，而且武功高得出奇，住在山上的各派高手，橫遭狙殺或半夜飛頭的大有人在，兩位如果有意上山，希望多加一份小心。」

姜雲岫道：「多謝嬸嬸指教，咱們會小心的。」

吳寄道：「目前這批蝙蝠殺手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慘敗，二十七名殺手圍攻八人，竟然無一生還。」

姜雲岫精神一振道：「叔叔，那八人是誰？」

吳寄道：「名不見經傳，沒有人認識他們，但功力之高却駭人聽聞，聽說他們是六男二女，雖是一死一傷，却使人們聞

虎色變的的蝙蝠殺手遭到一次慘重的挫敗，也使人心爲之一振。」

姜雲岫未待吳寄說完，竟然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對不起，叔叔，小侄要告退了。」

吳寄一怔道：「賢侄，這是怎麼說？莫非……」

喬蘭道：「想必那六男二女是姜賢侄的友人，山主，還不快指派人手助姜賢侄一臂之力。」

姜雲岫道：「小侄只是懷疑他們可能是小侄的幾位義兄義姊，還不能肯定就是他們，所以小侄沒有跟人動手的打算，不敢勞動叔叔嬸嬸。」

吳寄道：「聽說他們住在拈花寺，由此地前往，走快一點一天就可以到達，這樣吧，你們在叔叔這裏住一晚，明天早點動身，我派人指點你們應該走的途徑，怎樣？」

姜雲岫道：「小侄還有兩位朋友，他們也要上山去，咱們不打擾了，告辭。」

別過吳寄，回到黃姓獵戶的住處，野和尚迎住道：「賢夫婦好身手，吳老兒這下總算被你們制服了，聽說你跟他打過賭，怎麼，彩頭沒有帶回來？」

姜雲岫道：「吳山主跟小娟的爹是多年的老朋友，咱們不打不相識，現在已經成爲朋友了。」

野和尚道：「好得很，少俠能够獲得蒙山的助力，將來行道江湖，可以減少不少麻煩。」

姜雲岫淡淡一笑道：「也許會，洪兄呢？」

野和尚道：「他去打探消息去了，如果咱們要上山，多知道一點總是好的。」

姜雲岫道：「在下正要請教，到拈花寺如何走法？」

野和尚道：「由此地向西北有一條狹隘的山道，約莫三十多里可到山脚，常人由山脚開始，第一日只能到達石淙寺，第二日晌午才能到拈花寺，咱們走快一點，天黑之前可以趕到，怎麼，少俠認識賈大莊主？」

姜雲岫道：「賈化是在下的大哥，大師也跟我大哥相識。」

野和尚道：「這麼說少俠是鐵馬莊的了，據和尚所知鐵馬莊只有八位莊主。」

姜雲岫道：「原先的確是八位，在下是後來加入的。」

野和尚道：「原來如此，少俠是否懷疑和尚怎麼會知道鐵馬莊的？」

姜雲岫道：「在下正要請教。」

野和尚道：「鐵馬莊行俠江湖，爲善不欲人知，保暗鏢也是本着這一原則，所以江湖上知道鐵馬莊的不多，和尚是五年前遇到賈大莊主，那時他們兄弟三人保一趟暗鏢赴太原，不知如何走漏消息竟遭到十倍以上的賊人圍攻，和尚伸手管了一次閒事，所以結識了鐵馬莊的一般朋友。」

姜雲岫道：「我大哥他們遭到二十七名蝙蝠殺手的圍攻，在一場力戰之下，雖是殺盡强敵，自己却也一死一傷……」

野和尚大吃一驚道：「這是多早晚的事。」

姜雲岫道：「吳山主說就在日前。」

野和尚道：「少俠，等地老鼠回來咱們就走……」

他語音未落，地老鼠已經一頭鑽了進來，道：「走，到那兒去？」

野和尚道：「地老鼠，我正要問你，你負責打探消息，到底在攪些甚麼？這麼大的事你居然不知道，我實在不知道說你甚麼才好？」

地老鼠道：「別發火，野和尚，到底什麼大事，會惹得酒肉和尚動了嗔念？」

野和尚道：「鐵馬莊是我的朋友，你可知道？」

地老鼠道：「知道，我聽你說過……」

野和尚道：「日前二十七名蝙蝠殺手圍攻他們，雖然這般蝙蝠殺手沒有一個生還，但我的朋友也一死一傷，你說，這是不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地老鼠道：「我說呢，這就對了。」

野和尚怒叱道：「你說甚麼？姓洪的，你敢幸災樂禍。」

天老鼠道：「別誤會，野和尚，我是說這幾天山上風雲日緊，當然是步步危機，只要有人接近山邊，就會遭到無情的痛擊，我想此事必然與鐵馬莊有關。」

姜雲岫聽到這裏再也待不下去了，回頭對彭小娟道：「快去，將咱們的包裹拿來。」

彭小娟應了一聲，立即向他們的房間奔去，野和尚回顧地老鼠說道：「你去不去？」

地老鼠聳聳肩道：「咱們是一根繩子上拴的兩個蚱蜢，你要死我還能活？」

野和尚說道：「那你還不去算算房租錢？」

地老鼠道：「是是，我這就去。」

地老鼠走了之後，姜雲岫掏出銀票道：「大師，這是咱們的房租……」

野和尚搖了搖頭道：「咱們是包租，你們來不來都是一樣，何況你們今天才來，根本就沒有住房子，收起來，少俠，不要讓別人在我酒肉和尚的頭上，再加上貪財二字。」

姜雲岫的性格原是豪放的，野和尚既這麼說他只得作罷。」

片刻之後，彭小娟與地老鼠先後奔來，姜雲岫接過包裹，立即跟着野和尚向西北急馳。

此時夜幕已經降臨，所幸月明如畫，繁星滿天，三十里外的鷄足山如在眼前。

鷄足山高約五十餘里，峯巒奇秀，曲折函深，在方輿諸山之中，應首屈一指。山中多松，以五鬣見奇，但見碧蔭百里，偃蹇攫拿如虬龍，其他如五色薔薇，雪蘭等奇花異卉，遍地皆有。

但本山最負盛名的是佛寺三百六十餘座，茅庵之多更是不可勝計，是一個聞名遐邇的佛門迦葉道場。

令人惋惜的是這個佛門迦葉道場，此時竟變作江湖豪雄的逐鹿場所，更有些心存叵測之人，在暗中興風作浪，因而這座佛門勝地，竟一變而爲危機隱伏，殺機遍佈的所在了。

姜雲岫等四人全都身負上乘武功，三十多里的距離，轉眼便已到達，走在前面的野和尚忽然停下脚步，由腰際解下一柄蛇形軟劍，道：「姜少俠，這般人只要出手，每一個都是兇悍潑辣，除死方休，賢

夫婦千萬慈悲不得！」

姜雲岫早已發覺他們陷入重圍之中，並已瞧出來人不是紅衣蝙蝠殺手，不過他們一身白衣配着一個黑色面罩，在這山林月夜之下，令人有一股鬼氣森森的感覺。

彭小娟撤出了她的獨門兵刄「流星」，姜雲岫却只將得自紅娘子的那柄淬毒短刀掣在手中。

彭小娟道：「大哥，爲甚麼不用寒烟簑。」

姜雲岫道：「我看中了那傢伙的短槍，待會問他借來用用。」

彭小娟舉目一瞧，右側湧來幾名白衣蒙面人，領頭的是一個身材魁梧，懷抱短槍的大漢。

那柄短槍顏色黝黑，閃閃發光，一目之下知道不是凡物。

彭小娟微微笑道：「好眼光，待我取來送給你。」身形一幌，便已撲向右側。

姜雲岫沒有阻止她，因爲除了右側，前後左三面同樣湧來九名白衣蒙面人，這原是一個以一敵九的局面，他自然不必阻止。

此時野和尚已經與正面的九人交上了手，地老鼠迎上了左側，剩下後面的九個，只好由姜雲岫去收拾了。

彭小娟撲向右側，流星縱橫飛舞，指顧之間，四名敵人已倒斃下去，她原想一上手就奪取短槍的，誰知使短槍的擧手一揮，讓他身後的八人作了替死鬼，在此等情形之下，她只得先打發這八人了。

流星再吐，宛如摧朽拉枯，這位姑奶奶是招招煞手，決不存半點慈悲心腸。

現在只剩下持槍的白衣蒙面人了，彭小娟揮洒之間連殺他八名手下，已經在他的內心引起極大的震動，雖然瞧不見他的面色，但那粗重的呼吸，輕抖的手指，便已說明他是如何的害怕。

彭小娟櫻唇一撇，冷冷道：「放下你的短槍，姑奶奶饒你不死。」

白衣蒙面人呆了一呆，忽然一聲低吼，短槍一挺，迎面衝了過來。

彭小娟估不到一個嚇得全身顫抖的人，居然還有向前衝殺的勇氣，這倒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當敵人第一槍刺來之時，她沒有還招，只是向一側讓了三尺。她不還招的原因是想瞧瞧此人的槍法，她相信此人有勇氣向她出招，在槍法上必然頗有造詣。

她沒有猜錯，此人槍法凌厲，換招快如電閃，刺點截擊，都具有極深的火候，縱然是當代的一流高手，只怕也討不了好去。可惜他的時運不好，偏偏遇到寰宇四魔的傳人。

東魔天諸葛欣是槍聖，也是槍魔，彭小娟已經獲得師門的眞傳，白衣蒙面人豈不是孔夫子門前賣文章，自討苦吃！

彭小娟讓他連攻十招，左掌突然急吐，一把抓住槍桿，右手的流星一閃之間，已然釘在白衣蒙面人的喉管之上。

這像是神來之筆，快得使人無法適應，白衣蒙面人瞪着一對驚怖的死魚般的眼珠，雙唇在劇烈的跳動，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待彭小娟撤回流星，三股血箭同時迸射而出，他人也跟着仆倒下去。

右側找不到對手了，彭小娟立即轉到後方，姜雲岫已經放倒了六個，還有三人在拚命的頑抗。流星划空而至，帶起一溜血雨，一出手就打碎了一名敵人的腦袋，這等威勢當得是江湖少見。

在剩下的兩名敵人一呆之際，她已經將短槍拋給姜雲岫，道：「大哥，拿這兩條狗試試，看稱不稱手。」

她將人當狗，這也難怪，古人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稀」，像這般白衣蒙面人，爲虎作倀，壞事作絕，他們實在不能算有良知，有靈性的人類。

姜雲岫接過短槍，輕輕一抖，空氣中忽然爆出一種雷鳴之聲，槍尖倏伸倏縮，兩具屍體立即倒了下去。

他們輕輕鬆鬆的放倒了十八名敵人，野和尚及地老鼠還在跟敵人苦苦的搏殺。

野和尚地老鼠在當今武林之中，算得是一流高手，但這般白衣蒙面人也是身手不凡，單打獨鬥也許不是他們的對手，以九搏一，他們就陷入險境了。

現在野和尚雖是劈倒了兩個對手，却已身負三處創傷，雖然傷勢不重，形勢却更爲險惡。

地老鼠的身法較爲匀滑，他是滾地搏擊，得手就退，他的功力較野和尚爲弱，却能放到三名敵人，只受到輕傷，不過滾地搏擊耗費的眞力較多，他的身法已經不如適才靈活，危險性自然相對的增加了。

姜雲岫向全場打量一眼道：「小娟，去帮地老鼠，快！」他說着話，脚下可沒有閒着，起落之間便已撲到野和尚身旁。

短槍吞吐，聲如霹靂，洞胸穿喉，鮮血橫溢，只不過旋踵之間，白衣蒙面人便已伏屍地面，再也找不到一個活口了。

原在浴血奮戰的野和尚成了旁觀者，而且目瞪口呆，像眞魂出竅的傻子一般，愕然不知所措。

姜雲岫揩乾了槍尖上的鮮血，微微笑道：「怎麼啦，大師是嫌我太過殘暴？」

野和尚吁口長氣道：「和尚不知道少俠夫婦的功力竟是如此之高，放眼天下，賢伉儷這身武功將不作第二人想，不過，要是這般殺法，和尚却也有些不忍。」

姜雲岫道：「大師說的是，在下何嘗願意殺人，只是這般人必然是某一野心者培植的鷹犬，一經接戰，除死方休，在下殺人是出於無可奈何。」

野和尚點點頭道：「這話倒也不錯，咱們是明知山有虎，故往虎山行，野和尚又怎能不開殺戒？阿彌陀佛。」

遠遠走來的地老鼠哈哈一笑道：「酒肉和尚再犯殺戒，唸佛只怕也上不了西天，好戲還在後頭，走吧！」

原來彭小娟已經帮他肅清了敵人，他們迎戰多達九倍的强敵，竟然獲得輝煌的勝利，這項成就是值得驕傲的，地老鼠雖是禿子跟着月亮走，沾光，也有一種揚眉吐氣的感覺。

姜雲岫却有些不安的道：「兩位的傷勢雖然不重，咱們最好還是上點藥，就便調息一下。」

此去步步荆棘，必然還有不少次數的惡鬥，敷點藥調息一下的確是必要的。

待調身之後，姜雲岫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師，在下有一件事忘了問你。」

野和尚道：「什麼事？」

姜雲岫說道：「乙老丈乙萬里你可認識？」

野和尚道：「當然認識，兩年前他被人用毒藥暗器所傷，在擄往梵淨山的途中被我跟地老鼠所救，咱們再將他護送到普陀求醫，他的毒傷是否已經治愈就不得而知了，少俠跟他是甚麼關係？」

姜雲岫道：「咱們是朋友，他對我有傳藝之德，我知道他被壞人所擄，兩年來一直找他不到。」

地老鼠道：「如果他已經治好毒傷，可能早已來到鷄足山了。」

野和尚道：「不錯，山裏白雲寺的方丈嘉跌，跟他是方外之交，咱們可以去問問老和尚。」

姜雲岫道：「那好，咱們走。」

他們沿石梯而上，迂迴曲折，漸入漸深，途中經過不少寺廟，但見梵宇林立，不愧是迦葉聖地。

待越過一道山脊，前行的野和尚忽然神色一呆，脚下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敢情前面被人堵住去路，堵路的居然是談虎色變的蝙蝠殺手，他們來了四個，好像專門為了對付姜雲岫一行四人而來。

野和尚與地老鼠曾經在蝙蝠殺手的手下栽過觔斗，老命都幾乎被他們留下，此次狹路相逢，難免生出一股怯意，尤以地老鼠更為害怕，他竟然連退幾步，躲到彭小娟的身後去了。

這般人的確具有一股震撼之力，單憑他們那身怪異的服裝，就會令人生出三分怯意。

野和尚不愧是生性豪放的酒肉和尚，他明知在這般人的手下討不了好去，仍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原來是你們這般扁毛畜牲，看來和尚又要開一次殺戒了。」

蝙蝠殺手忽然發出一聲怪嘯，雙臂一陣搧動，四條紅影已經衝霄而起，他們在空中翱翔一週，然後俯衝而下，紅色的翅膀搧起强烈的勁風，令人幾乎立脚不住。

彭小娟哼了一聲，纖掌急吐，流星隨即飛了出去，同時手腕運勁左右一盪，空中立即揚起兩聲慘嘷，蝙蝠殺手像是中了獵槍的飛鳥，翻翻滾滾的跌下了一對。

剩下的一對也沒有逃過厄運，姜雲岫點出兩記索魂指，他們的魂魄就眞的離開軀殼了。這不過是舉手投足，就殲滅了四個人人畏懼的蝙蝠殺手，如非親眼目覩，是很難使人相信的。

地老鼠却咳了一聲道：「蝙蝠殺手原來只有這麼一點道行，我幾乎被他們唬住了。」

野和尚哈哈一笑道：「說的是，他們的道行的確不高，只是對捉老鼠有特別的專長！」

地老鼠雙目一瞪：「你說甚麼？野和尚，瞧不起洪某？來，咱們比划比划。」

野和尚連連搖手道：「得了，地老鼠，和尚怕你總該行了吧？」

地老鼠不是當眞要跟野和尚比划，他既然服了輸，地老鼠只得哼了一聲作罷。

再往上走，倒是平靜得很，一直到達拈花寺，並沒有人向他們找碴。

此時天色接近黎明，寺門雖然尚未開啓，裏面却已有了動靜。

野和尚逕趨門前，伸手扣動門上的銅環，傳出清脆的音響。

良久，寺門呀然而開，一名年約四旬的僧侶當門而立，目光向姜彭等瞥了一眼，道：「各位施主早，請問……」

姜雲岫道：「在下姜雲岫，聽說在下的幾位朋友借住貴寺……」

他語音未落，中年和尚的身形已經移開，接着兩條人影由寺內奔了出來。

「九弟，果然是你……」

「啊，二哥，三哥，小弟終於找到你們了。」

來人是二哥劉三變，三哥樊霖，這二人的神情十分凝重，看來傳言似乎不假。

因此，姜雲岫迫不及待的詢問道：「二哥，聽說咱們跟蝙蝠殺手交過手……」

劉三變沒有回答他的問話，目光一瞥野和尚等道：「九弟，這幾位……」

野和尚哈哈笑道：「我和地老鼠是姜少俠新交的朋友，這位彭小娟是姜少俠的妻子，咱們不速而來劉大俠請勿見怪。」

此人是快人快語，不待姜雲岫回答，他連彭小娟的身份地位也介紹出來了。

劉三變雙拳一抱道：「久仰，各位請進！」

在寺內的右側有一個偏院，是供遊山旅客居住的，鐵馬莊的幾位莊主就寄居在這偏院之內。兄弟相逢彷如隔世，大家都有千言萬語，却不知道從何說起。

姜雲岫見過了各位兄姊，只少了五哥郭玉麟，八姊白昭容神情慘淡，而且左袖飄飄，少了一條左臂。

他瞧明白了眼前的景況，忍不住痛哭失聲，道：「大哥，五哥他……」

賈化長嘆一聲道：「愚兄十分後悔接受護送華公子的委託，鐵馬莊被毀，五弟喪生，八姊斷臂，唉……」

姜雲岫咬牙切齒道：「是王振……」

賈化道：「鐵馬莊被毀時值深夜，來人黑衣蒙面，武功奇高，到現在還不知道對方是甚麼來路，五弟八妹是蝙蝠殺手所傷，這般人飛騰空際，威力絕倫，刀劍暗器都傷他不到，如非八妹以金闕斧擊殺他們，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姜雲岫道：「咱們適才在途中也除去四名蝙蝠殺手，可惜沒有留下活口。」

劉三變道：「他們每人的口中都裝有一顆毒牙，一旦失手，立刻將它咬破，沒有人能讓他們留下活口。」

姜雲岫道：「那麼他們的來歷，咱們也無從知道了？」

劉三變道：「的確如此。」

彭小娟道：「有一個辦法可以追出他們的來歷。」

姜雲岫道：「甚麼辦法？」

彭小娟道：「蝙蝠殺手以殺人為目的，不可能龜縮不出，咱們出去找，只要遇到就不讓他們有一個回去，八成可以將他們的主使者逼出來。」

白昭容冷冷道：「蝙蝠殺手可不是稻草扎的，這個辦法只怕很難收效。」

野和尚道：「和尚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賈化道：「大師請說。」

野和尚道：「據和尚所知，姜少俠夫婦曾獲奇遇，身負數家之長，蝙蝠殺手雖是兇悍，但在姜少俠夫婦的手下實在不堪

一擊，因此，和尚認為姜夫人的辦法倒不妨一試。」

野和尚的話立即引起鐵馬莊幾位莊主的注意，白昭容更是目射精光，向姜雲岫緊緊的盯着。

姜雲岫搓搓手道：「大師言過其實了，在下那有那等能耐。」

樊霖道：「九弟你到底遇到了甚麼奇遇？對自己的兄弟姊妹難道還要保留！」

姜雲岫道：「三哥言重了，小弟怎會保留。」

當即將受傷被彭鴻父女所救，後來遇敵襲失散，與彭小娟僱船赴高麗被騙上孤島，以及拜寰宇四魔天為師等一一詳敍。

樊霖吁了一口長氣道：「九弟與弟妹果然身負數家之長，咱們不必再怕蝙蝠殺手了。」

這是一件可喜之事，鐵馬莊可以規復舊業，重振聲威，但白昭容却身形一轉，逕向門外奔去。

姜雲岫微微一呆，立即縱身而起，隨後追了出去。

彭小娟也想跟去，却被茅棠喚着道：「九弟妹，妳不要去。」

彭小娟怔了一下，緩緩坐了下來，茅棠微微一笑道：「九弟妹，他們姊弟感情極深，八妹折去一條臂膀，心情十分懊喪，咱們的話她都不聽，只有九弟才能安慰他一下。」

彭小娟道：「多謝姊姊提醒，我不會去打擾他們的。」

茅棠點點頭，逕與彭小娟閒聊起來。

× × ×

「八姊……八姊……」

白昭容的輕功極佳，此時已經展至極限，但馳過一截山道之後，依然被姜雲岫追了個首尾相接。

她不理會姜雲岫的呼叫，却不能不理會有人攔住去路，而且一聲嬌叱，她竟然揮起金闕斧衝殺過去。

原來攔路的是蝙蝠殺手，正是她勢不兩立的仇人。

蝙蝠殺手人數頗多，約莫估計一下不會少過五十，無論白昭容功力多高，以一敵衆必難討得好去。

她似乎沒有想到自己的生死，金闕斧左蕩右決，帶起一溜溜鮮血，一片片肢體，她像一個冷酷的劊子手，沒有憐惜，沒有感情，一路揮斧屠殺下去。

蝙蝠殺手每一個都有一身頗為高明的功力，尤以他們的那套蝙蝠裝，能夠飛翔空際，凌空下擊，那份威力，實在强大無比。

但他們在金闕斧橫掃直擊之下，依然鮮血四洒，肢體橫飛，遭到十分慘重的傷亡。

然而這般蝙蝠殺手之中，却有幾個特殊人物，他們能夠在空中折轉自如，金闕斧竟然傷不到他們。

這般人只有三個，這三個就已使白昭容手忙脚亂，招架無力了。

這三人兩個使劍，一個使用三截棍，他們忽昇忽降，三面夾擊，白昭容幾次生死一髮，險些就遭到他們的毒手。

姜雲岫早已到達了鬥場，只是不想太早露面，他不願帮助白昭容殺人，也不便阻止她冷酷的屠殺，現在白昭容面臨險境，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觀了。

夾擊白昭容的三人不只是功力極高，而且互相配合，打法極為陰損。

他們三面夾攻，互為交替，常使白昭容顧此失彼，陷於千鈞一髮的危險境界。

如今白昭容的金闕斧被使長劍的引開，使三截棍的忽然以驚雷捷電之勢凌空下撲，白昭容只有一條右臂，金闕斧一時又收不回來，看來她這條美麗的生命，必然會擱在這裏。

她明瞭自己的危機，却不想縱身逃避，玉腕一挫，金斧斜划，它帶起半片人頭，一具屍體由空中摔了下去。

這是一名使劍的蝙蝠殺手，他決未想到白昭容的打法會如此驃悍，三截棍已掃向她的後腦，她居然還敢運斧殺人！

當然，姜雲岫不會讓白昭容受傷的，索魂指凌空急吐，使三截棍的便一頭栽了下來。

一指斃敵，姜雲岫沒有閒着，彈身一躍，以萬里飛虹的獨門功力衝霄而起，短槍伸縮之間，另一名使劍的蝙蝠殺手胸前被刺了兩個血洞，他像一隻被彈丸擊中的死鳥，迅速由空中摔了下來。

這一場狠鬥，蝙蝠殺手除了部份逃走之外，可以說死傷慘重，全軍盡墨，現在這片山峯之上，除了遍地死屍，就只有白昭容及姜雲岫兩個活人了。

雙拳一抱，姜雲岫叫了一聲「八姊」，但白昭容只是投給他一瞥白眼，轉身一躍，竟然向一處山溝之內奔去。

「八姊……八姊……妳聽我說……」

白昭容與他情深義重，是他念念難忘的心上人兒，雖然斷了一條臂膀，並無損於她的美麗，也不會減輕她在姜雲岫內心的份量，這是姜雲岫要找她的原因之一。

其次他要解釋跟彭小娟的關係，也要對她失掉一條左臂加以安慰。

更重要的是這鷄足山上危機四伏，他不能讓白昭容再度遇險，呼叫她不理睬，只得一直跟隨着她。

這條山溝很深，十丈之下雲蒸霞蔚，深不見底，但白昭容却順着一片斜度較低的山壁緩步走去。穿過一層雲霧，視綫混暗了許多，他們仍能瞧出四週的景物。

往下看一片黑暗，如果一旦失足，必然會摔個粉身碎骨。

白昭容沒有失足，她的嬌軀竟然倏忽之間在姜雲岫的眼前消失，他大吃一驚，脚下加快，奔到她消失之處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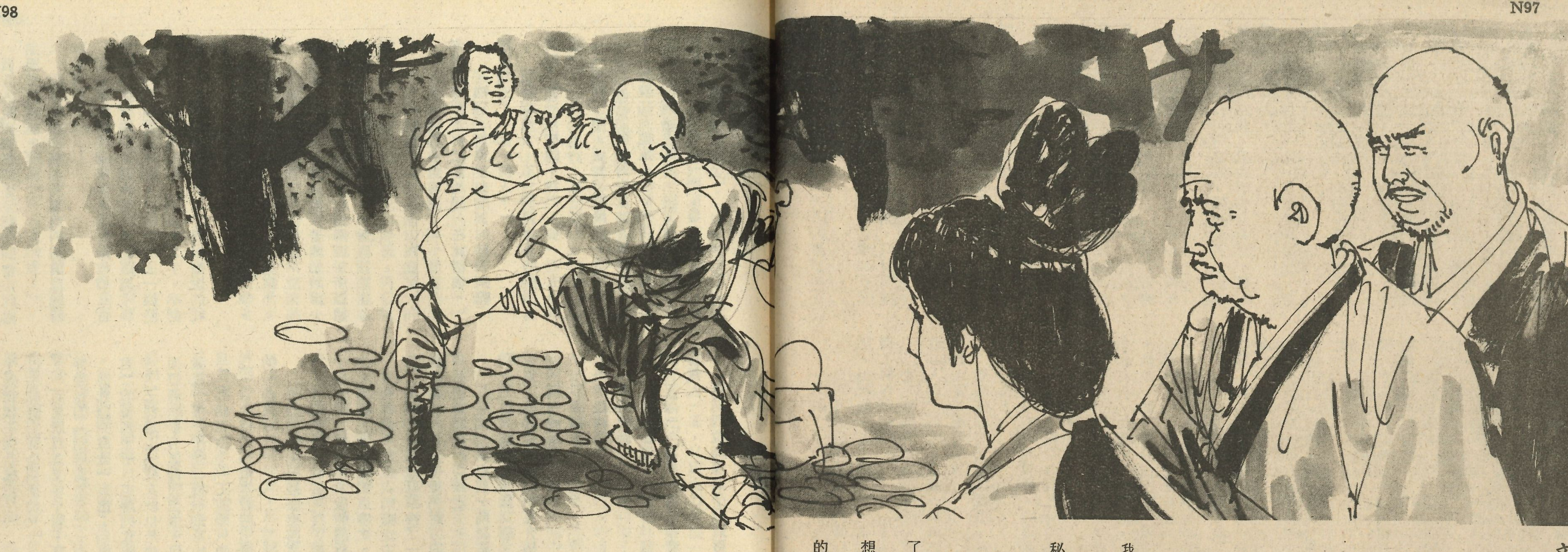
終於他明白了，敢情那兒有一個洞口。白昭容必然是進入山洞之內。

他不明白，白昭容如何知道這兒有一個山洞，她為甚麼走進洞裏？儘管滿腹疑問，他還是亦步亦趨的跨了進去。

洞口不大，裏面却頗為寬廣，洞頂鐘乳下垂，地上怪石犬牙交錯，這是一個十分奇特，而又頗為美麗的山洞。

姜雲岫沒有瞧到白昭容，但猜忖她必然在那些犬牙交錯的怪石之後，因而毫不遲疑的進入石林。

石林之內泛起一片灰濛濛的光綫，但仍可瞧出景物，令人怪異的是姜雲岫在石林中走了半個時辰，不只沒有找到白昭容，連石林也走不出去了。（未完。十三）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里映紅爲了證明慧圓女修士是否巳失踪，忽忽趕同家中查看，王烈留在樹林中看管黑衣姑娘，王巧妙地從黑衣姑娘探知了不少關於棋王棋后的秘密，原來，隱居鬼風港的棋后正是當年的龍女，而棋王却是洞庭君的衣砵傳人，當年龍女和洞庭君本是一對恩愛夫妻，却被別人拆散了，而拆散他倆之人正是趙池，另外師抱眞和仇元凱也脫不了關係，所以棋后這一連串的行動全是爲了報復……百里映紅探家同來，告訴王烈慧圓女修士的確巳經失踪了，並遷怒於黑衣姑娘，王烈好言相勸，還釋放黑衣姑娘……王烈告訴百里映紅，棋王正是她的生父，百里映紅聽了百感交集……

密宗精神劍　歸還紅衣敎

王烈輕嘆一聲道：「他們的分離必有苦衷，可能由於某種原因迫使他們不得不如此。」

百里映紅淚如雨下道：「是棋王親口告訴你的麼？」

王烈道：「他爲了救妳而在棋后面前斷去一臂，而且妳所使的武功家數有一部份與棋王相同，因此我問棋王妳是不是他的女兒，他承認了，並要求我不要洩漏這個秘密……」

百里映紅悲泣道：「爲甚麼呢？」

王烈道：「我猜他不希望棋后知道這件事，可是現在，棋后顯然巳經知道了，所以我覺得沒有再守秘的必要。」

「現在我該怎麼辦？」

「咱們去設法救出令堂，不過我認爲此事應該先和棋王商量一下。」

「好，咱們立刻上路！」

×　　×　　×　　×

這又是一段長途跋涉，從晋北到洞庭湖，騎馬約須二十餘日才能到達，不過這段路程他們巳來回走了幾次，故路上並無困難。

但是，剛剛上路的第一天下午，他們來到五台山下，於進入一座寺廟要求借宿時，却碰上了一樁意想不到的事——

他們從清晨趕到下午，巳經跑了兩百多里路，爲恐坐騎支持不住，當看見一座寺廟出現於前面不遠的山腰上時，王烈便提議去那座寺廟借宿一夜，百里映紅自然不反對，於是兩人策馬馳入山徑，順着山徑來到寺廟山門口。

一眼望去，那是一座規模相當宏偉的大佛寺，他們下馬牽騎走過去，便有一個紅衣喇嘛迎了出來。

王烈一見是紅衣喇嘛，心弦微微一震，暗忖道：「原來這是紅衣喇嘛的寺院，我聽說五台山的僧侶只有青衣僧和黃衣僧之分，倒不知道此處也有紅衣僧……」

那紅衣僧態度很客氣，上前合十一禮道：「歡迎二位施主駕臨敝寺。」

王烈還禮道：「不敢當，在下二人意欲在貴寺借宿一夜，不知貴寺方便否？」

紅衣僧微笑道：「佛門常開，豈有不方便之理，二位施主請隨小僧來吧。」

他領王烈二人去將馬匹拴好，然後一起進入大雄寶殿，王烈和百里映紅爲了表示對菩薩的尊敬，便沬手焚香膜拜一番。

「二位施主尙未用晚膳吧？」

「是的。」

「現在正是晚膳時刻，二位請隨小僧去用膳如何？」

「好的，多謝師父欵待，感激不盡。」

紅衣僧引領他們來到一間膳房外面，只聽裏面人聲嘈雜，不必看就知道裏面正有許多僧侶在吃飯。

百里映紅聽見裏面人很多，便有些不自在，住足不肯進入。

紅衣僧似知其意，笑道：「這位女施主不用懼怕，在裏面用膳的都是我們自己人。」

王烈趕了一整天的路，早巳飢腸轆轆，見她猶豫不前，忙道：「映紅，這位師父說得是，咱們就進去叨擾一頓吧。」

說畢，當先跨入膳房。

這是一間大飯廳，裏面擺着十幾張桌子，不過沒有全部坐滿，還有幾張桌子空着，而正在用膳的七八桌僧侶，全是紅衣喇嘛！

他們看見王烈和百里映紅進來，本是一片嘈雜的談話聲立告靜止，都向王烈二人望過來。王烈很大方的向他們含笑拱拱手，隨在紅衣僧的指引下坐入一張桌子。

百里映紅低着頭在他對面坐下，她雖然離家巳有數月，少女的嬌羞仍未消除，不習慣在衆目睽睽之下進食。

不過，紅衣僧沒有讓她困窘太久，很快就吩咐寺中僧人端上飯菜和碗筷，請他們用膳，隨即告退而去。

王烈暗暗輕踢百里映紅一下，低聲道：「映紅，大方一些。」

說罷，立刻端飯吃了起來。

百里映紅也知道越怕羞越會引人注目，當下也就故示大方的舉箸吃起來了。

不久，正在用膳的紅衣喇嘛又恢復交談，嘈雜聲又充斥整間飯廳，但講的不是漢語，王烈和百里映紅都聽不懂。

好在他們也不想去聽懂，只想趕快塡飽肚子離開飯廳，然後便去禪房歇下來。

就在他們快要吃飽的時候，忽有一位紅衣喇嘛走到他們桌前，向他們俛首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會在此處遇見二位施主。」

王烈先是一怔，待看清對方的面貌時，不覺呆了。

原來此僧非別，竟是兩月前他們在古廟遇見而曾因誤會發生衝突的札薩克！

那個獨闖鬼風港，被棋后砍去一條胳臂，後來在古廟又落入四棋女之手，幸虧經百里映紅爲他解開穴道才得以擺脫的札薩克！

百里映紅也萬料不到會在此遇上他，不禁臉色一變，連忙放下碗筷站起來。

札薩克見她採取戒備的姿態，立刻搖頭笑道：「姑娘莫慌，那天若非姑娘爲小僧解穴，小僧只怕早已一命歸西，所以姑娘應是小僧的救命恩人，小僧應該感謝妳呢！」

百里映紅驚訝道：「你怎在此？」

札薩克彬彬有禮答道：「小僧並非此寺僧侶，而是與二位相同，在此借宿。」

王烈看了那羣正在吃飯的紅衣喇嘛一眼，問道：「你一個人？」

札薩克道：「不，那邊坐着的兩桌人是隨小僧一起來的，我們正要一起去鬼風港。」

王烈一聽，便知事態嚴重，暗忖道：「糟了，紅衣教要對鬼風港大興問罪之師了，這羣紅衣喇嘛必然都是該教的高手，若讓他們抵達鬼風港，棋王和棋后只怕抵擋不住……」思忖一閃，接着問道：「你們要去鬼風港幹麼？」

札薩克笑道：「征討本教叛徒。」

百里映紅接口問道：「你所謂的叛徒，是指棋王還是棋后？」

札薩克道：「都是。」

百里映紅道：「不對，現在的棋王並非當年的『洞庭君』。」

札薩克微微一笑道：「但他是『洞庭君』的傳人，所以也應列入叛徒之列。」

王烈道：「紅衣教也是佛教的一支，而每個人都有信仰的自由，他們不再信仰貴教，應該不是一樁很嚴重的罪行吧？」

札薩克道：「王捕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當年他們逃離本教時，曾偷竊了本教的一些東西。」

王烈問道：「甚麼東西？」

札薩克沒有回答，笑了笑道：「來，小僧先爲二位引見本教的四位禪師和十二位大喇嘛，請二位到這邊來。」一邊說，一邊轉身向那羣紅衣喇嘛走去。

王烈和百里映紅交換了一個眼色，均覺在此時此地未便拒絕對方的邀請，兩人只好硬着頭皮起身跟上去。

札薩克走回桌前，向在座的四位禪師和十二位大喇嘛說了幾句話，然後才以漢語爲王烈和百里映紅引見介紹。

四位禪師是：

不殺禪師

不盜禪師

不邪禪師

不妄禪師

王烈一一爲禮，連稱幸會，態度恭敬客氣。

但是四位禪師似乎只對百里映紅有興趣，他們對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當中的不殺禪師突然以漢語發問道：「百里姑娘，請問妳從何人習得『蘭花拂穴』的功夫？」

百里映紅心知對方所以有此一問，是因當日札薩克在古廟被四棋女點了穴道，在場諸人中只有自己能替札薩克解開穴道之故，當下微微一笑，答道：「是我娘傳授的。」

不殺禪師追問道：「令堂又從何人習得『蘭花拂穴』的功夫？」

百里映紅答道：「我爹教的。」

不殺禪師道：「令尊何人？」

百里映紅道：「百里飛虹。」

不殺禪師似未聽過「百里飛虹」這個人，眉頭微微一皺道：「令尊又從何人習得『蘭花拂穴』的功夫？」

百里映紅道：「不知道。」

不殺禪師眉頭皺得更緊，道：「令尊從何人習得武功，妳做女兒的怎會不知道呢？」

百里映紅道：「因爲從我懂事開始，我爹就不在我們母女身邊。」

不殺禪師一怔道：「爲何如此？」

百里映紅道：「我不知道。」

不殺禪師道：「令堂應該知道吧？」

百里映紅道：「不錯，但我娘不肯告訴我。」

不殺禪師道：「令尊目前何在？」

百里映紅道：「不知道。」

不殺禪師道：「令堂呢？」

百里映紅道：「失踪了，不過……讓我想想看要不要告訴你實情……」

她想了一會，似不得主意，便轉望王烈徵求他的意見。

王烈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好，因爲若是據實回答，眼前這十六位紅衣喇嘛一定不會放過百里映紅，極可能會拿下她以之去威迫棋王。但是若不據實回答，由於這些紅衣喇嘛已看出百里映紅所學的「蘭花拂穴」乃是他們紅衣教的獨門點穴功夫，已知百里紅與棋王棋后有某種程度的關連，在他們即將前往鬼風港興師問罪的前夕，他們怎麼肯放過與棋王棋后有「淵源」的人呢？因此，王烈感到左右爲難，不知道該如何來解決這個難題。

百里映紅見王烈不表意思，只得說道：「這樣好了，我把實情告訴你們，不過在說出實情之前，我要諸位大師先明白一件事。」

不殺禪師道：「姑娘請說。」

百里映紅說道：「我要說的是：當年背叛貴教的是『洞庭君』和『龍女』，而目前在鬼風港的棋王却不是當年的『洞庭君』。」

不殺禪師微微頷首道：「這我們早就知道了。」

百里映紅道：「因此你們若要興師問罪，只能找棋后一人。」

不殺禪師笑了笑道：「可是棋王乃是『洞庭君』的衣鉢傳人——」

百里映紅不待他說完，立刻接口道：「不錯，也許棋王是『洞庭君』的衣鉢傳人，但是他並未背叛貴教，他生於中土長於中土，豈可用他拜『洞庭君』爲師而罪及無辜？」

不殺禪師微笑道：「姑娘對棋王棋后似有好惡之分，爲甚麼呢？」

百里映紅道：「因棋王是我生父。」

不殺禪師呆了一下，隨以他們語言向在座的諸喇嘛轉述一番，然後又回望百里映紅道：「原來姑娘是棋王的女兒，怪不得習得本教的武技；那麼剛才妳說令堂失踪，那是怎麼回事？」

百里映紅道：「實際情形是：我娘被棋后抓去了。」

不殺禪師似乎很感意外，輕輕「哦！」了一聲道：「棋王與棋后不友好麼？」

百里映紅道：「是的。」

不殺禪師道：「棋王是『洞庭君』的傳人，然則棋后便是棋王的師母，何以棋王與棋后反目相向？」

百里映紅道：「詳情我不知道，因爲我們母子很早以前就離開了鬼風港。」

不殺禪師沉思有頃，點了點頭道：「聽妳之言，棋王與棋后似因某種原因而形成對立之勢，那麼棋后抓去令堂，目的是甚麼？」

百里映紅回答道：「自然是要對付我爹……」

「怎麼對付？」

「他們每年有一場棋戰，據說棋后贏了棋才可離開鬼風港，爲了贏棋，棋后不擇手段……」

「妳說棋后贏棋之後才可離開鬼風港，那麼她離開鬼風港之後會怎樣呢？」

「可能有許多人會遭殃。」

「爲甚麼？」

「詳情我也不知道。」

不殺禪師又以他們的語言向在座諸喇嘛轉述一遍，又跟他們交談一會，才又回對百里映紅笑道：「百里姑娘，妳很誠實，所以我不妨將實情說給妳聽：洞庭君與棋后當年是我們紅衣教的弟子，若論輩份，他們二人還是我們四人的師叔輩，當年他們原說願意終生入教，不料於學成本教的絕技之後，忽然相携逃回中原……」

「貴教是佛教的一支，與江湖帮會不同，何以對他們脫離貴教如此重視？」

「不錯，本教與一般江湖帮會不同，誰要中途還俗，我們都不會阻止反對，但是他們千不該萬不該在逃回中原之前，盜走了本教一部鎮教之寶。」

「那是甚麼？」

「密宗精神劍譜。」

王烈一聽之下，心弦微微一震，脫口說：「密宗精神劍是貴教的鎮教之寶？」

不殺禪師點頭道：「是的，那是一部世間至高無上的秘笈，凡是練成『密宗精神劍』之人，幾可與神仙相提並論，本敎自創立以來，前後一千餘年，也不過只有三人練成此種劍法而已。」

王烈道：「請舉例說明一下『密宗精神劍』的妙用如何？」

不殺禪師道：「所謂『密宗精神劍』，簡單的說，它的『劍』是無形的，亦即以『精神』爲劍，當練成之後，可以精神擊潰一切物質，譬如天上有一隻飛鳥，他只要集中精神力發爲力量，便可將空中的飛鳥擊落下來，以此類推，如果要殺人的話，也可以在百步之外取人性命。」

王烈心驚道：「禪師練成此種劍法了麼？」

不殺禪師搖頭道：「沒有，本教一百年來尚無人練成，因爲它太深奧難解，練習者須有超人的智慧和耐力才能有所成就；但現在的問題：該劍譜已爲『洞庭君』和『龍女』盜走，我們即使有這樣的人材，由於沒有劍譜，想練也練不成了。」

王烈道：「據禪師判斷，棋王棋后是否練成了『密宗精神劍』？」

不殺禪師道：「目前的棋王是否已練成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洞庭君』和『龍女』必已練成，因爲他們天資極高，是百年罕見的兩個練武奇才。」

王烈道：「小可可以向諸位保證：棋后沒有習得『密宗精神劍』，目前的棋王也似未曾習得。」

不殺禪師目光一凝道：「你如何得知呢？」

王烈道：「因爲棋王棋后的棋戰有兩項約定，其一是棋后若贏了棋可自由離開鬼風港；其二是棋王必須交出『密宗精神劍』。」

不殺禪師訝然道：「他們爲何有此約定？」

王烈說道：「這裏面可能牽涉一段不爲人所知的秘辛，小可也僅知上述情形而已。」

不殺禪師又問道：「你又怎知他們有這樣的約定呢？」

王烈想了想，道：「在小可回答這問題之前，先想請問一下：你們的目的除了奪回『密宗精神劍』之外，是否還想取他們的性命？」

不殺禪師道：「如果他們未習成『密宗精神劍』，我們當然只要取回該劍譜即可，若已習成，那就另當別論了。」

王烈道：「就小可所知，他們確未習得此項劍法。」

不殺禪師道：「若是如此，我們只要能夠取回該劍譜也就够了。」

王烈道：「取得『密宗精神劍』之後，諸位便即返回西藏？」

不殺禪師點頭道：「是的。」

百里映紅已猜到王烈心中的打算，趕緊向王烈使了個眼色，意思是說：「王烈，你別太天眞了，這些喇嘛豈肯以只得回劍譜爲滿足？你要是想交出『密宗精神劍』，那你就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王烈避開了她的目光，又向不殺禪師道：「禪師之言，能代表貴教衆人麼？」

不殺禪師又與那不盜禪師、不邪禪師、不妄禪師交談幾句話，隨即回答他的問題：「是的，只要取回劍譜，我們立刻返回西藏。」

王烈把手探入懷中。

百里映紅急道：「王烈你幹甚麼？」

王烈笑道：「別慌，剛才這位禪師說過了，只有智慧超絕之人才能練成『密宗精神劍』，妳知道我智慧有限……」

百里映紅急道：「你胡說，你是我所見過的智慧最高之人！」

王烈哈哈一笑道：「果如妳所言，我也不想惹這麻煩。」

百里映紅道：「怎麼說是惹麻煩？」

王烈道：「我意思是位高招嫉，高處不勝寒。」

百里映紅道：「不對，當你成爲舉世無敵的人物時，你的力量可解決一切。」

王烈笑道：「妳這種想法完全錯了，我相信當年的『洞庭君』必曾練成『密宗精神劍』，但現在他人在哪裏呢？」

百里映紅說道：「你無權將它交給別人，棋王的意思是要你學成之後傳授給我呀！」

王烈聽了這話，神情突呈嚴肅，把她拉到一邊，低聲道：「映紅，我要問妳一件事，妳須得老老實實告訴我。」

百里映紅點頭道：「你說吧。」

王烈道：「我只問一次，絕不問第二次，所以妳必須愼重考慮後再囘答我。」

百里映紅道：「好的。」

王烈道：「妳願不願意嫁給我？」

百里映紅不料他會在此時此地提出這個問題，一時臉飛紅霞，不勝嬌羞的垂下螓首。

王烈道：「妳先仔細想想，然後囘答我。」

百里映紅羞答答地道：「你爲甚麽突然問起這個？你以前從來不和我談起這些的……」

王烈道：「不錯，但現在我覺得是時候了。」

百里映紅忽然生氣道：「爲甚麽現在才是時候？咱們有很多單獨相處的時候，那些時候你爲何不提，偏在這大庭廣衆之前才提？」

王烈笑道：「情勢所逼，不得不臨時提出。」

百里映紅白他一眼道：「這件事須得我父母作主才成，我答應了也沒用。」

王烈道：「妳爹早已同意了。」

百里映紅微微一怔道：「他甚麽時候說的？」

王烈道：「上次我離開他之前，他表示如我願意娶妳爲妻，他絕不反對。」

百里映紅心中又喜又羞，但少女的矜持使她沒有勇氣一口答應，而故作冷漠道：「我爹雖然同意了，但是……」

王烈道：「我想令堂也不會反對。」

百里映紅道：「即使我娘也同意了，但是我自己也得仔細想想。」

王烈道：「妳不同意？」

百里映紅道：「我要考慮幾天。」

王烈道：「不可以，願不願意，現在就得答覆我。」

百里映紅嗔聲道：「你不是要我愼重考慮再囘答你麽？」

王烈道：「所謂愼重，是要妳多想一會，不是想上幾天啊。」

百里映紅輕哼一聲道：「你這個人好霸道，這樣重大的事情，居然要我在這時候決定，眞是豈有此理嘛！」

王烈笑笑道：「要不要？」

百里映紅垂首一笑道：「你從來沒有表示過喜歡我……」

王烈道：「我一直很喜歡妳，只是一直擺在心裏罷了。」

百里映紅道：「要是我……要是我拒絕你的求婚呢？」

王烈說道：「那麽，由於妳已不可能成爲我的妻子，所以我便不會把那東西交出。」

這時，那札薩克走過來道：「二位到底在商量何事，我們不殺禪師還有許多話要請敎呢。」

王烈拱手道：「抱歉，在下與百里姑娘在商量終身大事，請勿干擾。」

札薩克一臉莫名其妙，但見王烈一本正經，只得囘去那四位禪師的身後侍立。

百里映紅道：「你剛才說甚麽？」

王烈道：「我說：妳如拒絕我的求婚，那麽由於妳已不可能成爲我的妻子，所以我不會把那東西交給他們。」

百里映紅迷惑道：「我攪不懂你的意思，我答應不答應嫁給你，與那東西有何關係？」

王烈道：「令尊曾要求我將來練成之後傳授給妳，這表示那東西妳有一半的處理權，如果妳不願嫁給我，那麽我也就無權處理妳那另一半的權利了。」

百里映紅懂了，說道：「你的意思是：如果我同意嫁給你，你便要全權處理那東西？」

王烈點頭道：「正是。」

百里映紅顰眉道：「哼，你在將我的軍，眞是……眞是豈有此理！」

王烈正色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妳要愛情的話，就得犧牲那東西，要那東西的話，就得犧牲愛情。」

百里映紅想了想，咬咬嘴唇道：「我……我寧可犧牲愛情！」

王烈道：「既如此，我不交出那東西就是了。」

他轉囘到衆喇嘛之前，拱手一揖道：「對不起，禪師如果沒有別的話要問，小可就要告退了。」

不殺禪師功力極爲深厚，已將他和百里映紅的交談聽得一清二楚，面上露出驚異之色道：「你剛才是不是打算交出甚麽東西？」

王烈道：「是的，但現在打消了。」

不殺禪師問道：「那是何物？」

王烈道：「小可已決定不交出，所以禪師也不必過問。」

不殺禪師臉色一沉道：「你不說明白，我不會讓你走！」

王烈道：「禪師不覺得這是無理取鬧麽？」

不殺禪師道：「不，我不讓你們走是有原因的，因爲那位百里姑娘是棋王的女兒。」

王烈道：「棋王不是『洞庭君』，百里姑娘與『洞庭君』更八桿子打不上。」

不殺禪師冷冷一笑道：「話不能這樣說，爲了取囘『密宗精神劍』，必要時，我這個『不殺禪師』都可開殺戒！」

王烈道：「禪師決定留下我倆人？」

不殺禪師點頭道：「不錯！」

王烈道：「這樣的話，我王烈自不量力，只好與諸位拚一拚啦！」

不殺禪師微笑道：「這樣好了，我派出本敎一位大喇嘛與你過招，你若能接得他五十招，我便不爲難你們，任由你們離去，如何？」

王烈點頭道：「奉陪。」

不殺禪師起身道：「那麽，咱們到外面去吧！」

於是，雙方走出膳房，來到寺前的空

地上，不殺禪師示意一位大喇嘛出去和王烈過招，那大喇嘛躬身應命，便舉步走到空地中央，向王烈合十一禮，隨即拉開架式，準備動手。

王烈解劍扔在地上，空手迎了上去。

他不用劍的理由是：他的家傳絕藝是快刀，而劍是不便當作刀來使用的，何況他從未練劍，雖說曾讀過「密宗精神劍譜」，對劍術已有少許了解，但他知道以有限的「了解」絕不可能勝得紅衣敎的大喇嘛（大喇嘛的地位比札薩克高），因此他決定棄劍不用，要以掌力與對方搏一搏。

自從服下棋王的靈藥之後，他的功力倍增，已可與仇元凱、趙池等第一流高手一爭長短，所以對於這一戰，他並非全無信心。

雙方一南一北對立一定，隨即開始游動脚步，準備一決高下了。

那大喇嘛態度很沉着，氣定神閒，目中還微露笑意，顯然認定穩操勝劵，不大將王烈放在心上。

王烈見他等着自己發掌，當下也不客氣，倏地直步欺出，一掌平推過去。

那大喇嘛似乎認爲自己的內家眞力一定高出王烈甚多，看見王烈一掌推來，覺得王烈太不知死活，不禁裂嘴一笑，當即豎掌迎出，存心一掌就將王烈震飛出去。

說時遲，那時快，雙方手掌一接，只聽砰然一響，果然勝負立判，王烈被震退了三步，而大喇嘛却一連顚退了七八步才勉強穩住身形！

大喇嘛面色大變，因爲他所接的一掌力逾千斤，遠遠超過他的想像之外，本來以爲可以輕易獲勝，這下反而驚得目瞪口呆了。

不殺禪師、不盜禪師、不邪禪師、不妄禪師以及十一位圍觀的大喇嘛也是萬料不到王烈竟有如此驚人的掌力，一時爲之相顧失色。

不過，他們都看出己方那位大喇嘛功力並非遠遜王烈，而是一時輕敵大意的結果，因此不殺禪師立刻沉聲道：「龍安，勿輕敵！」

那大喇嘛冷哼一聲，立即大步欺上，一聲厲叱，右掌猛吐。

這囘，他當然不敢保留實力，而將眞力提高到極限，傾力而發！

王烈心知生死成敗在此一舉，故也傾出全身功力，全力迎擊上去。

「砰！」

雙掌再接，又是一聲巨响，剎那時勁風四激，勢如平地起風雷，塲上沙飛石走，聲勢極爲驚人！

王烈倒退了五六步，覺得眼前發黑，胸中似有一股甚麽東西要湧上口腔，但他硬將它嚥了囘去。

大喇嘛也倒退了五六步，面色一陣紅一陣白，胸部劇烈起伏着。

這一掌，雙方平分秋色，不分高下。

但不殺禪師的感受却非常強烈，他做夢也沒想到王烈竟有如此雄厚的功力，也因此斷定大喇嘛絕不可能在五十招內擊敗王烈，於是他迅速做出了個決定——

「王烈，你們可以走了。」

王烈不敢開口囘答，怕嘴巴一張血便噴出，故聽了對方之言，只躬身一禮，隨即轉身招呼百里映紅走路。

百里映紅沒有移動脚步，默默的站立着，似在盤算着甚麽。

王烈又將湧上口中的血嚥下去，這才開口道：「映紅，咱們走啊！」

百里映紅忽然搖頭道：「不要！」

王烈一怔道：「不要甚麽？」

百映紅紅道：「我不要那東西了。」

王烈皺眉道：「爲甚麽？」

百里映紅笑道：「不要就是不要，何必再問爲甚麽！」

王烈道：「妳的意思是願意嫁給我，讓我全權處理那東西？」

百里映紅含羞點頭。

王烈道：「不後悔？」

百里映紅道：「不。」

王烈道：「願意跟着我過很平凡很平凡的日子？」

百里映紅又點頭道：「但能長相厮守，平凡何妨？貧窮又何妨？」

王烈大喜道：「很好，這才是我心目中的好妻子！」

他又轉囘到不殺禪師面前道：「禪師請再說一遍，你們只要得囘那部『密宗精神劍』，便願立刻返囘西藏，不再去鬼風港生事？」

不殺禪師頷首道：「是的，你一再問起此事，莫非那部『密宗精神劍』在你身上？」

王烈取出劍譜，雙手捧上。

不殺禪師接過劍譜，翻開看了看，面色一變道：「你從何得到這部劍譜的？」

王烈道：「棋王贈送的。」

不殺禪師滿面疑惑道：「他怎麽肯將這部劍譜贈送給你？」

王烈一指百里映紅道：「說是給我，不如說是給他女兒來得恰當。」

語聲一頓，繼道：「棋王由於某種緣故，十多年前就與他的愛妻分開，這位百里姑娘出生時，棋王已不在她們母女身邊，也許棋王深感有虧父職，因此上次在下去到鬼風港時，他將這部劍譜贈給在下，囑在下於練成後，再傳授給他女兒。」

不殺禪師目光烱烱道：「你練成了沒有？」

王烈道：「沒有。」

「爲甚麽？」

「因爲看不懂。」

「劍譜上的文字是用篆體字寫成的，這種字體並不難懂啊。」

「是的，在下本可請敎於人，但是這幾個月來在下忙碌得很，根本沒有時間研究劍譜。」

「你所言皆實？」

「否則的話，在下何必完璧歸趙？」

「你爲何願意將這劍譜還給我們？」

「因爲在下所追求的並非絕世武功，在這世上，武功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你追求的是甚麽？」

「眞理與和平。」

不殺禪師一眼不瞬的望着他，良久之後，忽然微微一笑道：「我怎能完全相信你的話？」

王烈道：「要是在下不主動交出這部劍譜，禪師會想到在下身上帶着這部劍譜麽？」

（未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　飛・圖

神弓・寶斧・歸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胡大明甘仲池二人在客棧內正商量如何合作，取同「歸元秘笈」，而一統盟的盟主淳于石和他女兒巧兒倏忽掩至，聲稱要將胡大明斬草除根，胡大明在危急關頭時得到一個黑衣怪人援助，那怪人原來是皇上的私生女兒，又被淳于石擄去作如夫人的空谷蘭。她將一統盟想造反，篡奪明朝天下，目前招兵買馬，擴充實力，時機成熟，立即舉事，她受皇兄密旨，組織封疆大吏，聯合江湖各派力量，予以打擊……等事說出。並邀請甘仲池胡大明參加，與二人結拜為盟兄妹，帶他們同去伏牛山的秘密處所，計劃如何行動，對付一統盟……

道消魔長　轉移陣地

空谷蘭那透過黑布套的美目，白了甘仲池一眼，道：「你好像很開心？」

「是啊……」

「是由於淳于巧兒看中了你？」

甘仲池含笑接道：「很可能。」

空谷蘭目光一凝，道：「別油咀滑舌的，待會，很可能就有一場惡鬥，現在，說正經的。」

「小弟恭聆訓示。」

「少貧咀。」空谷蘭又白了他一眼，道：「午前，在登封城時，我曾說過，我正派遣我的侍女哈玉珠，爭取存仁山莊和辜若萍這兩股勢力，却由於另有變化而暫時難以確定，是不是？」

甘仲池點一點頭，道：「這所謂『另有變化』，是跟目前即將一戰的那批人有關？」

「不錯。」

「他們也在爭取存仁山莊和辜若萍那批人？」

「唔……」

「那是哪一方面的人？」

「目前還弄不清楚，可能是一統盟的外圍組織，也可能是另一個新興的邪惡組織！」

「二姊跟他們交過手？」

「是的。」

「結果怎樣？」

空谷蘭苦笑道：「結果我幾乎吃了大虧。」

胡大明身軀一震，道：「憑二妹的身手，還幾乎吃了大虧，難道他們的身手還高過淳于石不成？」

「胡大哥，如果說那批人的武功還高過淳于石，那不可能。」甘仲池含笑接道：「你要明白，二姊只不過是『幾乎吃了大虧』，這不是表示實際上並沒吃過甚麼大虧嗎！」

空谷蘭道：「小滑頭咬文嚼字，令人討厭，但說的却也是道理，事實上，我不但沒吃大虧，連小虧也沒吃到，只不過是受了一場虛驚而已！」

胡大明道：「能使二妹妳受到虛驚，他們的武功也足以自豪了！」

空谷蘭道：「平心而論，他們的武功，絕對不如淳于石的高明，頂多也只能說是跟公孫大娘夫婦在伯仲之間而已。」

甘仲池道：「他們的武功，也是來自『禹王神斧』？」

空谷蘭道：「不是，同時，我也可以斷定，那絕對不是中原武學。」一頓話鋒，又道：「他們不但武功怪異，其中還夾雜有類似白蓮教的邪術，也好像是傳聞中來自天竺的瑜珈術！」

甘仲池苦笑道：「二姊受了一場虛驚，就是由於那些邪門玩藝？」

「不錯，」空谷蘭忽有所憶地，向胡武問道：「胡武，這附近有沒有甚麼村落呢？」

胡武恭應道：「有。」

「距這兒有多遠？」

「約莫五里左右。」

「有多少人家？」

「可能有百來戶人家！」

「那就好……」

空谷蘭接着以傳音入密功夫向胡武交代了一陣之後，又以平常語聲問道：「明白沒有？」

「明白了！」

「好！馬上去，快去快回！」

「是……」

胡武恭應着，躬身施禮，一個倒翻，疾奔而去。

胡大明拈鬚微笑道：「二妹，強將手下無弱兵，胡武這一手躬身施禮，倒翻飛縱的身法，的確夠漂亮。」

「多謝胡大哥的讚美！」空谷蘭曼聲接道：「其實，這也是你們胡家人的光榮啊。」

胡大明連連點首，道：「對！對！我這個胡大哥與有榮焉。」

甘仲他笑問道：「二姊，幹嘛忽然那麼神秘起來？」

空谷蘭反問道：「三弟之意，指的是胡武此行的任務？」

「是啊。」

「那不是故裝神秘，只是，由於敵人太邪門，才不得不格外愼重一點……」

不遠處，有人疾奔而來，並高呼胡、杜二人火速前往增援。」

話沒說完，人已奔近三丈以內，足證那人的輕功也是一流的。

那是一個商旅裝束的中年人，左肩上血漬殷然，顯然是負了傷。

他，一見黃威和空谷蘭在一起，不由色然而喜地向空谷蘭躬身施禮，道：「參見……」

空谷蘭擺手截斷他的話，道：「回頭走，咱們邊走邊談。」

救兵如救火，自然是急不如快，火速趕往支援才對。

因此，連馬匹都棄而不用，一行五人，就展開脚程疾奔而去。

「邊走邊談」中，甘仲池，胡大明二人了解了大致的情況。

——那商旅裝束的中年人叫吳杰，也是大內的三品侍衞。

——急須去支援的，是空谷蘭手下這批大內高手的頭班，也是三品侍衞的杜恆，和另外兩個四品侍衞。

——圍困杜恆等三人的那批人，不但武功很高，也很邪門，很顯然，那也就是空谷蘭口中說那批來歷不明的神秘人物。

× × ×

當空谷蘭等人以最快速度趕到時，那場惡鬥早已結束——以杜恆為首的三人，已經被對方制住，完整無損地被制住，身上不見一點兒創傷。

對方那四人中，顯然是以那年約半百的俗家老者為主，此人一見空谷蘭等人趕來，哈哈一笑道：「不錯，不錯，抓住小魚，大魚果然上鈎了。」

空谷蘭等人都冷眼向對方打量着，沒接腔。

那半百老者，面相清癯，長髯垂胸，配上那一襲青衫，很有點兒書卷氣息。

那年輕道姑年約二十七八，長得很美，却是一臉的冷漠。

那兩個中年道士，面目很平凡，但，全身都散發着一股子無形的邪氣。

至於被制住的以杜恆爲首的三人，雖然沒受傷，但全身都不能動彈，連眼睛亂是那麼呆滯無神，就像是中了邪一樣。

那青衫老者語音一頓之後，又向吳杰笑道：「姓吳的，現在，你該知道：方才，絕對不是你跑得快，而是老夫有意讓你離去。」

空谷蘭搶先接道：「讓他將咱們引到這兒來？」

那青衫老者含笑點首道：「不錯。」

「閣下尊姓大名？」

「沒有告訴妳的必要。」

「那麼，你們的來歷，也是不肯說明的了？」

「唔……」

「其實，你不說，我也多多少少知道一點兒。」

「噢……」

「你們是一個新興的邪惡組織，很可能是一統盟的爪牙？」

「妳就只知道這一點兒，那也未免太可憐了。」

空谷蘭道：「難道你對我，已經知道很多？」

那青衫老者道：「至少比妳所知道的，要多那麼一點兒。」

「說說看？」

「妳是公主的身份。」

「是杜恆告訴你的。」

「不是。」

「那……是誰告訴你的！」

「是咱們頭兒說的，咱們頭兒，胸羅萬有，學究天人，對武林中事，可說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空谷蘭默然不語。

那青衫老者又道：「這是說，妳已經承認妳是公主的身份了。」

「廢話。」

「不是廢話，因爲老夫有一個疑問，自己不能解釋。」

「甚麼疑問？」

「據老夫所知，當今皇上還很年輕，不可能有妳這樣年紀的公主，已死的先皇帝，也沒聽說有過甚麼公主，但，事實上

，卻有這麼一位公主，並有大批的大內高手受妳指揮，顯得妳這個公主，一點也不假。」

空谷蘭道：「我這個公主，本來就不假。」

那青衫老者道：「那麼，上述的那些疑問，又如何解釋？」

「你爲甚麼不去問你那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頭兒？」

「當時，沒想到這些，現在，頭兒不在身邊，只好問妳自己了。」

「你以爲我會告訴你？」

「妳不告訴老夫也不要緊，要緊的是，老夫已將你們三個引來了。」

「將咱們引來了又怎樣？」

那青衫老者皮笑肉不笑地道：「妳看，這兒的風水還不賴吧？」

空谷蘭冷笑道：「你是說，這兒就是咱們三個的埋骨之所。」

「妳好像很聰明。」

「咱們之間有仇？」

「沒有。」

「有怨？」

「也沒有。」

「無仇無怨，爲何你們要存心殺死咱們？」

那青衫老者呵呵一笑道：「公主大人，妳幾時聽說過，武林中人殺人一定要有仇有怨的。」

空谷蘭苦笑道：「不錯，我這一問，好像是太幼稚了。」

「但，關於這個問題，老夫倒是可以破例告訴你們。」

「噢……」

「老夫眞想不透，這，究竟是你們的光榮，還是你們的不幸！」

說完，他居然幽幽地嘆了一聲。

空谷蘭注目問道：「此話怎講？」

「因爲，」那青衫老者目光在空谷蘭，甘仲池，胡大明等三人臉上一掃，道：「咱們頭兒認爲，你們三個人，是他未來那輝煌事業的最大障碍。」

這看似簡短的幾句話，卻給予空谷蘭等三人心中最大的震撼，同時也給予他們三人最大的鼓舞。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難道說人世間的事事物物，果然都是冥冥中早有安排？

對目前的空谷蘭等三人來說，儘管他們都已暗中下定決心，要消弭這一場即將掀起的大殺刦，卻也由於己方人單勢孤，被目前又正是道消魔長，自己的心願能否達成，誰也不敢說有幾成把握。

但，那個邪門而又神秘的「頭兒」卻一口斷定，他們三人就是「他未來那輝煌事業的最大障碍」，而必須加以消滅。

試想想這情形，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當事人的空谷蘭等人，乍聞之下，又是多麼的震驚，多麼的興奮。

空谷蘭等三人儘管是心中既震驚，又興奮，卻是誰也沒接腔。

那青衫老者又輕嘆一聲，道：「所以，老夫才說，這，不知道究竟算是你們的光榮？還是你們的不幸？」

不等對方接腔，揚指凌空向已被制住的杜恆等三人一點。

就像變戲法，杜恆等三人如夢乍醒地清醒過來，茫然四顧。

那青衫老者向他們含笑說道：「杜大人，老夫奉命要殺的，是他們三個，你們三位可以離開了，煩寄語今上，江湖中事，最好是少管少問。」

杜恆等三人，仍然是茫然不知所措。

空谷蘭沉聲說道：「杜恆，你們三個都過來。」

杜恆等三人恭應着，快步走向空谷蘭身前，一齊躬身施禮，並由杜恆說道：「卑職無能，請公主治以應得之罪。」

空谷蘭一擺手，道：「不必說這些，退到黃威、吳杰身邊去。」

「是……」

「你們身上沒甚麼不舒服吧？」

杜恆微微一楞，道：「卑職沒甚麼不舒服的感覺。」

空谷蘭道：「那就好……」

那青衫老者截口笑道：「公主大人請放心，老夫只是奉命要你們三個的命，不會在一些不入流的角色身上動手脚。」

空谷蘭冷笑道：「我雖然是不知道你們的來歷，卻知道你們這批人都有些見不得人的邪門玩藝，現在你儘管使出來。」

那青衫老者也冷笑道：「老夫僅憑武功，也足能取你們的性命，接招。」

「接招」聲中，身形一幌而前，揚掌抓向空谷蘭的胸脯——

青衫老者捨邪術而用武功，對空谷蘭來說，自然是求之不得。

而且，空谷蘭也打定了速戰速決的主意，不讓對方有施展邪術的機會。

因此，當青衫老者一幌而前，抓向空谷蘭的胸脯時，但見寒芒電掣，像一張漁網似的兜頭罩下。

那正是「歸元秘笈」中的精妙絕招之一的「漁翁撒網」。

「歸元秘笈」的武學既然是「禹王寶斧」與「黃帝神弓」的尅星，其劍法中的精妙絕招的威力，自然是非同小可。

而這，也正是空谷蘭不惜「殺鷄用牛刀」，企圖一舉殺掉對方的主因。

但，那青衫老者的身手，也的確是够高明。

他，在面對如此威力絕倫的精妙劍招之下，居然只被斬掉一隻右掌，人卻也疾退了五丈之外。

而且，就在這刹那之間，怪異突生。

——那本來是黝黑的沉沉夜色，忽然變成一片血紅。

——血紅夜色中，青衫老者那隻斷掌，忽然變成一隻碩大無朋的魔掌，將空谷蘭，甘仲池，胡大明等三人一齊罩住。

——由魔掌的指縫中透視，外面的青衫老者，年輕道姑，中年道士等四人都變成了猙獰恐怖的「血人」，而且，血腥刺鼻，中人欲嘔。

空谷蘭既凜於對方身法的高明，及邪術發動的神速，又担心胡武不能及時趕回，心情沉重，自是不在話下。

但，儘管她心情沉重，外表上却不得不故裝鎭靜地沉聲說道：「大哥，三弟，這不過是類似白蓮教的邪術的幻象，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那青衫老者冷笑道：「幻象？你們三個何妨試試看，能不能闖出來？」

「本宮正想試試……」

空谷蘭可眞是劍及履及，「試試」聲中，人已仗劍向外硬闖。

同時，甘仲池，胡大明二人也不約而同地一齊向外硬闖。

但，不闖還好，這一闖，卻使他們三個人反而擠到一起來了。

這也就是說，那隻碩大無朋的魔掌，看似幻象，實際上却是有眞實的力量，那股眞實的力量，將「硬闖」的空谷蘭等三人硬行逼聚到一起來了。

而且，空谷蘭等三人被逼到一起後，不但感到血腥氣更爲刺鼻，同時也感到一股重逾山岳的壓力，正在逐漸漸加强中。

空谷蘭等三人心頭一懍之間，那青衫老者又冷笑道：「滋味如何？」

空谷蘭道：「不過如此而已。」

緊接着，又以眞氣傳音分別向胡大明，甘仲池二人說道：「大哥，三弟請放心吧，我已另做安排，只等胡武趕回來就好了。」

甘仲池心中一動，也傳音問道：「二姊是派胡武去取黑狗血？」

「正是……」

那青衫老者呵呵一笑道：「『如此』就够你們消受的了。」

一頓話鋒，又道：「公主大人，妳知不知道，這叫甚麼名堂？」

空谷蘭道：「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老夫必須告訴妳，這是魔教中的『血影神掌』。」

「你是魔教中人？」

「過去是的，現在不是。」

「現在是甚麼教？」

「待會去問閻王爺吧！」

魔掌外，傳來一聲冷笑，道：「我知道。」

接口的是那位在柳如眉，白娟娟面前自稱爲「怪姊姊」的神秘女郎，也就是空谷蘭的侍女哈玉珠。

哈玉珠一頓話鋒，又向空谷蘭襝衽一禮，道：「婢子參見公主。」

那青衫老者冷笑道：「死到臨頭，還要擺這些臭排場。」

空谷蘭不理會那青衫老者，却向哈玉珠沉聲問道：「玉珠，妳眞的知道？」

哈玉珠道：「婢子怎敢欺騙公主。」

「好！快說。」

「回公主，他們那一個組織，叫通天教……」

「這名稱倒够响亮。」

「這通天教是由一批天魔教和白蓮教的餘孽所聯合組成。」

「教主是甚麼人！」

「回公主，目前還沒查出來。」

「那麼，通天教與一統盟之間，是否已經有甚麼勾搭？」

「這問題，目前婢子沒法回答，按常情來說，他們雙方都是野心極大的黑道巨擘，似乎不太可能互相合作。」

「唔……。」

就這對話之間，魔掌中的無形壓力越來越重，空谷蘭、甘仲池、胡大明等三人已不得不互相靠攏，背靠背地運功抗拒。

外面的青衫老者入目之下，得意地邪笑道：「公主大人，已經漸入佳境了，是不是？」

哈玉珠搶先冷笑道：「下流東西，你以爲你那些妖術，可以無往不利？」

那青衫老者道：「事實證明，妳能否認嗎？」

「我也會有事實證明……」

哈玉珠邊說邊探懷取出一支竹筒——一支噴射的竹筒，對準那魔掌噴出一股烏紫色的液體。

那青衫老者呵呵大笑道：「這，又能證明一些甚麼呢？」

當哈玉珠取出那噴射竹筒時，被困於魔掌中的空谷蘭等人，也都禁不住色然而喜。

內行人都知道，對付邪術，黑狗血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所以，空谷蘭於不久之前，才派胡武去小村落中取黑狗血。

如今，人已被邪術困住，胡武尚未趕回，而哈玉珠却及時帶來了黑狗血。

這情形，自然會使空谷蘭等人暗中爲之興奮不已。

但很不幸，空谷蘭等人的興奮，却有如曇花一現。

因爲，哈玉珠所噴出的黑狗血，對那魔掌，竟然只不過是使那魔掌微微震動了一下而已。

哈玉珠俏臉一變之間，那青衫老者又道：「現在，老夫再給妳一個證明，看看老夫的『血影神掌』，是否已經受到黑狗血的尅制……」

說話之間，只見那魔掌陡地擴張，將哈玉珠也一併困住，忽然猛然一收，將哈玉珠逼到空谷蘭等人的身邊。

不特此也，當哈玉珠被逼到空谷蘭等人身邊的同時，空谷蘭的黑色頭套，也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揭去，現出她那冷艷無雙的本來面目。

那青衫老者一陣「嘿嘿」怪笑道：「好一對人間少見的大美人，只是，可惜啊！可惜！」

那一直俏立一旁的俏道姑嬌笑道：「雲老，可惜甚麼呀？」

那青衫老者道：「可惜我却不得不暴殄天物，辣手摧花。」

那俏道姑道：「咱們教主最是憐香惜玉，如果他見到這樣的大美人，一定不忍心下手。」

「妳忘了，教主已斷定他們是本教武林霸業的最大障碍，不能留下活口？」

「雲老，『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話你該記得？」

「記得又如何？」

「還有，毒蛇是令人恐怖的，但，如果拔掉它的毒牙，却可以隨心所欲地玩弄於股掌之上，是不是。」

那青衫老者會心地一笑道：「仙姑的意思是：留下她們的性命，廢掉她們的武功，獻給教主？」

那俏道姑媚笑道：「是呀，這樣，不但不算違背教主的命令，反而是奇功一件，必獲重賞。」

話鋒微頓，又道：「當然，那兩個臭男人，都必須殺掉。」

那青衫老者含笑點首，道：「對對，還是仙姑的頭腦比較靈活。」

當青衫老者與俏道姑互相自鳴得意之間，被困魔掌中的空谷蘭等人又如何呢？

對空谷蘭等人來說，目前這情況，可不是甚麼「啼笑皆非」，「憂急如焚」等字樣所能形容的。

憑他們四人的武功，實在想不起來，當代武林中，誰能有這個能力，將他們一起困住。

但，事實上，他們是被一起困住了，而且是被困於一隻斷掌之中，成了人家的俎上肉，釜底魚。

此情此景之下，如果說他們不着急，那絕對是欺人之談。

不過，他們於着急之中，却也有自我寬慰的理由。

因為，那青衫老者曾經說過，他們都是通天教的最大障礙。

換句話說，他們都是通天教的尅星。

由於通天教的神秘，並準確地知道他們的行踪，他們也深信通天教主的預言不會錯。

既然通天教主的預言不會錯，他們都是通天教的尅星，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會被困死在這兒。

但事實上他們自己沒法破解對方的邪術，也想不起來還有誰能及時趕來解圍。

所以，目前他們是怎樣的心情，連他們自己也分辨不出來。

好在目前這一段時間中，那魔掌的壓力並未更形加强，抗拒起來，並不過於費力，也樂得較為輕鬆地靜以觀變。

那青衫老者一頓話鋒之後，向空谷蘭笑問道：「公主大人，方才我們的談話，妳都聽到了？」

空谷蘭曼應道：「聽到了又如何？」

「聽到了嘛！將來在教主後宮，擅寵專房時，飲水思源，可莫忘了今宵老夫的玉成之德。」

如果像方才那青衫老者所說的，也算是對空谷蘭的玉成，那麼，所謂「玉成之德」，不但沒一點兒價值，也實在太令人可笑了。

但，空谷蘭並未生氣，反而淡淡地一笑道：「是嗎！本宮已經先謝了。」

那青衫老者一楞道：「甚麼先謝？」

空谷蘭道：「本宮方才斬下你一隻爪子，難道那不能算先謝？」

「算算……」那青衫老者一陣呵呵大笑之後，道：「那眞該鄭重地謝謝妳，如果妳自己不提起，老夫幾乎忘了哩！」

青衫老者這幾句話，可眞教人莫測高深。

他，說的是反話嗎？

但，由他那笑容與語氣中判斷，却一點也不像是說的反話。

世間眞有這種被人家砍下一隻右掌，而反而向敵人致謝的怪事嗎？

因此，這回可輪到空谷蘭發楞了。

不但空谷蘭為之發楞，連甘仲池、胡大明、哈玉珠等三人也大惑不解地投以詢問的目光。

那青衫老者道：「老夫說的是由衷之言。」

空谷蘭半信半疑地「噢」了一聲。

那青衫老者忽有所憶地一笑道：「現在，應該先行介紹咱們這四位的來歷，然後再說為甚麼妳斬下我一隻手掌，反而要感謝妳的原因。」

空谷蘭沒接腔。

那青衫老者首先抬手一指那俏道姑，道：「這位是名震江湖的『萬妙仙姑』伍媚娘。」

「久仰。」

「這二位是茅山上清宮宮主天風道長和師弟天雷道長。」

空谷蘭又漫不經心地道了一聲：「久仰。」

「至於老夫，姓雲，名中鶴，本為魔教中人，現與他們三位同為通天教中一級護法。」

「要不要我再說一聲『久仰』？」

空谷蘭口中還是說得漫不經心，但她的芳心中却有着太多的困惑。

因為，雲中鶴等四人，在目前的江湖上都頂多只能算是二流角色。

按常情來說，一個江湖組織中的一級護法，位高權重，應該都是由一流高手中的佼佼者出任才對。

但，目前的通天教却一反常態，以雲中鶴等這些二流角色來担任。這，如非是通天教中缺少人才，那就是雲中鶴等四人必然都具有遠超於他們名氣的驚人藝業。

而且，衡情度理，顯然是以後者的成份居多。

因為，凡是老於世故的人都知道：世間固然多的是「實至名歸」，名實相符的名人，但浪得虛名的「空心大佬倌」却也到處都有，而具有眞才實學却沒有名氣的人，更是絕對只有比已經「功成名就」的名人要多得多。

眼前的雲中鶴，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

雲中鶴以一個二流角色的身份，居然能避過空谷蘭所猝然發動的曠代絕學「歸元劍法」中的一式精妙絕招「漁翁撒網」，而只是被斬掉一隻右掌，已足以證明他的身手遠超過他的名氣。

至於他能以一隻斷掌將空谷蘭等這批當代武林中的頂尖兒高手一齊困住，那已經是不屬於武學的範圍，可以不談。

雲中鶴固然已可確定他是一個「身手超過他的名氣」的人，那麼，其餘的「萬妙仙姑」伍媚娘等三人又如何呢？

以他們同為通天教中的一級護法的身份來說，他們的「眞才實學」，也不可能低於雲中鶴。

何況，「茅山道士」一向就以妖術著稱，所以，天風、天雷兩個道士，也一定不是易與之輩。

所以，空谷蘭的芳心中，不但感到困惑，也感到無比的焦急。

× × ×

雲中鶴含笑說道：「不必了，那些『言不由衷』的『久仰』，妳說起來很勉强，我聽起來更不舒坦，現在，咱們還是說正經的吧！」

略頓話鋒，又道：「方才，老夫說到，妳斬下我一隻手掌，我要向妳鄭重致謝時，你們都好像不太相信。」

空谷蘭道：「不是不太相信，而是根本不相信。」

「這也難怪，但，當老夫說明原因之後，妳就會完全相信了。」

「噢……」

「老夫說過，老夫練的，是『血影神掌』……」

「我記得。」

「練『血影神掌』，必須砍下自己的手掌來練，才能達到最高境界，但老夫一直都狠不下心來砍下自己的手掌。」

「現在，我替你完成心願了，所以，你的『血影神掌』，立刻就可以達到最高境界……」

雲中鶴拈鬚微笑道：「不但已達到最高境界，而且還跨越了最高境界。你們都知道，一般的法術，都忌黑狗血和穢物的，但方才，老夫的『血影神掌』已經得起黑狗血的攷驗……」

空谷蘭截口問道：「所以，你認為你的『血影神掌』已經超越了最高境界？」

「不錯。」

「也所以，對於我砍下你的一隻爪子，你必須向我鄭重致謝？」

「正是。」

「像這樣的謝法，你不覺得太隆重了嗎？」

她，邊說邊抬手向那困住他們四人的魔掌一指，居然笑了。

她，本來就長得天姿國色，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冷而少見笑容。

目前這一笑，却有如春風解凍，具有使百煉鋼化做繞指柔的魅力。

尤其是在那血紅色的魔掌妖光照映之中，更別具一股子妖異之美，也更加增長了那笑容的媚力。

雲中鶴入目之下，禁不住怦然心動，意亂情迷地笑道：「是嗎……」

空谷蘭媚笑如故地道：「難道你自己不覺得？」

雲中鶴好像有點兒茫然地道：「我……我是不覺得。」

「那麼，你就多想想吧！」

「我……已經想過了。」

「還是不覺得？」

「是啊……」

這時，那困住空谷蘭等人的魔掌，連連幌動，好像受到强大的震撼，即將被震毀似地。而空谷蘭俏臉上的媚笑也顯得更迷人，更妖異了。

一旁的伍媚娘、天風、天雷等三人入目之下，一齊臉色為之大變，伍媚娘並震聲大喝道：「雲老，趕快收攝心神……」

天風道人也接着以右掌抵上雲中鶴背後的「靈台」穴，沉聲喝道：「雲老，不可與對方的目光接觸。」

雲中鶴身軀一震，瞿然而醒，並苦笑道：「好厲害的『攝魂大法』。」

那魔掌搖幌得更厲害了，好像隨時都有被震毀的可能。

雲中鶴連忙以右臂斷掌處的鮮血向那魔掌一揮洒，搖幌的魔掌立即穩定下來。

伍媚娘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眞想不到，這妖婦也會使魔教中的『攝魂大法』。」

其實，空谷蘭方才所施展的並不是甚麼「攝魂大法」，只不過是「黃帝神弓」中一項類似「攝魂大法」的「精神功」而已。

由於目前情況險惡，那魔掌既非武功所能破解，想像中又無外援解救。在不甘心「坐以待斃」的情況之下，才以「精神功」姑妄一試。

眞想不到一試之下，居然出現奇跡。

可惜的是：這「奇跡」不過是「曇花一現」，就被伍媚娘等人破壞掉了。

此情此景，空谷蘭芳心中的懊喪與焦急，是不難想像的。

所以，她對伍媚娘的話根本就不予理會。

伍媚娘又注目問道：「嗨，妳跟天魔教有何淵源？」

空谷蘭仍未接腔。

伍媚娘臉色一沉之間，天風道人却正容說道：「不必問甚麼了，還是辦正經事吧！」

空谷蘭道：「還有甚麼正經的事？」

「妳說呢？」

「我就是想不通才問你呀！」

天風道人却向雲中鶴道：「雲老，為免夜長夢多，還是早點收拾那四個吧！」

「對對……」雲中鶴連連點首，說道：「方才，我一時大意，幾乎陰溝裏翻了船……」

說話間，他那被砍掉手掌的右臂再度向那魔掌揮洒了一下。

只見那魔掌猛然一收，裏面的空谷蘭等四人，不由自主地被擠壓到一起，就像外圍套上了一個鋼箍，幾乎連氣都透不過來。

這情形，自然使得空谷蘭等人臉色齊都為之一變。

唯一反常的是甘仲池。

甘仲池於臉色一變之後，忽然笑了，而且還好像笑得很開心。

由於四個人擠在一起，偏偏甘仲池與哈玉珠是被迫而面對面地緊貼着，儘管還隔着衣衫，却也算得上是「耳鬢厮磨」，「薌澤微聞」。

因此，甘仲池這一笑，使哈玉珠發生誤會，如非是目前全身都動彈不得，她幾乎要賞甘仲池一記耳光。

但，本來就未存一絲綺念的甘仲池，却仍然是一個勁地笑道：「大哥，二姊，哈……姊姊，咱們有救了。」

對於哈玉珠，由於她既是乃兄甘仲文的情婦，又是空谷蘭的使女，甘仲池一時之間，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哈姊姊」更恰當的稱呼來，但，儘管如此，「哈姊姊」三字還是叫得既不自然，又結結巴巴地。

× × ×

對空谷蘭等人來說，目前，可說是已到了要命的生死關頭，甘仲池怎能笑得出來？又怎會說出「咱們有救了」的話？

因此，空谷蘭等三人，都為之一楞。

但事實上，教他們發楞的還不止於這一項哩！

就當空谷蘭等人齊都一楞的同時，魔掌外却傳來一串急促語聲道：「雲老，教主有令，立即撤退。」

現在，可輪到雲中鶴發楞了。

雲中鶴一楞之下，苦笑道：「點子都已入網，立即撤退，豈不是太可惜了。」

那傳話的人，道：「雲老，這是教主的命令，同時，雲老也該相信教主有預卜

休谷的絕活兒……」

雲中鶴心中一凜地截口道：「好好……我立即撤退……」

甘仲池忽然截口冷笑道：「現在撤退，已經來不及了……」

話聲中，他已探懷取出由三絕和尚所贈送給他的白玉如意，只見一道瑩白光華陡地擴展開來——

在這同時，困住他們的那隻魔掌也忽然收斂，雲中鶴並發出一聲悶哼。

這意外的轉變，來得太快速了。快速得有如雷雨中的電光一閃，那瑩白光華與血紅魔掌就一齊消失。

當甘仲池等人回過神來時，雲中鶴等人已逸出丈遠之外，閃得一閃，即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空谷蘭一挫銀牙，道：「便宜了這四個魔崽子。」

甘仲池含笑接道：「也不會太便宜的，方才，儘管他及時收手，還是略嫌晚了一點，我想，他至少也受了一點不算太輕的震傷。」

「你是指方才那聲悶哼而言？」

「是的。」

空谷蘭忽然嬌笑一聲，道：「三弟，你有這麼神奇的法寶，方才，爲甚麼不早點施展？」

甘仲池苦笑道：「二姊，事先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啊！」

空谷蘭訝問道：「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身上有這麼神奇的法寶？」

「是的。」

「那……你怎麼又忽然知道了呢？」

「事情是這樣的……」

甘仲池接着將三絕和尚贈送他那白玉如意的經過複述了一遍之後，又道：「我實在想不到，這白玉如意除了已經化解掉少林寺前的一場殺刦之外，居然還具有辟邪的妙用。」

空谷蘭道：「說了半天，還是沒有說到你爲甚麼忽然之間知道運用這件法寶的原因。」

「現在就說到了，」甘仲池含笑接道：「方才，當那魔掌的壓力越來越嚴重時，我懷中的白玉如意忽然發出一股暖流，我身體上所承受的壓力也忽然消失，而且，那白玉如意竟有如小鹿兒亂撞，大有脫穎而出之勢。

「當時，我腦際突然靈光一閃！白玉如意既然是峨嵋派中歷代相傳的信物，像目前這情形，必然是一件具有靈性而又可以辟邪的玄門法寶，所以，我方才才禁不住脫口說出那句『咱們有救了』的話來，眞想不到，它的威力竟然是這麼神奇得不可思議。」

胡大明插口道：「白陽眞人是峨嵋派中人，白玉如意既然是峨嵋派歷代相傳的信物！也可能跟白陽眞人有關，更可能跟白陽眞人所研創的『歸元秘笈』有關，所以，三弟必須特別珍惜它。」

甘仲池道：「我會特別珍惜它的。」

胡大明道：「可惜你還不知道如何運用它，否則，像這種玄門法寶，一定是妙用無窮的。」

空谷蘭道：「是的，三弟幾時再見到三絕和尚時，一定要好好地請教一番，以免暴殄天物。」

胡大明苦笑道：「問題是：恐怕三絕和尚自己也不知道，否則他不可能將這種珍貴無比的法寶，輕易地贈送給別人。」

空谷蘭道：「那可不一定，我想，三絕和尚已經是一位不問世事的得道高僧，他之所以將白玉如意送給三弟，可能另有深意。」

胡大明點點頭，道：「但願如此。」

空谷蘭轉向哈玉珠問道：「玉珠，妳趕到這兒來，該不是出於偶然吧？」

哈玉珠苦笑道：「是的，婢子無能，爭取長孫尙義的任務，功敗垂成。」

空谷蘭道：「這是說，長孫尙義已經被一統盟所爭取？」

「是的，長孫尙義已出任一統盟的第一副盟主，他那存仁山莊，也已成爲一統盟的總壇。」

「辜若萍那方面呢？」

「姓辜的滑溜得很，據說，一統盟正在以第二副盟主之職籠絡他，他還在攷慮中。」

「這是說，爭取辜若萍的希望，也很渺茫？」

哈玉珠又苦笑了一下，道：「回公主，這都是實情。」

空谷蘭長嘆一聲，道：「目前局勢，本來就是道消魔長，現在，又加上一個通天教半途攪局，這一場刦難，可眞教人心焦。」

胡大明道：「二妹也不用心焦，我是一個大老粗，不懂得說甚麼大道理，但我總覺得，爭取像長孫尙義，辜若萍等這些邪魔外道，總不是好辦法，目前，當務之急，還是趕快行咱們預定的計劃，才是上策。」

空谷蘭點首笑道：「對！大哥言之有理，現在，除了大哥，三弟，和我繼續前行之外，其餘的人都暫時由玉珠率領，就近尋覓適當場所住下來，另候差遣。」

哈玉珠點點頭，欲言又止。

空谷蘭訝問道：「還有甚麼事不便說出來。」

哈玉珠美目飛快地向甘仲池瞟了一眼，以傳音入密功夫說道：「是有關甘少俠的，婢子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他？」

空谷蘭也傳音說道：「是壞消息？」

「是的。」

「說吧，讓我攷慮一下，該不該告訴他。」

「是關於白娟娟姑娘的壞消息。」

「白姑娘怎樣了？」

「她……她被淳于石的兒子長青刦走了。」

「妳說的淳子長青，就是淳于巧兒的哥哥。」

「是的。」

「這……」空谷蘭徐徐地接道：「對我們來說，也許會有好處，但，對白娟娟個人來說，却實在是太不幸了。」

哈玉珠蹙眉接問道：「公主，白姑娘被刦走，怎會反而對我們有好處呢？」

「妳多用點腦筋，就會明白的，不過，這消息還是暫時保密，更不能讓小甘知道。」

「婢子遵命……」

由於方才哈玉珠對甘仲池那飛快的一瞟，甘仲池與胡大明二人都不會察覺到，而目前她們主婢兩人的談話，又使的是傳音入密的功夫，所以，胡大明，甘仲池二人都不知道她們在說些甚麼，更不知道她們所談的，跟甘仲池大有關聯。

因此甘仲池反而以輕鬆的語氣笑問道：「二姊，妳們的悄悄話說完沒有？」

空谷蘭心中苦笑着：「我的傻三弟，爲了大局，原諒我不得不暫時瞞着你……」

但她外表上却嬌笑說道：「已經說完啦！」

甘仲池也含笑道：「那麼，咱們是否該走了？」

空谷蘭道：「是的，咱們走吧……」

×　×　×

在空谷蘭的前導下，甘仲池，胡大明二人緊隨着在根本沒有路徑可循的崇山峻嶺間巧縱輕登着。

約莫個半時辰之後，夜盡天明，而他們三人却已進入一條奇險無比的山澗中。

那山澗最寬處不過十丈，但兩岸却高達百丈以上，兼以雜木叢生藤蘿遍佈，仰首上瞧，僅見青天一綫，形勢險惡已極。

至於澗底，急流澎湃，震耳欲聾，其險惡，也同樣地令人怵目驚心。

像這種場所，普通人瞧瞧也會頭暈心悸，更不用說胆敢以身涉險了。

但目前的空谷蘭，甘仲池，胡大明等三人，却都是具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的非常人，藝高人胆大，全都神態自若地履險如夷，在溪流的礁石間和兩岸間可能借力的立足點上，巧縱輕登地向裏面淌進。

這道險惡的溪澗，其長不知幾許，但當他們淌進了約莫里半左右之後，身爲前導的空谷蘭忽然躍登左岸一片突出的巨石上，向胡大明，甘仲池二人招招手，道：「二位都請上來。」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先後躍登巨石上，甘仲池並笑問道：「到了？」

空谷蘭笑笑道：「還沒到。」

接着，招手向十來丈高處的一株古松一指，道：「那株古松的後面有一個天然石洞，必須通過那天然石洞，才能算是到了。但，那天然石洞中有三處都必須施展縮骨神功才能通過，三弟，你的縮骨神功的造詣如何？」

甘仲池含笑接道：「馬馬虎虎……」

胡大明也笑笑道：「二妹，妳所選擇的這個地方，可眞够隱密。」

空谷蘭道：「所以，我將這條溪澗取名爲『鷹愁澗』。」

甘仲池道：「鷹愁澗，這名稱眞是恰當極了。」

空谷蘭道：「至於我們所要去的地方，我也將它取名爲天心谷，那天心谷不但隱密，而且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

甘仲池道：「那是一些甚麼好處？」

「看到了自然知道，走吧！」

語完，她已一式「一鶴冲天」，騰身到了那株古松之旁。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也相隨騰弃。

古松背後，果然有一個可容一人出入的天然石洞的入口，但由於洞口被稠密的藤蘿所垂遮，如非是有空谷蘭這個「識途老馬」，不知情的人，即使近在眼前，也不容易察覺哩！

在空谷蘭的前導之下，三人魚貫而入，空谷蘭並首先點燃火摺子。

這天然石洞，除了其中有三處最窄的地方，必須施展縮骨神功才能通過之外，大致說來相當寬敞，岔道也很多，而且還有一個異於其他的天然石洞的特色。

一般天然石洞，都有石鐘乳，和蝙蝠，蛇虫之類的小動物，而絕大多數也會予人以「氣悶」之感。

但目前這個天然石洞，不但沒有石鐘乳，也沒有蝙蝠、蛇虫，而其空氣之清新，流暢，更是令人感覺到比在外面還要舒服得多。

當出口處的天光遙遙在望時，一股撲鼻清香，更令人爲之精神一振。

甘仲池禁不住脫口讚美，道：「好香啊！」

空谷蘭笑問道：「三弟，分辨得出這是甚麼香味麼？」

甘仲池也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然後搖搖頭，苦笑道：「分辨不出來。」

「你先摸摸那洞壁。」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都伸手摸向石壁，但覺觸手處一股暖流傳遍全身，立即感到無比的舒暢。

胡大明脫口驚呼：「是萬年溫玉！」

「不錯。」空谷蘭又向丈遠外一指，道：「二位再瞧瞧那邊。」

所謂「那邊」，是顯然由人工所挖成的一隻巨型石杯，杯中貯存着小半杯的乳白色液體，那撲鼻清香，也就是那乳白色液體所發出。

胡大明，甘仲池二人同時爲之目光一亮時，空谷蘭又笑問道：「二位知道這玩藝兒的名稱嗎？」

甘仲池反問道：「這是不是道家視爲無上珍品的『萬載空青石乳』？」

「對，」空谷蘭正容接道：「但，這是出於萬年溫玉中的空青石乳，所以，更是珍品中的珍品。」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都是一副驚喜莫名狀。

空谷蘭又道：「萬載空青石乳，對道家固然是無上珍品，對練武的人，也是助長功力的無上珍品，再加上萬年溫玉的輔助，我保證不出一個月三弟必然可以脫胎換骨，大哥也必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甘仲池道：「二姊妳當然也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啦！」

空谷蘭道：「不，我不可能再精進了，借助天材地寶增進功力，都有個極限，個人的資質秉賦，也有極限，而我目前，却是兩個極限達到頂點了。」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其實，像我和哈玉珠這兩個『半路出家的和尙』，能有目前的成就，也應該知足了，是不是？」

甘仲池，胡大明二人都似笑非笑地未置可否。

空谷蘭又道：「走！咱們先到出口處瞧瞧。」

當他們到達那出口處時，甘仲池，胡大明二人都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而同時驚嘆道：「好一個洞天福地。」

（未完・十）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在古堡找到過龍江，當時他已醉酒不醒，這本是殺他的最好機會，但他却認爲背後出劍是不名譽的事，遂把劍收起，並留言相約三天後再決鬥……白長老指導童雲練劍，並三番四次要童雲練就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並取一小紙卷給童雲，上寫「花自飄落水自流」，要童雲靜坐七天之後，再把這句話的眞意告訴他，接着童雲道出長白門的金鷄太歲已來到皖南，白長老聽了，吩咐童雲要小心謹愼，千萬別招惹金鷄太歲，以免吃虧……鮑玉到旅邸中找關雪羽，並一起喝酒吃飯，飯後，鮑玉離去，關雪羽頭昏目眩，遂即昏倒在地……

細訴江湖事　南柯一夢醒

那隻手此刻正自在關雪羽的臉上緩緩移動着，尖尖的指尖，温柔的滑過他的鬢邊，把那些爲汗水所浸濕的散亂髮絲一根根的理順了，攏向耳後，於是那一張頗具有男性英颯個性的面頰便自現了出來。

折騰了老半天，這張臉早爲汗水所污，左面一塊泥，右面一撮子青，這都是剛才昏過去的時候，不當心跌倒碰傷和弄髒的。

看到這裏，她輕輕皺了一下眉，搖搖頭發出了一聲輕輕嘆息——

「眞是的，老大不小的了，敢情連自己都照顧不過來，叫人看着心疼。」

姑娘心裏這麼想着，可沒出聲兒。

接着由對襟小馬甲的左岔盤扣處，解下了絲絹，抖開來，輕輕地爲他揩着。

揩着、抹着，漸漸地，這張臉就益發的爲之清爽了。

那一塊小小的碰傷，也爲他細心的擦上一些專爲治跌打損傷的「千金油」。

於是，不大一會兒的工夫，眼看着那小片青色傷痕，便自爲之消失。

鳳姑娘美麗的臉上，總算微微現出了一絲笑靨。

打從上半夜開始到現在，天光已微微透明，這麼長的時間，她一直都守候在他跟前，爲他理氣、和血、定穴、順脈，最後把本身所練的無極罡氣，緩緩由對方脈門注入，直到與對方本身元氣相接，才算大功告成。

這一連串的救護措施，說來容易，設非是具有鳳姑娘這般內功身手，更兼精通醫術之人，換在另一個人，或是兩者缺一之人，便萬難奏功。

關雪羽必然十分的累了，痛楚既失，更兼百脈暢通，不自覺的便沉沉入睡，苦的是鳳姑娘靜守一側，眼看着天光漸明，大半夜的折騰，可也有些倦了，想走吧，却又有些放不下，總要等到他醒轉之後，問過了是怎麼囘事，好好告誡他一番，以免下次再犯了，可就麻煩。就這麼，她一次次的耐着性子，便自留了下來。

窗外人影一閃，傳過了大四兒的聲音道：「姑……姑娘在裏頭麼？」

鳳姑娘哼了一聲道：「當然在——你怎麼還沒走？」

「我……我侍候姑娘……」

「這裏用不着你，你走吧！」

「這……姑娘妳是在……？」

話還未完，只聽見「呼啦！」一聲，房門敞開，鳳姑娘已現身眼前。

大四兒頓時就像閃了舌頭，呆了一呆，忙自後退了一步，侍候久了，當然知道主子的脾氣，一經發作，那可是不得了，只嚇得臉上變顏變色，一雙眼珠子，只是咕咕嚕嚕在對方身上轉個不已。

「你說我是在幹什麼？」鳳姑娘單手叉着腰：「我又能幹什麼？你說——」

「我……小的是爲姑娘好，怕……」

「怕什麼？」

「怕……妳吃了人家的虧！」

「我……眞想宰了你！」鳳姑娘氣極敗壞的囘頭看了一眼，所幸關雪羽兀自在熟睡中，她的氣可就不打一處兒來。

「以後你再敢管我的事，看吧，我非要……」

「姑……姑娘……」大四兒吃力的道：「大爺臨行關照……說是姑娘若有任何失閃……要剝小的……我的人皮紮……紮燈籠——」

「哼——所以你就怕了？」

一面說，鳳姑娘前行一步，凌聲道：「我現在就剝你的皮，看你怕不怕？」

話聲一落，陡然探出一隻手，直向着大四兒當臉抓去，大四兒嚇得身子一抖，竟是不及閃躲，登時被抓了個緊！

「姑娘……饒命……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這一抓手底下可是眞不留情，尖尖五指登時深入大四兒胸肉內，只痛得他啊唷叫了一聲，却已被鳳姑娘緊緊擧了起來。

「姑娘饒命……」

大四兒嚇得魂飛魄散，這才知道對方是眞的出手，可不是鬧着玩兒的，一叫連聲音都抖了！

「哼——」鳳姑娘圓瞪着一雙杏眼，冷着聲音道：「我可是跟你說了好幾囘了，下次要是再敢偷偷的跟踪我，管我的閑事，我眞的要你的命……這一次便宜了你，給我滾囘去！」

話出，手翻，將手往外一抛，呼啦啦一陣衣袂蕩風之聲，大四兒偌大的身子足足被抛出了三四丈高下，頭下脚上的直栽了下來。

這一頭要是實栽在地上，就算他練過鐵頭功也怕是活不了——總算他輕功不弱，緊急關頭，驀地在空中挺腹收背，來了一個倒翻，這才改成了頭上脚下之勢，「噗通！」落地，坐了個「屁股頓兒」，直痛得滋牙裂嘴，那裏還敢再在這裏多待一刻？爬起來向着鳳姑娘磕了個頭，一拐一瘸的走了出去。

鳳姑娘這才轉身囘房，她這裏虛掩上房門，方自轉過身來，意外才發覺到，敢情關雪羽早已醒了，正自坐着，用着奇異的目光，向自己這邊打量着。

「啊——」像是嚇了一跳，鳳姑娘含着笑說道：「你醒了？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

關雪羽由於醒了一些時候，早已把這件事想了個明白，平白無由的可又搭了人家的大情，這已是第二次了，心裏好不慚愧。

「謝謝妳——」他吶吶的說：「妳又救了我！」

「到底是怎麼囘事！」鳳姑娘打量着他道：「大概你喝酒了，是吧？」

關雪羽苦笑了一下：「不能喝麼？」

鳳姑娘哼了一聲，細長的眉毛挑動了一下：「如果不是我來得巧，你這條命，怕是保不住了！」

關雪羽憶及前景，料想她所說必是實話，由不住暗吃一驚。

鳳姑娘道：「說來應該怪我，忘了告訴你，你雖然功力深湛，又借助上一次爲你服下的『續命金丹』藥力，可以把毒性控制於『氣海穴』內，暫不發作，但是如果喝了酒，那怕只是一點點，也難控制，這一點你可千萬要記住！」

關雪羽輕嘆一聲道：「我竟然忘了這一點，又勞姑娘援手救助，眞慚愧……」

「用不着客氣……」鳳姑娘微微含笑道：「說來說去，還是全在你內功精湛，要是換在另一個人，這一次怕是無救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恭喜，恭喜！」

關雪羽苦笑道：「這種恭喜，我可是担受不起，姑娘何必取笑，倒是二度救命，恩重如山，却不知怎麼囘報，更增無限慚愧……」

「算了……我可不願意聽你這些感激話，」鳳姑娘那雙明澈的眼睛盯着他：「難道我這麼做是爲了要你心存感激，希望你囘報我？」

「當然不是——」關雪羽道：「可是我却不能不記在心裏……」

「你大可不必——」

站起來踱向窗前，向着微曦的天空看了一會兒——「這段日子你可好？」

一面說，她緩緩的又囘過了身子，大眼睛裏透露着神秘的光采。

「很好——」關雪羽又問她道：「妳呢？」

「我——？」鳳姑娘一笑：「我永遠是老樣子。」

「什麼是老樣子？」

微微一笑，鳳姑娘道：「問的好——一天，一百天，一千天，都沒什麼不同，這就是老樣子。」

關雪羽點點頭道：「原來如此，我倒是認爲妳是多彩多姿——」

「不——」鳳姑娘搖搖頭：「我可不是——」

「也許我不該多問，」關雪羽道：「姑娘可以不說。」

「什麼事？」

「我只是對你感到好奇——」關雪羽終於忍不住試探的問道：「姑娘離開七指雪山，千里迢迢來到這裏，難道只是遊山玩水？」

鳳姑娘低頭一笑，眨了一下眼睛：「我說過遊山玩水這句話麼？」

關雪羽這才覺出話中有病，笑了笑略遮窘態。

「那又爲了什麼？」

「你眞的不知道？」

「姑娘不說，我又如何知道？」

「那你還是糊塗點的好。」

停了一下，她回過身來坐下，微微含笑的眼睛盯着闕雪羽，一會又把手支起來，托着下巴，嫵媚中別有俏皮的望向闕雪羽——

「你既然巳經知道我的出身，當然應該知道，雪山鳳尾堂的規矩，我此行的任務，是不能透露給任何人知道的，這一點，還得請你原諒。」

闕雪羽道：「這也罷了，我知道妳是不會輕易透露出來的，不過——」

「不過什麽？」

「我是說……」闕雪羽慢慢地道：「即使妳不說，我也應該猜出來。」

鳳姑娘一笑，蛾眉微挑，那意思是在說：是麽？

「姑娘這次出山，我想是奉了鳳七先生之命，大有問鼎中原之意——可是？」

鳳姑娘笑了一下，未置可否。

闕雪羽烱烱目神，逼視着她道：「據我所知，令尊鳳七先生早有稱雄武林之意，二十年前的那一次『天地大會』其實巳經表明了他問鼎天下的雄心壯志！」

鳳姑娘明亮的一雙眼睛，在他身上一轉，哼了一聲，半笑半嗔的道：「倒是看不出來，你知道的還倒不少呢，你才多大呀，二十年前的事情你都知道？」

闕雪羽道：「這與年歲無關——我不但知道令尊曾經舉辦過這次盛會，其中細節也知悉甚清！」

鳳姑娘道：「讓我長點見識吧？」

「據我所知，那一次盛會，令尊原意是想奪魁的，結果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却由於其中一位武林前輩的攪局，結果那次盛會，竟然中途拆散，沒有開成，對於你父親來說，誠是大爲失望之事。」

「原來是這樣……」

鳳姑娘心裏想着一件事，微微點頭道：「想來這件事必定是你父親告訴你的了，……你可知道那一位攪亂大會武林前輩的大名麽？」

闕雪羽哼了一聲，說道：「這位前輩，便是有名的點蒼派前輩元老『紅衣宮主』任飄萍，姑娘大概不會沒有聽過這個人吧？」

鳳姑娘微微驚了一下，若不是闕雪羽現在提起來，她還一直蒙在鼓裏，父親似乎不大喜歡提起這件往事，她也就沒有敢多問，一直是個謎團在心裏悶着，現在被闕雪羽一提起來，她才算有些明白過來。

「我知道了？」鳳姑娘心不在焉的思索着什麽，緩緩的道：「這位任前輩好像巳經死了吧？」

「當然死了，早就死了。」

「爲什麽？」

「問得好。」闕雪羽道：「姑娘眞的不知道？」

「當然，要不然我幹什麽還問你？」

她表情一派眞摯，顯然眞的不知道這件事。

闕雪羽微微一楞，接着他遂即明白過來，暗忖道：想是當年鳳七先生作此事時，手段過於毒辣，有欠忠厚，自然不欲讓他女兒知道，哼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他豈能隻手遮天？

想到這裏他冷冷笑道：「既然令尊不欲讓姑娘知道，姑娘也就不必再問了。」

鳳姑娘道：「我偏要問，你說——」

闕雪羽哼了一聲道：「那麽，我就告訴你，任飄萍是被你父親殺死的。」

鳳姑娘呆了一呆，微微笑道：「這也沒有什麽，試看當今武林中這些成名的人物，那一個又沒殺過人，包括你我在內，誰又能例外呢？」

「這不是一樣的，」闕雪羽烱烱雙瞳，直直逼視着她：「令尊下手殺害任前輩全家上下，手段過於毒辣，非比尋常。」

鳳姑娘道：「願聽其詳！」

闕雪羽冷冷一笑道：「如果我所聽見的傳聞是眞的話，情形是這樣的，令尊找到了點蒼山，和任前輩約定三場比武，任前輩以二負一勝敗北，你父親偏偏不服，約定兩年後再行比過——」

「不錯，我爹爹的脾氣確是這樣……」鳳姑娘笑着說：「他要勝一個人，一定要叫那人打心眼兒裏佩服，後來呢？」

闕雪羽哼了一聲接下去道：「兩年後，你父親再上點蒼，却發覺任老前輩不在點蒼。」

「難道他們沒有約好？」

「那倒不是——」闕雪羽道：「只因爲任前輩直覺不是你父親的對手，又心知你父親下手必重，惜命起見，這才特意避過，他原以爲這樣一來，等於自承不是令尊對手也就算了，那裏知道你父親盛怒之下，一言不合，竟然將任前輩之紅衣宮上上下下十二名弟子全數殺害，就連任前輩一名稚子也沒有放過。」

鳳姑娘原本含有微笑的臉，這時不再笑了。

「後來呢？」

「任前輩回家之後，目睹着此一滅門慘象，痛不欲生，偏偏你父仍是放他不過，留有書信，約他一會，定要與他分個高下——」

鳳姑娘看了他一眼，有意的作出一副笑臉。

闕雪羽道：「任前輩在忍無可忍之下，按照你父親約定之日到了七指雪山，找到了妳父親。」

「這麽說，他是自己來找死了。」

鳳姑娘妙目微側，斜斜的打量着他，這麽慘烈令人髮指的一件兇殺事件，她却偏偏不重視，希望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

闕雪羽長嘆一聲道：「妳父親果眞殺了他倒也罷了，難道這件事妳一點也不知道？」

鳳姑娘欲笑又顰的垂下了頭，把一頭長髮深深的垂下來，然後向後面一仰，唰——雲也似的飄洒開來，隨之，輕起玉腕，輕輕攏向頸後。

這番姿態確是醉人，明眸、皓齒、雪肌、玉項，襯着酡紅的臉，朦朧似有情意的目光，激蕩起濃重的青春氣息——

她這裏欲笑還顰的打量着對方，分明不欲闕雪羽再說下去，偏偏闕雪羽却視若未睹的閃開了眸子。

不知怎麽回事，他的臉紅了。

當他再次接觸到她時，出乎意外的，鳳姑娘竟然巳經來到了身邊，就站在他面

前。

「是怎麽回事，到底還有個完沒了，嗯！」一面說，輕起柔荑，落在了闕雪羽髮上，纖纖玉指在他濃黑的髮際撥弄着。

「妳——？」

闕雪羽像是觸了電般地，陡然抬起臉來。

鳳姑娘嚇了一跳的樣子，忽然收回了手，抱着一雙胳膊，欲笑還羞。

兩雙眼睛接觸之下，闕雪羽終是無能發作，深深地把頭又垂了下來。

「好吧，如果非要說出來才舒服，你就說吧！」鳳姑娘笑態可掬的道：「我聽着哪。」

闕雪羽抬起頭，再一次接觸到對方似有情意的那一雙剪水雙瞳，由不住心裏搖動，暗忖着不好——便把身子轉向一邊，却有一股熱流直襲上來，這番感觸端的前此未曾有過，好一會才平靜下來。

「咦——你怎麽又不說了？」

鳳姑娘聳了一下眉毛：「剛才你說到任飄萍到了七指雪山，找我爹爹復仇，後來又怎麽樣了？」

闕雪羽所以要把這一段傳聞之事說出來，意在試探對方反應如何，從而測知對方的動向與良知，却沒有想到對方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却使得自己諱莫如深，似乎多此一說了。

鳳姑娘那雙妙目兀自瞧着他。

闕雪羽也只好據實而道了。

「任前輩在七指雪山找到了妳父親，痛數其罪，容到二人動手較量時，這位前輩才發覺，敢情後堂觀者甚多，俱是在武林中領袖一方的人物，顯然令尊巳經過一番事先安排，要在衆人之前降服任前輩，以震羣雄。」

鳳姑娘一笑道：「說的神龍活現——好像是你親眼看見一樣。」

「雖不是我親眼看見——但這一段經過，前後出諸二人之口，料非虛情。」闕雪羽苦笑了一下：「這巳經是多年前一件往事，妳何妨姑妄聽之……」

鳳姑娘點點頭道：「那你就姑妄言之吧——後來呢？」

闕雪羽道：「任前輩終於敵不過你父親雪山絕技，敗在了你父親『雪花神功』之下——」

鳳姑娘「唉！」她嘆了一聲道：「這麽說，他是萬萬活不成了。」

闕雪羽冷冷一笑：「這就是你父親聰明的地方了。」

他不說「卑鄙」而說「聰明」，顯然是爲眼前人留了情面。鳳姑娘笑而不言，眨了一下眼睛，像是在說後來呢？

「在現場許多武林知名人物面前，你父親雪花掌勝了任前輩的鐵胎功力，並未加以凌辱，却說了許多承讓的客套話。」

鳳姑娘忽然插口道：「是麽，我爹可不是這樣的呢？」

闕雪羽道：「正是如此，才足見令尊手段高明——只可憐任前輩在萬般無奈之下，竟自在現場橫刀自刎，一了百了，他死得好慘。」

鳳姑娘閉了一下眼睛，待心中稍見平靜之後，才看向闕雪羽道：「多謝你告訴我這件往事，……這也是我一直想要知道的，現在總算知道了，只是，我不大明白，你忽然告訴我這件事情，又是爲了什麽呢？」

闕雪羽道：「由這件往事反映，可看出來，你父親早巳有問鼎中原的雄心。」

「你又說對了，」鳳姑娘說：「好強要勝的心誰沒有？只怕你也不例外吧。」

闕雪羽點頭道：「妳說的不錯，好強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各人爲達目的，所取的作風與手段却是大有分別。」

鳳姑娘一笑說：「這也只不過殊途同歸而巳，好了，你還要再說下去麽？」

闕雪羽道：「因此，我據以猜想，這一次姑娘親自出馬顯然是志在問鼎中原，說不定是爲令尊從事開道先鋒，不知是也不是？」

鳳姑娘微微笑道：「如果我說不是，你未必相信，如果是呢？你又如何，所以我還是什麽都不說的好——」

闕雪羽輕輕一笑，道：「這就是了，我眞希望……」搖搖頭，終覺不妥，也就沒有再說下去。

鳳姑娘點點頭道：「你的希望我都知道，我們還是各行其事吧，而且，我也勸你，最好別管我的閑事，倒不是爲我，而是爲了你自己好，你明白吧？」

依然是春風滿臉的美麗笑臉，闕雪羽却巳能體會陰森的一絲寒意——

一霎間，鳳姑娘的目光有如兩把鋒利的劍刃，直向他逼視過來，竟使他陡地感覺出凌厲的殺機。

像他們這類內外功力俱臻極境的高人，感觸之微妙常常不可思議。

闕雪羽一驚之下，情不自禁的生出了敵意。

自然，並非僅僅只有行動才能顯示出敵意，一個眼神，或是一種內在的意識的反應，便能讓他敏感的敵人有所體會。

兩個人四隻眼睛對視之下，鳳姑娘忍不住笑了。

「不行——我們是朋友，可不能翻臉……再說，我們可沒有仇呀。」

邊說，她低下頭「咭！」的笑了一聲，再次打量着闕雪羽道：「是不是？咦——你在想什麽？」

闕雪羽吶吶的道：「我在想跟妳同樣的問題……在想有一天我們會不會成爲敵人？你曾經救過我……要是上天再安排我們成爲敵人，豈非是令人痛心之事？」

「不會的……」鳳姑娘搖着頭：「除非是你，哼，你以爲會麽？我們並沒有成爲敵人的理由……除非是你故意跟我作對，那我可就看錯了你……你會麽？」

最後這聲「你會麽？」恰又像是出自溫柔的女子芳唇，與前一霎的冰冷詞鋒，顯然大相逕庭，從而顯示出她十足可人的一面。

闕雪羽道：「我當然希望不會……好吧，這件事我們不必再說下去了，有件事妳也許很感興趣，姑娘不知道金翅子又來了？」

鳳姑娘微微一笑：「你也知道了。」

這意思顯然表示她巳經知道了。

「我巳經見過他。」闕雪羽吶吶的道：「而且，我們就又要再見面了。」

「怎麽回事？」

鳳姑娘由不住吃了一驚：「你們又見面了？」

關雪羽點點頭，悵悵的道：「這一次我原可輕而易舉的結果了他，爲人世間除此大害，偏偏我竟然狠不下心。」

鳳姑娘皺了一下眉：「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關雪羽苦笑了一下道：「我知道他武功奇高，只是上一次在麥家敗在他手，却令我心中不服，總要再見一次，才能各盡所長。」

於是，他隨即把昨日廢堡與「金鷄太歲」過龍江邂逅之一段經過說出。鳳姑娘確是吃驚不小。

等到關雪羽說完之後，她才幽幽的發出了一聲嘆息道：「你眞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傻瓜……平白無故的放過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

關雪羽冷冷的道：「難道說姑娘認爲我應該在他酒醉之中，侍機下手……」

鳳姑娘搖搖頭道：「那就在乎你自己了，見仁見智，各人的看法不同。你也可以捉住他，輕而易舉的把他制住，就像他用毒惡的『黑指』功力，傷害你一樣，總之，那麽一來，他也就非得不聽你的話不可，然而，現在……你却平白的失去了這個機會……」

關雪羽哈哈笑道：「我也許眞的很笨，但我此生却絕不願乘人於危，那樣作，只怕良心難安。」

「所以，你便要爲他所制了。」鳳姑娘掀動了一下眉毛，冷冷的道：「我就跟你不一樣，對什麽人用什麽手段，如果我明明知道你是一個小人，我便當然不會用君子的手段來對付你。」

關雪羽搖搖頭，嘆道：「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過龍江雖說居心狠毒，下手無情，倒也不能說他是一個小人，要不然，那一日麥家上下，只怕無一倖免於難了。」

鳳姑娘一笑道：「你眞的這麽認爲？我却看他是別有用心，如果你再次落在他的手裏時，只怕活命的機會便微乎其微，信不信由你，你可曾與他定下了再會之期嗎？」

關雪羽點點頭：「不錯。」

鳳姑娘怔了一怔：「什麽時候？」

關雪羽幾乎已將說出就是明天，話到口邊又再忍住，搖搖頭道：「眼前就快要到了。」

他生恐一旦說出，鳳姑娘基於義憤，橫加插手，只怕這個架就打不成了。

鳳姑娘那雙明亮的眸子，在他身上轉了一轉：「爲什麽呢？我還不明白，爲什麽你還要去……？難道你不知道他的手狠心毒？要是你輸了呢？」

關雪羽微微一笑，點點頭道：「很可能我便命喪於此。」

「你以爲只是很可能？」鳳姑娘道：「如果你敗了，你便是死路一條，他已經饒了你一次，這一次絕不會再對你手下留情。」

「我也不會再放過他，這一場就看我們的命吧。」

說到這裏，他眼睛裏陡地暴射出灼灼奇光，顯示出他的倔強與好勝心切。

鳳姑娘原想要說一些什麽，就在她觸及對方眼神的一霎，心裏微微一動。

這種眼神她並不陌生，在她印象裏，凡是屬於那類武技超人的強者，似乎都是有這等神采的眼神，父親不例外，金鷄太歲也不例外，這類人大抵都有一種共同的習性——「絕不服輸」的性格。

自然，一個人天性裏如果潛伏着這種個性，在面臨生死抉擇時，你便很難曉以利害。

鳳姑娘微微一笑，笑容裏多少涵蓄着一些凄涼，她知道現在即使自己再圖阻止，也是徒勞無益。

「這麽說你已經決定要去了？」

關雪羽微微點了一下頭。使他出乎意外的是在鳳姑娘美麗的一雙瞳子裏，竟然包涵着深摯的情意——這倒是他以前所沒有注意到，不覺心裏動了一動，隨即移開了視綫。

「既然這樣，我就什麽也不必再多說了。」

說時，她緩緩的站起來，向着關雪羽點點頭道：「我走了……」

關雪羽站起來說：「謝謝你！我就不送妳了。」

鳳姑娘巳經走向門前，聆聽之下，回眸道：「明天晚上我會再來看你，有兩手劍法，要向你當面請教。」

關雪羽微微笑道：「雪山劍法，天下無雙，只怕我無能置喙——」

鳳姑娘笑道：「如果眞如你所說，那倒是好了，明天晚上我們再見吧。」

這兩句話，倒是像涵有深意，只是却未能爲關雪羽所洞悉。

此刻，在他想到了明日午後與過龍江的約會，腦子裏便只是與過某人的一番厮殺景象了。

× × ×

午後的陽光分外燦爛。在此初冬季節裏，尤其給人以温暖的感覺。

關雪羽踏上山道時，只見野菊笑臉迎人，野百合一片芳菲，沿途所見，多是秋日肅殺之氣，此處却別開幽境，彷彿置身畫屏。

前進十丈，來至一嶺荒竹當前，驚起了半天鷓鴣，灰褐色的羽翼翩躚着騰起，昇高，艷陽下，甚至於可以清晰的看見那些朱紅色的斑點，在牠們羽翼下，閃閃生光，奇妙的自然景界，奇妙的一切安排。

然而，這一切美景，對於眼前的關雪羽來說，都徒具虛然，視而未見。

仰視着蔚藍的天，他長長地吁了一口長氣，一隻右手不自覺的便握在了劍把子上。

「過龍江呀過龍江，今天，我就要用這口長劍，刺進你的胸膛，否則的話，那就請你殺了我吧。」

他這裏自己對自己訴說着，不覺熱血怒張。

「黃通，黃通！請求你陰靈保佑，這一戰我是落敗不得的呀——」

一想到黃通臨死前的那張臉，麥家上下堆積如山的屍身，他便不自禁的更加爲之激動，恨不能眼前一步即跨向古堡，立刻與過龍江展開殊死之戰。

偏偏這是急不得的事情。

所謂「神清意安」，上乘的劍道無不取得於道「安佚」之中，神以御氣，氣以施劍，一個心緒不寧，情緒不安的人，休想能登入上乘劍術之堂奧。

關雪羽自然是深深明白這番道理，由是他特意的提前來到這裏，在此後山先作一番吐納調息的定神工作，之後，他一逕登上叢嶺，來到了古堡廢墟。

× × ×

冷落的庭院，敢情是過於蕭索了。

風勢來去，落葉蕭蕭。

關雪羽一逕來到了堡前，即只見對方過龍江的那個跟班兒祝天斗老遠停在大樹下，乍見關雪羽來到，清癯的瘦臉上，立時綻開了陰森的笑容。

「關先生，你老可眞是信人，說今天來就今天來，我們大爺候着你老可有一會子了……」

「偏勞偏勞，祝管事，煩請你頭裏帶路吧！」

說話之間，關雪羽巳來到了近前，強將手下無弱兵，祝天斗的身手，前些時在麥家關雪羽領敎過，現在見面也得給他三分顏色瞧瞧，不要叫這奴才門縫裏看人，把人給瞧扁了。

是以，就在關雪羽一步踏近之時，冷森森的一股劍氣，巳自劍匣開縫處透出，直向祝天斗正面襲了過來，後者顯然打了一個哆嗦，向後面退了一步。

「關先生你這是——？」

一臉的迷惘，打心眼兒裏可是透着奇怪，怎麽也不會想到對方會向自己出手，當然如果姓關的果眞要向自己出手，還眞是逃不過，這條命八成兒是活不成。

如非是打心眼兒裏對關雪羽折服，他焉能會有這番恭敬神態，此刻被對方冷森森的劍炁一逼，陡然間給他「大禍臨頭」的感覺，着實吃驚不小。

關雪羽自然無意加害對方一個奴才，只是他久仰對方主僕二人鬼計多端，生恐一上來不察，中了對方圈套，是以一上來用劍氣把他鎭住，一來是向他示威，再者警告他不得心有所圖，否則可就怪不得自己劍下無情。

祝天斗自從麥家事故之後，才知道這個天底下除了他主子金鷄太歲之外，敢情強手還多的是，對於眼前的這位關先生以及另一位鳳姑娘，他也是打心眼兒裏害怕，那裏還敢自作聰明的弄什麽玄虛？

他原以爲關雪羽會猝然的向自己出手，容後才知道自己純屬多慮。

關雪羽那隻手只是緊緊握着劍把子，並沒有拔出來的意思，那顯然意在阻嚇。

祝天斗望着他聳了一下肩，攤了一下手，表示自己無意侵犯，隨即乖乖的回身帶路。二人一前一後，向山道間登進。

大風呼嘯着由樹梢上掠過，眼前巳是古堡所在。

關雪羽隨着前行的祝天斗一逕來到了古堡正前方。

祝天斗閃身一旁：「我家大爺就在前廳，關先生請自己進去吧。」

關雪羽料非虛情，遂即點了一下頭。

祝天斗後退一步，伏身地上，向着裏面拜了一拜，只見他嘴皮嚅動着，發出了一種奇怪的聲音，隨即又拜了一下，這才退身離開。

關雪羽雖聽不見他是在說些什麽，料想必是在向過龍江傳遞消息，也不放在心上。

這地方他日前曾經來過，稱得上輕車熟路，此去正廳，不過一箭之地，料想着那過龍江必定仍在廳前等候，隨即大步向前踏進。

前文曾說到這座古堡城池佔地頗大，雖然多處破損，幾乎巳是廢墟，但却掩不住其龐然氣勢。邁進了正面的一處隘口，即看見了筆直廣闊的長廊前伸。

關雪羽脚下方一踏，耳邊上即聽見了一聲冷笑，緊接着一人用着冰冷的口音道：「是關朋友麽？歡迎，歡迎！」

正是「金鷄太歲」過龍江的口音。

聲音顯然發自眼前，只是却不能指定某個地方，關雪羽站住了脚步，抱拳道：「在下恭誠拜訪，即請尊駕賜見。」

過龍江一聲朗笑道：「足下倒不失是個信人，說今天來就今天來，我巳敬候多時，請自己進來吧！」

語音鏗鏘有力，像是來自天上，又像是散發四方，只憑這幾句話，巳可十足的顯現出對方功力之爐火純靑，運吐眞力，收發由心，巨細聽便。

他似乎有意在測驗關雪羽的辨聽之力，故有意把話聲分散四方。

關雪羽略一定神，巳是胸有城竹，應了一聲「遵命」，隨即左右略一打量，捨棄正前面長廊不行，而向左面一道偏徑直走下去。

只聽得過龍江的聲音，冷冷一哼道：「足下猜對了，眼前一直二偏三條道路，各有去處，你又何必非要與我一會？我勸你另走別道的好！」

關雪羽聽在耳中並不理他，繼續前行，才行數十步，即見正前方岔生出大蓬野竹，竹枝蔓延，形成了半天屏障，他身子一步踏進，立時就感覺出大股勁道霍地向自己襲來，登時由不住向後退了一步。

即聽得過龍江的聲音再次冷笑說道：「上天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自來投，關雪羽，你原本可以暫時活命，你却偏偏要自行送上，這就怪不得我手下無情了。」

話聲方歇，即聽得「嘩啦啦！」一陣子竹葉聲响，眼看着亂竹叢間枝飛葉揚，宛若大風力灌，形成了一個大大的空隙，顯然是爲強猛的風力所衝迫而開。

當然這陣子「風力」並不是眞正的風，而是發自那個人充沛奇妙的內力。

關雪羽首當之下，頓時衣飄襟揚——他却早巳有備在先，直立在地面上的身軀，就像是打進地裏的一根鋼椿，絲毫不爲所動。

緊接着，眼前這陣子奇妙的風力便爲之緩和下來——四隻眼睛也就交接在了一塊。

眼前是一小片竹林。過龍江端正的坐下一椅，身前一几，几上除了一盞香茗之外，還置有一柄形式古雅的長劍，杏黃色的劍穗子深垂地面，在風勢裏微微擺動不巳。

這番情景，果如所言，過龍江在這裏眞的巳等他很久了——他身着一襲雪白緞質長衣，顯眼的是長衣之上所繡製的一桿

墨竹，秀拔挺俊，望之幾有出塵之感。

這個過龍江特意的打扮了自己一下，一頭長髮歸回頸後，却在黑白參差的長髮上，加紮着一條白綢子方巾，襯着他兩挑劍眉，虎目燕頷，確是神武之極。

關雪羽嚐過他的厲害，不得不特意加以防備。於是老遠的便定下了腳步。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關雪羽一句話也不想多說，一隻右手緊緊地握在劍把上，眼睛一瞬不瞬的端詳着他，大敵當前，他當然知道，只要有絲毫大意，就可能與敵人以可趁之機，此番動劍，一着之失，便有性命之憂。

過龍江仍然是一派從容的樣子，儘管他內心奔騰着怒火，外表却並不顯著。

「那一天你來過了？」

「不錯——來過了！」

「我喝醉了——」過龍江皮笑肉不笑的道：「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醉倒。」

說着微微搖頭嘆息一聲，表示遺憾。

關雪羽靜靜的看着他，冷冷一笑，沒有答話。

「你知道爲什麼？」過龍江一哂，接下去道：「像你我這等身手、功力，豈有醉倒之理？」

「但是，你却是眞的醉了！」關雪羽吶吶的道：「雖然你所飲下的酒，歷經百年，酒性奇烈，但是，你竟然事先沒有料到，豈非失策？」

過龍江點點頭道：「說得也是——」

緊接着他微微一笑：「人生難得幾回醉，一醉解千愁，未嘗不是美好之事。」

「只是你醉的却不是時候！」

「爲什麼？」

「因爲我恰恰在那個時候來到你的身邊，也看見了你醉後的失態，我本可從容置你以死地——」

「但是你却沒有——」

「那是手下留情，不肯乘你之危！」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過龍江濃眉乍挑，臉現殺機的道：「你已經失去了置死我唯一的機會，以後便永不會再有了。」

接着冷冷一笑，接下去道：「甚至於你很難逃過今日此刻，你可相信？」

關雪羽點點頭說：「很有可能，至於是不是眞的如此，却要比過才知——」

「不必要的——」過龍江伸出兩根修長的手指，指着面前的長劍道：「我這口劍得自先師『野參人王』所賜，劍名『長根』，昔年在先師手上，終其一生，也只用過七次，從未落敗過，後來落在了我的手上，也只用過兩次——」

「第一次——」他微微閉了一下眼睛：「在金沙江，對手是百戰百勝的『長春子』邱暹，你可曾聽說過這個人？」

關雪羽好整以暇的點點頭，既然對方表示不急，自己也就不必急於一時。

「很好！」過龍江道：「那你當然知道他是劍道中的一流高手了，結果……」微微一笑，他接下去道：「很不幸，他敗了！」

這一霎，他的眼睛睜得極大，目神裏殺機隱現，他說道：「他死在我這口長根劍下！」

關雪羽點點頭說：「啊——這却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太不幸了！」

過龍江冷笑了一聲：「江南奇人毛一山，是與我比劍的第二個人，你應該知道，毛氏曾自誇他的家學『太公』劍法．舉世無雙，結果他敗了，一樣死在了我的劍下。」

關雪羽輕嘆一聲，點點頭道：「由此可見尊駕劍法之出神入化，只是你所說的以上二人，又與今日你我比鬥之事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關！」過龍江面色沉着的道：「這是在告訴你，我這口名劍，有着不朽，從來也不曾敗北的光榮歷史，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說時，他緩緩地由座位上站了起來，一隻手在欠身站起時，已把擱置在矮几上的那一口長根古劍握到了手上——這個姿態極其微妙，幾乎在同時，他的一隻脚尖已把那個先時置劍的矮几挑飛而起。

「呼！」一股疾風，隨帶着那隻矮几騰空直起，在空中猝然疾轉，勢如旋風，待到落地之一霎，却又是輕若無物，轉得一轉，隨即不動，令人吃驚的是，几上原來原有的一隻杯盞，敢情竟似原封不動的釘在桌面上，非但不曾打翻，甚至於杯中茶水亦不會濺出少許。

這般功力，關雪羽是省得的，設非具有極其精湛的內功，再輔以混元一氣之功，兩相運用，萬難施爲。

過龍江在舉腿飛足間，竟能把兩股功力混合運用得如此爛熟，端是驚人之至。

戰局一經展開，當無和平餘地。

「金鷄太歲」過龍江手握長劍，一雙眸子灼灼閃着精光，這一霎已然是滿臉殺機。

「關雪羽，你拔劍吧！」

關雪羽微微感覺到有些奇怪，對方居然忽地對自己改了稱呼，變得以禮相待，這就顯然意識着，不是什麼好兆頭，所謂「先禮後兵」，只看看他臉上迸現殺機，就知他內心之恨惡程度。

關雪羽手壓劍柄，慢慢地把匣中長劍抽了出來。

他這口劍得自燕門家傳，劍名「青桑」，亦是宇內聞名的名劍之一，較之對方那口「長根」並無絲毫遜色。

所謂「紅粉佳人，寶劍烈士」，什麼樣等的人，用什麼樣等的劍，似乎已是鐵的定律，一個武技泛泛的平常人物，絕對不配享用一口上好的名劍，如強而據之，只怕反罹奇禍。

是以，你只須看這人佩帶的寶劍，便可知這人的身手甚至於這個人的身份，大致八九不離十。

準乎此，眼前關雪羽的這口青桑劍一經展出，識貨的過龍江頓時便有所警惕。

只見他長眉微抛，頻頻點頭道：「這就是了……如果我沒有猜錯，足下所使用的這口劍，便是天下七口名劍之一的『青桑劍』。」

關雪羽不得不佩服對方的見識過人，聆聽之下，他涵蓄的點了一下頭，證實不錯——

他原本不打算讓對方摸清了自己門戶，現在既爲對方認出了手中長劍，再想隱瞞便是萬難。

果然，緊接着過龍江便發出了一聲朗笑。

只見他抱劍在手，神情恍然大悟的道：「這麼說來，足下原來是來自青燕峯『燕』字門的高士？失敬，失敬！」

關雪羽不便否認，點頭道：「我只當你早已看出，這就請賜教吧——」

話聲出口，手中劍雙手力握之下，緩緩向前伸出，俟到劍鋒直伸不能再進之時，才又緩緩收同，忽地劍尖一翹，向上揚起。

這便是「燕」字門獨門創出的起手之勢。

「好！」過龍江一聲朗笑道：「貴門今掌門人燕追雲，乃是我久仰之士，久欲一會，惜無良機，想不到今天在此，竟然會見了他的門下高手，也算是機緣難得，廢話少說，這就請你放劍過來吧！」

話聲方頓，右手輕振，已把鞘中長劍執在手中。

他這口劍既名「長根」，顯然較常劍爲長，連同把手總在三尺五六，只是看來劍身細窄，不過二指來寬，劍上光華銀白，有如鏡面，略一抖動，勢若銀蛇，時發輕嘯，望之如秋水一泓，不試其鋒，已可猜想出其犀利程度，端的好一口寶刃。

過龍江長劍在手，手腕輕振之下，空中一連爆出了三朶劍花，由是大片光華，隨自劍身上紛紛射出，刺得人眼花繚亂。

只見他左手掐着劍訣，當胸一豎，右手長劍隨便的向右劍方一撇，便自拉開了門戶。

關雪羽原打算由他起手之勢裏，看出一些門徑，可是對方愼密的緊，竟是看不出一些兒門道兒來。

前此在麥家，雙方是施展內氣功力格鬥，這一次情形却大爲不同。但只見兩口長劍上光華閃閃，顯然各人俱都把充沛的內力貫之於劍身之上，冷森森的劍氣，互爲消長的充斥於現場內外。

地上的殘枝敗葉，在劍氣的充斥之下，首先紛紛四散開來，劍氣就像是一蓬四散開來的細小鋼針，如果本身功力不足以敵擋的話，只在這上來一衝之下，便難以全身而退，所倖敵對雙方，俱當得上劍術名家，一流內功高手，這一番劍氣消長，祇不過在彼此探討虛實，以便接下來時乘虛而入。

關雪羽移動雙脚，微微向左面邁開了一個弧度。

過龍江霍地向側面跨出了一步。動作恰如關雪羽一般快慢，一空一補，仍如原樣。緊跟着這個動作之後，過龍江一連向前推出了三步，手上的長劍平執着，緩緩向前推出。

這一劍如果在外行人看來，實在毫不起眼，絲毫沒有驚人之處，非但不足以驚人，簡直令人匪夷所思，莫測高深。因爲如此緩慢的劍勢，給人的印象是既不能傷人，更不能自防，因爲敵人如果快劍來攻，則又何將自處？豈非手足失措？

然而，實在情形却大非如此。

這一劍敢情功力高奧，大非尋常。

隨着過龍江緩緩推出的劍身，大蓬的劍光，有如一天寒芒，紛紛四散開來。

敢情，那森森劍氣隨着過龍江的劍身之上噴射直出，如寒霧罩身，隨着過龍江遞出的長劍，直向關雪羽逼進。

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裏——

如果你是一個木頭人，或者是一個石頭人，你當然無從體會，然而作爲血肉之軀的人，感受可就不同了。

對方這蓬無形劍氣，恰似一具無形的枷鎖，緊緊壓迫着關雪羽貼身四週上下，如果他僅僅直立不動，尚還難以體會，只消微一移動，便覺出寒氣刺體，若是繼續移動，對方鋒利的劍鋒，便會借助於先時的感應，就勢刺劈而出，迅於發難，由於感觸的微妙，每在動作之先，令人防不勝防。是以如果不能洞悉搶先，在你出手之前，便先以受害於對方凌厲的劍招之下，確實厲害十分。

關雪羽自然明白，是以，就在對方劍氣壓體之下，暫時保持着鎮定神態，一動也不動。

隨後，他才緩緩的把本身內功力道逼向劍身，透過劍身，徐徐向外散開來。

過龍江點點頭冷着臉道：「燕門劍術，果然有過人之處，哼哼，何以還不放劍過來？」

關雪羽聆聽之下，報以冷笑，却未說話。

他知道現在已到了緊張關頭，只要一開口出聲，很可能眞力外洩，對方也就有了乘虛而入的機會，以自己功力，雖然不見得就可使對方得手，但是何必讓對方稱心如意？偏偏就不給他可趁之機。

大風繼續呼嘯着由竹梢上掠過，唰唰聲中，散落下滿地落葉，天光映照之下，搖蕩出一天的碧影。

雙方兀自在僵持之中。

凡是施劍的人，越是個中高手越能體會出這第一劍最是難以出手，一劍的危機也最大，是以劍術之中，對於出手的第一劍特別重視，萬萬草率不得。

正因爲如此，眼前的關雪羽過龍江才會顯得這般愼重，遲遲不與出手。

然而，隨着時光的消逝，出手的時機也就愈加的顯得緊迫，似乎不能夠再拖下去了。

關雪羽雖觀察良久，却始終也捉不住出手的良機，心情未免有些波動。

過龍江却像是一隻沉着的鷹——一隻怒鷹翱翔在空中，找尋地面上的獵物時，是特別有耐性而沉得住氣的，只是一待他發現到地面上的獵物時，便會毫不猶豫進侵，立刻出擊。

眼前的過龍江便是這樣——出劍之先，他顯得是那麼沉着、謹愼，一待劍出之後，便將是疾如暴雨怒濤，一發而不可收拾。

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之下，雙方已經變換了一個位置。

忽然，過龍江揚起了手中長劍，銀虹乍閃，衝天直起，關雪羽也就不再遲移，把握着這一霎，奮身直上，手上的青桑劍也由下而上，劈出了一個斜度——這一劍有如長空奔電，又似神龍剪尾，劍光捲處，直向着過龍江整個上半身斬劈過去。

「金鷄太歲」過龍江鼻子裏哼了一聲，整個身子一個倒翻，倏地拔空而起。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島主獻人頭智擒老山主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立忠將燕兒救出，交火琉島主聶衞公，看他們爺孫乘了何恭山的船離去，然後回房歇息，豈料此事已被老山主識破，把他們三人捉住，將兪立忠點了穴道細縛拋下大湖裏，老山主隨即下令撤退，要脅聶衞公留下等同心盟的人來到，先將盟主葛懷俠的人頭帶去開封府，聶衞公爲了救燕兒，只好把心一橫，等葛懷俠一到，便誘至房內，將葛懷俠殺害，取下首級，飛奔下山乘小舟而逃，幾位武曲星窮追不捨，終被他擺脫，同心盟訂下的計劃，主次不分，先救這個「兩邊倒」的人物，卒至功敗垂成，還犧牲了一員主帥，兪立忠被拋湖中……

混入百花閣

正心牢牢主封一虎聞聲而至，一見是流浪天使盧儀南回來，神色一愣，訝然道：「咦，盧特使你回來幹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含笑道：「奉盟主命令，回來提解司空英下山！」

封一虎驚詫道：「爲甚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又將換虜之事說了一遍，最後催促道：「盟主限令盧某二月五日便須將司空英帶去，事不宜遲，你快開門吧！」

封一虎伸手道：「好，盧特使請交出盟主之信物！」

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怎麼，你連盧某也不敢信任麼？」

封一虎躬身道：「對不起，這是盟主的命令，沒有他的信物，任何人均不准進入正心牢！」

流浪天使盧儀南點點頭，探手入懷掏摸，一面笑問道：「封牢主，你身後那人是誰？」

封一虎掉頭望去，流浪天使盧儀南伸入懷中的右掌即時飛劈過去，擊中封一虎的後腦，封一虎悶哼一聲，身子搖幌兩下，便蓬然仆倒地上！

流浪天使盧儀南急忙把手伸入鐵柵，拉過封一虎的身軀，由他懷裏搜出一串鑰匙，打開鐵柵門的鐵鎖，閃身而入，抓起封一虎丟到甬道的一個角落裏，隨即飛步向甬道內的一排牢房奔去。

一霎眼，他已看過三間牢房，結果在第四號牢房找到了司空英！

他雙手雙脚均戴着刑具，倚壁閉目趺坐，神態略現頹喪。

流浪天使盧儀南即將門鎖打開，拉開牢房門，開口道：「司空英，你起來！」

司空英兩眼一睜，冷冷的問道：「何事？」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我要帶你下山去，快起來吧！」

司空英靜坐不動，仍冷冷問道：「帶我下山幹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你們老山主又把我們上官特使擄去，所以只好再來一次交換，快起來！」

司空英緩緩起立，醜臉綻出一絲微笑道：「兪立忠何在，我要向他道別！」

流浪天使盧儀南說道：「兪特使不在此地，你別得了便宜又賣乖，快給我滾出來！」

司空英一指脚鐐道：「你若要我走路，這副脚鐐先要除掉！」

流浪天使盧儀南一哦，便即跨入牢房，由那一串鑰匙中找出一支，替他解除了脚鐐！揮手道：「走！若不想吃苦頭，最好乖乖走路！」

司空英冷然一笑，昂首跨出牢房，往外走去。

流浪天使盧儀南緊隨其後，押着他出了正心牢，甫及走出同心盟的大門，忽見紅小萍由花園裏飛燕般疾奔過來，不由心頭暗暗一懍！

紅小萍一邊跑一邊嬌叫道：「二姊夫，你幾時回來的？」

流浪天使盧儀南只得停下脚，含笑答道：「剛剛回來的，這會又要走了！」

紅小萍奔到他面前站住，望望也又望望司空英，驚詫道：「咦，你怎麼把他放出來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盟主命我回來將他帶去，因爲妳大姊夫又落入老山主手中，雙方同意再交換一次俘虜！」

紅小萍大驚道：「嗄，我大姊夫被老山主捉去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點頭嘆道：「是的，但妳放心，他不會有危險。」

紅小萍急道：「我大姊知不知道？」

流浪天使盧儀南搖頭道：「不知道，我希望妳也別告訴她，免得她焦急。」

紅小萍道：「怎的，你不回家見我二姊？」

流浪天使盧儀南歉笑道：「我很想回家見見她，可是盟主限令我在二月五日就要將司空英帶到，所以我不能回去了。」

紅小萍嘟嘴不悅道：「回家一趟，又能花好多時候？」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眞的，我現在一刻也不能停留，妳替我向妳二姊解釋一下吧。」

紅小萍搖頭放刁道：「我不管，你不回去，我教二姊罰你跪算盤！」

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那樣的話，我只好以牙還牙，在兪特使面前說說壞話了！」

紅小萍玉臉微變，緊張道：「你要向他說甚麼壞話？」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我告訴他，以後要討老婆，最好討那溫柔的，不要討那刁鑽的——」

紅小萍臉紅了，揚起纖纖玉掌做勢要打人，嬌叱道：「你再說，我打你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哈哈笑道：「好，不說，不說，回去告訴妳大姊二姊，說我們過幾天就會回來，叫她們不要掛念——我走啦！」說着，向站立一旁的司空英揮手喝道：「走！」

司空英早已等得不耐煩，聞言立即邁開大步，朝那通往峯下的路徑走去。

兩人下了五老峯，又在原處遇見劍癡張青龍，他見盧儀南讓司空英自己走路，頗不放心，說道：「盧特使，你不怕他乘機跑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不會，他手上還戴着手銬，跑不掉的！」

劍癡張青龍又問道：「就這樣押着他一直走到巢湖？」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不，下山後，要用馬車載送！」

劍癡張青龍點點頭道：「這才是，盧特使請一路小心！」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謝一聲，押着司空英繼續下山，來到牯嶺市集，向同心盟設置車行要了一輛馬車，命司空英上車坐下，也自己則登上車座，一揮馬鞭，馳車便走。

一口氣飛馳三四十里路，方在大姑塘附近一處僻靜地點停下，他跳下轉到車廂後，打開車廂門，向躺在裏面的司空英說道：「下來，我替你除去手銬！」

司空英挺身坐起，訝然道：「你說甚麼？」

流浪天使盧儀南掏出鑰匙，笑道：「我說要替你除去手銬！」

司空英凝望他片刻，冷笑說道：「你不怕我逃走？」

流浪天使盧儀南說道：「不怕，請把手伸過來吧！」

司空英似是想不通對方何以肯如此寬厚，以爲對方要弄自己，故沒有把手伸出，只靜靜凝望着盧儀南，似想看出盧儀南的眞正心意。

流浪天使盧儀南微笑道：「你想不出我要解除你手銬的理由麼？」

司空英仍凝望他一眨不眨，過了一會後，突然伸出雙手道：「好，你開！」

流浪天使盧儀南連試三支鑰匙才將手銬打開，笑問道：「想到了沒有？」

司空英撫着手腕點頭笑道：「想到了，嘿嘿，原來你是——」

流浪天使盧儀南態度忽變，躬身接口道：「在下正是閔中五，少莊主不會責怪在下無禮吧？」

司空英哈哈笑道：「不會！不會！我一時沒有想起來，活該讓你戲弄一番！」

閔中五笑道：「少莊主此次似乎未遭受拷打，是吧？」

司空英點頭道：「不錯，我被擒入正心牢時，葛懷俠和那些金衣特使已不在同心盟。」

閔中五道：「他們偵知我們總壇所在



盧儀南爲司空英解脫脚鐐。

地，準備大舉進攻，還好混入我們總壇的兪立忠爲何恭山識破身份，我們老山主立刻下令連夜撤離巢湖，葛懷俠若攻上姥山時，一定會撲了個空！」

司空英發恨道：「兪立忠那小子是不是冒充我混入總壇的？」

閔中五道：「正是，若非何恭山識破他的假面具，火琉島主聶崙公的孫女已被他救走了。」

司空英兩眼閃射出怨恨的寒芒，咬牙切齒道：「見到他時，我非得好好整他一番不可！」

閔中五笑道：「少莊主不必生氣，兪立忠那小子已經死了！」

司空英一怔道：「哦，他死了？」

閔中五道：「捉到他的那天晚上，老山主就命四莊主將他帶去投入湖中。」

司空英皺眉道：「那小子水底功夫不壞，若不將他綑住，怎能淹死他？」

閔中五道：「不但將他手脚綑住，而且還點了他的痳穴，並在他身上縛了一顆巨石！」

司空英大喜道：「對，那他是萬無生理了！」

閔中五笑道：「兪立忠一死，其餘的人已不足爲慮，因此我們要打倒同心盟征服天下武林的目的已然爲期不遠！」

司空英十分高興，揮手道：「你開車，我們邊走邊談！」

閔中五應聲跨上車座，再度揮動馬鞭，驅車向湖北方面前進。

司空英打開前面的車廂門，坐在閔中五身後，笑問道：「目的地是那裏？」

閔中五答道：「河南開封府的『百花閣』！」

司空英注目一噢道：「老山主在那裏麼？」

閔中五道：「正是，老山主決定暫時把總壇遷入『百花閣』中，那『百花閣』是風月場所，同心盟的人不會注意到那地方。」

「我們的原定計劃有無改變？」

「沒有，只是提前行動，大概少林寺已被我們夷爲平地了！」

「再下來便是武當？」

「正是，在下沒能參與行動眞是遺憾之至！」

「你別急，二帮三教九門派現在只消滅了一個少林寺，以後要顯身手的機會多得很！」

曉行夜宿，第十三天午後，馬車抵達開封府，閔中五把馬車停在一條靜僻的巷口，便與司空英往巷內走去。

司空英笑道：「老閔，你過去來過『百花閣』沒有？」

閔中五道：「兩年前來過一次，少莊主呢？」

司空英道：「我也來過一次，大概那些姑娘已不認識我了。」

閔中五笑道：「現在才是午後，我們這樣風塵僕僕的走進去，她們一定會以爲來了兩個急色鬼！」

司空英笑道：「有好貨色，我們不妨也來一下，你有無興趣？」

閔中五嘻嘻笑道：「怎會沒興趣，就怕老山主不肯給我們休息的時間！」

司空英道：「你是說，老山主立刻會派我們去參加行動？」

閔中五道：「是啊，經過這十多天，大概武當派也被我們消滅了，我們兩人可能會趕上第三次的行動—突擊華山派！」

司空英搖頭道：「不會這麼巧，再說我們剛剛回來，老山主總會讓我們休息幾天的。」

說話間，兩人已走到小巷盡頭，眼前橫臥一條狹窄的小街，街上屋第，與一般人家大不相同，家家門庭華麗，珠簾深垂，每家門上均有匾額，甚麼「媚香樓」啦，「衆香國」啦，「風月宮」啦，一看就知正是風月場所！

這時才是午後，街上沒有幾個逐臭之夫在走動，每家院子也看不見一個姑娘的影子，閔中五東張西望，笑笑道：「這個時候，姑娘們都在打扮，等掌燈時，就有看頭了！」

司空英笑問道：「你知道這條花街上的院子，哪一家最好？」

閔中五道：「當然是我們老山主開設的『百花閣』，不但姑娘個個漂亮，而且個個都會吟唱，對待客人又都溫柔體貼，誰要走進去，都會興起『我將老於是鄉』的念頭，據說當今皇上也曾微服冶遊『百花閣』哩！」說到這裏，百花閣已到，閔中五當先一脚跨入，大聲道：「鴇母何在，大爺尋樂來啦！」

「來了！來了！是哪位大爺呀！」

隨着語聲，一個打扮「妖麗」的鴇母扭腰擺臀的由裏面走了出來。

這鴇母是個半老徐娘，臉上的笑容雖是佈滿皺紋，但風韻猶存，渾身仍有一股風騷勁兒，她果然已不認得司空英和閔中五，一出廳就連聲招呼道：「請坐！請坐！姑娘們馬上出來了，兩位爺是——」

閔中五道：「我們找楊貴妃來的！」

鴇母面容一動，凝眸把他們打量片刻，旋又笑嘻嘻道：「好呀，我們『百花閣』有兩個楊貴妃，但不知兩位爺要的是哪個楊貴妃？」

閔中五笑道：「要那個年紀大的，我知道她今年芳齡三十八！」

鴇母立即斂笑一福道：「是，她正在內廳，兩位爺請隨老身來！」

司空英和閔中五隨着走入，來到後院一間客廳，鴇母先將廳門關上，這才轉對司空英兩人正容問道：「恕老身眼拙，兩位隸屬哪一分舵？」

閔中五道：「隸屬總壇！他叫司空英，是老山主的徒孫，在下叫閔中五，在總壇担任副刑堂主之職！」

鴇母恍然一哦，登時堆滿笑靨道：「對！對！兩位曾先後來過這裏，老身竟一時沒認出來！」

閔中五笑道：「沈大姐每天要迎接許多客人，我們兩人只來過一次，自然記不得。」

鴇母沒再接腔，走去廳左掀開一幅高大的山水立軸，手掌不知在何處按了一下，旋聽「拍！」的一聲，立軸後面的板壁沉下一大塊，露出一道暗門，她隨即側身肅客道：「兩位請進！」

司空英當先彎身而入，閔中五隨後跟進，兩人走下一道石級，發現眼前擋着一

扉鐵門，司空英擧目略一環掃，當即縱身跳起，伸手抓住頭頂上的一盞吊燈，往下輕輕一拉，便即鬆手落地。一片「軋軋」聲中，那扉鐵門慢慢往右移，於是一間富麗堂皇的地下室呈現在他們面前了！

佈置與「萬花宮」大同小異，裏面也有不少鏡屛風，所不同的是當中有個鷄心型的浴池，此刻池水正冒着氤氲熱氣，那些紅牡丹、白梅花、黃菊花等等正在池中戲水，赤裸裸的玉體在池水中若隱若現，風光好不旖旎！老山主和武狂龔一夫武毒墨亮坐在浴池前的三張藤椅裏，正欣賞着衆女在戲水，狀至愉快。

司空英連忙趨前叩見，朗聲說道：「師祖，弟子回來了！」

老山主十分高興，連連點頭頷首道：「好！好！你們沒有遭遇甚麼意外吧？」

司空英恨聲道：「沒有，閔副堂主冒充流浪天使盧儀南去到同心盟時，葛懷俠等一干人均不在同心盟，因此閔副堂主很順利就把弟子救出來了。」

老山主向閔中五點點頭表示嘉許，然後再回對司空英道：「英兒，本帮近況你大致已聽閔副堂主敍述過，我們的計劃進行得相當順利，已先後將少林武當兩派滅掉，師祖剛接到飛鴿報告，本幫正向華山挺進中，預料可在後天抵達華山，兩個旅途勞頓，可在此歇息兩天再趕去帮忙！」

司空英點頭道：「是，師祖在此安全麼？」

老山主顧盼左右的武狂武毒笑道：「此處十分秘密，師祖有龔、墨二老保護大概不會有問題。」

司空英又問道：「弟子聽說兪立忠已死於巢湖，不知是眞是假？」

老山主頷首道：「眞的，那小子運氣不好，被何恭山識破假面具，師祖本想利用他要脅葛懷俠，但那小子足智多謀，師祖怕又被他逃掉，是以當晚就命你師父將他處死！」

司空英道：「那小子一死，葛懷俠就等於失去一臂，看來我們打倒同心盟的日子已不遠了！」

老山主笑道：「正是，假如我們運氣好，這兩天之內，說不定還可得到葛懷俠的項上人頭！」

司空英一怔道：「哦，師祖已派人去行刺葛懷俠？」

老山主說道：「不錯，刺客就是火琉島主聶衞公！」

司空英驚疑道：「他肯聽從師祖的命令麼？」

老山主道：「他不肯也得肯，師祖限令他在半月之內將葛懷俠的頭顱帶到，否則殺死他的孫女！」

司空英喜道：「以火琉島主聶衞公的身手，若要刺殺葛懷俠，那倒是輕而易舉之事！」

老山主笑道：「這也就是師祖看中聶衞公的原因，哈哈……」

司空英道：「他孫女在不在此？」

老山主道：「在，她和獨眼神丐東方月一起在滅牢裏！」

司空英眼睛一亮，色喜道：「啊，師祖幾時捉到了獨眼神丐東方月？」

老山主道：「撤離總壇的那天夜裏，他化裝車夫意欲混水摸魚——」話至此，忽然頓住，因爲地下室那扉鐵門又在「軋軋」聲中向右移開了！

來的是個面貌瘦削的華服老人，他雙手抱着一隻信鴿，急步走到老山主面前躬身禀道：「啓禀老山主，皖中舒城那邊有信鴿來了！」

老山主精神一振，伸手急道：「拿來我看！」

華服老人便由信鴿脚下解下一支小竹筒將它遞過去，老山主接過後急將塞在小竹筒裏面的紙捲抽出，展開一看，點點頭，笑道：「果然不出所料，哈哈哈……」

坐在他身邊的武狂龔一夫忍不住問道：「山主，是好消息麼？」

老山主將字柬遞給他，仰頭大笑道：「不錯，你看吧！」

武狂龔一夫接過字柬，邊讀邊唸道：「老山主大鑒：火琉島主聶衞公已刺殺同心盟主葛懷俠，正帶其人頭逃向河南開封，追擒者有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五人，其餘十二金衣特使及二帮三教九門派掌門人已將葛懷俠屍體裝入靈柩，正謚返同心盟途中——」唸到此，也抬頭哈哈大笑道：「好極了，葛懷俠一死，四海同心盟等於瓦解了一半，哈哈哈……」

老山主笑道：「這隻信鴿發出的日期是一月二十八日，而今已是二月十日，可見信鴿曾在途中迷路，如我推測不差，聶衞公大概快到了！」

武毒墨亮發出疑問道：「由巢湖到此，何需十多天的時間？」

老山主點頭道：「他爲了要逃避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五人的追緝，自然不能走直路，他必是躲躲藏藏躭擱了時間的。」說到此，轉對司空英和閔中五道：「英兒，你和閔副堂主去守東南二城門，如見聶衞公入城，你們不必管，只注意他身後有無人跟踪就够了！」

司空英恭應一聲，便與閔中五施禮退出。武狂龔一夫目送司空英和閔中五退出地下室後，隨即回望老山主咧嘴吃吃笑道：「司空英和閔中五並非外人，你老兄何必如此裝模作樣？」

老山主哈哈大笑道：「老夫只是在藉機會練習練習，希望兩位別見怪才好，哈哈……」

且說，司空英和閔中五走出「百花閣」後，已是薄暮時分，花街上的每家院子，已有不少姑娘在倚門賣笑，向尋花問柳者飛媚眼，施展其招徠功夫。

司空英住足瀏覽一番，笑道：「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這些妓女與我們萬花宮的女子一比，眞有天淵雲泥之別！」

閔中五笑道：「正是，令人遺憾的是：在下還不够資格進入萬花宮一享銷魂之樂！」

司空英笑道：「有機會，我會提拔你的！」

閔中五大喜，拱手一揖道：「如蒙提拔，在下銘感五中！」

司空英道：「現在先別想女人，你去守南城門，我去守東城門，如何？」

閔中五欣然道：「好，咱們明天見！」說罷，抱拳一拱逕奔南城門而去。

司空英隨即往東城門趕來，出了城門，他在道旁找到一個隱蔽地點坐下，隨時注意着由東方道上前來開封的行人。

入夜前，進城的人特別多，三五成羣，絡繹不絕，使司空英有目不暇給之感。

老山主的推測沒有錯，半個時辰後，司空英果然發現火琉島主聶衞公趕到開封來了！他手上提着一個包袱，混在一羣行人中，低頭默默走着，但不時回頭張望，似在注意身後有無人追過來。

司空英遵從老山主的囑咐，沒有去理他，只顧注意他身後道上的情況。果然，不久之後，五個厲害人物在道上出現了！武傑黎中夫、武俠顏正、武棍甘露民！五人隨在一輛馬車後面，脚下暗施縮地術，默默前進。看情形，他們已知火琉島主聶衞公在前面道上，其所以不追上去動手，顯係要利用他一併找到老山主的藏匿處！

司空英看看他們已即將由自己面前奔過，急忙由懷中掏出一物，喝聲：「照打！」抖手打了出去！他打出暗器後，看也不敢多看一眼，轉身急急竄入草叢裏去。

這時夜色已濃，荒野一片漆黑，他利用草叢掩蔽身形，繞道往城中疾奔回來。

也許那道暗器已達到「阻撓」的目的，他回到城中時，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五人尚未見入城。

司空英急急忙忙回到百花閣，進入地下室時，正見火琉島主聶衞公在老山主及武狂、武毒面前動手解開那隻包袱，在他身邊還站着何恭山，他顯然是將火琉島主聶衞公引入百花閣之人。

老山主抬頭看見了司空英一眼，沒有發問，因爲這時火琉島主聶衞公已將那隻包袱解開了！

包袱中是個正方形的小木箱，揭開木箱蓋子，一股難聞的腐臭味便散發出來！

那是一顆人頭，由於已隔了十多天，頭髮和鬍鬚業已脫落，眼睛和臉肉有蟲在鑽出鑽入，除了由銀白的髮鬚尚可看出他是個老人而外，已沒有一點蓬萊仙翁葛懷俠的樣子！

老山主仍細把人頭端詳一會抬頭向火琉島主聶衞公「嘿嘿」笑道：「聶島主，這顆人頭當眞是蓬萊仙翁葛懷俠的麼？」

火琉島主聶衞公神色一愕，繼而發怒道：「要不然，難道是假的？」

老山主陰笑道：「本山主覺得這人頭不大像葛懷俠……」

火琉島主聶衞公霍然站起，瞋目厲聲道：「胡說！你要老夫把葛懷俠的頭顱帶來，老夫就把葛懷俠帶來，你若還想故意刁難，老夫就跟你拚了！」

老山主鎭靜的笑了笑，抬頭問道：「這顆人頭已經腐爛得面目全非，你要本山主如何相信他就是葛懷俠？」

火琉島主聶衞公冷哼一聲：「就因人頭腐爛你便不相信這是葛懷俠的頭顱？」

老山主笑道：「並非完全不相信，而是有一點懷疑，在本山主尚未確定這顆人頭就是葛懷俠的頭顱之前，本山主無法將令孫女釋放！」

火琉島主聶衞公氣得額上青筋暴現，怒吼道：「直娘賊，你要怎樣才相信？」

老山主緩緩道：「等幾天，等本山主證實葛懷俠確已死亡時，聶島主才能帶着令孫女離開此地！」

火琉島主聶衞公怒道：「不行，老夫現在就要孫女！」

老山主笑道：「假如你聶島主自認沒有欺騙本山主，在此停留幾天又何妨？」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老夫不願孫女繼續受苦！」

老山主說道：「請放心，令孫女一點也沒有受苦！」

火琉島主聶衞公恨得牙癢癢道：「在姥山總壇，你並未聲明得了葛懷俠的頭顱後，還要老夫等候幾天，如今才提出這個要求不覺得太無賴麼？」

老山主目光一寒，冷聲道：「聶島主用字請客氣一點，這裏還不是你耀武揚威的地方！」

火琉島主聶衞公沉臉不語，雙目射出懾人心魄的銳芒，有躍躍欲試之意。

一旁的武狂龔一夫看在眼裏，輕「咳」一聲以威脅的口吻笑道：「聶島主請三思，山主要你等候幾天，這要求並不苛刻，再說你帶來的這顆人頭果是葛懷俠的，想必同心盟正在如火如荼的四出追捕你，你暫時在此避避風頭豈不更佳？」

火琉島主聶衞公仍不說話，但神色已緩和了不少，似覺對方說得有理，而有意留下來了。老山主轉望站在身邊的司空英道：「英兒，師祖教你去城外守望，看有無敵人跟踪聶島主而來，你怎麼不聽？」

司空英躬身答道：「弟子已發現有敵，故特趕來稟報師祖！」

老山主渾身一震，急問道：「敵人是誰？一共有幾個？」

司空英道：「五個，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

老山主有點緊張，又急問道：「他們現在呢？」

司空英道：「已進入城中，弟子請閔副堂主暗中跟踪，看他們落脚於何處，再回來報告！」

老山主回望火琉島主聶衞公冷笑道：「聶島主，本山主希望這顆人頭是眞的，同時更希望眼下來的五位武曲星不是聶島主引來的！」

火琉島主聶衞公也冷笑道：「山主能網羅十二武煞星於麾下，猜想必有過人之技，但似如此猜忌多疑，未免有失一幫之主的風度！」

老山主冷哼一聲道：「同心盟尚無一人知道這家『百花閣』是本山主的分舵之一，如果那五位武曲星能够找到此處，那便證明本山主猜測不錯，那時——」

鐵門的「軋軋」聲打斷了他的話，那扉鐵門又在向右慢慢移開了！

人影倏閃，霎時衝了五個老人，正是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

老山主雖有猜疑，却萬萬想不到敵人會在毫無阻碍的情況下攻入地下室，因此一見之下，大大吃了一驚，急忙推退藤椅站了起來。

被困鐵牢中

但是他剛剛挺身站起之際，立在他身邊的司空英已然駢指點中他的麻穴，由於變生肘腋，他還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時，人已跌回藤椅裏了！

武狂武毒及何恭山一眼瞥見武翁房玄齡等五位武曲星突然來臨，也是一驚非小，是以他們也沒發覺司空英已出手點了老山主的穴道，他們一看老山主站起又坐下，正感奇怪，火琉島主聶衞公已然一掌向武狂龔一夫拍去，大笑道：「龔一夫，你也坐下吧！」

這一掌，出手者若是司空英，武狂龔一夫也一樣逃不了，但出自火琉島主聶衞公，情形就不同了，武狂龔一夫對聶衞公根本不敢信任，無時無刻不戒備之中，故爾在聶衞公肩頭才一幌動，武狂龔一夫便也不假思索的一掌猛劈而出——

雙掌接實，「砰！」然一响，如擊敗革，雙方均被震得往後倒退三步！

與此同時，司空英右脚一抬，一式掃堂腿掃倒了何恭山，同時掌出如電，擊向武毒墨亮的面門！

武毒墨亮這才知道毛病出在司空英身上，他在十二武煞星中排名第三，身手之高可想而知，自然不會讓司空英輕易得手，但他一見十二武曲星一下來了五個，早已心頭發毛，哪敢停留，避開了司空英打到的一掌，隨即仰身縱起，投入鏡屛風中，一閃不見！

武狂龔一夫也一樣，一看情況不對，急忙縱入鏡屛風，溜之大吉了。

這一連串的變化，都發生在一刹那間，等到武翁房玄齡等五人撲至時，武狂武毒業已逃得不知去向，他們突然棄老山主不顧，自顧逃命去了。

不過，能够捕獲老山主，却是意外的大收穫，因此武翁房玄齡喜得一把拉住司空英，哈哈大笑道：「立忠，好寶貝，你原來沒有死呀！」

火琉島主聶衞公當日在敵人總壇的白虎堂上，親眼看見俞立忠被點了穴道，又被五花大捆，在艾北村欲將他帶去投湖之際，老山主又曾叮囑艾北村必須在俞立忠的身上綁上一顆大石，是以一直以爲俞立忠已經死了，剛才他見「司空英」突然出手點倒老山主，心中雖甚驚奇，却還不敢相信他是俞立忠，這時聽了武翁房玄齡的話，不禁大爲錯愕，指着俞立忠「呀呀」怪叫道：「你……你當眞是俞立忠？」

俞立忠用手將臉上的易容抹掉，然後含笑拱手一揖道：「是的，前度劉郎今又來！」

火琉島主聶衞公既驚且喜，道：「可是，你怎能不死呀？」

俞立忠微笑道：「此事慢慢再談現在我們應該先去搶救令孫女及東方特使！」

武翁房玄齡大叫道：「不成，立忠你聽我說，這老傢伙殺害了葛盟主！」

俞立忠一笑道：「師祖，弟子不會被您老人家唬倒的，我知道這顆人頭是取自浮屍巢湖的一名老車夫的！」

武翁房玄齡正想唬唬他，聽了他的話不由轉望火琉島主聶衞公擠眼一笑道：「聶島主，可見你的表演功夫還沒到家！」

火琉島主聶衞公聳肩笑道：「令徒孫聰明絕世，老夫十分佩服，現在我們就聽他的話，先去搶救東方特使及敝孫女再說吧！」

武翁房玄齡於是轉對武棍甘露民道：「老甘，這位老山主由你侍候如何？」

武棍甘露民點頭說好，探臂將老山主攬了起來。

那知衆人正想衝入鏡屛風之際，整個地下室的鏡屛風突然活動起來，在一片「軋軋」聲中，一齊慢慢向地下沉去，連那座浴池也同時往下沉，接着由陷口兩邊推出兩片厚達半尺的大理石板，將陷口掩蓋起來！

轉眼間，那座浴池和所有的鏡屛風一齊消失不見，地面上也恢復原狀，無隙可尋！

於是，像俞立忠在巢湖「萬花宮」經歷的一般，整個地下室變成一間空蕩蕩的大房子了！

火琉島主聶衞公面色大變，叫道：「不好，這裏面也有機關佈置！」

武翁房玄齡神目電掃四下一遍，發現四面牆壁均爲鐵板，沒有一個門窗，心中亦不免吃驚，道：「嘿，看起來我們已置身於一間鐵牢裏了！」

武英皇甫奇道：「這地面的大理石可以擊破，我們試試看！」

語畢，右掌一揚一沉，往地面的大理石板猛拍下去。

十二武曲星，個個均有一身超凡入聖的功力，他們隨手發出一掌，其威力均可開山裂石，眼下這位武英皇甫奇，却以十二成力打出了一記掌力！

「轟！」的一聲，地面的大理石板如被隕星擊中，登時碎裂飛濺，掌風餘勁，還將俞立忠震退了一大步！

然而定睛一看，武英皇甫奇的掌力雖將一大塊石板擊碎，但其深却不及三寸！武英皇甫奇不信自己的掌力如此不濟，趨前撥開碎石一看，不禁發出一聲驚呼道：「我的天，原來底下還有層鐵板！」

武棍甘露民哈哈笑道：「旣然如此，皇甫老兒你就不必再白費力氣了！」

武英皇甫奇道：「但我們須得設法逃出此房呀！」

武棍甘露民拍拍老山主的身子笑道：「我們已捉到了這隻猴王，還怕那些猴子猴孫作怪麼？」

衆人一想不錯，於是一齊圍聚到武棍甘露民面前，武翁房玄齡說道：「把他放下來，我們先來認識認識這位老山主的廬山眞面目！」

自從大家知道「老山主」是領導十二武煞星爲害武林的首腦後，大家的心裏便有個問號——到底老山主是何許人呢？對此最感興趣的自然是十二武曲星，因爲他們深知十二武煞星都是非常厲害的人物，個個都有武學宗師的資格，而論個性，也個個自命不凡，就他們（十二武曲星）所知，除了已死的武魔濮陽鴻飛能够指揮他們（十二武煞星）之外，已沒有第二個人物有如此雄渾的魄力，因此眼下這位能够取「武魔」之位而代之，並將十一個武煞星收入麾下的老山主，便使衆人大受驚奇而又大感興趣，現在，這位神秘莫測的老山主就要在衆人面前現出他的原形了！

武棍甘露民將老山主放落地面，伸手抓住他蒙在臉上的黑布，用力將它扯了下來。

「啊！」衆人一眼瞧清之下，均不禁紛紛驚呼出聲！

原來，老山主竟是個中年人！

眉清目明，鼻直唇紅，肌膚白皙，居然還相當英俊呢！

火琉島主聶衞公亦是驚奇不置，轉對俞立忠問道：「俞特使，你點了他的啞穴麼？」

俞立忠搖頭道：「沒有，他可以說話的！」

火琉島主聶衞公一把抓住老山主的胸襟，將他上身提了起來，冷笑道：「現在輪到老夫威風了，從實招來，你姓甚名誰？何方人氏？師承何人？」老主山含笑不語，神態異常鎭靜。

火琉島主聶衞公揚起右掌，沉聲道：你是一帮之主，若叫老夫摑一掌，那可比死還難受！」

老山主微微一笑道：「本山主巳落入你們手中，要割要剁悉聽尊便，問我姓名師承何爲？」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瞧你年紀不過四十左右，竟能指揮十二武煞星，可知來頭不小，所以老夫想知道！」

老山主道：「假如令孫女不在本山主手中，本山主或許會告訴你——你懂得本山主的意思麼？」

火琉島主聶衞公沉聲說道：「你在鼓勵老夫揍你？」

老山主道：「請動手不妨，你打本山主一個耳光，令孫女就會失去一個手指頭，打兩個耳光，她就會失去兩個手指頭，你只管打吧！」

火琉島主聶衞公一聽他要摧殘孫女，果然不敢打下去，但仍試探的嚇唬他道：「假如老夫殺了你呢？」

老山主笑道：「那麼令孫女的命運也一樣！」

火琉島主聶衞公情知自己無法壓制他，便鬆手將他放倒，對武翁房玄齡苦笑道：「房老，老夫投鼠忌器還是你來吧！」

武翁房玄齡笑了笑，也將老山主抓起，問道：「你認爲你的姓名只值得與聶姑娘一同死？」

老山主道：「不，還有獨眼神丐東方月！」

武翁房玄齡道：「那也差不了多少，以你老山主的地位，你認爲值得麼？」

老山主說道：「當然有些不值，但有甚麼辦法呢？」

武翁房玄齡道：「假如你肯釋放東方特使和聶姑娘，老朽保證你可以不死！」

老山主冷笑：「這看起來很公平，但本山主還未走到絕境，所以，嘿嘿……」

武翁房玄齡笑道：「你所謂還未走到絕境，是表示你有辦法能够由我們手裏逃出去？」

老山主道：「也可以這麼說，事實上，現在是本山主捉到了你們七人，而非你們捉到了本山主，希望你們看清楚！」

武翁房玄齡笑道：「老朽也希望山主看清楚，你山主乃是一帮之主腦，你若是死了，那好比樹倒猴子散；而老朽七人不過是同心盟邀請來的七個帮手，我們若是死了，同心盟依然屹立如故，絕對不受影響！」

老山主道：「你的話也對，問題是本山主絕不會被你們殺死！」

武翁房玄齡臉色一沉，冷笑道：「你以爲老朽不敢殺你？」

老山主道：「我猜是如此！」

武翁房玄齡火了，抬臉向火琉島主聶衞公笑嘻嘻道：「聶島主，這位老山主爲害武林方興未艾，假如我們七人，加上令孫女及東方特使，大家拚着一死將此巨魔除去，可使整個武林得以恢復安寧，並可救得無數生靈，聶島主意下如何？」

他這一段話雖是帶笑說出的，然而聽入在場六人的耳朶裏，却是擲地有聲，正氣凜凜！

火琉島主聶衞公雖然不是一位十分正派之人，但他巳明白老山主絕不肯輕易釋放孫女，與其始終讓他牽着鼻子走，倒不如殺死他以爲自己孫女報仇，因此聞言之下，立刻點頭道：「好吧，我們祖孫倆只要沒有白死，那就够了！」

武翁房玄齡面現欽佩之色，含笑點了點頭，再轉望其餘五人問道：「諸位有無意見？」

武俠顏正哈哈笑道：「房老你眞是多此一問，我們即使不想死，人家也不見得肯答應讓我們逃生啊！」

武翁房玄齡又點了點頭最後，把視綫移到俞立忠臉上，輕歎了一聲說道：「孩子，你年紀尚輕，前途無限，只有你不值得與老山主一同死，因此師祖對你深感抱歉……」

俞立忠肅容道：「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弟子能先看着一個爲害武林的巨魔授首，死亦無憾，不過——」說到這裏，他轉望老山主吃吃輕笑道：「這位老山主在他目的未達之前，竟肯與我們同歸於盡，這倒是一件稀奇古怪之事！」

武翁房玄齡素知自己這個徒孫智賽諸葛，對事體的見解往往高人一籌，一聽他對老山主的「視死如歸」表示懷疑，心知他另有見地，不由精神一振，急問道：「對，你有何見地？」

俞立忠不答，驀地一掌向老山主背脊抓去，眞力透指而下，施出了武林中最殘酷的分筋錯骨！

老山主遽受慘刑，渾身一震，張口殺豬般大叫起來。

俞立忠哈哈大笑道：「你看，老山主，你連這一點點苦頭也忍受不了，還充甚麼英雄好漢？」

他一邊諷刺一邊繼續施以酷形，老山主穴道受制，全身動彈不得，因此其痛苦較一般分筋錯骨更爲劇烈，只痛得他面色慘白，冷汗涔涔，臉肉扭曲成一團，發出的慘叫有如鬼哭神嚎，淒厲至極！

俞立忠適可而止的停了手，然後起立大聲道：「龔一夫，這是你們老山主的慘叫聲，你聽見了沒有？」

「早就聽見了！」聲音冷冰而緩慢，由鐵壁內透出，顯然對方早就候於「牢」房外！

俞立忠覺得答話人的嗓音不似武狂龔一夫，不由一怔道：「你是哪一位？」

那人陰笑道：「你小子猜不出來？」

俞立忠心想橫豎是老山主的部下，當下朗笑道：「既巳聽見你們老山主的慘叫

，你有何感觸？」

那人嘿嘿笑道：「我覺他的慘叫聲很好聽，抑揚頓挫，動人之極！」

俞立忠冷哼一聲道：「聽着，你們如想救他，立刻開門，並立刻釋放東方特使及聶姑娘！」

那人笑道：「你在做夢！」

俞立忠怒道：「哼，你不管你們老山主的死活了麼？」

那人道：「不錯！」

俞立忠大感奇怪，忍不住脫口問道：「這爲甚麼？」

那人哈哈大笑道：「人說俞立忠如何聰明絕世，我看不過如此而巳！」

俞立忠喝道：「你再不開門，我只好打死你們老山主了！」

那人大笑不停，道：「請便！」

俞立忠想不到對方竟不顧老山主的死活，因之頗感束手無策，冷笑道：「我知道了，你不想解救你們老山主必是欲取他的地位而代之，是不是？」

那人笑道：「對了，我們不要一個膿泡的老山主，所以大家一致決定，改推本人爲老山主！」

俞立忠心中暗驚，又問道：「你是何人？」

那人道：「我們曾數度見面，你猜猜看！」

「你是武毒墨亮？」

「不是！」

「武顚公孫軒？」

「不是！」

「武妖巫馬明？」

「也不是！」

「武狐左丘龍？」

「不是！不是！」

「武淫司徒雲鶴？」

「不是！不是！」

「武狠冷無心？」

「再猜！」

「武怪褚一民？」

「再猜！」

「武丐宮柏？」

「非也，再猜！」

「武鬼陰太希？」

「非也，再猜！再猜！」

「武夫勞立士？」

「哈哈，也不是，再猜下去吧！」

「你……你是老山主？」

「對了，哈哈哈，你想却沒有想到本山主還有一個替身吧？」

俞立忠震駭欲絕，一向有「泰山崩於前面不改色」的他，至此也不禁面色大變，一時驚得呆了！

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及火琉島主聶衞公也個個面如土色呆如木鷄！

眞的，誰也沒想到捉到的老山主原來是個假的，怪不得他一再表示「不怕死」，怪不得他們不接受要脅，敢情眞正被捉住的反是自己七個人啊！這一來，巳經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了，怎麼辦呢？

老少七人面面相覷一陣，武翁房玄齡聳肩輕喟一聲，打破沉寂苦笑道：「山主，老朽十分佩服你的機智！」

老山主縱聲大笑道：「多謝誇獎，其實這也算不了甚麼，諸位不妨仔細想，本山主雖然脅迫聶島主去刺殺葛懷俠，但你們若是我，也一樣不敢信賴聶島主，因此本山主在等候聶島主帶人頭前來之前，早巳先做了一番安排！」

武翁房玄齡嗒然道：「就因我們不是你，所以我們沒想到這一層！」

老山主笑道：「這便是所謂出奇制勝，就像令徒孫一樣，他上次冒充司空英而爲本山主捕獲，不想他竟能死裏逃生而再度冒充司空英回來作怪，這一着也是本山主始料不及，若非本山主先安排一個替身，本山主恐怕眞的要落入你們手中了！」

微微一頓，繼又笑道：「俞立忠，你可否告訴本山主，你如何能在水中運氣衝穴，掙斷索子逃出來的？」

俞立忠冷冷道：「那是我學到的一門獨特功夫，我可以在水中運氣衝穴！」

老山主輕笑道：「別騙人，天下沒有一門內功心法可在水中運氣衝穴，你老實一點好不好？」

俞立忠搖頭道：「你不相信我也沒話說了！」

老山聲調微沉，道：「那麼，可否告訴本山主，那是一門甚麼功夫？」

俞立忠道：「這個恕難奉告！」

老山主道：「你若肯說出，本山主或許可以饒你不死。」

俞立忠冷笑道：「你這『或許』兩字，用得太『天眞』了吧？」

老山主道：「你要本山主給你一個保證？」

俞立忠道：「不錯，我這一門獨特的內功心法得來不易，所以要賣出時，也得謹愼從事！」

老山主笑道：「你不妨開個價錢來聽聽！」

俞立忠道：「我開出的價錢你不會接受的，所以還是算了！」

老山主道：「也許本山主會接受，你不妨說說看吧。」

俞立忠緩緩道：「能够在水中閉氣衝穴，是武學中一種驚人的創擧，你一定知道練成後會有許多好處……」

老山主道：「不錯，既然能够在水中運氣衝穴，想必可在水中支持甚久——」

俞立忠插口道：「可以支持三晝夜！」

老山主笑「哦」了一聲道：「所以說，假如練成了它，別的好處不說，至少用來逃避敵人的追殺却是最穩當的！」

俞立忠道：「是啊，你若練成它，當你在四面楚歌走投無路時，你可以跳入江河或大海中安心睡覺，誰也找不到你！」

老山主道：「因此你要漫天叫價乃是意料中事，不過，只要本山主認爲不吃虧，也會答應你，你說吧！」

俞立忠道：「你說要饒我不死，我對自己的生死倒不大在意，假如你肯釋放我師祖等六位，我就答應傳授你那門內功心法！」

老山主笑道：「這是獅子大開口！」

俞立忠沉聲道：「除了這個條件，別的甚麼都不必談！」

老山主大笑道：「哈哈，你小子當眞情願以自己一命換取他們六人的性命？」

俞立忠道：「正是，肯不肯說句！」

老山主笑道：「但本山主也有一個條

件！」

俞立忠道：「任何條件，我都不會接受！」

老山主道：「這個條件你非接受不可，否則我們的交易就無法成功了！」

俞立忠微微一笑道：「好吧，你也不妨先說來聽聽！」

老山主道：「你先把那門內功心法的訣言唸出半篇，等本山主確知你不是在胡說八道時本山主便放他們六人出去！」

俞立忠問道：「假如不呢？」

老山主道：「那麼，正如你所說，甚麼都不必談，本山主要在一刻間之內制你們於死命！」

俞立忠輕蔑一笑，道：「哼，我倒想不出你有甚麼方法可在一刻之內殺我們七人？」

老山主冷笑道：「想先見識一下？」

俞立忠道：「正是，我這個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

老山主「嘿嘿」獰笑道：「好，本山主先叫你見見棺材的影子！」

話落，四下响起了一片「軋軋」之聲！四面鐵壁，在聲响中同時慢慢下沉，露出了另四面鐵壁，每堵鐵壁上各開有五個碗口大的圓孔，四面鐵壁，一共是二十個圓孔！緊接着，由二十個圓孔中伸出二十支鐵製炮筒，每支炮筒均可轉動自如，好像蜈蚣脚！

俞立忠瞧得驚疑不置，轉對師祖武翁房玄齡低聲地問道：「師祖，這是甚麼東西？」

武翁房玄齡道：「很像是戰場上的炮，不過沒有那種炮大……」

俞立忠吃驚道：「莫非他們要用炮來轟我們？」

武翁房玄齡道：「說不定那些炮口會射出水來，他想用水來淹死我們！」

一言甫畢，藏在鐵壁內的老山主突然放聲大笑道：「哈哈哈，絕對不是水，房玄齡你再猜猜！」

武翁房玄齡冷冷笑道：「石頭麼？」

老山主道：「石頭怎能打死你們？」

武翁房玄齡又道：「再也不然就是炸藥！」

老山主道：「如是炸藥，那只要一支炮筒就夠了，而且，那會使你們死得很快，沒意思！」

武翁房玄齡道：「那麼是不是烟？」

老山主道：「不，用烟來薰死你們雖然也很好玩，可惜在濃烟中，本山主看不見你們掙扎痛苦的情形，所以也不是！」

武翁房玄齡猛可一掌劈出，厲聲喝道：「難道是火！」

他這一掌，蓄勢巳久，突然發出，有若晴天一聲霹靂，「轟」的一聲，掌風打上老山主發話的一塊鐵壁上，震得衆人耳鼓發鳴，心弦震盪！

但是，巨响過後，衆人定睛一瞧，發現那塊鐵壁分毫無損，不由都在心裏黯嘆一聲。須知武翁房玄齡在十二武曲星的排名雖在蓬萊仙翁葛懷俠之下，但他的一身造就，其實與蓬萊仙翁和火琉島主毫無差別，以他深厚的掌力仍無法擊破鐵壁，那其餘六人根本不必再試了。

說得明白一點，武翁房玄齡這一掌，巳使衆人的求生希望爲之幻滅，今天如無別人前來搭救，萬萬逃不出這間鐵「牢」房！

巨响過後，只聽老山主哈哈狂笑道：「房玄齡，你猜對了，本山主正是要對你們使用火攻！」

「攻」字甫出，驀聞四下「呼！」的一响，那二十支炮筒，突然一齊吐出火焰來！每支火筒的火焰，長達一丈，因此二十支火筒，吐出的火焰雖然達不到衆人的身子，但其強烈的熱氣，卻可將衆人活活烤死！

「呼！呼！呼！」火焰如龍吐水，不斷由每支火筒吐射出來！

火，足以溶鋼，因此一個人即使巳修練到金剛不壞之身，也禁受不住火攻，老少七人頓時慌忙「退」到牢房的中央，彼此相視苦笑！

他們對「死到臨頭」並不感到恐懼，他們只有感慨，因爲大家空有一身絕藝，而現在卻只能坐以待斃！

老山主在火焰的「呼呼」聲中大笑不止，說道：「俞立忠，本山主這玩藝可在一刻之內制你們於死命吧？」

俞立忠冷然道：「對，你繼續施爲好了！」

老山主笑道：「不，本山主只想讓你們見識見識而巳！」話完，那二十支火筒的火焰倏地同時熄滅！接着，只聽他又大笑道：「俞立忠，你答應不答應，先唸出半篇內功心法的訣言？」

俞立忠沉忖片刻，答道：「這件事，我必須先和師祖商量一下！」

老山主道：「好，本山主給你半炷香的時間！」

俞立忠立即轉身傳音問道：「師祖，您看怎麼好呢？」

武翁房玄齡傳音反問道：「你眞有那門獨特的內功心法？」

俞立忠道：「沒有，弟子只是哄騙他的。」

武翁房玄齡詫異道：「那麼，你怎能在水中運氣衝開穴道？」

俞立忠笑道：「弟子那能在水中運氣衝穴？眞實的情形是：弟子在被投入巢湖之前，穴道就巳解開了！」

武翁房玄齡問道：「誰替你解開穴道的？」

俞立忠道：「艾菁姑娘！」

武翁房玄齡恍然道：「原來是那小妮子，但據聶島主說，你是在白虎堂被點穴後，即被艾北村帶走，那小妮子如何能替你解開穴道？」

俞立忠道：「弟子被艾北村帶至石堡門口時，艾姑娘突然出現，向她父親謊稱弟子乘冒充司空英之便調戲了她，要求她父親讓她把我痛毆一頓，艾北村本來就希望女兒跟弟子斷絕情意，故聽了十分高興，立刻答應她的請求，於是艾姑娘就在『痛毆』弟子時，偸偸拍開了弟子的穴道，師祖你知道，痲穴一解，身子的索子就不難掙斷了！」

武翁房玄齡頷首道：「艾姑娘對你一往情深，將來你不可辜負了她——你掙斷索子之後呢？」

俞立忠道：「弟子在水中掙斷索子後

，潛游了一程方才冒出水面，那時天很黑，弟子分辨不出方位，只好胡亂向前游去，不料竟游回到了湖中的姥山，弟子就偸偸爬上山，巧的是，就在那時，弟子發現有人乘巨鵰飛出石堡，弟子猜想必是老山主派人冒充我欲趕去同心盟搶救司空英，便檢了一顆石頭將那隻巨鵰打傷，然後奪得一艘漁船，脅迫那駕駛船的嘍囉開出巢湖，出了巢湖後，弟子情知老山主必不肯放過搶救司空英的機會，故兼程趕回同心盟，再化裝司空英在正心牢等候，果然才隔了一天，那假流浪天使盧儀南就來了，如此這般，弟子便跟他回到這裏，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咳……」

祖孫倆相對沉默半晌，俞立忠開口問道：「師祖，葛盟主他們來不來？」

武翁房玄齡微微點頭道：「大概會來，他僞裝被火琉島主殺死後，爲了使敵人相信他巳死亡，就躺入棺材由七位金衣特使及二帮三教九門派的掌門人扶靈溢返同心盟，他說等確定沒有敵人跟踪偵探時，便會親自趕來。」

俞立忠頓生一絲希望，急忙問道：「盟主巳知老山主躲藏在這開封『百花閣』麼？」

武翁房玄齡道：「不知道，不過我們匕沿途留下記號，他應該不難找到。」

俞立忠又問道：「大約何時會到？」

武翁房玄齡道：「關鍵就在這裏，他最快也要到明天的午牌時分才趕到此處，但我們頂多只有半個時辰的活命時間……」

俞立忠道：「現在只有一個辦法——盡量跟他拖時間！」

武翁房玄齡苦笑道：「是的，但能夠拖得多久呢？」

俞立忠道：「等下師祖可以假裝不答應弟子傳授他內功心法，然後……」他們祖孫正在傳音商談之際，藏身鐵壁內的老山主巳開聲催促道：「俞立忠，半炷香的時間巳到，你答應不答應？」

俞立忠轉身答道：「敝師祖認爲你得了這門內功心法後如虎添翼，因此敝師祖堅決反對我們之間的交易，不過……」

老山主冷笑道：「不過甚麼？」

俞立忠緩緩道：「做爲人的徒孫，我極不願見他老人家罹難，所以假如你老山主眞有誠意，我打算不顧敝師祖的反對而將——」

武翁房玄齡未等他說完，陡然怒吼道：「胡說！你敢將那門內功心法傳授給他，我立刻打死你！」

俞立忠回頭向他央求道：「師祖，我們必須有承認失敗的勇氣——」

武翁房玄齡又打斷他的話瞋目怒吼道：「不錯，但我們的失敗是死，不是苟且偸生！」

俞立忠垂頭道：「是的，但反過來說，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師祖等若得出去，以後才有機會再與敵人一決雌雄，不是麼？」

武翁房玄齡斷然道：「這口氣我嚥不下，說不行就不行！」

俞立忠道：「師祖請三思，今天失陷者除師祖一人外還有聶島主及武英，武傑，武俠，武棍五位老前輩，也許他們會贊成弟子的看法。」

（未完）



磨劍江湖

・本文承自第78頁・

一落地，便聽見花叢後有人喝道：「站住！老張，快打鑼！」

楚峻忙道：「千萬別打鑼，在下來此絕無惡意，相反有件事要來通知你們！」

花叢後走出一個蓄髯的中年漢子，沉聲問道：「閣下何人？」

「在下齊高，因得悉雷痲子及一個姓楊的大盜要來刦莊，是故來通知貴莊！」

那中年漢子臉有詫容，問道：「不知閣下是那條綫上的朋友？」

楚峻道：「在下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子，那條綫都不是！」當下把那兩夥強盜今夜要來刦莊之事說了一遍。

那中年漢子抱拳道：「多謝少俠來報，敝莊上下無不感激，今日因情況特別，異日再請少俠光臨，敝上必設席以待！」這無疑是向楚峻下逐客令。

楚峻也不以爲意，道：「在下另有急事要辦，也不克久留了，嗯，閣下是否姓風？」

那中年漢子臉色一變，問道：「少俠跟風護院相識？」

「不，在下聽那夥強盜對風護院似乎十分忌憚，故有此一問！」

中年漢子道：「風護院因年關在即，昨夜已回家省親了！」

楚峻「啊」地叫了一聲，便抱拳告辭，那中年漢子叫人開了邊門，送他出去。

楚峻返回客棧，因昨夜沒睡，便上床打坐調息，此刻他內功造詣已頗深，運行了幾個周天，便已恢復精神。

吃過晚飯，楚峻把馬寄放在客棧內，上街買了件黑披風，披在身上，展開身法出城而去。

他一口氣馳至虬髯客那夥強盜匿藏的莊院附近，只見四周靜悄悄，毫無動靜，心頭忖道：「莫非這些人已入了城？」但自己來時，途上並無他人，料對方尚未上道，才定了下來。

過了一陣，莊內仍毫無動靜，眼看已快二更，楚峻又焦急起來。幸而不久，只見莊內走出兩個漢子來，楚峻依稀認出曾在破廟內見過，料是虬髯客的手下。

一個瘦高的漢子道：「他奶奶的，大寒天出來把風，當眞不好受！」

另一個大漢道：「誰叫那個姓風的還未離莊？雷老大要去請高手相助，只苦了咱哥兒今夜要喝西北風！」

剛才那個道：「怕只怕不止是一夜，也不知那個高手何時才來！」

「聽說明晚便能到，他一到，咱們便立即去攻打田家！」

兩個大漢邊說邊在樹林內巡視起來，楚峻見他們今晚不行動，待那兩個大漢離開，便悄悄自樹上滑落地，向來路馳去。

路上他心頭又泛上一個念頭：「雷痲子他們去請助手，我該不該再去通知田家，着他們早作準備？」

心念未了，耳畔忽然聽到一個打門聲，自路旁的一座密林中傳了出來。

楚峻心頭一跳，展開輕功望樹林竄去。到了樹林內，只聽一陣雜沓的脚步聲自近而遠。楚峻忖道：「怎地如此快便鬥完了？」心頭疑念一生，便悄悄跟了下去。

一忽，前頭竟然有座草棚，一行人推門而入，就在此刻，楚峻忽然發覺那些人竟然是丐帮弟子！奇怪的是，這些丐帮弟子竟拉着幾個身子發軟的同伴！

楚峻心頭一動，忖道：「大哥說只要亮出他飛鴿堂的竹牌，便可求丐帮弟子辦事，我何不上前問問他們，是否知道大哥的去向？即使不知，也好通知他們發動全帮之力，趕去救援！」

心念一定便也走了過去，草棚內忽然亮起燈來，接着一個蒼老的聲音道：「歐陽虹，你料不到吧！」

楚峻心頭狂跳忖道：「怎地大哥也在裏面？」

只聽一個年青人的聲音道：「你待怎地？難道帮主一死，你們江南的弟子便忘記了本帮歷代的戒規了麼？」

楚峻大吃一驚：「聽來大哥似乎被人制住！」連忙放輕脚步走了上前，把眼附在門縫上向內窺望。

只見歐陽虹，趙三等幾個乞丐躺在地上，穴道似乎被人制住，草棚內尚有幾個上了年紀的乞丐，臉上掛着惡意。

爲首那個老丐喝道：「別拿戒規來嚇老夫，我且問你，你答不答應推舉刑長老爲帮主？」

歐陽虹眼珠子一轉，道：「我如今已是堂主，你們還能給我什麼好處？」

那幾個老丐齊是一怔，爲首那人喃喃地道：「不錯，你年不高，德不劭，做不了長老，只不過，此事關係到本帮將來的興衰，豈能以私人的利益爲重！」

歐陽虹道：「歐陽虹一向主張公平競選，你們江南分舵的弟子怎能不擇手段地意欲推舉江南的長老當帮主！」

楚峻一怔，忖道：「莫非祖十三已過世，否則丐帮怎會要推選帮主？」

另一個老者舉掌喝道：「你如今讚成，便可免一死，這便是最大的好處了！」

歐陽虹了無懼色，哈哈笑道：「假如我如今答應了，到明年選舉大會召開時才反對，那又能怎樣？」

爲首老丐喝道：「大丈夫重言諾，輕生死，你既然答應，屆時便不得反悔！」

歐陽虹冷笑。「請問金堂主，你們在酒內下痲藥算不算得是大丈夫的行徑？」

爲首那老丐料必便是金堂主，當下臉色一變，嘆了一口氣道：「老夫這樣做還不是爲本帮的將來？」

歐陽虹搖頭道：「無論如何歐陽虹都不會答應你們的條件！」

金堂主臉色微微一變，旁邊一個老丐低聲道：「堂主，此人放不得，否則大事更加難成！」

金堂主轉頭問道：「歐陽堂主，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不必多說，要殺便殺，要我忍辱偷生，萬萬不得！」歐陽虹凜然地道。

楚峻暗讚：「大哥眞是個好漢！」

剛才提議殺歐陽虹的那個老丐滿臉殺氣，把手掌提起。楚峻大急，見歐陽虹臥地之處離門頗近，當下左掌用力一拍，那扇門板登時向內飛進，撞向那老丐！

（未完・六）